

毒龍大俠傳（北派俠情傳奇故事）凌波．著

「月明清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閻王。」十六字令，引出了一位少年英俠，而這少年英俠才露頭角呢，經已威震江湖，搏得了個「毒龍」稱號。究竟是險毒、狠毒、惡毒、殘毒，請看毒龍大俠傳……

$3.00

1038

編者話 本刊自創刊迄今已有二十年頭，本刊除固定港、台基本作者外，還經常派專人到各地去廣聘名作家，搜羅作品，並公開徵求各地名家作品加盟本刊，更特另籌備資金，專事培植新作者，試用新作品，極力鼓勵有志撰寫武俠小說讀者，祇要你有豐富的幻想力，有好故事，好題材，不妨試試撰作一篇不超過五萬字或八萬字之獨立故事，短小精幹之短篇故事，更受歡迎。文字須要簡潔，故事須要新鮮，情節要動人，歡迎閣下踴躍投稿，一經採用立即奉酬。

** ** **

本期巨型小說「毒龍大俠」是由凌波先生執筆，凌波先生向以文筆流俐，故事新穎，風格獨特稱著，而本文故事情節緊張，生動，描述一個少年，如何練就了一種武林罕見的毒龍功，而震撼整個武林，欲知詳情如何，請閱本文。

** ** **

下期裡，我們將刊登醉仙樓主的「雪嶺香寒」，林清玄先生的「左手葫蘆右手劍」及古龍先生撰寫「關于楚留香」等，內容豐富，屆時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3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巨型金牌小說

毒龍大俠

凌波·文
鐵翅·圖



歌聲 怪人 鐵樹谷

「月明清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閻王。」

一匹青驄馬，馱了一個廿來歲的少年，這少年生得不太討人喜歡，眉毛稀疏，却生了一對大眼睛，配得眞彆扭，鼻子不算塌，也不算高，咀吧倒不小，配上一口整齊的白牙，算是最像樣的一樣東西，不過，大眼睛有些濕氣，不知是淚還是霧，這就顯得沒神，愁眉苦臉的，試問，又怎能討人歡喜的。

這十六個字，就是由他口中說出來，什麼解釋，是詩是歌？是啞謎？還是別有個內情……天知道，而這小伙子沉吟這十六個字，可一些兒也沒韻味，並且，聲音也不美，乾叭叭的，可以說是「難聽！」

蹄聲得得，看來，這小伙子是信馬由韁的，走呵走，突然，他可讓個人，一個聲音阻住了：「客官，請照顧小店吧！」

「照顧，照顧什麼？」

「天時不早，打尖！喝酒，那怕洗個臉……」

「打尖？啊！」好像恍然大悟的，這才記起，他除了有個腦袋，還有個肚皮，下意識的摸了摸肚子，點點頭：「唉！也眞餓……」邊說，邊下馬，一手抓起個小包袱，馬韁交給小二：「小二哥，您多麻煩，餵草料！水……」

「是，」小二可沒見過有這樣客氣的主顧……

進了店，是飯市——可是，這不是間有格局的飯莊，這小伙子却也不挑剔，捺了個座頭，坐下……那個小二已安置了他的馬，跟了進來，恭聲問道：「客官，要些什麼？」

「麻煩你！……你說吧！」

好！有意思，你吃飯得我作主，眞不知道該從何說起？不過，再看一看清，這小伙子可不像個找麻煩的，面孔雖說不太討人歡喜，可是面色樸直中，帶着誠懇，小二只得苦笑了笑道：「客官，我可不敢代你作主……」

「沒關係，眞！我吃什麼也成，就不會！呃……眞，我可說不出什麼名堂來，反正，我是個粗人，能吃飽……就好。」

「雞子，牛肉！飽子！麵條……」

「好，全成。」

「喝酒？」

「這……可不一定喝？」

「——我想喝！」可不知是誰在叫——

那小伙子看清楚了，在門外，有一個……唉！不知該稱呼他什麼的，滿頭亂髮，鶉衣百結，這面孔……可說得十分乾淨，至於這尊容麼，哈，小伙子是不討人歡喜而已，這位老人家……當得四字評語：「萬分醜陋」！塌鼻粱，大鼻孔掀了天，一目微眇，而一只眼睛，只剩下了個孔……而更可怕的是，有一道傷痕，由額際削下，直抵頸際……

右手托了個……烏黑黑的缽兒，可是，這手，白似玉，手指……長得有些畸型，說得好聽些是其形如鳥爪，不好聽的話，像殭尸的手——

本來，這小飯店中有幾枱客，一見這個形如化子的，醜陋人物，有些匆忙想走，有些口出惡聲，不過，這個討人厭的人，却一步一步的走進來，店小二是滿面難堪：想阻住這個化子：「你出去成不成？你別在這邊討人厭……平時，你從不進門的，今天，你這是幹什麼，你……你在趕走客人了，我……我也得受老闆的斥罵…大爺！你……」

「你非趕我出去不成？呃……小伙子……你……」

「你叫我？」這個不討人歡喜的小伙子看了看四週，確定了，這化子在叫他，因爲，除了他是再沒有其他人在他左右，所以，就問了一聲。

「對，我是叫你，呃！我，可憐哪，巳有十一個月，只聞酒香，不知酒味了：：你！看來是是個挺忠厚的小伙子，我相信，你……可以請我喝一次酒，解解我的饞，唉，可憐哪！十一個多月啦……」

「少爺，你可……別聽他說啊？再說少爺，你不喝酒……」

「……我不一定喝，唉，大叔！」

「你叫我，你叫我大叔？」是那個化子的詢問。

「是，大叔，你……請坐……」

「請我坐！啊，哈！好！有意思！好，小二哥，你不能趕我走了吧……」

「少爺，你，你這是太難爲我啦！你，你在趕走小店的客人啦，我！我可怎麼交代啊？」

「小二哥，你說什麼啊，我代你趕走客人？不，我，唉，勞駕您，拿酒來！還有，你說的雞子，牛肉，飽子，麵條……全拿來，呃，大叔，你，你看好不好？」

「好，當然好，哈，你大叔巳有多天沒吃飽了啊？」

「麻煩您啦，小二哥，去拿來！」

「……少爺，你，瞧！他們全走了！」小二哭喪着臉在說！

「……這……走了，這也沒法子的事啊！」

「可是，他們叫的東西……」

「叫了東西？那……怎辦……」

「你，包下來了吧，嗯——」是化子在出主意。

「……我包下來？」

「嗯！這一來，小二就不至於給他老闆罵啦？」

「哈，小二哥，眞的這樣，我包下了他們點的東西，你就沒事了？」

「這——你……」

「好……我就包下了。」

「化不少錢的啊……」小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他也看出來，這小伙子是個忠厚，並且，不像個久走長路的行客——所以，先給個底……事實上，他也不想欺騙這個善良人。

「……得化多少錢？十兩銀子，够不够……」

「十兩，用不着那麼多……你……」小二可有些難過了，這小伙子連市價也不太清楚呢，這個小店，一天的生意也難做得滿三五七兩銀子啊，十兩，幾天——起碼得兩天，的營業額啊！

「快拿好酒來。」那化子樣的人，有些狐假虎威的氣味……還有，他今天算是吃定了這個寃大頭了……

「少爺，你眞的讓他喝酒？他是個沒底，又厚臉的賴皮混蛋，你做好事可也不必做在這種人身上……詐了吃喝，看來還會詐你的銀子，少爺，你就讓他吃頓飽的，算數，別與他泡磨菇……」

「你有完沒完的？他娘的！叫你拿酒來……」

「你配不？你憑什麼來呼喝我？」

「你……呃！」好，這個化子可讓這小二堵住了咀，事實俱在，你吃白食的，有什麼資格，呼東喝西的。

小伙子可有些手脚無措的樣子，他想勸，可挿不上咀，好容易兩個人如鬥鷄樣住了口，只是三目相望，……——二個人只有三只眼呀，僵住了，小伙子才對小二道：「請別發火，這位老人家，你也別氣苦了，至於，呃，小二哥，勞煩你，打酒來，打酒來。」

好，小二可讓小伙子氣翻了眼！收了架子，嘆了口氣，走了，不多時，菜，來了十幾個，酒……是勉勉强强的，拿了一斤來，化子是眉開眼笑，左右開弓，酒是一盃連一盃，菜，一筷接一筷，吃了個勢如風火，喝了個……長鯨，唉，他是想長鯨吸川，可惜一斤酒，够什麼？

「……再來十斤，如何？」總算化子還問一聲，照他意思，直想自己下命令，可又怕那小二再頂他一句，小伙子却是個傻且，來十斤，又十斤，吃得那個化子酒醉、飯飽，淋漓盡緻，他是非常非常的滿

意，打了幾個酒嗝，噴了幾口臭氣，一頭靠牆，打起鼾來……小二是又惋惜，又痛恨的報數，收拾碗筷，器皿：「少爺，你這是何苦來。」

「可憐！」小伙子聲音哽咽地，吐出二個字，小二看得清楚，他眼中分明有淚珠，爲什麼？是心痛了？唉，也難怪啊，吃了幾乎有七兩八錢銀子，普通人，可以做爲一個月的盤纏呢……

「看來，這位大叔，已有多日沒吃飽……難得碰見了我，可是，以後，又如何？唉！」他小心翼翼，打開了那個小包袱，取出一錠銀子，看來，有廿兩重，他雙手一拗，好功夫，銀子一分爲兩，並且，分得十分均勻，他放下一半，另一半交給了那小二，面色歉然地：「勞煩你，夠不夠？」還是那樣謙厚……那樣眞誠……小二幾乎讓這小伙子感動得哭了出來。

小伙子對小二講明了……還有一半銀子是交給那個化子的，唉……他眞可憐：…而自己力量大小，他如醒來，請他原諒，這一點銀子，可能帮他過幾天，希望他能找到個活兒幹，別那麼受苦捱難……說完了，他跨上馬背，還再看了看那個化子，滿面關心的……也萬分難過的，撥馬走了……

遠處傳來一陣似歌非歌，似詩非詩的叫聲……

「月明清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閻王！」

是那個小伙子的聲音……難聽，而又有着惘然之感，爲什麼？什麼意思？天知道……

「朋友！住步……」這是一條官驛大道，天色是不早了。夕陽西下，暮色沉沉……不過，不至於有翦徑的賊子，打悶棍的强徒啊，那會有人阻住去路，而且，阻住的一人一騎，是個挺忠厚、謙和的小伙子，這小伙子還是那個做了寃大頭而不自知的小伙子……

「你叫我？」小伙子四週看了看，這才算斷定了，前面那個漢子是叫住自己！

「對！你，下馬……告訴你，我姓彭，在此地可算有個名兒，今兒個，我有急事，看你這匹馬，挺不壞，來，借給我，大概二個時辰，事情可保辦妥，你在此地等我……你聽明白了沒有？你下馬，快下馬……」

「我不明白啊……你……彭先生，你有事，可我也有事啊，借馬，等你二個時辰，唉……我可沒時間等啊，對不起！先生，勞駕你，讓一讓！」

「小子，與你好說好話，你竟然給臉不要，與我下馬吧！」看來，這位先生動了怒啦，身形一動，非但不讓，他是右手一伸，一把想將個小伙子拖下馬來，可是，當他一手伸出，可不知怎麼一來，沒抓住小伙子，反而自己的手腕爲人抓住，耳邊又聽到小伙子的語聲：「先生，別開玩笑！」壯漢又感到身形被大力所牽引，自然而然的向左一晃，眼一閃，小伙子的馬已十分飄然的，走上了大路……

壯漢可就動了怒，一聲怒吼道：「小子，你給臉不要，什麼？想走，沒那麼方便，看招！」動武了，但聞金風破空之聲，一條黑影，向小伙子的背部擊到，小伙子面色微微一變道：「……先生，你未免太橫！」一邊回答，一邊雙腿挾住馬腹，微一用勁，本來懶洋洋，慢吞吞的馬，倏的一聲驕嘶，竟然似勁箭脫弦般，向前直竄，那壯漢還大叫，正想出手呢！可是，一人一馬早已走出老遠老遠，黃沙地帶起了一陣風沙，大道上，又趨寂靜，由得那個壯漢，在跳在叫，在頓脚，在拍胸……

小伙子是一催馬走出老遠，漸漸，前面傳來了車馬聲……再看一看清，嗯……有不少人馬在前邊走，他不得不收韁、住馬，他不想走得太快，他爲求脫出强借馬匹的陌生人，他策馬飛馳，現在，他如再走得如此忽忙，難免會引起別人的誤會，因此，他收了慢韁，又是這樣，由馬匹信步而行，懶洋洋的，走……走……

可就怪，他慢下了來，後面，却有急驟的馬蹄聲傳來，而且，走得十分快，耳邊聽得馬蹄聲，不一刻，一陣勁風，掠過了小伙子，一、二、三……共有七匹馬，馬背上。七個青衣人，看清楚了每人的背上，斜插一柄武器——看不清什麼兵刄——眨眨眼，已追上了大隊車馬！

小伙子駐馬，遙望。他怕有些江湖上的糾紛，得在此地展開，他不想淌混水，因此，他如果看到有爭執，那麼，他會揀一條小路走，他不希望被捲入了這種無謂的漩渦，唉，人算不如天算，小伙子，你想避過武林糾紛，江湖的爭執，你就不該看……一刻也不該停，當機立斷，走岔路……或者可勉强脫出，你這一停，好！被圈在這個漩渦中了……走避無方了……

前面車馬沒停，而七騎馬，也不逗留，看來，並不是想像中的有糾紛，可是，七騎馬越車而過，車馬毫不在意的，走他們應走的路——而小伙子却聽得有人在命令他——

「小子，走！向前走，不准回頭看，哼，你想壓後，你想掏聽虛實，小子，你就算有匹好馬，可也走不出我們的監視，小子，走。」

小伙子是不敢回頭，不過，他始終不明白，他壓的什麼後？掏聽什麼虛實？當然，可以斷定的是，自己已不明不白的被捲入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風波中。

「先生，我可不明白啊……」他出聲，試探着，後面人的反應，「我是個過路人的，我什麼也不明白，我有我自己的事，我得趕路，至於向前走，那沒問題，反正，我是得向前走，可……得讓我有個明白，我……在什麼地方，什麼樣的情形下，我可自己走路……」

「小子！你不是與他們一路？」

「他們！他們是誰？」

「你是裝傻詐呆！還是故意作弄？」

「眞，先生……我，唉，我是個過路客啊！」

「好！你眞是個過路客！你，馬上趕上車隊，與他們說，你受人之逼，前來報訊，北斗門拜上芙蓉城主，取命十七，明白了？走！」

「在下……可不明白啊！」

「這幾句話你也不會說？」

「我莫名其妙啊！」

「誰要你懂得了！小子，你想活命，你想證實自己與他們並非一黨，快走，依

我所說，快！如想鬧鬼，哼哼！」此台哼聲未畢，而左手一揮，咯的一聲響，十步外，有顆小樹，爲其一揮手，咯喇喇的！斷了！於此可見，此人掌風之勁，已到了隔山打牛之初步境界，在武林中，可算是一流的高手了……

小伙子却讓這一招出手嚇儍了，他，呆若木鷄，他這面孔就越加令人討厭！突的，他感到自己的馬屁股讓人擊了一掌，這匹馬立即向前直竄而去——

很快的，這匹馬在被逼之下，趕上了車隊，並且，與車隊中人，照了面，說了話！爲首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手中一柄旱烟管，微泛黃光，銅烟斗中，還有火星！瞇縫了眼，對小伙子看了又看道：「小伙子，尊姓……」

「我！我姓匡，就是，那個王子，被圍了，又像給人咬住了一半那樣！」

「哈，匡先生！你是個高手啊！」

「高手！老爺子！你，開玩笑！我，唉，其實，我有事，在找個謎底……說實在，唉，我是個儍小子！我姑姑老是這樣招呼我……我……越想越對……我實在是個儍小子！」

「你姑姑在那裏？」

「跑啦！不跑，我也不會出來……」

「哈！你與北斗門有什關連？」

「北斗門，眞……我聽也沒聽過！」

「那會命你發傳訊？」

「我也不明白啊，老爺子，我正想請教你呢！」

老頭子倏的抖手一個耳光！小伙子可莫名其妙的，捱了一下重的，打得他眼前金星亂冒，姓匡的可怔怔的看住了老頭！只是面色尷尬的道：「老爺子！我——看來不該請教你的，那也成——好——我該可以走了吧？」一邊撫摸着被打的面孔，一邊他撥馬預備走了。

「且慢！」大車中有個女子聲音叫住他：「徐老伯，你爲什麼這樣兇啊？」

「二小姐，我怕他是個……」

「——是個奸細！不像吧！」

「二小姐，江湖中人，扮豬食虎之事，多的是啊！何況，此次我們離莊出走！沿路已碰見不少麻煩！」

「——你怕了！」

「徐某行走江湖四十年，素無畏懼，我怕什麼？」

「怕我姊妹……兄弟……累了你……是嗎？」

「唉！我就不信，芙蓉城……就此算毀了……」

「那麼，何必與這個少年頂上了！」

老者微搖了搖頭，叭吱，叭吱的使勁吸旱烟，而車中少女却在招待小伙子……

「匡先生，你挨了打，我代徐老伯向您賠罪了，匡先生，姑不論你是眞人不露相，或者扮豬吃老虎，既然來了，也算有緣，我們今夜，得趕到鐵樹峪，你，也一起去吧！」

「不……小姐，我還得趕路——」

「匡先生！你離開了我們！你還有命趕路？」

可眞想不到啊！這少女的說話，聽來受用，其實，她却是話中有刺，隱含殺氣，使人聽了，心中發毛。頭皮發脹！胆小的，連血也會凝住了的！

話聲不惡，還挺溫柔呢，但是，你辨辨語意，嘿嘿！這就可聽出，你不服從命令，你就得死……當然，不一定是她出手，她的手下會出手，就算他手下不出手，先生！還有北斗門！

即使小伙子不像個老江湖，並且，看來還挺戇直得屬於痴呆一路，不過，生死大事，他也不至於一些也不放在心上，不會思前想後的吧？這一句話！就似定身法，把個小伙子給鎮住了！

「小姐……我……我可沒得罪你！」

「我不會對你不利——」

「我也沒得罪他們——還有北斗門——還有……」

「信不信由你，徐老伯，我們走！」

徐老頭一聲傳喝！鞭聲、車動，馬嘶、人呼，這車隊又走了……而小伙子可莫名其妙的，跟在這車隊後，不即不離！看來，他也眞怕死，不過，如果……你與他並騎而行的話，你會聽到這少年難聽的語聲：「月明清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閻王。」

大概走到深夜時分，迂廻曲折的，來到了一個山口模樣的所在，這時候，徐老頭突的一聲暗號，大車之外立即有八騎馬分四面包圍住，各人手中兵刄出手，原來是兩對鐵狠銑、兩對銀戟……全是長傢伙化爲短兵刄——

在前，徐老頭算是引路，左右各有一個壯士，左穿青、右穿白！雖然不見兵刄，可是兩人雙手全藏在披風之中，車後面，另有一雙壯漢，手執大斧，算是殿後，最後的，是那個垂頭喪氣的霉鬼；姓匡的小伙子，現在，他面色大變，口中，也已停了他的嘮叨……

蹄聲答答，車聲轔轔——四週都靜得可以，突然，小伙子感到一陣又一陣的冷意……分明是不祥之兆啊——分明——一進山谷，會有不幸之事發生，是什麼樣的禍事？他說不出口，不過，心神難安……

遠處傳來一聲犬吠，似狠嘷，並且，帶有極大的凄厲之感而臨，所有人聽了，會有一股不寒而慄之感受……這犬吠聲奇怪：「徐老伯——」

「二小姐！」

「你可感到有些不對！」

「——嗯！我怕——老阮出事——」

「難道，他們——眞的先來——殺人示威……」

「大有可能……」

「如此，又該怎辦——」

沉寂，只有車聲、馬聲打破靜寂——

突然，車中又傳出了一聲苦笑：「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語聲聽來蒼涼，更可聽出的是，此人的說話中氣不足，分明是受了內傷……

「大相公！你別開口——」徐老頭雖在大車之前幾十步路，可是，他與那個二小姐的說話，就如對面，至於那個大相公的說話，他可以聽得見，可是令其心情萬分激動，這個大相公受了傷，實在——他不希望風聲外洩，由他們放棄重地，遠去邊疆，爲的就是避開對頭！

目下，形勢已越來越緊急！大相公之傷，越加須要隱瞞，他這一出聲，分明是

自洩其底！不過，大相公的說話也有道理，只能咬牙，走！希望能見至交好友，神猿阮伯璇——及其家人！

照道理：阮伯璇早已接得自己主人的血羽傳書，應該明白這件事之重要，並且，即使不想太露痕跡，在這鐵樹峪自己的地頭，不該如此一無防範的啊！就算本人不來迎接，也該有些徒子徒孫，阮家後人來打個招呼，現在，聲息全無，還有，這一聲犬吠，分明只有一隻——難道，偌大一個鐵樹堡，只有一隻狗？於情不合，於理不通——除非……

行行重行行，這一段路，走得特別慢！總算，見到了鐵樹堡，但是大門緊閉，門上掛着喪旛！嘿嘿，這就不對勁了，掛喪旛表示有喪事，死人！這個時候死人，分明是來了勁敵！

徐老頭心中一動，身形動，由馬背上一個飛雲縱，人已如一縷烟般，飛上了圍牆，他腳踏牆頭，抬眼向前一望，好！越過圍牆，在前廳上，他依稀看見有點燈光，有人，還有人，徐老頭立即躍身下牆，打開大門，讓車、馬走進，徐老頭走近大車邊，沉聲道：「——事情——可能尚未完——」

大車中跳下一對長身老者——奇了，車中只聽得一男一女說話，可沒聽過有老人的語聲啊，可是：這一對老人却是身法奇快，一下車，也不多言多語，並肩向大廳上衝去，突然，嗆嗆兩聲！又聽得一聲怒吼：「好——寃魂……我與你拚了……拚——」

「賀老三！是我——」

「你！看招——」耳邊又傳來一陣打門聲，誰也可聽出來，這出手是剛厲萬分，並且，他說的是拚了！那是拚命的攻打！一瞬時，勁風呼呼！拳聲隱隱，而幾聲呼叱中，徐老頭已搶步進廳，那想到，他才入天井，左側已有勁風打到，尚幸徐老頭久歷江湖，萬分仔細，明知堡中別有蹊蹺，所以，他是步步為營，也因為這個原故，才算不為這陰毒暗器所毀，而飛身避過——

「是祝賢弟！你——那會打你徐老哥啦！」

可是，勁風又來，徐老頭可莫名其妙中，發了火，什麼道理啊？他心神未寧之時，却見一條白影，撲向自己，徐老頭斜身翻飛，手中旱烟管疾如毒蛇出洞般，向白影的左肩點到！

却也怪，這白影明明是徐老的朋友，鐵樹堡中的長老，七步追魂祝太康啊！他那會敵友不分？並且，一出手，就是拚命招！自己的旱烟管已向其左肩點到，他非但不避不架，反而和身撲來！雙掌一陰一陽，正是遊魂絕招中的天坍地翻！徐老頭心中一凜，眼前又見光影掠飛，徐老頭一聲厲嘯，旱烟管抖起一陣黃光，叮叮一片繁響！冷魂子母釘為徐老掠開，「祝太康，你瘋了不成？」

一言中的，祝太康的而且確瘋了——一瞬時，徐老頭更看清了四週，至少有六個人在圍攻自己主人手下，號稱天下雙劍的左氏兄弟。左氏弟兄現在是以背相對，一個長劍指天，一個長劍點地！向圍住自己的六個人，先看了個清楚明白——

有賀天英、有梁天琪、有周午、有單熹，還有：鐵樹堡中少堡主阮家詢，及其妻子祁彩雲，個個眼中好似能噴出火來般，咬牙切齒的，面對雙劍，看情形，恨不能抓住雙劍，咬上幾口才稱心意那樣。

雙劍不明白，全是相識十來廿年的朋友，那會變得如此的——不近人情！自己在那裏得罪了他們，不過，當那個徐老頭——徐庸驚叫一聲：「莫非你瘋了？」兩弟兄心中恍然，看來，鐵樹堡中人，全是瘋了。不過，却又不明白：他們那會瘋？幾時瘋……還有，受了什麼刺激！而變瘋……還是中了毒？中毒！左氏弟兄不愧老江湖，突然想到，這些人可能是中了毒！

事到如今，却也無法靜思對策，必須立即解決他們，兩弟兄沉聲說道：「點住穴道，才想別法——」語聲才畢，這兩柄長劍，立按奇門八卦，兩儀生尅之道，兩劍尖抖動，刷刷連聲！這一路兩儀太幻劍法，就算展開了！

六個瘋人，却是不理不睬，根本不理這長劍來勢，各各抖開自己兵刃，施展兩敗俱傷的拚命招，這可就令左氏弟兄大感煩惱，事實俱在，瘋人可以不理自己死活，頭腦清醒，並且對六人尚有友誼的人，可不能如此不顧一切，也來個拚命對式的啊！明明可以一招得手，在對手的拚命招式下，不得不廻身避招，又何況以兩對六，而六個是不顧命的瘋人？

徐庸算是勉強的將祝太康點住了暈穴！却也看清了這天地雙劍之窘態！事不宜遲，徐庸是飛身撲到，這就是徐庸的便宜，六個瘋人為雙劍所吸引住，徐庸從後而來，六個瘋人只顧眼前，不如正常人，可以照顧後面，雖然，瘋人的出手，不顧一切，從後襲來，却也無法應付，首先是阮氏夫婦為徐庸制服，雙劍仗徐庸插手，心神大定，尋隙覓縫，很容易的將其餘四人點中穴道，傷是受了點，命却可以保住，三人不由相互苦笑，而暗叫慚愧！

「不好！」有人在後驚叫，三人不約而同向後望去。只見祝太康身邊站立一人，正是自己那方面的雙戟雙銑中的左手戟許傑！徐庸知道有事發生，連忙飛身過去，只見祝太康滿口噴血！手在動，想劃出字來——

「祝老弟！祝老弟！」

「……我……呃……防……海……海……」頭一側，祝太康這個江湖好漢莫名其妙的死了——

那一邊天地雙劍也在叫！徐庸早已明白，他老眼中有淚水滾動，無法可忍，分明，鐵樹堡中的人，全已為對頭用毒所毀，這七個……希望只有七個！是最後的七個，其餘的，還是死了的好！因為：這種毒，詭秘陰狠，中毒的，不早死，還有得罪可受！因此，他也不想再過去，看自己的好友、後輩，死前之慘狀。

「死了！」左老二沉聲說道——

「死得極慘！」

「死不瞑目！」

「唉！那能瞑目！」

「可知對頭是誰？」

「我想不出！」

「北斗門！」

「有他們的份，但是，此地，祝老弟

臨死叫海！海！海什麼？莫非毒海棠又露面了，又或者，毒海棠與北斗門結了黨？不像啊！毒海棠與北斗門也有說不盡的仇毒，那會勾結在一起！

「為了對付主人，他們可能聯合在一起！」

唉，一聲長嘆，四週已陰森得可怕，這一聲長嘆。更平添三分寒意，徐庸不禁面色大變，在左氏雙劍左手銀戟許傑等幾個高手環立下，竟然有人暗伺在側，而自己四人一無所知，這個對頭可算藝高人胆大，而自己這一面，却已坍了個大台！

雙劍　后土　芙蓉門

左老大的長劍首先似一道匹練般向左側投去。左老二與其兄的意思互通，身隨劍虹飛出，果然，左老大的擲手劍以匹練刺向左側，當長劍一碰壁間的布幔時，好手法，長劍一個弧形轉，長劍其疾如箭的，飛回左老大手中，而左老二的長劍已喝一聲着，噗的一聲响，幔斷人落，看清楚，一個屍身已僵仆在地。

「不可沾碰！」徐庸大聲喝叫！左老二聞聲一凜，好！一個倒踩雲步，身形如脫弦勁箭，飛回原處，心中暗叫一聲慚愧，如不是徐庸及時提醒，自己可能也中了暗算。

「唉——」又是一聲長嘆，好！這就叫四個武林大豪面面相覷，而出聲不得。此時，還有敵人伺伏在側，想不到，自己一行人，非但受人伏擊，暗算，並且，分明是敵人沿路監視，受人擺佈，一步步陷入了對頭所佈的陷阱中。

徐庸比較見事最快，反應最敏銳，當其發現鐵樹堡中已陷入對頭的掌握之中，現在又發生了對手的暗中窺伺，他立即當機立斷地，對三個同伴道：「速退！」

四條人影飛走，希望撲出莊門，四面都已傳來陰惻惻的笑聲，一瞬時，十六個長髮飄拂的黑衣人，悄沒聲的，已將四個江湖豪客圍住了。徐庸面色微變，心中思潮起伏，事實俱在，北斗門的突擊，令小主人重傷，沿途出奔，希望走出左北門勢力範圍，一路行來，已不知受了多少的偸襲、攻擊。全仗自己與其他人等的殫智竭慮，奮力抵阻，才算有個全師而到；視之為避仇的重地——鐵樹堡，那想到，首先發覺有毒海棠的痕跡，不料，現在露面却如新近崛起江湖的后土門下士，奇怪，自己與后土門有什麼不解之仇？而今他們前來打落水狗！徐庸本想有所解釋，有所詢問，可是，你還未出聲，一陣冷笑聲中，首先是四雙瘦爪，分前後左右的擊到，四人鼻端全已聞到一陣極難聞的怪味，似腐屍，又如坑泥的臭味，幾乎令他們嘔心，可是，你不能顧住聞這股腐臭之氣，你得提防他們這出手，是如此之幻異，又是如此的輕靈。四雙鬼爪疾如閃電，身法快如飄風的，向徐庸等人擊到。

雙劍兩道劍虹抖起，好劍法，一正一反，首先將四雙鬼爪逼出老遠，然後，弟兄雙雙一聲長嘯，一前一後，竄前退後的各佔一角，徐庸與許傑也不怠慢，各佔一角，一黃一白兩道光華抖起，這就可看出，這四個人實在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

雖然這十六只幽靈的殺手，抱必勝之念而來，可是，雙劍一招，然後人影紛飛，一個四象四正陣，算是佈成了，現在，四個好手，在十六后土門下的圍攻下，非但可保不敗，並且，出手還招時，若不是他們人多勢衆，看來是早已佔了上風——

十六幽靈是相當配合，此進彼退。左上右落的，鬼爪挾腥風而臨，身形翻飛，煞手隨勁力而進，后土門有其奇門陰狠的殺手神招，又何況這十六人的進退攻守，分明是一個后土中五之變局，你攻，他守，你退，他進，雖然是無法制四人於死地，却也能圍住四人，難於佔不得眞正的便宜。又何況，他們后門土中，獨門的十指腐屍毒，越聚越多，越凝越厚，四人遲早會讓這腐屍臭味，侵蝕他們的內家眞力。

因此，他們是永不會後退，即使屢屢遇險，左支右絀，他們也得咬牙拚上，他們就是希望腐屍毒能令他們反佔上風。

徐庸、許傑、左氏雙劍何嘗不明白，週圍的毒氣，越來越盛，本來，這些幽靈般的人物之出手發招，逼近面門、身前，才會聞到這令人噁心的臭味，現在，這臭味是越來越濃，漸漸地，令他們不論避到那裏，宛如為這毒霧所圍一般。

「再不設法冒險一決，看來，有被毒霧圍倒之虞！」徐庸首先想到，得拚命衝破一個缺口，那怕自己會受傷，甚或送命。他看得十分清楚，自己只要打破一個缺口，其餘三人，立可反客為主的，解決這個不知名的鬼陣，徐庸預備犧牲自己，來衝破重圍。旱烟管抖出一陣黃光，蒼山門中第一殺招：「六龍迴馭」展開，徐庸全身是勁炁！這乾坤一擲之勢已吐，可是眼前銀虹如雨，一條人影，其疾如箭，由後越前的，撲向東北方，徐庸看清是許傑時，心神大震，看來，許傑與他同一心思，也有孤注一擲之決心，希望強力突破一圍，好個徐庸，再不猶豫，併肩齊上，好，就聞咶的一聲厲叫，當先血光迸現中，一個后土門下，為左手神戟許傑，一招「倒踩龍門」。戟尖抖起三層銀虹，東北角的四個后土門下，當先一個慘遭銀戟劃了個面、胸，受傷，尚幸其餘三個後殿出手搶救，不致遭了破膛之禍，受傷却已不輕。

后土門東北角上，本來四位一體，一人受擊，三人旁敲側擊的支持，許傑是拚命一招，更幸運是徐庸連踪跟上，后土門的旁敲側擊，讓徐庸這一招「六龍迴馭」所阻，雖有中支持的出手相架，也是顧得東來，顧不得西，一人受傷，這一個小四靈后土門戶被擊破一角，三人剛呆得一呆，左右却突然又有兩柄長劍入圍，好個四個江湖客，竟然不約而同的聚集一面，強攻一角，收拾了一個，令其餘三個也遇到了致命重擊。

十六后土門下，做夢也想不到，這四個對手竟然會在這個時候，來了這一招殺手，一瞬時，他們的陣形已亂，在四人聚集一角，擊破東北角時，其餘兩角，各分兩人，前來護衞，希望保得幽靈陣法之不變，可是，徐庸等一招得手，四人再會合一齊，那肯放鬆，尤其是雙劍，劍法似神，兩招遞出，那會輕易放過，其他的援兵雖到，有徐庸的蒼山八式，硬阻一阻，另一面許傑之左手銀戟也助了雙老一臂之力

，可惜這兩個倒霉的后土門，雙雙中劍，尚幸，雙劍是只求殺出重圍，並且，希望全身而退，故而一擊中的，立即收招，才算沒要了他倆的命。

一陣亂，一角被衝破，四人再不怠慢，互相展開護身訣法，奪圍而出，其餘的十幾個后土門下，簡直如磁引針那樣的，一窩蜂向四人追踪而上，半空中，突的傳來一聲清叱，「退！」十幾條黑影一晃無踪。

堡外還是靜悄悄的，大車兀立在外，雙銑一戟，雙前衝，雙斧手依然圍護住原位，當四人越牆而出時，車型一整，徐庸沉聲喝聲走，看來他們是不想在此多事留連，希望能再覓一幽靜之處，計議以後。

車馬在走，鐵樹堡突的轟然一響，火光已現，看來，鐵樹堡毀了。

這是當機立斷，徐庸已知此地終非善地，但是，試問，天下之大又有什麼地方，是可以供他安身立命？自從離開芙蓉城以來，徐庸總以爲，對頭雖然是憑一時之狡計，取得了領先之優勢，但是，江湖中人，你做初一，我做月半，並非什麼大不了之事，自忖芙蓉城在江湖上，豎起了招牌，亦非一朝一夕的時間，受挫，出走，也得化了對頭二十年的策劃，與陰謀，現在，也只不過一時落於下風，並非就必覆滅，那怕一蹶不振，只求有人在，終歸有一日，能重振聲威！

就因爲這個原故，他們出奔，奉小主走，但是，今夜，令徐庸可寒了心，事實俱在，對頭是處心積慮，並非只有一個對頭，毀鐵樹堡，發現了后土門，而海棠門是在兩可之間，對頭分明是希望一鼓而殲之，也可以說，他們要芙蓉城這一個字號，從此在江湖上除名，武林中消失，他們可眞是好狠的心啊！

不過，是誰？有這樣的魄力，有這種深沉的計劃；而必需令到芙蓉城消滅不可的？

徐庸邊走，邊將他自己的顧慮與疑問，向他少主人有所說明。希望少主人能有個解答，那怕有一絲的綫索，這位老人家也會細心的追踪而下，然後，安排妙計，奇謀對策，他最怕的是，打這樣不知底細的仗！

突然，後邊傳來一聲驚叫，將徐庸與小主人的對話打斷，原來，雙斧手發覺少了一個人，那個莫名其妙的小伙子，什麼時候不見的？沒人知道，在場人，個個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好手，除非他們想放你走，否則，誰也難能走出他們監視。

當四人入莊激鬥，幾經辛苦，殺出重圍，而大車，及各人的崗位，分毫不亂，就可看出，他們並不是簡單的江湖中人，他們有組織，有紀律，而有人想在他們的組織下，妄想逃脫，簡直是不可思議，何況，這個小伙子，在他們心目中，別具妙用的，如此走脫，更是不可言喩，也難怪他們會大驚小怪的，呼嘯連聲了。

但是，還有更出人意外的事發生，在極遠處，傳來一陣極急驟馬蹄聲，好個徐庸首先聽出……來人的身份，他面色一沉道：「石、翁兩位，你聽，是不是那個小伙子？」

雙斧手全是一凜，然後，面色難堪地道：「八成是他！」語聲未畢，果然，見那個小伙子，伏身馬鞍，像躲鬼那樣，向車隊趕來，將近雙斧時，一聲驕嘶，那匹馬人立而起，這可看出那個小伙子，身手不凡，騎術更精，一收韁，一用力，那馬匹四蹄拄地，口中直噴白氣，看來，他趕了不少路。

「老爺子！」那小伙子向徐庸招呼。

徐庸面色大變，就憑仗這小伙子的一身騎術，他已看出這小伙子的功力不弱，可是爲什麼平白讓自己打了一個大嘴吧！

「老爺子！勞煩你，停一停！」

依然是如此的誠懇、忠厚，突然，徐庸發現這張不討人喜歡的面孔，越來越順眼了。

「前面，可能有你的對頭，我！嘴笨，說不出個名堂來，不過，我相信，一定有厲害的埋伏，比鐵樹峪中的更厲害，當然，我可不是輕視老爺子你，還有你的朋友，我只是怕，你們中埋伏，被他們打個措手不及。」

「嗯，小哥，你貴姓？」

「我已說過了，我姓匡啊！」

「大號！」

「我，那來大號，小號的，有個小名，是我姑姑代我起的，本于，本于是本來的本，于是，好像個干戈的干合脚！」

「匡本于！」

「是！老爺子，我實不相瞞，本來也想不到，這裏面有那麼多的內情，天幸，今天，我遇見了個……化子大爺，剛才，就是他把我引走，對我說……」

「說什麼？」

「他說！什麼徐老頭，得歸天，天下雙劍得送終，什麼雙銑、雙戟、雙斧，也難脫刦運，不過，最可怕的是，這一對金童玉女，也得變成堆枯骨！」

「啊！」徐庸不禁心情大震，是誰？他會這樣清楚自已一行人的來歷，自己與雙劍，或者素有英名在外，即使總店芙蓉城中多年，當年事蹟，不至於完全爲人忘懷，可是雙銑、雙戟，尤其是這雙斧手，乃是芙蓉城老城主末年所收的二個天賦異稟的獨特人才，又加湊巧，老城主得到一部古本巨靈訣，這部巨靈訣，如果沒有獨特之巨力神勁相助，根本無法練此神功，如今由老城主之全力調教，雙斧手之外門功力，可稱驚世駭俗，實是破天荒第一遭，對方何人，竟然能得知他倆的來歷。

「小哥，你的朋友貴姓？」

「——我也不清楚。」

「他是個何等樣人？」

「——是個化子，老爺子。」

這就更加難明所以，近年來，丐帮已經式微。並無出類拔萃的英雄，此人是誰？莫非喬扮化子。

「老爺子，這位化子大爺命我通知你，別瞎猜，而且，你根本也猜不到，他不是眞化子，至於前面的陷阱，他却斷定小不了，此地，你們大可以從容計議個辦法，最後，化整爲零，免得全軍覆沒。」

匡本于說完話，他雙手一拱，面色難過地道：「老爺子，我該走啦！」

「且慢！」徐庸越想越不對：「小哥！你就這麼走了？我們豈不是更爲抓瞎？不是小老心存不良，而是不得不請你暫時

停留片刻，不！請你伴我們，脫出陷阱，當然，這或者是我的不情之請，不過，你可千萬原宥小老……我……是被逼如此，無可奈何……」

「啊！你想扣住我？」

「你本來就是爲我們所扣……」

「唉！老爺子，你弄錯了，實在你們是不能扣得住我的，而是，我不想打架而已，現在，我聽那位化子大爺對我說過，你們，其實也算不得好人，不過，對付你們的，更壞而已，通知你們一聲，不過是希望你們與對頭打一個狠的，至於我，我眞不想淌這個混水，本來我是有心打聽你們是什麼樣人，才明知不是伴，却也勉强好相隨而已。現在，我可不想與你們作伴啦，再見！」語聲畢，雙腿一夾，圈轉馬頭，想走了。

一道黃光，匡本于眼前立見一圈黃虹阻住，匡本于是苦笑了笑道：「我可不想打架！」不知他是怎麼的，一卸一側，徐庸的「蒼山松影」一招，莫名其妙爲匡本于所消解，眼前又是一動，人馬已由他側邊掠過。

徐庸明知，此人能扣住，就可逼那個化子出現，即使是自己的對頭，也比自己一行人，茫無頭緒的，受人暗算播弄的好，因此，就算匡本于有不乏之身手，好在自己人多，說不得即使是人多欺人少，際此危難關頭，也不得不作一次，所以，匡本于才掠過其身邊，徐庸是萬分迅疾的，第二招向匡之背後點到。

徐庸一招出手，眼前一花，人影一晃，匡本于倏的由馬背上滾下，徐庸心中微動，又聽得一聲馬嘶，一條青影，向前直竄，而再看一看，馬左側有一人影，分明是匡本于假裝中招，憑仗其精粹之騎術，脚不離蹬，一個翻身，側伏半空，待到馬匹竄出，就見人影抖翻，好！又再自端端正正的坐在馬背，走了。

「與我睡下！」徐庸眼前又一花，只見一條苗條黑影突然出現，阻擊匡本于。

是個女的，可是，匡本于却心神一震，因爲，他是十分明白，徐庸出手老辣，功力深厚，但是，與眼前那個女的相比大有不如，他心中就是不明白，如此年輕的女子，那會有這高的武功，其實，他就忘了問問自己，你自己又有多大，可是，你的武功又如何？

少女的出手實在凌厲而且厲害，看來是平平實實的一招柳穿魚，但是，掌影飄忽，令人眼花繚亂，又何況，右手出掌，左手微屈，分明別具煞手，更可怖的是，掌影中，微聞勁嘯之聲，不徐不疾地，隨招而進，少女之內家勁力，雖不至於練成道家罡氣，却已具摘葉傷人，飛花摧敵之能，試問這迎面一招，既快又疾，加上這許多尅敵制勝之因素，叫匡本于這儍小子如何閃避。

可是，事情有大出人意表之處，匡本于這小子看來老誠得有些儍呼呼的，其實，他是眞人不露相，當少女的殺手迭使之情形下，才算逼出了他的眞面目，不見他有什麼動作，而馬頭已是向左側一偏，馬一側身。人就自然而然的避開，這正面的出手，也不知什麼一來，那匹馬竟如武林高手一般的，來個旋風轉，這一轉非但卸脫來招，更且連消帶打的，截阻住少女的伏招藏式，也就是說，少女的一切計算，全已撲了個空。

好個少女，却是厲害，一見馬打旋轉，腰肢一扭，人還在半空中呢，却能似樹葉般，來個隨風而舞，一招一式是撲了空，第二個回合，却是似影附形的，扣住了馬匹不放，這就說明了，少女並未放棄了追擊敵人的意圖，並且，這連下來的出手將會更可怕。

果然，這匹馬連打幾個旋風轉，發現無法脫出少女之陰影，一聲驕嘶，倏的四蹄拄地，說停就停的，不作無謂之閃避，而匡本于是微微一哼道：「姑娘！你逼我放肆了！」語聲中，右手一折一起，抖起一陣勁風，來得好，剛巧少女身形撲到，立即與匡之出手迎個正着。

少女右手五指微曲，護住中門，而左手却是一斫掌，直擊匡之臂肘，這部位正是出手人的中虛之部位，匡本于嚷了一聲，分明，他是更爲佩服少女的武功！沒辦法，右手不得不變招藏式，而右腿突的脫鐙彈出，脚尖不偏不倚，直點少女左手肘彎，也是來個以實擊虛，少女人在半空，一招未得手，對手之殺着又臨，任是一等一好手，也無法拆解還招。

但是，少女之武功，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在如此一瞬千變之情景下，她是看得準，認得狠。不能出手破招傷敵，却是一指疾點匡之脚尖，就此借此一點力，來個旱地忽律，身形就如鷹隼冲天般，脫出車圍，而翱翔半空。

匡本于微微一笑，不敢怠慢，身形如流星，一個順勢倒翻身，人已離鞍倒彈，而那匹青馬也已明白主人心意，一條青影斜竄，等到少女疾如飛禽攫食的殺手來臨時，這地方已失去人馬之踪影，而在七步之外，匡本于是長身而立，面帶微笑，看住了少女收招立式。

不料，後面勁風如潮，分左右兩面壓到，匡本于心中一動，有人偸襲，立即蛻步讓招，而兩柄銀光閃閃的大斧，挾勁風一上一下捲到，匡本于即使這個蛇蛻步能避得上面的來招，也難以掙脫下面的殺手，又何況，蛇蛻步退得越急！自己勢必會撞入後面少女的包圍網中，匡本于不由急出一身汗，出道江湖，到今晚，才算領略了眞正的武林絕招。

巨靈雙斧是如此的勢狠力猛，後面還有一個比雙斧更陰狠的高手在，當機立斷，右手一抖，一道細才如指的白虹抖出，快得可以，一上一下，上一點，點住上方的巨斧，立即順勢而下，就如一條銀蛇，一捲，捲住下方的巨斧斧柄，但聞得一聲起，匡本于人如白鶴凌空，借這一捲之力，人已飛躍半空，起左腿一彈，彈向上方巨斧斧面，手一抖，兵刃抖脫下方斧柄，好個匡本于，人在半空倒彈而出時，其疾如飛星過渡，而在白虹繞身之際，突的光虹紛飛，但見銀虹如網般反向少女捲到。

少女一聲嬌叱，一條黑影竟然不避不卸，反而直竄向白虹之中心，不過，兩圈金光，由少女之雙手抖出，看一看清，乃是兩柄帶鍊的日月輪。

嗆嗆，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响中，匡本于人已竄出老遠，又聞得一聲馬嘶，隔

聲响動處，一人一騎，是配得如此脗合，一瞬眼，已竄出老遠，向谷口走去—想追，現在可是難以追得上了……少女面色蒼白，語聲驚惶地道：「這是人是鬼？」

「是人！」由車中傳來那少年的語聲：「妹子，現在，不是討論此君來歷的時間，得設法如何走出這個陷阱。」

對，是該討論如何走出這個陷阱的方策，現在，已算是眞相漸明，由芙蓉城受襲擊，沿路的不太平，再加上鐵樹堡這一仗，對頭分明在暗中佈置極可怕的陰謀，他們必須毀了芙蓉城！並且，要令芙蓉城中所有人：死，芙蓉城素來與世無爭，那會結下如此厲害的仇家，本來，以為對頭是北斗門，越看，越不對！芙蓉城那會結下這多的仇家，而這多仇家又怎會一齊找上門來……匡本于是不理他們的事，他祇求走出是非圈，在他以為，脫開了這批人，就算卸脫了江湖事，還有，他在馬背上自言自語道：「以後，傻小子，你可再不能自鳴不凡了啊！多危險，如果，不施展姑姑傳授的幻影分光三式……唉，你已被大卸八塊了吧！看來，江湖上，眞是能人多，惡士夥，萬事小心，認輸服低是不會吃虧的啊……」

可惜，傻小子，你希望卸脫江湖事，這江湖事偏偏跟住你，叫你無可解脫。

「小子，下馬……」前面有人傳來了吆喝令。

又是那七個大漢，依然是青衣，背插不知名兵刃，不過，這一次，為首一條大漢，手中捧了一支黑黝黝的，似金符又如箭頭的東西。

匡本于莫名其妙的看着七條大漢，他依然是萬分誠懇的，對那大漢道：「大爺，幹什麼啦您？」

「見喪門令，如見鐵喪門，違令者，殺無赦！」那大漢陰惻惻，冷冰冰的，說着毫無表情的話。

說是說的非常清楚，但是，匡本于却一些也不明白，什麼叫喪門令，那來的鐵喪門，什麼算違了令，又為什麼殺無赦？

「大爺，你講什麼？」

匡本于以為自己是該問，那裏知道，不問而下馬。尚且巳嫌遲，多此一問，就算是犯了大忌，那大漢面色突變，眼中吐出兇光，雙手高捧喪門令過頭，口中沉聲喝道：「出手！」好！三點寒星，疾如星火般，向匡之上中下三路打到，星光又勁又急，距離又近，簡直是，話到就到，連個念頭也來不及轉，已來到了匡之面、馬頭，馬脚。

匡本于的騎術實在高，而那匹看來不起眼的馬，却是通靈，一聲長嘶中，馬如神龍的，跪地、打滾，而匡巳離鞍斜飛，三聲清脆的突突聲，好厲害的手勁，火石迸飛，一棵倒楣的小樹，被那星光攔腰打斷。

匡本于有些火了……江湖上就算動不動拔刀子，拚個你死我活，至少，也得有個明白，有個知照，自己莫名其妙的挨罵、挨打，這不算難為，他也可以忍受，現在，這算什麼？什麼喪門令，如此霸道，如此的不留餘地，自己如果不是別具身手，看情形早已屍橫就地，為什麼？他可依然不明白。

他身形挺立，面色變得萬分難過，可是，這七個大漢見一下鐵星環沒擊中匡本于，並不有所驚訝表示，七人七騎，一陣蹄聲中，眞快，立即團團圍成一個圓形，將匡本于困在中間，一聲「着」，滿天光影飛舞，鐵星環就如雨點般，攢打中路，這七個壯漢武功不弱，手勁更強，鐵星環的暗器，又是萬分霸道，專破橫練，打得集中，那怕是個鐵人，也得被打個粉碎，何況是血肉之軀。

七壯漢是冷面殺手，但是，這一來，却令個老實人發了恨性，本來，他只求一走了之，並不想沾上這江湖是非，第一次，他閃避，第二次，看清楚他們是打定了趕盡殺絕的打算，這可不能善干罷休的了，好個匡本于，右手一拎一抖，白虹如電，一個大旋風，叮叮叭叭連珠價般响，鐵星環雖說勁力不凡，霸道非常，那想到匡本于深精山東獨門天潛毒龍功，他的勁力隱然為天下武林第一，鐵星環碰到了毒龍功，好！被擊退，被擊飛。有幾顆竟然回敬了發暗器的人。

「留活口！」為首大漢眞是沉着的可以，明明自己一行人的出手，已為人所破，他非但不露驚慌之色，反而要求同伴，捉活的。

難道，他們有必勝之道。

又難道，他們是如此輕視匡本于。

匡本于又如何？他一個大旋風式。擊散了鐵星環的攻擊，還想數說幾句，交待過場了事，那想到耳聞馬蹄聲响，一道黑光，向其面門劊到，看看清，是壯漢的兵刃！來不及辨明兵刃之名稱，匡本于是白龍鞭抖動，卡一聲，這兵刃巳為匡之軟鞭所捲住，匡本于也不理會其他，一用勁，力透鞭身，這就令個壯漢心神俱震，為什麼？這壯漢自命為神力第一，可是，對方的一股大力傳來，自己就如一塊頑鐵，為強大之磁力所吸，而他，就算奮力相拒，也是難以擺脫對方之巨力。

勁風連動，嘯聲陣陣，其餘六騎馬，六般兵刃，已捲起一片狂飆，向匡本于聚擊，這就等於逼使匡本于出手傷人了，形勢緊迫，無可閃避，六般兵刃，似風如火的向其環打而到，匡本于右手一用力，一條碩大人影為其抖起，長鞭一含一吐，一聲慘叫，壯漢算是匡之肉盾牌，首先為三般兵刃所中，即使他武功不弱，半空中，依然曲膝、掙臂，可惜的是，同伴的出手太強橫有力，咯勒咯勒聲中，壯漢已落得個臂折、身傷，右手一鬆，自己的兵刃脫手，身子巳仰天躺倒，不能起身。

這一來，六個壯漢全巳紅了眼，六柄奇門兵刃，壽星枴六方環壓，厲嘯隱聞中，團住匡本于出招如狂風暴雨般，連綿不絕地，招呼上了。

匡本于是出手不愼，毀了一個壯漢後，心中又有些不忍之感，他雙脚拄地，單手舞鞭，越來越勁，越來圈子越大，將那六個壯漢的出手，也就越來越無法近得了身。到了這個地步，六個壯漢不禁面面相覷！可以說是他們出道以來，第一次碰到了這樣駭人聽聞的少年來！

六個人不約而同的升起這個念頭：「他是人，還是鬼？」

七個壯漢，在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殺

手之王，敗在他們手下的成名英雄好漢，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可以說：出必沾血，見則無命，江湖上送了他們一個外號：七喪門，喪門星而有七個，你就該明白這股殺氣的可怖。

今晚，他們却為一個不知名的少年所敗，並且，敗得十分慘，試問：他們那得不驚駭莫名，也難怪他們要這樣想，是人，還是鬼？

「你們，可別再找我痲煩，成不成？眞，俺可以不想打下去啦，再說：你們也該照顧這位受傷的大爺，唉，我，或者，或者可以贈些藥給他，能保住他，你們看，成不成？別打！」

六個壯漢可鬧了個啼笑皆非，無論如何想不到，這個小子，自動出聲要罷戰！

那為首的大漢，面色越來越陰沉，一聲怪吼道：「圍！」只有一個字，好！六人六騎，再也不退。而且將個圈子勉力的維持原形，這就說明了，他們不會罷手，他們一定要分個勝敗存亡！

匡本于武功不凡，看事辨情，也非低能，在他以為可以取得個和平解決，不過，當壯漢喝聲圍字時，他已明白，對方以為自己是怕糾纏，而他們錯以為，時間一長，自己勢必會陷入於苦鬥之地，唉，自己不怕打架，並且，他巳十分明白，自己如果用上毒龍神招中的毒龍變幻，那麼，六個大漢至少有一半得死，可是，又何苦如此！

想走，六個喪門的武功，陰狠沉穩；不是硬碰硬，絕無把握突出他們所佈禁圈，這就令其左右為難！殺人！唉！不到萬分一，他是不願殺人，更不肯隨便殺人，這是她姑姑再三的叮囑，也是自己親口所允，不過，現在又該如何？不出重招，難脫重圍，出重招，勢必傷人，他就此給自己的思想困了個狠狠的。

但是，六喪門却正與他一般的想法，見匡本于的出手漸援，面色陰晴不定，濃眉緊鎖，好！他們却以為匡本于巳陷於厄境，如此，若不乘此時機，有所猛擊，以後自己一行人，那能在江湖上行走，上！就在這個時間，為首壯漢口中一聲厲嘯，就見一條人影，倏的由馬背上飛身而起，壽仙拐挾一股極勁的大力，向立在地上的匡本于當頭蓋頂的打下——

山東 天磁 毒龍功

這一招出手招發出，第二匹馬却巳圍向內圈，第二個壯漢，人立在馬鞍上，以高臨下，第二下殺手招，巳呼應老大的出手而上。第三騎連驃來臨，看來，四五六也不會墮後，這是一個連環壓擊的方式方法，也可以說，集六人之力，來個此起彼落。不斷進擊的辦法，這或者是他們的特出的獨門殺手，一個人依道理來講，是無論如何無法可以抵擋得連環六擊。

匡本于一見為首一人凌空下擊，眼梢又見第二騎人立而來，接連如第三、四：：他不禁突然一聲長嘯，右手貫勁，白龍鞭倏的挺直，平擺似槍，就在大漢凌空將下之時，不知他運用何種鞭力，鞭身突的由中間折彎，而一半竟然如毒蛇昂首，呼的一聲，一半鞭身巳暴伸丈來長，為首大漢半空變招不及，還算功力不凡，强移頭部，免得面部中鞭，可是，左肩穴巳中了一下重的，一聲怒吼，硬生生的忍痛變勢，才算斜飛出圍，待等站立平地，半身巳呈不遂之象，而眼前一花，只見第二個出手者，也為這一招半變，一阻出手，馬背上人還想憑仗壽仙拐的凌厲殺手，來個硬鬥，硬碰，還處半空，傳來一聲曼長的呼嘯，似龍吟，似風嘯，令在場人個個一怔，就在這片刻稍息之時，匡本于却巳倒退身形，人巳脫出了這個圓圈。

「速退！」遠處傳來兩個字，好！其餘五個沒帶傷的壯漢，護住一個重傷，一個輕傷的同伴，一聲厲嘯中，大地捲起了一陣風沙，瞬瞬眼，走出老遠，慢慢的，失去了踪影，匡本于是怔怔的，站在當地出神。半晌，只聽得風聲，偶或傳來幾聲虫鳴，其他，再無雜聲，匡本于搖了搖頭，看了看四週，依稀看到啓明的星巳在空中，是微明時分了，突然，他發現，他的馬匹不見了，他撮咀一聲胡哨，聲震長空！半晌，還是不聞蹄聲，馬嘶聲！奇了！馬呢？這是一匹通靈的馬，別人根本就無法可以騎，也不會遠離主人，那裏去？匡本于第一的念頭是：死！不！這匹馬是他目前唯一的好友，那能死？

匡本于展開身形，四處游走，可是，週圍三里之內。並無發現自己的馬匹！沒奈何，詳細觀察地下，那怕是草叢，小徑。希望能看到自己馬匹的蹄印，以便追踪，推測馬匹的去路！

沒有，一點也沒有痕跡之可猜度！越來越令匡本于担心，不，痛心，突然，他揚起了脖子大叫，「青兒！青兒！」原來這匹馬的名字叫青兒，一聲又一聲，漸漸的，你可以聽出來，他的叫聲巳雜有哭音了！

「小伙子！你叫什麼啊？」

「啊！是你，大叔！」

原來是那個化子，依然是個老樣子，不過，今天，左手中却抓了個酒葫蘆，右手抓了一只鷄翅膀，津津有味的，笑瞇瞇飲酒，啃鷄翼。

「小伙子，呃……有意思，眞想不到，這一場打得還挺熱鬧，並且，嗯，由江南打到了河南，湖北看來得打到了新疆、西藏，有意思，眞有意思！」

「大叔，你說什麼？打到那麼遠？幹什麼？為什麼？」

「還不是為了二十年前一句話，唉！其實，老的老了，小的也巳長了，還爭什麼？死的死了，活的……又能多活幾年？唉，本來，我是不想插手這件事，但是，你這個小伙子挺好，我又有些知道那些怪物的沓性，怕你這樣個小子莫名其妙的死在他們手中！」

「我與他們無仇無怨，並且，兩不相識！」

「鐵喪門殺人，理什麼仇與怨，七殺手殺人理得了識與不識，又何況：你在芙蓉城來人堆中滾過，好！就非死不可！」

「什麼芙蓉城啊？我可一絲兒不明白呢！」

「唉！我……我也想不到你，有這好的本領，本來，我還想帮你個忙！後來，我看見了你的出手，我放心了，你比我老

叫化還強，想不到，武林中出了你這麼個小子，哈哈……不過，你！到底是姓匡，還是姓于？」

「這，我姓匡啊！」

「你！學的是什麼功夫？」

「我，好像……是什麼毒龍功！」

「什麼？毒龍功！眞的是山東天磁毒龍功！」

「那……我……呃……大概是吧！」

「你，學成了？」

「我姑姑說……算成啦！」

「學了幾年？」

「我——呃，笨得很，學了廿年！」

「你今年幾歲？」

「廿四歲！」

「啊！」化子張大了咀，幾乎閉不攏了！而兩顆晶瑩的淚珠，奪眶而出，再詳細的看了看小伙子，他竟然哭出聲來了，爲什麼？匡本于不禁怔怔的，看着這化子出神。

半晌，化子是止了淚，收了聲，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出他的面色是這樣的凄涼，更夾雜着幾分憐惜之意，又像自語，又像詢問：「四歲那年，你就開始受酷刑了？受了三年，還是五年。」

「你怎麼知道？大叔，你是誰？」

「我是個臭叫化，我……什麼也不是，不過，這山東獨門，天磁毒龍功，我可清楚明白，它練功的苦，與難，受毒、吸毒、裝死、釘封……」

「你……那會，那會知道。」

「我……唉，小伙子，你就別再問我，我在問你啊！呃，你到底受了多少年，你說，你說。」

「十二年。」

「啊！」老化子又想哭了，事實俱在，這毒龍功練功之難，受刑之酷，簡直不是人所能堪……自有這部功訣以來，也不知毀了多少英雄好漢，而練成的，百中無一，在武林中，毒龍功只不過供人議論的一份秘籍，却沒有人見過、試過、練過、用過。現在，是個少年，却練成了，但是，又有誰能明白，理解到練功的人苦，與難，這少年是受過了三災六難，百苦千痛，才算完成了這震古爍今的奇門武功，可是，他來此作什？老化子明知匡本于不是個普通的人，他有他難以言宣的身世，勢必有不同尋常的要事須辦，他，爲什麼不出手，他爲什麼，如此謙厚，他又爲什麼能忍，忍受無禮的侮辱。這其中定有曲折，離奇的關節在，但是，老化子並不在意這些，他只是滿面關心的看着他！

「小伙子！不！我，唉！我該稱你呼你一聲！」

「小伙子！大叔，這稱呼很好，眞，你是個前輩，我是個小伙子嘛！」

「唉！好！我再問你！你一直在唸什麼『月明清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閣王』。這是爲什麼？」

「是姑姑教我唸，要我記，還有，她說過，到了明白了這十六個字，那麼，我可算是成人了，眞正的成人了。」

「唉！你不明白……這十六個字講些什麼？」

「我早就說過，我笨……唉，我，這就出來走，或者，有一天，我是會明白的，走遍天下，一次不成，我再去走第二次，三次，不過，唉！可惜，我的青兒不見了！」

「嗯！芙蓉你已經見過了，喪門你也碰上了，可惜，沒見到了眞正的主子，但是，小伙子，現在，你是已捲入了這個漩渦中，怕是難脫關係，尚幸，今天，我算是看出了一些端倪，我，啊！」化子突然向後仰身，好個匡本于是手掌一揮，叮的一聲，在晨光曦微中，一點青光，爲其掌風揮開，可是，匡本于却微感掌緣微熱，心中不由又驚又怒，再看一看老化子，但見他面色大變道：「小伙子，你！你怎麼啦！你的手掌感到怎樣？」

「有些熱，好厲害的暗器，好陰狠的毒藥！」

「你，碰過這東西？」

「我碰過！」

「這！不好，小伙子！你別動，你！」老化子再不多言語，一把抱起匡本于，將他扛在肩頭，拔脚就走了，走得可似飛一般的快，可令個匡本于莫名其妙，他想叫，可是，老化子一邊走，一邊叫：「別說話，守住心脈！別開口，抱元守一。」匡本于可就傻住了，本來，他直認自己是個傻小子，腦筋笨，這一個猝然變故，令他無論如何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聽其自然，這是匡本于行走江湖後，唯一的好辦法，「聽其自然，看事行事。」

在山徑曲折，小路隱現之地奔馳，匡本于幾乎想睡了，不料，這一來，可將個老化子越發急得可以，突然，老化子抖起丹田勁，一聲長嘯，就如龍吟，匡本于幾乎讓這一聲長嘯，震聾了耳朵。

但是，却也怪，此地嘯聲才歇，遠處已傳來一聲回聲，沒化子的洪烈，但是漫長、有勁……就如一枝極大的响箭……由遠射來，越近，你就越覺得它的清勁、脫俗……

「范化子！發生了什麼急事……」哼……可以說是聲到人到，回聲才畢，人已隨聲而到，一個誤會，眞可能當他是個飛行絕跡的劍客來的……

「快！老冲哥！你得救一救他！」

「他是誰？」

「你問這些幹什麼？我請你救，你就救！」

「你該明白我的爲人。」

「放你娘的春秋大驢屁！我理得你的爲人如何？如果你對我說……你的什麼屁規矩，臭架子，我不老大耳括子揍你……老冲兒……你聽明白沒有……」

不知道他發的什麼脾氣，可也眞奇怪，那個聽來斯文，說話清越的老冲兒，可就讓個老化子罵了個悶聲不响，匡本于不由的暗暗搖頭……這又算是那門子的理性？他不明白……可又不敢問……

「你放下他來好不好！」奇怪，這老冲兒可客氣、更斯文起來了……

「這才像話！好！」化子肩頭一拱，將個匡本于放下。並且，看樣子想扶他躺下呃！匡本于可不能再不出聲了！「大叔！你幹什麼啊！」

「你別問！躺下！」滿面都是關切之容！

這可令匡本于沒法拒絕！好！息一息神，也不壞。

他依言睡下，突然，匡本于看到一張滿佈皺紋的，乾枯枯的一張小臉，呃，是個小老頭兒，不過，他這只手，却是溫潤如玉，一把按住了匡本于的寸關尺脈。

「老冲哥！怎麼？不礙事吧？這毒，不會侵入心臟吧，啊！你，說話啊。」

「你別來打擾我成不成？如果你煩我，好，我可撒手不管，你來……」

「你，呃，好！好！算是我的不是，你，好好用心，可不能……好……我不嚕嗦……」

看來，這個小老頭有些眼色，令化子不敢多言多語了，匡本于是萬分難明，這，到底在幹什麼？半晌，只聽得小老頭兒怪叫一聲：「不好。」

「什麼，你別嚇我，他。」

「性命難保。」

「你說什麼？你。」

「這是中了五雲蛇蓮之毒。」

「對，你，說對了，是五雲蛇蓮，可是，你，能救，我知道，你別賣關子。老冲哥，冲老哥，老祖宗，你，」化子可是說得萬分緊張，越到後來，簡直是語無倫次了，匡本于莫名其妙的看着兩個老人，他們在攪什麼鬼？什麼五雲蛇蓮毒？六星龍荷毒？

「難救！」是小老兒的說話。

「胡說，」老化子在咆哮了。

「你不信，你自己去救。」

「你在難我？你好意思難我四十來年的老友？我寧可做化子，也不來找你。喝酒，來吃你一頓飯，你就好意思來難我，我問你，你是人不是？啊！你說。」

「以後說話可得小心！」

「我，我一定小心。」

「以後，我叫你幹什麼？可不准你與我胡鬧。」

「你。」

「先回我家，叫我霞兒準備一切，速去。」

「是，我馬上去，我馬上去，」去字才說完，人已飛出老遠，於此可見，化子是眞的緊張萬分。

「老伯，是誰中了毒？」

「你。」

「我。」匡本于可弄得摸不着頭腦了，幾時，中了這個什麼五雲蛇蓮毒的？原來，老化子是爲了自己發了茅，可是，自己毫無所覺啊，毒入心臟，一定令人有極大之不安，或者痛苦，但是，自己氣機吸引，並無受損，被窒之象，這，可就弄不懂了，也因此，他是滿面惘然之色的對小老頭道：「老伯，我，不像中毒，再說，我也不會中毒。」

「我當然知道你不會中毒，世上，也只有你一個人，可以令范老化子糊塗，也只有你，可以令他驚惶失措，我是嚇唬他而已……不過，于相公，你得幫我一個小忙。」

「不知老伯有何事，須要在下効勞的呢？」

「不敢當，我只是希望你僞裝毒傷巳發。」

「我，可不善作僞啊。」

「你不出聲，如何？」

「……我不出聲，這，唉，也好，不過，你可不能難爲那位……范大叔。」

「我與老化子交誼非淺，我只是不忿他，時時口不擇言，罵得我狗血淋頭，我可是不憤。」

「老伯，你，爲什麼叫我于相公，我姓匡啊！」

「我知道，哈！小老得揹你走，還有，你無論如何不可出聲，嗯。」

這小老頭，看來又瘦又乾，又矮又小，但是，他揹了個這大漢子，却是步履如飛，一瞬眼，就已走出老遠。又是一聲聲長嘯中，眨眨眼，已來到了個小峽谷，一折身，眼前一黑，就如在山洞中走的那樣，又是幾個轉折，好！眼前一亮，一個極幽靜，又有花木之勝的曠地，前面有三間整齊的茅屋，在屋前立了個青衣少女，一見老頭來到：「公公，于相公之毒，怎樣了。」

「唉，難啊！」小老頭悠悠地吐了一口氣，然後，立即奔入草屋，匡本于因答應在先，因此，他實在無法自食其言而向那少女說明原因，不過，他可是萬分的感到不自然，爲的是那個少女，大眼睛中滿是淚水，分明，她是担心自己的毒傷。

爲什麼那少女對自己如此關心？

從情形看，這關心絕非裝出來的，自己與她，根本素未謀面，這又是爲了什麼？他想不明白，不過，他却是感到萬分的歉疚，他不該騙一個善良的女孩子，並且這個女孩子與他從不相識的。

「老冲哥，我請問你，這，這小子他不會死。」是老化子搶出來問話。

「這個……你老哥哥可以寫保單，死不了。」

「喔，這就謝天謝地。」

「可惜，這好一身武功，看來保不住了。」

「你說什麼？」老化子跳了起來。

「唉，你老哥哥可沒這個本領，令他的武功恢復原狀，老范啊，你可得原諒原諒我。」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這個該死的乾癟老頭子，你……說什麼？」

「我說我只能救他的命。」

「別再說下去。」

「你不喜歡聽，成，我就說，我能令他平安無事，我可以令他不藥而癒，你滿意了，可是，說空話，於事何補，自欺欺人，又算那門子的好漢？」

老化子可讓這個乾癟老頭子逼住了，他本來醜陋的尊容，越發變得又可憐，更醜陋了，突然，兩顆大眼淚滾了下來道：「老冲，你，你可知他是誰？」

「山東毒龍門中唯一傳人。」

「你不看他，你也該記得他老子，他死去的老子，叔爺，你，能袖手旁觀？你沒聽見他唸十六字『月明清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閣王』，老冲哥，他說他姓匡，可是有了個特別的名字，本于，你，你是個素負智計過人的前輩，何以看不出其中的蹊蹺，我巳看出，不，是最後才發現的，有那些個江湖豪强在你爭我奪，並且，更感到，這陰謀之主者是——」

「——是誰？」

「誰能用五雲蛇蓮？」

「眞的是他？」

「難道……我還會寃枉他，我眞担心，七星、喪門，全巳爲其控制，如果眞的如此，他可以對付孫芙蓉，也可以對付其他。」

「他們也該死的。」

「不論他們該死與否！老冲，他至少不該，就這樣算了，你忍心，啊，老冲，你，忍心。」

「誰是孫芙蓉，誰是七星，那個是喪門，你說，你說，」突然，匡本于抓住了老化子在叫：「大叔，你講，你講給我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小伙子，且慢，你。」

「大叔，我，呃，老伯，請原諒，我，忍不住，爲了這十六個字，我巳走了不少路，也受了不少氣，但是，我越聽，越想，你，你與大叔會明白這十六字的眞義，我只求你們，講出個名堂來，唉，我多麼想回去，我巳有一年多沒見我姑姑的面了，我眞想她啊。」

「匡，匡老弟，你沒事？」

「我有什麼事？」

「你中了普天下最陰、最狠，萬毒之王的五雲蛇蓮。」

「我，唉，大叔，我遍身是毒啊。」

倏然，一聲怒吼，匡本于眼前只見人影閃動，那范老叫化身形如大鵬展翅般，向那個小老頭撲到，小老頭一聲冷笑道：「老范，你瘋了，」邊說邊見他輕飄飄的一錯步，人巳是晃出老遠，范化子是挾憤而來，第一招本是虛式，見小老頭抬腿錯步，而第二招，倒打七星身法如流星，而勁風如潮般，橫擊反打而臨。

那邊傳來一聲嬌嘀嘀的清叱：「范公公，你發瘋了，快與我住手，否則，我永遠不睬你。」是那個少女，突然出現在兩老之中，雖然說是個少女，但是，出手之沉，發招之狠，並且拿揑時間之準，分明巳遂江湖一流之境界，老化子的倒打七星，一式分七，以七爲主，而變招無窮的大天星神掌，本來是武林一奇，可是，一見少女，他却是不能用，也不忍心用，更可以說，他的出手是硬生生的爲少女所阻、所窒。

「阿霞，你滾開。」

「我不讓，你與我爺爺作對，我就是死，也不讓開。」

「大叔，你這是爲什麼？」是匡本于出面了，他身法快，而且，身法、步法，神定氣閑的，這一個快步，就巳截在兩老中間，令雙方全無法出手。

「好個賊冲子，你，你……你騙得我好苦。」

「不趁此時機，我這幾十年受你的罵，可就永沒個報復之機。」

「不，老伯，你沒有騙他，是我，是我不好。」

「什麼，你騙我？」

「是我騙了你，我，其實，怕什麼毒了？我本身有毒龍神功，我。」

夙的一聲極清脆的耳光，匡本于却讓老叫化，打了個滿臉花，這一下打得可不輕，若不是匡之護身神功，自然而然的發生神效，匡本于可能掉了幾枚牙齒。

「你爲什麼不躲不避？」老化子的語聲有些異樣。

「大叔，你想出氣吧，我不想避，你打了我。心頭火消，天下太平。」

「太平你個鬼，你，你這個傻蛋。」

「我是傻小子，可不像個蛋。」

唉，也不知他是誠意說笑，也不知他是眞的不懂，他只是承認傻小子，就是不承認傻蛋，這一來，少女首先笑出聲來，而范化子是激動萬分的，對那個傻小子看了又看，至於那個瘦小老頭兒，他面色苦痛地，對范化子道：「老范，這是什麼一回事，他，眞是老七哥的兒子，他，那會這樣的。」

化子沒出聲，反而是少女在旁提醒她的老祖父：「爺爺，你說什麼，你眞的以爲他是個傻蛋，那你自己就是個眞正的老傻蛋。」

別看孩子這一句話，却如當頭棒喝，也如石火電光的一道活閃，令老人在黑暗如漆的週圍，突的有所看淸，是對方傻？你以爲他傻？不，是你自己傻。

「老范，哈，是你我兩個老糊塗，傻，傻得可憐，並且，還自以爲精明、能幹，哈。」

「老伯，我是個傻蛋。」

「對，我相信你是個傻蛋，好，別自作聰敏，唉……老范，你……還不能放過我。」

老化子在搖了搖頭。心中雖然是萬分的不忿，不忿多年老友騙他，嚇得他半死，但是，到底是卅多年的好友，再加上，喜見故人有後，紛爭是爲這個傻小子，吵的又何嘗不是爲了匡本于，如果匡本于眞的中毒，這天下第一毒藥暗算，那麼，兩個老友即使拚了命，鬧了個兩敗俱傷。試問，於事何補？現在，匡本于無損無傷，這就値得高興，至於自己太關心匡本于，忽略了細節，爲老友乘機作弄，這只可怪自己的疏忽，自己明明巳聽匡本于，毫無保留地說自己巳練成了大毒龍功，毒龍功，本身就具備「毒」字，根本不會怕什麼毒，五雲蛇蓮，的確稱之爲可怖的毒藥，自己不敢硬碰强掙，一個鐵板橋，勉强避過打來餵有五雲蛇蓮毒的暗器，不過，匡本于爲怕自己受傷，出手擊飛，他忘了毒龍功的眞正可貴處。而只記得五雲蛇蓮，肉體是絲毫不能沾濡，稍有沾碰，立即中毒。

自己是嚇昏了，不想，自己老友，白頭韓康桓元冲會乘機開了個玩笑，而這個傻小子，他竟然會勾結了桓元冲一起來作弄自己，又是一個不加考慮，抖手一個大咀吧。

唉，打錯了，范化子啊，普天下之人，你誰也可以打，可不能打匡本于。

「少爺，」化子有些嗚咽。

「大叔，你，你這是幹什麼啊。」

「你，打我，狠狠的打我。」

「大叔，我替你叩頭，你別那麼折磨我，我求你，唉，你明知我是個傻小子，我說不來話，我也不會講客套，實在，這一年多，我幾乎發了瘋，我吃飯時，會唸這十六個字。走路時，會唸這十六個字，就算睡覺時，我依然在唸這十六個字，我只求你講……依稀我聽你們提說，孫芙蓉，七星，喪門，什麼的，到底是什麼一回

事啊，你打我，我打你，有什麼好處，呃，大叔，你說，你說，這十六個字，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于少爺，我不明白您姑姑的意思，可我又不能瞞你，據我所知，這十六個字與你身世有關，至於……」

「禁聲，」是桓元冲的說話，他神情肅穆，雙目炯炯，專注一角，匡本于耳音極强，巳聽出外邊有悉悉聲響，是什麼聲響。

「蛇！」那少女首先叫出聲來。

「不，還有其他爬虫！」老化子冷冷的說道：「老冲哥，難道是他。」

「大有可能。」

「那該怎辦？」

桓元冲是倏的一彈指，好手法，但見一道黃色粉霧彈出，齊齊整整的，圍成一個圓圈，將自己四人圍住，又見他左手一抖一揮，察察……連响，匡本于巳看見黑黝黝的，粗才如大指，長約七寸的木棒，也是圍成一個圓圈，不過，圈子比粉末的大，匡本于明白，老人在佈下兩重防護網，希望能阻止來臨的毒虫……怪物。

桓元冲更不怠慢，只見他身形微動，指甲連彈，蓬蓬聲中，那形如木棒的東西，立取亮起一陣火光，一瞬時，一股腥香，充塞房中。

「桓老兒，好本領，可是，既巳知道是我，這蒼朮柏子香與血雄黃，也難阻得住我吧！你能應付了地下爬的，如何對付天上飛的！嗯！又何況，這香只能點十個時辰，我與你來個死守僵持，你們又待如何？哈！」笑聲中，草堂門無風自開，匡本于只聞得一陣腥臭，隨風吹進，令人聞了有胸膈不暢之感，分明有大批毒物聚集，不過，眼前却見到一個身形又高又瘦，全身連頭爲一襲白蔴布長袍套住的人，站立在門口，手中拄着一柄看來萬分詭異的竹杖，杖身綠油，隱有鱗甲。

「老化子，你也在這兒，很好，很好，咱們可有廿年沒見面了吧，想不到，你竟然會來到大江之南的地方裝死，我找得你好苦。」

「你，是人不是，你要面不要？你說的人話還是放屁！」

「老化子，你在指摘，批評我了？」

「你說過永不理江湖事，你更說過，再也不會離開你那至毒島，你，更對我說過，再也不調弄那些蛇虫鼠蟻！可是，你又來干涉江湖事，你巳離開了你的至毒島，並且，你更變本加厲，非但調弄毒虫爬物，你還在調弄飛的、跳的，你可是個言而無信的匹夫。」

「住口！」白衣人厲聲喝叱，這聲音本來一無熱氣，現在可更顯得陰森可怖，「老化子，桓老頭，我來巳來了，又待如何？這裏巳爲我門下困住，還有，你們的年紀也不小了，是該歸位了！」

「你比我還老，你又不去死？」

「老化子，你有完沒完。」

「老范，別與他爭執，依我看，老毒怪也只不過是個奴才而巳，唉，可憐，當年一代怪傑，現在，竟然受人牽制，頸上套了鎖鍊，哈，老毒怪，你是爲人所脅，你是有爲而來，爽爽快快的說一說，你的來意，不！你那主人有什企求。」

「要你們的命，還有，毒龍譜。」

「放你娘的春秋大驢屁！」

「什麼屁不好放，偏要放驢屁，老化子，你準備挺屍吧，嘿。」

「慢，老毒怪，一時間你也難能要了我的命。」

「不見得，你沒見你那乖孫女。」

桓元冲不禁面色微變，回頭一望，果然，孫女桓霞兒面色鐵青，咬牙挺立，却也巳搖搖欲倒，分明巳爲老毒怪的不知名的毒霧所困，無可奈何，手一掏，取出一只碧陰陰的小玉葫蘆，去塞，倒出四粒色似血的藥丸，塞了一顆在桓霞兒的口中，然後，再每人發了一粒。

「少陽丸也難能支持得久，又何況，你毒祖宗還有更好的東西招待爾等。」

「前輩，」匡本于是看了很久，才算決定了開口！「你提說的毒龍譜，可是與我有關。」

「嗯！對，的確與你有關！」

「唉……前輩，那你又何必累了他們呢？」

「至毒門，殺人必須滅口。」

「未免太殘忍，並且，前輩，你可是會誤殺無辜，我這是說明白，你就算殺了我們，唉，你也得不到毒龍譜，你以爲毒龍譜在我身邊，即使我是個傻小子，也會想得到，那會隨身帶了這東西，亂闖亂跑的！」

「……我……就是要你說出個藏譜之所。」

「然後再去殺人，殺與我有關之人，前輩，你比我這傻小子更傻了啊！這那會如你所願。」

「……哈……我有縮骨、截脈、裂膚、抽筋，幾十種酷刑嚴罰，哈，不怕你是鐵金剛，銅羅漢，亦得乖乖的講出我所要聽的話，不信，你看。」

較遠處傳來一聲慘號聲，聲震長空，令人毛骨悚然，餘聲搖曳中，巳見兩個大漢扶了一個十字型的令牌，牌上依稀有個人，當兩個大漢來到白衣人身側時，白衣人點了點頭，就聞得兩人齊齊一聲吼，可是一聲極凄厲的長號，在一陣勁風中，衆人面前一亮，突的一聲，這木令牌巳直插在血雄黃圈中。

衆人却可看了個淸楚，桓霞兒首先嚇得雙手搗臉，不敢看，實在，牌上人是慘不忍睹。

不見頭面，因爲，此人反釘在牌上，全身赤裸，只繫了一條牛犢鼻褲，全身沒一處沒傷，紅，黃，綠，有幾處深可見骨，突然，可以看到，有虫在傷口處蠕動，是鑽骨蛆，桓元冲顫聲的叫道：「這就可以知道，爲什麼這慘號聲如此凄厲……」

「好陰毒的妖物。」匡本于是面色慘變，雙手一貫勁，衆人眼前一花，只見匡本于左手倏的出現一物，是一張黑黝黝的比手帕大的一幅布—不是布，是網，而匡本于面色沉重地，右手一抓一抖，用的是虛勁，可是，一抓之時，就有一聲吱的虫鳴，一抖，這鑽骨蛆巳黏在這幅黑網中，好快的手法，一瞬時，這木令牌上的人，凄然，但如釋重負地，噓了一口長氣。

桓元冲越看越心驚，但，匡本于的面色越來越鄭重，一聲長嘯，衆人只見木令

牌疾如飛星趕月般，向門口直擲而出，而木令牌上的人，已爲匡本于的神勁凌空抓下，當匡本于看到了此人面部時，他不禁廢然一聲長嘆道：「眞陰毒啊，唉，朋友，可惜，我已無法令你復原了。」

「多謝英雄，你—已—超—度—我，我雖，雖死，也—永—遠—記住—你的，恩德，恩公，你—尊—姓—大—名，我—這—垂…死…之人，會…祝…福…你。」

「我，」匡本于是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孫芙蓉，孫芙蓉，」桓元冲在叫。

「你，桓…兄。」

「你可知他是誰，他就是匡本于，于，你明白這個于字？啊，孫芙蓉。」

「冤孽——」慘號聲中…脚一抖，一口長氣嘘出，死了，這個孫芙蓉，死了。

「小子你看如何。」

「老毒怪！」匡本于一直是對人尊敬，但是，現在當其看到那個孫芙蓉的慘死狀，令其對此人萬分厭惡，因此，出口也就不太客氣了，「想不到，你憑你自己的武功，既不能爲民除害，却用來如此慘刻的對待武林中人，你以爲可以使此而脅懾他人，不，老毒怪，天下，決不會由你們這些人橫行無忌，你。」

「——我會對付你們，至少，你們可就難以走出我的掌心，放明白些，早些自尋了斷，至於你得痛痛快快的講出藏譜所在，然後，死……』

「唉……老毒怪，你比我傻上千萬倍哇。」

「你說什麼？」

「我說你比我傻，你不信，好，你有什麼，拿出來，」

一聲又尖又長的哨子聲，桓元冲面色大變。「老毒怪，你，喪盡天良，你，竟然養這種毒物。」

「什麼毒物？」范化子看出桓元冲的驚惶神色，就知道有極恐怖的毒物來了。

「聽！」遠處已傳來一陣極嘈雜的繁响，似鬼叫，似聚蚊，但是，有說不出的陰森、心慄的感受。

「互運直氣，緊聚在我身後，不必慌張。」匡本于才將其餘三人聚集一起時，轟然一聲响，金星如潮，吱吱啾啾，向在場飛撲而上，這就奇怪，地上有個死人，嘿嘿嘿——却無飛虫照顧，專向四個活的襲擊。

這就算是奇景頓現，但見一條人影，直如一道狠烟，更見一朵墨雲，有方丈長圓的網一抖一起，而抖動時，獵獵風响中，吱吱連聲，密密實實的金星，本來是充塞在草堂之中，那想到，墨雲一現，立即衝破一洞，漸漸，漸漸在這人影的週圍撲打下，這方墨雲不知是何物所製，却如具有黏吸之力那般，撲到那裏，虫聲啾嗚，立現一洞，這一來，范老化子、桓元冲、桓霞兒全已看出，自己一方，仗匡本于，已立於不敗之地，可是，他們也不能明白，匡本于左手的墨雲，究竟是什麼名堂，何物所製，而有這般妙用。

可是一聲接一聲尖哨响，有不少飛虫想是得知不妙，主人催歸，紛紛向門外飛突，但是，來是由得你，去時却難了，匡本于是佔住門口要道，身法頻動，墨雲宛如結成一張又一張網般，將那些看來可怖，聽來心悸的金星，來個一網打盡。

倏地，又見人影似箭，向門外竄出，一道白虹抖起，匡本于分明來找那個老毒怪的晦氣了，老毒怪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多年心血所豢養的天地間唯一毒物，鐵翅飛蜈，莫名其妙的爲個小伙子一掃而光，當其看出形勢不妙，還想保全一些是一些，就因爲這個原故，僵立當地不願走，好，現在就此讓這個小子反扣住了。

老毒怪心中怨毒萬分，畢生心血，化於一旦，而今這小子還敢得理不讓人，這就令他咬牙切齒，他一抖手中綠竹碧龍杖，一招「冷月殘星」，鱗光泛泛，抖起了半圈光影，直向匡本于當胸點到。

這一來，老毒怪却吃了兩個啞叭虧，須知匡本于爲人平易，極不輕易發火，那怕你是十惡窮兇的人，只要你沒什劣跡敗行在其眼中經過，他是不會理，也不願理，並且，更可能得其禮敬，而來個兩不相涉，可是，老毒物先是惡聲對人，繼則木令示威，三則用金星鐵翅蜈來慘噬對方，在在令匡本于不滿，平常出手，他只施展七分力，又不易輕使重招，而今，他一出手，就是毒龍招中的殺手，「潛光幻影」—，白虹鞭抖起一陣光影，抖顫不定地，向老毒怪捲到，就在此時，老毒怪的出手遞到，好，借勁打勁，乃毒龍招中最具威力的殺招，老毒怪碧龍杖「冷月殘星」剛到，立即感到對頭有一股卸、貼之力，將碧龍杖準頭移歪，老毒怪發現不對，想抽回竹杖，對不起，這一股貼力，將竹杖貼了個緊緊的。

老毒怪一聲怪叫，兩條人影，其疾如箭，分左右兩面壓到，兩人的手中，均扣住一條五彩斑斕的大蛇，向匡本于頭、胸襲來。

匡本于見蛇信在自己週圍吞吐不定，冷笑一聲，手一抖，白虹紛飛中，左邊一個壯漢，手中蛇頭首先爲白虹擊中，即使壯漢翻身極快，變招如電，但是，他那裏想得到自己是陷入了大毒龍禁網中，匡本于左手的四惡神網，本是各種毒物的尅星，這一股腥香之味，任何毒物，越毒越在氣機感應之下，昏昏欲睡，所以，一出手，一條毒蛇歸了天，壯漢也是受傷不輕。

壯漢也中了毒龍招？不！如此，那會受傷？唉！須知毒蛇全是性長難死，一招頭毀，一吃痛，蛇身自然而然的一緊一絞，壯漢雖赤身裸體，蛇鱗全是倒勾，這一護痛，拚命的一緊！試問，壯漢又如何能捱？一聲慘叫，血光現處，壯漢是受傷不輕。

匡本于得理不饒人，白虹鞭「長虹經天」，直擊右邊壯漢，一聲長嘯！眼前又見一縷飛烟，嘯聲由近而遠，一瞬間的聲寂音杳，匡本于是廢然一聲長嘆，白虹鞭一收，他不想傷另一個壯漢，因爲，他已看出，老毒怪借刀殺人。犧牲兩個手下，自己掙脫重圍，一走無踪，主兇已走，這些下人，又何必多事殺戮，他收招一立，冷冷笑道：「走罷，下次可別撞見我。」

壯漢是說不出的恐懼，事實倶在，這個小伙子不知是人，還是鬼，自己的主人，有名的老師祖，至毒天王，却也會毀了個一敗塗地，金星鐵翅蜈，全部毀了，怎

樣毀也不清楚，出手對招，人家只一招，老師祖若無自己兩人，出招誘敵，分明，老師祖就難脫得了身，現在，你是走了，可憐的師兄，慘受重傷，自己，唉，總算這個小伙子，高抬貴手，否則，半招也捱不下，得挺尸在此——

「將這些蛇虫……與我趕走，以後，牧蛇不可騷擾民間，若有惡行，爲我聽聞，我可不再客氣……」邊說，匡本于左手墨雲一現，彩星飛舞中，一隻大蝎子，一條金背蜈蚣，凌空被吸在這一幅黑黝黝的布幅上！又一抖，叭噠兩聲，看看清，如此兇毒的蝎子，如此陰狠的金背蜈蚣，全是腹部朝天，死了，怎樣死的，不知道！不過，可以斷定的是：這幅黑布是毒物的尅星——

「到今日，我才知道姑姑的苦心！」匡本于當此地的一切平靜了，他才沉着地說出了這句話！

「匡相公！」霞兒在叫他，匡本于回身一看，這霞兒是滿面欣羡之色，夾雜幾分感激之意：「你……你的毒龍功，眞是厲害，萬邪不侵，不過，請問！你！你這是什麼？」

「四惡神網！」

「啊！眞的是四惡神網！那……那可不太好！」

「爲什麼？」

「這是九幽閻王的鎭宮之寶啊，你！從那裏得來？你可知，爲了這面寶網，已死傷了不少人，現在，在你手中，你又不知忌諱！唉，匡相公，我可怕你！會遭遇更多的龐煩了啊！」

「對！匡少爺，這可令我們越發的——對你不起了！」

「老伯，你何必講這些話！」

「少爺！你，大可不理我們，這四惡網——關係不小！」

「要我見死不救？」

「這！」桓元冲啞口無言了！

「我想，你們該解開這個十六字謎了吧！」

「唉！匡少爺！在廿年前……有位驚天動地的大英雄，他叫于七！」

「于七！我依稀聽姑姑提起過，好像……他是個反叛！」

「對！反滿清！反得十分轟烈，可惜，最後，失敗了，不過，當時可是威震一時……于七爺英俠仗義，八爺、九爺……唉，其實，最厲害的是，七個好朋友，一個是道長，一個是少女，道長叫月明，少女是清光。」

「啊！那麼，鐵筆，喪門，七星，芙蓉，海棠……」

「你可以明白了個——大概了！」

「那麼……你！還有大叔你，又是什麼？」

「我們是散人，是遊士，唉，想不到，七爺得了毒龍譜，還未有工夫整理，却讓人賣了，山寨被破，七爺也死了！唉！這部毒龍譜，就此變成了禍殃，一會兒出現在蘭州，一會兒出現在江南，一會兒又傳說在濟州！好！這一來就牽涉到海棠門，芙蓉城……」

「那麼！我又是誰？」

「你！唉，少爺，我怕你才是他們要亟須要找尋的人，少爺！老叫化聽你酒店這一番話，就留下了意，但是，我遇見了幾個老朋友，我就感到這一次，會有件武林大陰謀在展開！而少爺，起先我以爲你是個置身事外的自了漢，不過，我却担心，那幾個老朋友會鬧得不可收拾，現在，我怕你越來越難脫干係，現在，你又現出了那隻四惡網，唉，冲老哥，你看該怎辦呢？」

「覓地藏身！」

「不如出去，面對强梁！」是少女的語聲，「匡相公，你得記住，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避、藏，避得了幾日，藏得了幾時？你！一日不決個生死存亡，一日你就難求得太平……」

這是事實，桓霞兒的說話，可比個男子更有力，更看得遠，桓元冲、范化子是老了，也怕事，怕死了，不過，桓霞兒是初生之犢不畏虎……

她那會知道：匡本于面對的是幾門幾戶，每一個門戶是人多勢衆，雖然，大毒龍功威震天下，可是，常言道得好，好漢難敵四手！又何況，匡本于身份已露，目前是敵暗我明……

本來，匡本于是不會露出眞面目，現在，唉！一念之仁，與老毒怪山鳴歧打了一架，匡本于的眞相，暴露於武林道，再加上四惡網這個武林惹禍星，弄得匡本于無論如何不能脫出是非圈了。化子直恨不得自打嘴巴，桓元冲何嘗不自怨自艾！

面對武林，唉，遍地荊棘，試問如何闖出這個波濤洶湧的所在——

「兩位前輩！此地不宜久留！走！必須走，依晚輩之見，你我分路而行，互相有個呼應，一有風吹草動，才可有個照應！別落一個受挫，全軍覆沒！」

這是個無可奈何中的辦法！當然，有好，也有不妙之處。如果，分批走，呼應是有了，人少勢弱！萬一遇到强敵，或者，對方人多勢衆，這就難免落單而受難！合在一起走，却怕爲敵人來個一網打盡，連個援手、苟延的時機也沒有，四個人反覆研究、商討，結果，還是依照匡本于的意思，分批走！

目的地！對，總得有個目的地啊，匡本于是沉聲說道：「先到黃岡！」

好！一行人分批出發，向黃岡前進！

一路上，由老叫化范錚打前鋒，桓元冲祖孫兩人爲第二，匡本于是斷後，事實上，這四個人全部的希望，貫注在匡本于一個人身上。可惜，在第三日，三人就與匡本于失去聯繫！

范錚向後追踪，探覓綫索，可憐，找到了幾個看來如匡本于所留下的記號，不過，你如果依照這個標誌走，走得你暈頭轉向，非但沒些消息綫索可覓，反而幾次與沒來由的山賊、小股匪徒，打了個昏天黑地，到這個時候，范錚與桓元冲會面時，斷定了匡已出事，不過，想不出，暗算者是誰！

孫芙蓉——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芙蓉城主——已遭老毒怪山鳴歧慘虐至死，芙蓉城並非算是毀了，至少，第二代的芙蓉城主依然在向前邁進，范錚是有所消息，發現眞正對付芙蓉城的，並非一個海棠門，雖然也有北斗門的牽涉，其實眞正的主持

者是：九幽閻王！范錚一直沒說出來，一則他沒時間講，二則；他根本對九幽閻王這個武林大豪有所忌憚！現在；事情已越來越明顯的可以看出來；山鳴歧之突然出現中原，極有可能，老毒怪已暗中接受了九幽閻王的號令，廿餘年來，九幽閻王一直是這些江湖中的著名煞星，他陰沉、多計，並且能忍人之不能忍，任何一件事，他會有個通盤籌算，不到有萬全之打算，決不輕易出手，他絕不會打草驚蛇，他也永不會無的放矢，不射則已，射必中鵠！

任何人，見了此君，等如向閻王殿報到，九幽閻王之名，就是這樣爲江湖人稱道！

匡本于是稀里糊塗的，聽明了個大概，他那裏想得到，這些人全與自己有關連，還有范錚的隱瞞九幽閻王的詳情，並且不讓他知道；九幽閻王的厲害，及與其的關係、仇怨——范錚是語焉不詳，匡本于是傻得可憐，爲求脫得羣雄包圍，由他主張，分批脫圍！錚范却依然未將孫芙蓉之慘死，與他十六個字的謎語聯繫起來，現在；范錚是自怨自艾！說明自己說一半、藏一半的不是，並可斷定，匡本于已落於九幽閻王之手！

爲了毒龍譜，爲了四惡網，匡本于可以說與九幽閻王已結下了瀰天的大仇了！一個傻小子，他絕對無法走得脫九幽閻王的陰謀暗算！

「唉！老沖哥！你我自問，也無法是此君之對手……」

「是啊！」

「老沖哥！你可有什麼好計較？」

「明哲保身！」

「不聞不問？」

「只有如此，才可太平，當然，問心未免有愧，再說，這個匡少爺，看來傻呼呼，也算是個感情中人，爲了你我，肯出手退敵！」

「——他那知這一來，身份洩露！」

「——你我就是有心無力！」

「你說得對，問心難免有愧！不過！唉！于七爺死了廿年！算了，一切事，只求他們不找到我們頭上，由它去吧！唉！想想他那頓酒！他……眞……唉，算了……找個地方，你做你的自了漢，我做我的叫化子……」

「——你們說什麼？」

「霞兒！你做什麼？」

「——我……我想不到你倆！自命爲前輩成名英傑，却是如此的畏刀避劍！你們就好意思不理不問？匡少爺慢說與我們有極大的關連，即使是過路人，他既有恩於我，你我就不該忘恩負義……現在，提起九幽閻王，你倆就怕成這個如此的膿包樣！」

「霞兒，你是根本不知道，這閻王的厲害……」

「拚死無大難，討飯永不窮，厲害與否，哼！又能奈你我何？爺爺！無論如何，你我得找匡少爺的下落，絕不能半途而廢，更不可棄之不顧！如果你倆不理，好！我就走！」桓霞兒長身起立，看來，她是眞想走！

「到那裏去？」

「找匡少爺去！」

「你胡說！你就不怕……唉，單身孤女，你走得到那裏？別發孩子氣——」

「好！就算我孩子氣！」這姑娘果然有烈性，一說即決裂，一決裂，說走就走，可是；這兩個老人又如何？個個氣得鐵青了臉，僵在路邊！

「這孩子！讓她去！唉……不吃些苦，諒她也不會明白，老人的苦心——」

「唉，總得去找他回來！霞兒這孩子眞倔……强，唉……」

半晌，半晌，這一對老人是百無聊賴的，看着前邊，希望能看到霞兒的回來！可是；隱隱有馬蹄聲傳來，天色漸漸的在夜下來，而馬蹄聲是如此的慢，簡直像在踱方步那樣，兩個老的全是久歷江湖，聽聲辨音，就知道這匹馬是有爲而來！

「桀……」一陣寒澈心肺的笑聲傳來，兩人都感到四面八方全是這種笑，笑得這四週冷氣森然，突然，眼前却見一輛裝璜得萬分艷麗的大車，緩緩的，向兩老走來！

趕車的是個黑布蒙面，一身黑氅，裏面是玄色緊身，密門扣連衫褲的漢子，不，又不像是男的，即使是男的，也透着十分邪氣。

「桓老頭，范化子，久違了……」車廂中傳出來一個蒼老的語聲：「——你們不知道我是誰吧？桀……請看，」語聲中車簾無風自開，一條人影擲出，「你們該認識他，桀……」

范錚一眼看出，這個奄奄一息的人，正是那個徐庸，是芙蓉城中健者，他，那會在此，看一看淸，徐庸雙目圓睜，滿面忿恨之色，可憐！渾身抖顫，分明已受了極大的楚毒，心中明白，可又叫不出聲。

「中了九幽逍遙散而已，桀桀！這老兒眞有些骨頭。如此陰狠、蝕骨銷魂的逍遙散，煉了他三天三夜，而他，眞能受得住，不哼一哼，好漢子，可惜，他與我作對，唉！爲了對付芙蓉城主，我已是動用了所有的人，毀了個老的，却走了兩個小的，抓住了徐庸，又走了不少狐羣狗黨，本來，老夫是不會放過他們，想不到發現了你們，又發現了那個小伙子，哈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桀……好！放他們一馬，先來與你們談談！」

「談什麼？」

「合作，你我合作而已！桀……」

「老閻王！」

「有眼光！如此，你們也該明白老夫的心意了……」

「看來，你不想我倆死！」

「要你倆死，易事一件，可是，你倆死，對我毫無好處可言，因此，我不與你倆照面！不過，你們可不准推辭，明白了麼？」

「你我，如何合作！」

「這兒有天殘針三枚，桓老兒，你是精通醫道，也深明毒龍功的訣竅，這天殘針的功用，想必已明就裏，這天殘針必須有人近身使用，才能克奏膚功，桀桀，克奏膚功！」

「老閻王！你要我倆，去毀匡本于！是麼？」

「我理他是誰，我只要他爲天殘針破了他的毒龍罩，這天殘針一中此人之身，

桀，大功告成……」

「老范！你看如何？」

「我……」

「取起金盒！」叮的一聲，一隻三寸見方的金光澄亮的盒子，擲在兩人面前的地上，這手勁眞强，金盒幾乎陷入山石地！與地相平，范錚看了看桓元沖，萬般無奈地，用手指一挾金盒，挾取在手指中。

「交給桓老頭保管，」是那個閻王的命令，却也奇怪，這個范化子是乖乖的交給了桓元沖。

「你們該明白，口是心非，言而無信，哼，爲我發覺，九幽宮中的七刑八殺，哼，有你們好受的。」

車廂中語聲才畢，那個車伕却抖動長鞭，兩人眼前一花，一條人影，爲長鞭捲起，一抖一吐，好準的手法，地下的徐庸，已被提回車廂中，「篤……篤」聲中，大車已圈轉馬頭，向來路退去，桓、范兩人又聽得遠處傳來訓話聲，「金盒有毒，兩位已中我九幽宮中太陰斷魂散，哈，如果，辦事不力，或者，應成而不成，故意違命等等，三日後，就可叫你們成爲一具乾屍，嘿嘿！」

桓元沖幾乎暈了過去，由於他深通醫理，並且對九幽宮中的太陰斷魂散，早有所聞，這一門毒藥，可以說是又陰、又狠、又辣、又毒，除非是有他獨門的解藥，否則，三日後，全身血脈、經絡無一處不受陰力之侵蝕，而令身受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當然，在事前你大可自絕經脈而死，但是，這太陰斷魂散的是陰賊，如果，你自絕經脈，勢必激動這毒性，經脈絕，心脈未斷，毒性受激引發，好！臨死前，反得受這三日三夜的腐心蝕骨的苦難折磨，然後一命嗚呼，死得如具乾屍。

現在，桓、范兩老是被制於這個九幽閻王，並且，兩人全明白，全仗了匡本于，否則，他倆勢必與徐庸一樣，受盡刑辱，落一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現在，兩人有個極難極難的難題在，眞的用這天殘針毀了匡本于，抑或自己毀自己。

想起了太陰斷魂散，心驚胆裂，不該臨老而死，死得如此之慘。

毀匡本于？唉，問心有愧，不過，却可苟延殘生，奇怪，越是老江湖，越是怕死，怕受罪，這眞應了那句俗語，「江湖走老了，胆子跑小了。」即使做了這件醜事，人神共憤，或者日日夜夜，受良心責備，爲求自己躲過大難，說不得也只能做一次。

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兩個老人相互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算是將出賣朋友，恩將仇報代表了，算沒有這一件事了！

現在，該找匡本于，對了，匡本于在那裏？本來，以爲是已爲九幽閻王所扣，現在，已可證明，這個推測不準確，那麼，該往那裏去找？

匡本于又如何，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陷於陰謀之中，這三日，他是救了一對少年男女，這是對兄妹，並且，這個少女，他曾經見過，她與他交過手，現在，匡本于是明白了，這對少年男女是芙蓉城中人。

當時匡本于是在一座山神廟中養神。

突然，有步聲，人馬聲，也是向山神廟中走來。

匡本于不想多管閑事，想脫身一走，可惜，來人走得極快，自己這個時候出去，勢必撞個頭對面，無可奈何的，進了神龕中！

「孫家兩位，嘻……暫時在此休息休息！」

「你，陪我喝口酒，如何？啊！哈！什麼？怕醜了？放心，暫時，我也不至於來親近你，只等主爺來到，哈！孫小姐，你想避，也避不了，哈！」這個傢伙笑得極邪，而言語之中，更是充滿邪惡之意！

「朱老大，你別獨佔！」

「黃老二，你別眼紅！」

「人人有份，我相信，主爺一定會賞給咱弟兄！」

「對！哈！這娃兒眞不錯！」

「可惜，命不久矣！」

「有命！哼，郭兄弟，你敢玩她，哼！我怕你死得萬分悽慘，悽慘萬分。」

「呃，你們來看，這個小子，他是怒目圓睜……」

「想吃人？哈！不過，各位，也難怪的，眼看咱們玩他妹妹，然後，送她命，是該眼中噴出火來，可惜，就算噴火，也燒不死你我，嗯！哈！大舅子，你就別發這種無謂的脾氣啦！哈！」

哄笑聲中，遠處傳來尖急呼哨聲，瞬時間，全廟肅然，有輛馬車急馳而來，一聲尖而亮的語聲傳來。「主子別有要事待辦，芙蓉後人，任意處置！」馬車馳過山神廟，不久，聲寂音杳，廟中人宛如復活了，紛紛歡叫聲中，有人在叫。「誰先來，抽簽、還是……」

「統統與我滾出去！」

衆人正在興高采烈之際，淫興正熾之時，哈！是那一個，竟敢如此大胆，來阻止他們，循聲追踪，哼，一個看來傻不理嘰的小伙子，本來的面孔已不被人喜歡，而今更是如此的不滿、不屑的神氣，越發令人看了討厭。

那些全是江湖敗類，那會看得起這樣個貌不驚人的傻蛋，有幾個根本連與他說句話也嫌費事，叮叮叭噠幾聲響，飛蝗石、鐵菩提、袖箭、金錢鏢……聚向那小伙子週身三丈方圓，環打而來，在他們心目中，十拿九穩，慘叫聲中，解決了這個小伙子，然後再進行他們無恥的勾當，有幾個人，根本不理小伙子，有的已開始向這一對少年男女動手了。

幾聲慘叫，壞了，事情已有變化，如果小伙子中暗器，只有一種慘叫聲啊！那來幾聲慘叫，並且，叫聲不同樣的？有兩個看來是爲首之人，回眼反顧，已看見幾個弟兄不知怎麼一來，倒在地下，有的翻滾，有的慘叫，有二個看來已死了。

「畜生，你們竟然如此沒心肝，胆敢作出這種敗行的事，曉事的，立即與我走，否則！我叫你們一個一個的死在這荒野小廟中。」

「好小子，你是那來的莽漢，敢來干涉你大爺們的事，看招！」聲隨招進，一股勁風，直撲小伙子，唉！或者是天公有眼，也可能是山神顯聖，他們不希望在如此的地方，有這樣的沒廉恥的事發生，因

此，讓這個小伙子來替天降罪，小伙子是一推掌，身子也未動一動呢！叭的一聲響，一條人影來得快，去得更不慢，血光迸現中，出招人直摔出丈來遠，只一個轉折，挺了挺脚，好！完蛋了。

這就亂了一鍋粥，人聲紛亂中，刀光劍影，七手八脚，圍攻小伙子，現在，小伙子是飛身下了神龕，身隨這刀光劍影中，卸、閃、走、避，令那些大豪傑、大英雄的出手，紛紛落空，突然，又只見小伙子猛伸雙手，一抓一拋，眞不知小伙子用的是什麼手法、步法，手法是：一抓必中，一抖就可見一條人影，擲出廟殿，而被摔出的人，個個莫名其妙的，癱瘓在地。

這十幾個江湖好漢，算是爲一個小伙子解決了，全部愁眉苦臉的，掙扎着起身，可是，他們全巳發現自己的氣門被毀。

「你們全巳爲我先天玄炁閉了功門，也就是說，在這一年之內，你們與廢人沒什麼分別，一年之內，你們靜思己過，不動怒，不近酒色，或者可以修復本身功力之七八，如果不聽我言，妄逞英雄，不知悔改，酒色不離，哼，你們也只有一年之命了，好！走吧！」

一瞬時，天井中跪下了這批英雄好漢，有的哭，有的叫，有的希望匡本于高抬貴手，有的要他大發慈悲，有的信誓旦旦，一定痛改前非，不過，只求匡本于解救他們，免得他們受一年活罪，又何況，這一年，他們武功巳失，自己是江湖中人，平常作的孽不少，眞怕一年不到，巳遭了報。

而匡本于面色鐵青的，向他們說道：

「孽由己作，就得由自己去消！」一面命令他們快走，然後，他去看顧這一對少年男女！少年是萬分感激匡本于，至於那個少女的面色，透着幾分奇怪，冷、怨、淒、恨……爲什麼？匡本于可說不上來。

由於匡本于是武學名家，而少男何嘗不是名家之後。

事實俱在，少男是身受重傷，匡本于一按寸關尺，就巳明白。少男爲極陰狠的內力，將其週身大穴抑住！他不能導引，也無法吐納！一個武學之士，當其無法導引吐納，去蕪存菁，即新陳代謝，試問又如何可以驅逐這陰狠之內力，發揮本身之功勁？

匡本于再詳細的拿捏少男之週身穴道，更發現了這出手人之詭毒，當然，利用自己功力，助力逐步解開太陰、少陰、陽明、太陽等穴，果然可以，但是，最後，這股陰力勢必會漸漸地，積聚在最難捉摸的帶脈中，這一來，少男終生得與這股帶脈陰力掙扎，落一個苦痛萬分了，却又無法解脫，這又何苦來？

「朋友，你有何難言之處，但說無妨，我早巳不打算活，唉！活下來是件難……難以想像的事啊！」

「哥！你必需活下來！無論如何，芙蓉城得重建，那怕只有一人、一命！也得爭口氣給北斗、喪門，那些惡徒看看！芙蓉不會謝，海棠得先凋。」

「兩位可以走？」

「除了運用眞氣有困難之外，其他與常人無別！」

「這位小姐又如何？」

「我，不至於死！」

「好！我們走，實在，這些不知廉恥的畜生，吵得我心神難安，我們找個地方！好好計議一番！」

匡本于引領這一對少年男女，走出山神廟，向幽僻的山徑走去，走了個無影無踪。

他離開了桑、范三人，一共三日，在這三日中，他與這一對少年男女，同在一起，尚幸是這女的機智絕倫，屢佈疑陣，山中亂竄，然後，又轉回到山神廟，當他們再入廟中時，觸鼻一股極鬨的血腥味，看一看清，這十幾個壯漢個個是胸口洞開，五臟洒了一起！血色變黑，死了大概有三四個時辰，那男的首先苦笑了笑道：「想不到漠北巨鷹會來到中原！」

「漠北巨鷹！哥！你斷定是他！」

「不是他，誰又有這好的鷹爪力，可摧心洞胸！」

匡本于也看清了，這些屍身的傷口，果然隱然有一手抓痕跡，倒也有些愕然，此人那會有這強的神勁指力。

這件事不必理會，首先，三人巳可斷定，此地再不會有人出現，找一間偏屋，在一個最陰黑的耳房中，三人當作臨時的居所！將在山中獵戶處買來了的幾塊鹿脯，一葫蘆山泉，放好，匡本于開始代少年療傷了。

匡本于是拚命救人了，從來，他沒有耗費過這大的功力，他可是發揮了畢生所聚的毒龍勁、先天力，將少男身上所附的強勁陰力，一點一點融化，少年是滿頭滿身是汗，汗珠顆顆似豆大，面色由蒼白變成陰暗，陰暗成黑。黑而轉綠，綠得如鬼火，然後轉爲白，白成微紅，紅……紅得幾乎似滴血，一瞬時，少年全身顫抖，七色七彩，瞬息之間隱現幾次，才算平寧，黃！黃色一現，氣息也巳正常，少女是明白，兄長的陰毒，巳爲這個毫不起眼的小伙子逼出來了。

可是，小伙子却越來越難看，雖只四個時辰，但是人，突然之間老了十年也不止，面容瘦削、蒼白，吐氣沉重……看得出，他是本元將竭。

一個漸現生機，一個是氣息漸竭。

門外却傳來了車輪馬蹄聲，壞了，聽！向山神廟走來，越來越近。

糟糕，不知那十幾具屍身會不會引起來人的注意。

這裏漆黑如墨，除了有匡本于的沉重粗息，少年的似續似斷的獨門吐納聲息外，只有少女的微覺驚惶的悉索聲，雖然，全難看清對方的面色，可是，誰也知道，緊張萬分，心跳互聞。

「全死了？」

「是！師父！全死了。」

「看個清楚，傷勢如何？」

「胸口洞穿，五臟畢現。」

「嗯，中原沒這一號武功。」

「鷹爪門。」

「中原戌家，鷹爪力，沒法達此境界，嗯，小妹，詳細看看。」

「不必看了，湯閻王，是漠北巨鷹的出手！」屋頂有一聲蒼老的語聲。

「啊！是朱道長？」

「湯閻王，告訴你，漠北巨鷹是手癢

難熬，這才毀了你的黨徒，否則，依他爲人，他是不會打落水狗的！」

「朱道長！聽你意思，這些人在遇見巨鷹時巳受了傷？」

「不錯！」

「——唉！如此說來，我的徒黨如不受傷，巨鷹也難奈彼等何？」

「別在面上貼金，唉！湯閻王，我怕你的對頭尅星巳長大成人，並且，學有專長！」

「你說什麼？」

「其實，你也不必在我面前裝神扮鬼，你大可自己下車，看看這批屍身的傷痕，那麼，你就會看出來，你的徒黨不經揍，我是巳經看過，我也能說出個名堂來，不過，我不想講，我只希望你自己看，看個清楚明白，唉！」

「小妹，動手！」語聲才畢，叭的一聲清，脆炸音。又聽得呼的一聲響，分明有人用皮鞭取物——半晌，聽見車中人驚噫了一聲：「先天勁！」

「對，哈……先天勁！純陽尅陰，湯閻王，你該明白了。費盡心機，秘謀策劃，總以爲一個又一個的吃，逼，可以逼出毒龍譜那想到有個比你更工心計的脚色在後，引使你團團轉，你，却是人家手中的刀……哈……他的借刀殺人之計，用得妙，眞正妙……湯閻王，你自命機智百出，可料到，有人摸透，你的心計，哈……來個以牙還牙……嗯……」

「朱道長，我明白了……你我後會有期！」

「謝謝你，不來犯我……哈……我去也……」

「且慢。」

看來，車中人，那個湯閻王還希望拖住這個朱道長，可惜，長笑聲中，越來越遠，越遠，越遠，終於，聲息杳然，朱道長分明走了，而車廂中人還在命令……

「看看可有孫氏兄妹之尸骸。」

當然，他是失望了，突然，又一聲命令：「搜！」

黑房中的三人，心跳了一對半，糟然，如果有人搜，搜出三人，唉！在此時間，還不是送命……少女巳不禁暗恨自己的蠢，將三人送入了虎口。

遠處突的傳來一聲極尖，極長的哨子聲，本來步聲雜沓……哨子聲一响，三人的黑房門巳被推開，却沒人進來……突然，車中人喝一聲「退」！好，門又讓拉上！又是一陣步聲，車聲，皮鞭聲，馬蹄聲，走出山神廟門，走了個清清淨淨……

三人算是在死亡邊緣打了個轉，匡木于喘聲道：「尚幸揀了一間漆黑如墨的偏房。」

對啊，如果不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唉，後果實難想像……不過，現在，雖然巳脫險境，三人心中全巳有了心事，事關門外的語聲，什麼閻王，道長，先天勁，陽尅陰，聽來全都與自己有關……

「匡大哥，」是那個少男的語聲：「你怎樣了……」

「不必理我，如果，你巳可運用眞氣，你，大可助妹子復原。」

「可是，你…又怎樣了……」

「就算我有事，你！目前也難以援手……唉，你好自爲之……我……」語聲越來越弱，於此可見，匡本于精力殆竭，連說話也有氣無力了——

「匡……相公，現在，我欲殺你，易如反掌。」

「妹子，你在說什麼？」

「我……在教訓他！」

「啊，你！瘋了不成？」

「不，我沒瘋，事實如此，請問他與我兄妹有無交情，可曾認識？」

「你與他交過手！」

「這就是了，我想他死……我是他的對頭，可是，現在，他却毀盡了本身功力來救你、我，這是爲何？他更不想想，如此傻且，又怎能活得長命……」

「妹子，你，簡直是胡說八道……」

「不，哥，我巳看出來，這位匡相公，正是你我所亟需找的人，他身懷毒龍譜呢……」

「呃？」

「匡相公，我猜想，我料得不錯，毒龍譜在你身上！」

「不？」

「你騙我。」

「我，何必，……騙……你……又何況……我……我目下……身……落……你……手……我……一身……所有……你大可！掏看……個……明白了。」

「即使你無譜訣，但是，你可是個活經譜，是不是？」

「你……意欲何爲？」

「毀了你功穴，逼你吐出經譜……」

「呃——唉——」

「你可明白了，在武林中，好人難做，這裏是個禽獸的世界，這兒根本無道義之可言，你爭我奪，鮮廉寡恥，越是親近……哼……越令你担心，至於你……當然，我們有愧於你，不過誰叫你如此傻？」

「我——本是個……傻小子！」

「好，光明磊落，可惜，在目下如此可恥的武林道中，光明磊落的，就該不得善終……哥，出手！」

「你——」

「你不想得毒龍譜，你不想再振芙蓉城，你不想報仇！」

「唉，不，妹子，大丈夫，焉可如此無品沒行！」

「不扣住此人，一週天後，你我就是他手中之物……」

「本來，你我就該死，死得極慘，而你更可能是受盡折辱，此君有大恩於你我，是你我負義忘恩，死在他手中。亦可說死而無怨……」

「哈，你也是大丈夫，哈……匡相公，你意下如何？你，其實，可明白我的心意！」

「呃……」

「我是以身試法。我是要你記住這一個教訓……我……或者會反噬，或者會毀了你……事關……我父……我芙蓉城，即使我兄妹，叔伯長老，他們那一個沒受過這種苦，全是自己人，却是最能背後插你刀……芙蓉城毀在自己人手上，我哥哥爲自己人所累，而身受重傷，爲什麼我對你仇視？……爲什麼我出手用重招……唉！實在，我是歷盡艱辛，也受盡口蜜腹劍輩

的苦……你是個傻小子，以後，你會更多機會與他們較量，我怕……你陷入死阱……我……寧可自身功力未復，向你露出殺機……我是寧可死……也不能讓你陷入苦境……」

「我……明白……其實，我早……已明白……唉……」

「妹子，原來你……」

「我說過，教訓！我並不是眞的要他受苦難！」

「萬一，我依計行事。」

「你不會，你永不會……」

「也太危險啊，如果……我眞如你所講的！鮮廉寡恥！一心顧己，那麼……」

「我會死……」

「你不會死，死的將是他，孫繼宗，哈……如果不是我，你們能避得開湯閻王的手下……如果，你兄妹眞想對傻小子不利……哼！我早已要了你倆項上人頭。」

此人的語聲是如此清脆、有力，還有，更有一股說不出的尊嚴，三人心中全是一震，此人是誰？分明這語聲有些做作，但是，却無法可以辨明此人眞正的音底，孫繼宗不禁暗叫一聲慚愧，少女孫繼眉也是暗叫幸運，現在不論來的是個何等樣人，只要是個武林中人，自己兄妹一個受傷未療，一個功力未十分恢復，別說打，連逃也逃不了，就可讓來人解決，又何況此人，分明大有身份，自己眞的做了這種爲人不齒之事，哼，這後果實是不堪想像，她看了看倚坐牆角的匡本于，雖然黑，習慣了也能依稀看得出些輪廓，越看越發感到匡之面色！孫繼眉不禁油然心生敬意。

「小傻旦，這位姑娘的說話，你必需牢牢記住，這江湖上，的而且確是可怕可怖，越是親近的人，越得小心在意，常言道得好：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誰又敢担保，既正的，以心貼心。小心啊，別爲陰謀所中，別爲陰謀所毀！我去也！」

「姑姑……」匡本于叫了一聲！可是，他神疲力倦……眞氣失馭，中氣不充，叫聲也就不高，屋面上微微一陣腳步聲，分明是故意走給他們聽的，她——走了，現在，可以斷定的是，暗中保護匡本于的，是他的姑姑……姑姑自然是個女的！

一直平安無事，又是二天，哈，三個人算是全部脫出重圍，匡本于在這二天之中，曾經對孫氏兄妹之武功，有所指正，孫繼宗、繼眉，更爲淸楚這個看來傻呼呼的小伙子，他的武功之高，簡直不可思議，當然，他的內家勁力，實在太強，因此，孫氏兄妹無法做到，展開的芙蓉城中秘招殺手，在匡本于却是輕而易擧的，可以展開，有時比原來的，陡增幾分神妙，加强幾分威力……

在運氣，使勁的法門中，匡本于更是點撥了他兄妹不少訣竅，令孫氏兄妹平添了不少神威，本來，武學之道，一法通，萬法通，而最難精通的是，運氣使勁的訣門，現在，經匡本于的無私指點之下，孫氏兄妹之功力，在這二日內，有了突飛猛晉的增加，孫繼宗不得不衷心的對匡本于道：「聽君一席話，勝練十年功矣。」

孫氏兄妹一定要與匡本于結伴同行，因爲，他們必需要找到其他同伴，雙戟，雙銑，雙斧，還有左氏雙劍，匡本于不得不說出，自己的處境比他兄妹危殆逾倍，可是，目前，你就是口吐蓮花，也難能勸阻他們，不與他結伴同行。匡本于本來就是個不善於說話的人，孫繼宗爲人比較沉着，孫繼眉却是心靈巧黠，三言二語就是將匡本于逼在死胡同中，被逼無奈，只能結伴而行。

匡本于一出山神廟，第一個目標，就是找桓氏父女，及范錚。當然，匡本于你不找他們，這兩個老人也必需找到了你不可，否則，這個陰毒的逍遙散，會眞能要了他倆的老命……

可惜，時辰已過了三日，匡本于剛剛找到了他倆的暗記，按示趕到時，却有個白衣人，匆匆的離開一所小村屋，匡本于毫不在乎，不過，孫繼宗的面色却微微一變……

「啊！匡少爺，你總算出現了。」

「嗨，小伙子，你到了那裏去了……」

「啊！你！還有你，嗨，匡少爺，你可認得他們……」

「……他們姓孫！」

「當然，老化子知道他們姓孫……並且，唉……老芙蓉死了，你倆可知！」

孫繼宗面色慘然。「我們也聽匡本于大哥提說過了……」

「那就好，我相信，小伙子，你也該知道他們的來歷……」

「他們是芙蓉城主的後裔！」

「范大叔！」孫繼宗突然沉聲叫了一聲：「剛才，此地可有人來過？」

「誰？有誰……誰來過……」

「我怕是對頭！」

「對頭，哈，孫家兄弟，別的以爲老叫化是廢物！哼哼，那怕是七星、喪門，就算是閻王駕到，我姓范的，還有一門之餘力……」

嗯，孫繼宗不再言語，面色顯得越發陰沉，桓元冲却從內走出，手中一個托盤，盤中放了酒、菜，邊安放邊招呼。「我們剛才準備了酒菜，你們來了，正好，吃！慢慢談！慢慢談！」

匡本于是做夢也想不到，這樣個老前輩，也會有害人之心，他是做夢也想不到，這頓酒飯，會要了他的命，他坐下，更招呼了孫氏兄妹一齊，斟酒，擧箸……

「兩位老人家爲何不同來乾一盃？」是孫繼眉的語聲。

「不够！唉…只預備三人，想不到，多了你倆！」

「霞兒妹子呢？」匡本于到這時，才發現少了一人，桓老頭却是微微變了變色，支吾着……匡本于不禁動了疑，又見孫繼眉對他在施眼色，匡本于不禁僵住了，他見事較鈍，腦筋也轉得較慢，一時間，他實在不能明白，這一個眼色的含意是什麼？

「匡少爺，你看了，這些菜，就是霞兒所調弄，你嚐嚐……哈哈……」

不料，外面傳來一陣陰風，陰風中隱隱有哭泣之聲，范錚首先奪門而出，桓元冲却是面色大變，一聲怒吼。飛奔出外，匡本于也已聽出，這是霞兒的哭聲，心中一動，想走，左右雙手爲人按住，原來是孫氏兄妹，孫繼宗首先沉聲道：「難道你就忘了廟中黑室之言。」



「其中有詐！」孫繼眉接了一句。

「啊！」匡本于是面色微變，心中萬分難過。

那邊孫繼宗突的由身畔取出一個小黑包，將菜碟中的菜肴各挾了幾塊，又翻了個亂，用黑包包住了，揣在懷中，最後，再說了聲：「酒不可飲……」立即，假意的，你請我請……門聲响，桓霞兒却似個幽靈般出現，首先，她對匡本于道：「匡相公，速走，這……這酒菜不可飲用。」突然，一聲驚叫道：「你們，你們，你們，已動過了！」

「霞兒，你…你做什麼？」

「沒什麼，爺爺，你……將解藥拿出來……」

「解藥？什麼解藥？」

「你作了孽，我遭了災，我，讓這個惡鬼污辱了，不過，我總算打探出，你，在用毒藥毀害匡相公……別這樣……快！取解藥來！」

「霞兒，你胡說什麼？」

一回頭，看了看桌上的酒肴，面色一鬆，然後陰惻惻地對匡本于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小老受人所制，無法抗爭，只能，唉，其實，匡本于，你是該明白，這是上一代的紛爭，將你牽入而已，你！你父親乃是當年山東大豪于七，他反清，他……沒有成功，可是，却株連了不少人——

「你父親、叔叔，殺了不少土豪劣紳，却也害了不少英俠志士，有多少人，勸你父辦事謹愼，又有多少人助你父親策劃！可惜，你父親則剛愎自用。結果，累了他們，有的慘死，有的滅族。」

「你父親是英雄，却也是害人禍水，到現在，你還可以聽到，受你父牽累而株連的，不是一家一姓，現在，他們來報仇，而我，唉！匡相公，就算是我們對你不住，你！已服食了化血散……你……」

鑽心 腐心 清靈勁

匡本于面色變得蒼白而汗出如瀋，他苦痛，並不是桓元冲恩將仇報，而是他聽到了他前所未知的一切，原來，他是在順治末年，爆發的山東大叛案的主角之後。

筆者按：于七是個山東大族族長，一身好功夫，並且，慷慨好義，非但在本鄉爲鄉民所愛戴，更爲當時的武林黑白兩道的英雄大豪所推重。可惜，樹大招風，又可惜，交友太廣，難免爲宵小所乘，結果，在土豪劣紳的陰謀合計，數度緊壓下，官逼民反，而爆發了一場大暴亂。

于七被逼造反，却是聲勢浩大，攻城掠地，這一場亂，令淸皇朝大起恐慌……調動了幾省兵力，更派遣了名將、大臣會防，簡直把于七當三王之亂來處理。

于七是失敗了，其中有不少的因素與牽連，不過，直到如今，于七之反在民間並無人痛恨，或者引起其他人的誣衊，相反，有多少歌謠在讚美于七的英勇，哀悼他的不幸！可是，在武林道中却引起了極大的非議，有些是恨于七誤信小人，也有自命是俠義中人，怪責于七與羣盜聯絡，更有的是，覬覦了于七的家傳秘籍。廿年來，大風大浪是沒發生，小爭小殺，却是無年不有。不過，誰也想不到，在今日，這一件武林公案會構成了個大陰謀！而陰謀已可預見的是：將有不少武林中人被牽涉，被殺害！甚或，隱然有個魔頭，希望統馭這個武林道。

范錚、桓元冲被逼屈服，被逼出賣良心，被逼陷害匡本于，這就可看出，這個所謂閻王是經已控制了不少門派，爲其作爪牙。匡本于分明中毒，而桓霞兒却是痛恨萬分，她無論如何，希望祖父不可做出這種喪心病狂之事，解救匡本于，或者，另籌他策，總而言之，死，不是難事，而活得不得其法，那麼，太可怕……

「霞兒，你別再講下去……」

「你們，如此怕死？」

「唉！你那會明白，死，有多少種死法呀！」

「除死無難字，又有什麼可怕了？」

「孩兒家，你懂得什麼？」

「桀，對啊，霞兒，你懂得什麼，快快閃開，我已答應過你一次，以後，別再妄想我會再聽你的話！否則，你本身也會死得極慘，極苦，你見過我對付叛徒的手法，你更清楚我對那聖藥的恐怖，你已來通過風，報過信，我已算對得住你了，閃開，我得親自來折磨這個匡本于。」

是那個山鳴歧！那個陰狠毒辣的老怪！

還是那個醜樣，不過見了桓霞兒，却依稀可看出，這白蔴布蒙頭的口型中，咧着一張大口，唾涎直流，延着這面具，流，流濕了一大片，看了簡直令人作嘔，可是當其來到了這間草堂，首先看了孫繼眉一眼道：「桀，又一個可人兒，很好，很

好。」誰想到，這個醜陋、腥臭的惡鬼，還是個色魔來的。

「匡本于！你毀了咱的金星鐵翅蜈，而今，你太爺來取利討本了：：哈：：這逍遙散會令你蝕骨，截脈，不過，你不會死，你要與孫芙蓉一般，受用我鑽骨蛆、腐心蟻、噬腦虫，桀，還有十七種兇殘毒虫，一一令你受個遍，然後再送你歸天，現在，先送你三十鑽骨蛆……」語聲中，只見他白蔴布袍袖抖動，一綫綠影，連串向匡本于投到。

一陣慘厲，而又怨苦萬分的長嘯中，匡本于身形已起。「老妖魔！你就忘了我的四惡神網！」只見黑色光影抖起，這一串綠影，悄沒聲的爲四惡網所攝，一反手，只見點點綠星抖落，看來毒物已報銷。

「小子，你還敢妄動眞力，你不怕！」突然，山鳴歧是有所發現，驚叫一聲！「范、桓兩個老賊，竟敢誤事……哼，你們辦事不力，就該知道這後果！」語聲未畢，山鳴歧本來是邊走邊退，照理，就該竄出老遠，但是，山鳴歧今日看來是惡貫滿盈了，他只顧揚言肆兇，那想到，自己已爲一雙小兄妹的清虛柔勁所攝，他以爲已脫出重圍，其實，根本未脫勁圈。

匡本于依然是苦痛萬分的，緩緩起身，沉聲喝道：「沒天良的禽獸，你話有完沒有，你已爲芙蓉門中，清虛玄勁所吸，你，已陷入絕境！」邊說邊已起身，向山鳴歧緩緩的走來：「你明白了沒有！你走不脫，你跑不了，孫家兩位世兄、世姊，你倆出手，匡某代你們掠陣。」

恍然大悟，山鳴歧這才發現自己莫名其妙的，爲人攝住，再看看清，這一對少年男女，面帶深仇大恨的憤怒之色，兩人四手，指如花朵朝陽的扭曲，而自己……這才發覺身形未動……動……也動得極緩，這就令山鳴歧這個魔頭心神大震，無可奈何，一抖手中碧龍竹枝，擺開門戶，心中還在盤算毒計呢。

匡本于在孫氏兄妹雙雙撲到之時，他却是冷冷的看了山鳴歧一眼，身形一飄，在山鳴歧身後三丈遙處守伺，臨走時，他似乎對孫氏兄妹有所交待：「用清虛柔勁，芳非燦爛，制其死命！」

好！孫繼宗是十指微曲，形如二朶花蕚之形，一抖一揚，山鳴歧可就吃了大苦，孫繼宗的一抖，就有一股若有若無的陰勁，將其身形微微帶動，勉強支持不被引走。可是一揚的柔勁，却牽扯其重心消失，也等於說，抵消了抖來的柔勁，揚手的柔勁，就會加速抵消之力，而形成傾側，這一抖一揚的兩股相互牽連、對消的清虛柔勁，經已將個山鳴歧，擺弄得狼狽不堪，那料到了另一個孫繼眉的出手，好快的身法，也好美的手法，兩手也是虛攏成花朶之形，突上突下，突側突斜，就如一陣風來，萬花顫動，吐艷現芳的，偶或，有幾朶禁不住抖動，風吹、離枝飛舞，外人看來，妙不可言，不過，山鳴歧却是心如鹿撞，而心驚肉跳。

勉勉强强，仗其五毒杖法，苦苦相架相格的，應付了十來招，但是，越到後來，山鳴歧已形如醉漢般，東歪西倒的，有幾下，簡直已爲孫繼宗的清虛柔勁牽翻在地！山鳴歧這就想到有生命之危險！山鳴歧雖然是個兇惡、殘忍的魔頭，武功詭異，更且豢養毒物的經驗，橫行江湖已有多年，處置對手之狠、毒、陰、惡，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所謂鑽骨蛆，腐心蟻等：：毒虫，就是他的畢生傑作，現在，他自己處於危殆難解之境時，他心目中，突的會升起那些爲自己殘殺的對頭來！

越是陰狠殘毒的人越是怕死。越是自命胆大妄爲的，越是怕報應的來臨。

今日，他突的感到了自己的報應到了，他抖顫。他心神俱震，即使他自命不凡，現在，事實比人強，他，不得不想到，掙扎、逃生。

噓哩，倏的一個大旋轉，又是一聲極凄厲詭異的尖嘯聲，好！他的唯一法寶雖說已爲其吐聲呼叫引來，可是，顧得了招呼異類，却忘了自身奮全力，才能勉强阻住孫氏兄妹的柔勁、狠擊，一分神，首先自己爲孫繼宗的清虛柔勁摔了個狠的，尚幸他多觀毒物爬虫之行動，一着地，立即一個毒蛇游，身子似條毒蛇般，竹杖前抖，仗以開路，而另一個轉招，怪蟒翻身，希冀彈出重圍，不料，腰際突的一痛，一吸氣，可憐，元氣中斷，身子是老老實實的摔翻在地，還想運勁使氣，對不住，分明氣力已爲少女的芙蓉城中的殺手所毀！

山鳴歧不由心神俱震，自己那會如此的爲對頭所制？如果，這個時候這一對少年男女對自己下殺手，又該怎辦？不！得强掙，得：：

「孫大哥、大姊，速退。」遠處傳來了匡本于的說話，而這一對男女，也眞聽他的說話，明明已可將自己制於死地，他倆全不出手，乖乖的，飛出老遠，山鳴歧莫名其妙，一個翻身，雖然元氣中斷，尚幸武功不失，走、跑、跳，還可勉强對付，如果，稍有時機，讓自己作一些吐納功夫，想必不致於有大困難。

但是，山鳴歧你却忘了，剛才你的尖哨聲，虫聲悉索，就如驟雨打葉般，其疾如箭，其快如風般已趕來了。山鳴歧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所憑仗伏蛇攝虫的妖雺毒霧。已爲孫氏兄妹的芙蓉清虛玄勁所破，當他聽到這些熟悉的聲响時，還以爲自己來了幫手，那想到，第一隊急竄而來的，乃是十來條金星蜈蚣——

山鳴歧還想憑仗其原有的驅策之法，逼使毒蜈蚣襲擊對手，眼前只見一點金星，其疾如箭的，向其面部竄到，山鳴歧發覺不對，右手一起，指甲一彈，當頭一條尺來長的蜈蚣爲其彈飛，那想到第二、三條也已來了，第二條是爲第一條倒彈之勢阻了一阻，可是第三、第四陸續有來。就算山鳴歧素善驅使毒虫，也不得不鬧了個手忙脚亂！

左手手腕一麻，赫然已釘着一條尺來長的蜈蚣，山鳴歧尚算多與毒虫異物打交道，自身所蘊藏之毒，非同小可，如此厲害的金星蜈蚣，尚不至於一口要了他的命，但是也已鬧得他神魂顛倒，一方面他是竹杖頻抖，好！就見一條條蜈蚣，爲其抖出了個彩影繽紛，令人眼花繚亂。

也算是山鳴歧，換了第二個人，早已爲這至毒島上的毒物噬咬個遍體鱗傷，全身充毒，然後，後隊的鑽骨蛆，腐心蟻定來了享受牠們的豐盛美點矣！山鳴歧是竹

枝頻抖、連揮，蜈蚣被揮出不少，就此亂了後面來的毒虫隊形，毒蛇與蜈蚣是鬥在一起了，蝎子、毒蛇也就無法到隊前迫，一瞬時，毒物互噬之下，有些是捱近了山鳴歧，有些是在鬥得亂性時，貼附在山鳴歧身上，如此混亂之場合下，山鳴歧就算有通天之本領，也難以解脫了此去彼來的毒虫竄咬！

一聲聲慘叫聲中，山鳴歧在不大時刻中，已中了一只蝎子，三只毒蛛，五條蜈蚣，十二條毒蛇的叮咬，雖然，咬中山鳴歧的毒物，沒一只活得了命，不過，山鳴歧心中明白，他的命運，將會慘不可言，蝎子、毒蜘、蜈蚣、毒蛇的毒已由傷口傳入了軀體中，他苦痛、痲木、痠軟，還有舌敝唇焦的感受，他相信，他是再難用勁使力，來對付以後的毒物。

心驚神顫之下，他慘叫一聲！「快，快殺我，求求你們，快殺我。」一條白影，在滿地翻滾，分明，山鳴歧已發現到有更可怕的毒物趕到，現在，他只能翻滾，却已越來越難出手用力。

刷刷刷！似羣蠶噬桑，又似雨打芭蕉，是如此整齊，又是如此的急驟，如此厲害的毒蛇、蜈蚣，全是飛向四邊，分明，牠們也怕這種聲音，可惜！在遠處，依然有牠們的尅星在，不是陷入柏子、雄黃陣中，就是爲四惡神網所扣，報銷了帳。

可是曠野中，一聲又一聲的慘號聲，直透九霄，衆人看看清，只見成千上萬，綠頭金身的螞蟻，密密麻麻的湧向山鳴歧，而山鳴歧這個橫行江湖數十年的武林至毒祖師，那想到竟然會自食其果，這綠頭金身的螞蟻，正是令人聞風喪胆的腐心蟻，你看，山鳴歧在抖，全身在抖，叫，叫聲是如此慘厲，再看看清楚，本來附身在山鳴歧身上的蝎子、蜈蚣等物。全已爲這些異形螞蟻所附，漸漸地，漸漸地，你看，正是一條條蜈蚣，一只只蝎子。或者蜘蛛，但是，越來越透明，啊！看得出，這些螞蟻不知怎樣攪的，竟然鑽入了這些毒物的內裏，由裏面蛀空，然後蛀到外面。

一個個空殼，一條條蛇蛻，紛紛跌落於地上，然後，可以看到，山鳴歧的傷口在陷，向內陷是螞蟻鑽，鑽進去，鑽進去，山鳴歧在慘叫，在抖戰，突然，你可以看到，他雙手十指在抓，深深的抓入山地，出血，而血是表明了，他皮破，可憐，一有血，一有些微的破損，這就等於代毒蟻開了一條通道，讓牠們鑽入了體內。一陣陣腥臭傳來，在毒蟻後，還有不少紅綠斑駁的蛆虫，在扭曲，在前進，而後面，却有兩個瘦長漢子，手中各執長旛，長旛上，隱隱有粉霧隨旛抖出，當他們越走越近時，他倆這才發現，爲萬毒陣所困的，竟然是他們的祖師，他倆不禁咕咕怪笑。

可是，他倆笑聲未畢，更看清了四週，見孫氏兄妹在他們後一丈光景，至於前面，有一個看來萬分討人厭的小伙子，兩大漢首先怪聲怪氣道：「是什麼人，敢在此偸窺至毒島的萬毒大陣，難道，你們不怕死。」

「對，難道也想嚐嚐這腐心蟻，鑽骨蛆的味道。」

「哈，難道，你們就沒看見這地下人的榜樣。」

「地下人是那一個？」匡本于冷冷的問了一聲，好，這可是問中了他倆的要害，地下人是誰？這兩個至毒門下，專職驅施毒虫毒物的，那會不認得？這也就已說明了，匡本于根本不在乎死與不死，也不會理會什麼腐心蟻，鑽骨蛆來的，這是匡本于代兩個妖徒，留下一分生機，可是，人們，全是天性涼薄，秉性狠戾之輩，事實俱在，如果他們稍有天性，當他們一到現場，發現自己師門尊者受難，就算無法立即解救，也該用驅使蟻蛆的妖旛，將這些毒虫殺一殺勢，阻止他們前進，那會如此毫不在意，非但不阻虫勢，兩人更連連揮動長旛，令蟻蛆爭先恐後的，向山鳴歧湧來。

分明，他倆是幸災樂禍，分明，他倆是唯恐山鳴歧不死，匡本于是一片好心，希望他倆看清目前形勢，放下屠刀，那麼，匡本于是會放他們一條生路，然後，他會對他倆說明，這些毒物之可怖、可恨，他希望憑仗自己的力量，加上他倆的引路，然後尋到山鳴歧的根據地，他要毀了這些天地間的毒物，免得貽害民間。

可惜，匡本于的如意算盤打不响。

這兩個至毒門下，是如此的陰狠，又是如此的囂張，其中一個冷冷一笑道：「你問你家法王，這地下的人是誰？哈！我來告訴你，這乃是你法王的不肖門徒，犯了家法，今日，得受我門中的大刑。」

「對！這不肖子弟，今日才算伏刑，哈，至於你們，你，你，還有你，哈哈，竟敢對我兩位法王如此的不敬，哈……師兄，看來，讓他們也嚐嚐我門中大法的滋味。」

「不，師弟，我依稀看到那個娃兒在一邊，還有這個娃兒，哈，不錯，嗯，一個歸你，一個歸我，至於那些個臭男子，老東西，用來餵聖物，也讓這兩個女娃看看，叫她們死心塌地的跟我們。」

「對，師兄，對，哈，那個娃兒，你過來，放心，法王不會難爲你。」

「畜生，死到臨頭，尙還如此囂狂，難道你們就看不出，這些毒物已爲我禁在一個圈中，還有，你們的蝎子、蜈蚣、蜘蛛，毒蛇呢……」

這兩個白衣漢子，倏的看清，對啊！那些毒蛇、毒物呢！還有，有許多無法鑽入山鳴歧身中的毒蟻，毒蛆，照例就該向其他活人追襲的啊，爲什麼牠們走來爬去的，擠在一個圈子中？

「是你們弄的鬼！」

「不，是你們的不肖門徒洩的底。」

「你說什麼！」

「山鳴歧是兩位的弟子？」

「這——」

「他殺害了芙蓉城主。」

「你！你是誰？」

「少爺是芙蓉城小主人孫繼宗。」

「啊，你。」

「我們是來報仇的，他怎樣處置我父親，我就叫他千百倍償還，你們！也得陪你弟子，同受酷刑。」

「不，不。」

「不？怎麼了？你不承認了？」

「這！你！將他圈在其中受罪？」

「是我用淸虛勁將他牽翻，乘機盜了他的聚毒靈珠。哼哼，至毒敎中，仗以騙神及欺鬼的，就是憑仗芙蓉城中的聚毒靈珠，以前，他盜我靈珠，反噬我父，現在物歸原主，哼！叫他自食其果，至於你倆，所仗的只是兩面妖旛而已，可惜，也只不過是釜底游魂之輩，毒蟻惡蛆已爲我聚毒珠所尅住，你們，也該明白了，我們是你倆的尅星，匡相公並不希望濫殺無辜，並且，他也希望你們能够有所醒覺，可是，你們自供罪狀。

「你們欺師滅祖，你們喪心病狂，你們陰狠殘毒，還有你們貪淫好色，其實，江湖道，黑白門，只要稍具良知，就不該犯此重規，可惜，你們自以爲，山鳴歧一死，這至毒門中，就只剩下你倆。」

「不，不，我們還有不少同門。」

「可是，他們不知山鳴歧的慘況。還有，聚毒旛在你倆手中，依照你倆的說話！哼哼！常言道得好：言爲心聲。你們是不會老老實實的交出聚毒旛，相反，你們會自以爲至毒門中主者，什麼法王尊者的……控制他們，自命敎主，爲害武林，你兩個今日，是死期自招，走！」

「走到那裏去？」

「陪山鳴歧。」

「啊！你，說什麼？我，我，還有他，陪這個，這個，至毒門中的，祖師。」

「你是自承了他才是祖師，而你們根本不是法王。」

「我……只求活命，」其中一個洩了底。

「對，只求你能饒了我，我，可以交出聚毒旛。」

「聚毒旛有何用處？如果沒有聚毒靈丹相助，試問，它可能支持得多少時辰，來尅制這些毒物？」

這一對白衣漢子，轟的一聲，算是眞正的驚醒了他倆的幻夢，事實俱在，聚毒旛全仗聚毒靈珠之力，賦以聚尅毒物之妙用，不過，却有時間的限止，一過時辰，立卽失效，山鳴歧之所以能够驅使毒物，就是憑仗這聚毒靈珠之能，但可是，當其爲孫繼宗乘隙取走了它後，這就令山鳴歧落得個目下之慘況。

蛇虫無知，兼且冷血，一失禁制，牠們可不會與你攀親論戚，相反，反而會一窩蜂的湧上，與地下至今尙在慘哼、抖戰的山鳴歧一個樣。

走，在兩個壯漢心中，全有這樣個打算，可是，他們却忘了，有這幾個高手在場，其中孫繼宗分明是萬分熟悉至毒門下的一切來龍去脈，因此，想在他們手中溜走，簡直是在做夢了。

兩條人影，各分西東，各搖長旛抖起一股勁風，身法不慢，出手之勁力也不弱，可惜，兩人眼前一花，一股極怪異的陰勁，直透中門，並且，令兩人各如有着一種極詭異的感受，就是這股勁力却是引得他……不由自主。

三招過後，奇了，兩個人明明各奔西東，現在，却又不知怎麼攪的，又齊集在一起，而眼前却看到這一對少年男女，面帶冷笑的，向他倆招手，抖手，揮手，揚手，不論是招、是抖、是揮、是揚，兩人全是跌跌撞撞，步履踉蹌的，爲少年男女的柔勁所扣，鬧一個身如傀儡，而兩兄妹是個提綫人。

咯一聲，一個壯漢首先背心中少女一掌，口一張，一口鮮血噴出，再看看淸，不由嚇得魂飛魄散，自己已進入了山鳴歧所困之地……自己鮮血一噴，等如請這兩般天地間最惡、最兇的毒虫來享受美餐。

奮提一口眞氣，想竄出重圍，可憐，眼前掠來一個大黑影，來勢極快，根本無法閃避，迎面一撞，苦矣！跌了一雙，好，你不着地，毒蟻惡蛆經已沿脚上爬，一倒地迴身已覺奇癢，明知蟻、蛆已開始進襲，還想掙扎得一時是一時，手拍足抖，可憐，鑽骨蛆，腐心蟻已爲他倆拍、抖，滿地翻滾的，拍死、壓死了不少，喉間突感一陣刺痛，細如針刺，而隨後而來是極劇烈的陣痛，他倆週身亂抖，與山鳴歧一般，受到了極慘酷的苦刑。

手，慢慢的垂下！脚也只能抖戰，痛，令他們只有慘哼、慘叫的份。

「求求你們，成全了我。」

「殺了我吧。」

一遞一聲慘叫，聲震長空，聽來令人毛骨悚然，在場人，除了孫氏兄妹，個個感到這樣死，死得太殘忍。

「桓前輩，你那獨火丸呢請賜我三粒！」匡本于已來到了桓、范兩老之前，他不想再看慘劇，他希望能成全他們，他明知桓元冲善於發火，現在，這種毒物，也只有火能澈底化了，因此，他向桓元冲討取。

桓元冲是神色不定的，看來是誠懇、眞摯，由身邊取三粒豆大的綠丸，而一聲驚叫，「小心，天殘針！」桓元冲的手中果然夾有三枚金針，希望在傳遞交丸之時，毀他掌心穴，這一聲慘叫，立即招來一股柔勁，牽了他右手向外抖出，桓元冲發現是芙蓉城中的淸虛玄勁時，而面色慘變，三粒獨火丸帶起颼颼響聲，向匡本于環身轉來。

桓元冲的發丸手法，與衆不同，每一粒獨火丸，各帶一股急旋之風而臨，如果，你招架，你閃避，若或你想引開，全沒用，這股旋轉之力會一沾就歪，並且跟定了對手的行動，只要有一分之力之牽引，就會跟隨而上，半空爆炸，眞是厲害之至的暗器。

現在，他希望憑仗這三枚獨火丸脫身，打法也更加上了勁，總以爲可以令匡本于狼狽不堪，那料到這三枚獨火丸爲一股極柔和之勁所困住，在半空中來復旋轉，兀自不爆炸，看一看淸，原來正是那個孫繼眉，十指微曲。正用她新近由匡指撥而悟到的，實中虛，虛中實的最高妙着，這一股若有若無的虛勁，可算是令孫氏兄妹有着更進一步的領會，也有着更精一層的進境。

颼，颼，颼三聲急嘯，轟、轟、轟三聲炸音，好，慘叫聲停止了，三道火光直冲半空，原來是孫繼眉將三粒獨火丸照顧了三個至毒門下的兇徒惡煞，這一來，總算是解除了三人的腐心、鑽骨、斷筋、截脈的苦，當然，孫氏兄妹也不會眞正的行好，最大的用意是，借三人屍體，作爲毒蟻、惡蛆的墳墓，然後，一把火化了這些毒物……

有孫繼宗的聚毒靈珠壓陣，這些毒蟻惡蛆全沒去脫，燒是最佳妙法，孫繼宗長嘆了一聲道：「除惡務盡！」

「不過，你又算是什麼呢？」是匡本于萬分苦澀的說話，眞，他不得不請敎這個老前輩，桑元冲，還有范錚。

「他不是人，是禽獸！」桓霞兒苦痛地說：「可是，你却是我爺，因爲你，令我受辱，因爲你，令我看見了卑怯、無恥，喪心病狂的一切，現在，毀我的人，遭到了惡報，我，死也眼閉了。」

「不可！」是匡本于的叫聲，可是桓霞兒這個從來沒涉足過江湖的孩子，她却慢慢的倒了下來，胸前一片殷紅，手中却執着一柄金光閃閃的匕首，匡本于將她扶住，可是她苦痛，匡本于滿眼是淚，慢慢的，慢慢的，扶她躺下，而桓霞兒却是如此凄苦地對匡本于笑，用極脆弱的聲音在叫：「匡相公，我，我不想看，爺……的報應。」

「我那會對付他，我，只覺得，朋友太少，太少。」

「謝謝你，」是桓霞兒最後一句話，她在笑，這時，才發現，已是傍晚時分，夕陽似血，照在她的臉上，是如此的凄涼，她却是如此的滿足。

匡本于心頭大痛，他抱起了桓霞兒的屍身，大步的走，走到了桓元冲的面前，沉聲地，不，簡直是苦澀地對老人道：「爲什麼？你，要逼死她，她有何罪……」

「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桓元冲有些瘋了，其實，也眞難怪這老人，他那能受得住這大的打擊，他昧良，他奸險，他，爲什麼？求活，希求能活下去，但是如此活下去，試問又有什麼好受的，本來，他是爲了霞兒，他還可以以霞兒爲藉口，他不想霞兒爲惡人折磨，可惜，霞兒是如此的可憐、失望、痛苦地，死了，匡本于問他：「她有何罪？」對，她有什麼罪啊。

「湯閻王，你來，你來啊！」老人在大叫，叫得如此苦，可是如此絕望，「求求你，快來，送我條老命啊！」越叫越凄涼，但是，沒人同情他，漸漸地，漸漸地，桓元冲是頹然的倒在地上，范錚看住他，可能是良心的譴責，也可能自覺形慚，他不敢看匡本于等人，只是吃力地扶起了桓元冲，走向前面，誰也該明白，前面等候他們的是——死路，一條凄涼、苦痛的死路。

「她有什麼罪？」匡本于還在問，像與人商討，也像自己的默念，姑不論是什麼？他的確提出了個問題，就是，爲什麼霞兒該死，並且死得如此慘烈。

火勢越來越小，毒蟻、惡蛆是被火焚燒了個乾淨。然後，孫繼宗將一粒微泛黃光的徑寸圓珠，放在這火葬塲中，漸漸的，你可以看到這些火灰在凝結，慢慢的在化，化成一股股黃水。

「大概再有一個時辰，此地可以淨化無毒，並且，再不能死灰復燃！」孫繼宗向匡本于報告，但是，匡本于抱着霞兒的屍體，眼望遠處，還是在問：「她有什麼罪？」

「不是她有罪與否的問題，而是人世間，爲什麼有這多的惡人，是他們作惡，但是，沒有報應，有多少人無罪被殺，被殺的，不是一人一姓！但是，又有誰敢問一聲！他們有什麼罪？匡大哥！你別再這樣自己作賤自己了，不是你殺她，害她，是她的至親至近的人害她啊！匡大哥。」

半晌，匡本于苦痛地笑了一笑道：「好世姊！多謝你，不過，她死得冤枉……對！爲什麼世間有這多的惡人！有本領的，仗本領爲惡，有權的憑權作惡……唉：：人，又爲什麼要你殺我，我害你，大家平平和和過日子，又有什麼不好了，我，弄不明白的！我實在無法明白——」

堆了一個新墳，也順便等聚毒靈珠消滅餘毒……孫繼宗對匡本于述說着這世間事……

雖然，他已報了仇，可是，他依然痛恨着惡人的奸險、殘忍，山鳴歧只不過是惡人的爪牙，芙蓉城之被毁，就因爲有了內奸之擺佈。才會讓他們乘虛而入，但是，孫芙蓉不愧爲一代宗匠，決斷極快，寧可以身殉，將子女交給自己心腹，離家出走，自己則爲山鳴歧所擄，受盡了毒物之折辱——最後，落得一個慘死，不過却保全了芙蓉城中獨門之秘，淸虛芙蓉訣……

兩兄妹本擬與親人共存亡，孫芙蓉的剴切說話，令兩兄妹明白了自身護法之重責，雖然在十六高手的相衞下，脫出了惡人的禁網！可惜，孫繼宗也爲好友暗中破了氣門，如果不是妹子及左氏雙劍的拚死阻攔，孫繼宗可能已慘死在先了。

誰想得到，一路走來，歷盡艱險，孫繼宗雖無法還復功力，即使淸虛訣在自己手中，明明看到了練功之要訣，心有餘而力不足，最後，在天琴莊中，自己父執至交也會受人收買，將他兄妹及其手下，來個一網打盡……

「因禍得福，匡大哥！我兄妹在萬死之情況下，遇見了你，也因爲你仗義，光明，我妹子不得不對你有所提醒，可是，你問，桓姑娘她有什麼罪？我不得不請問你，我兄妹又有什麼罪？如果，你中了桓老頭的暗算，天殘針毀了你的破穴，以後，你將會有何等樣的遭遇，你會被毒刑酷罰，折磨得你死去活來，我又問你，你又有什麼罪？匡大哥，別將自己關在死胡同中，誰也沒罪，而是權、勢、力……這些東西在作怪，是這些東西在引領人，走上兇殘無耻的路是受這些所惑的人有罪。」

「哈……」匡本于面色一整，對孫繼宗深深一揖，道：「孫世兄，你……你惠我良多……」

「匡大哥，你我還講這些？你救了我與妹子，你又助我報了父仇，可是，我相信，你還得助我，追出這個惡人，這不是報私仇，而是爲民請命！」

「你說什麼？」

「爲民請命！」

「哈！」半晌，匡本于沒言語，他沉靜的坐着，就如一座塑像，這幾個字，却令他陷入苦思！「爲民請命！」他依稀感到是件大事，是件好事，但是，他配不配？如果不配，孫繼宗爲什麼如此鄭重的提出！配？那又該怎辦？更有個大疑問，殺那個惡人，又算是什麼爲民請命……突然，他明白了，他神色緊張地對孫繼宗道：「孫世兄，我是個傻小子，我……是！唉

！我姑姑罵得我眞對啊！」

「匡大哥！」繼眉是萬分誠懇地對匡本于道：「希望你以後別再自以爲傻，我們明白你，是個眞肝胆的，性情中人，也因爲這個原故，我兄妹是跟定你了！你並不傻，只是見事慢，不過也有你的優點，見事慢，想通了就永難改悔，我相信你已經明白我哥哥的言中之意了。」

「這——唉！爲民請命！應該，至於那個閻王，我相信他是這個陰謀的策劃人，而他有本領，有權勢，如果此人不除，武林中永無寧日，如果他眞的能號令武林，我相信，不知有多少人受其荼毒，他是嗜權慾，也是嗜血的狂人，如果不解決了，那就會遺禍無窮了。」

「對，匡大哥，我就是這個意思！」

「你是個聰明的人啊！」繼眉在笑，笑得眞美。

匡本于却面紅，紅得更難看了，不過，無論如何，這三個志同道合，並且年紀相差不多的伙伴，從此起，是一個眞誠的團體，向惡人奮戰的團體！

這裏是黃岡城中，今日，却有不少人，是武林中人，絡繹不絕在城中出現，有不少人在城中選購禮物，在城中大街，有一座會賓樓，却是生意十分興旺，那因爲有不少武林人士在此打尖……

有不少人是相識的，不期而遇，引起他們的歡笑聲，敍舊聲，然後就是一同入席，漸漸地，不論識與不識，全變成了朋友，互道久仰，齊稱朋友，爲什麼？因爲他們發現自己與對方，全是爲了同樣的理由而來的，他們全在聚談一家人，就是當年江湖有名的鐵血鴛鴦華欽山、鄒淑英一對夫婦，今年，是他們結婚卅週年的盛會，由華老的至交長春仙師馮浩，飛天喪門常太明出面，發出了英雄帖。希望與江湖道上的好朋友，會會面，聚聚舊，暢飲三日，這是武林中百年難逢的喜事，所以吸引了那多的江湖朋友，趕到了黃岡。

在這座會賓樓上，有不少武林朋友在說華老！突然，有一種極怪的步聲走上樓梯來，鐸鐸鐸……人的步聲那會這樣怪？

衆人突的一聲驚呼，爲什麼？只見一個無頭屍身，出現在樓梯口……鐸鐸聲中，現出了全身……再看一看清。這屍身分明是有人捧上來的，而捧住屍身的人。乃是一個身穿彩衣的男子，唉！男人穿了五彩斑斕的衣服，這副德性可眞令人作嘔。

屍身側，他算是現了全身，只聽他絲絲的响了幾聲，沒人明白，他算是表示什麼？然後，他突的伸手一指，陰陽怪氣的叫道：「袁大俠，你該認出了，這個沒頭人是那一個了吧？」

那個被指爲袁大俠的，乃是個生得挺威嚴的中年人，一聽此人招呼，又說什麼認得無頭人，他不得不踏前幾步！雙手一拱：「沒請教閣下萬兒。」

「別假客套，你不認得我，也該認得他啊。」

姓袁的看了那屍身一眼，突然，他看到無頭屍身的左手有一枚碧光隱隱的扳指！心中一凜道：「難道是浦先生？難道是潯陽一煞浦靈道……」

「我早就說過，你會認得出來，現在，你也該知道，我的來意了。」

「尊駕是誰？」

「我！你連我也記不起來了？」

「袁某已有多年不履江湖，年老健忘，請尊駕恕罪。」

「哈，你這算是說，你已享了不少年的福了，嗯，眞有你的，唉！其實你大可不必再走江湖的啊！你不走，我又是個出了名的懶蟲！我也不會找到了你，還有，浦靈道，不過，既已碰到了，就該得變個樣。」

突然，姓袁的驚叫一聲！「你是……你是見面要命的荊無常！」

「嗯，總算你想起來了。」

「我與你有何仇怨！」

「你與我沒什仇怨，不過，你曾經拳打焦充，劍傷焦氏雙鬼，這就够了。」

「啊，焦氏雙鬼與你……有干連？」

「我是無常，他們是小鬼，那會沒干連？」

「如此說來，你是來要命的……」

「不要你命，我也懶得與你見面！」

「且慢……」東角走來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小老人，手中擺弄着兩枚金子打就的鐵胆，看來此人可眞闊，笑瞇瞇的，走過來阻在荊無常與袁大俠之中，先向荊無常作了個揖道：「荊無常，想不到吧！你我會在此時、此地見面！」

「侯老頭你來阻我？你難道就忘了我的外號……」

「你敢……」

「有何不敢！」敢字才說出，就見一道白虹，倏然而現，小老頭雖然知道荊無常的爲人怪僻，出手驚人，可是，他自以爲深精雲天變幻身法，大可以尅制荊無常的閃電絕招，可是，他那想得到，荊無常在近幾年來，突有奇遇，多有參悟，武功越來越怪，越來越詭，小老頭本來雖是有必勝之道，現在，却是小老頭有必死之危了，白虹現，分明是荊無常的無常軟劍出了手。

小老頭發現劍光現，快疾如電，閃爍不定，心知一時托大，已處下風，連忙退身閃避，不料無常劍如帶、如索，倏的顫巍巍的抖成個弧圈，小老頭大吃一驚，一聲怒嘯，身形一倒，仆在地上，荊無常的無常劍，本來已封阻住小老頭的後頸，如果不是見機得快，仆翻在地，小老頭簡直是將個後頸，交給了無常劍了。

不過，這一招「圓轉如意」，雖說是避過了，小老頭却已坍了個大台，武林道上比武，幾時有這樣難看，下流的招法的？荊無常的劍法即使變詭難料神秘莫測，大丈夫死則死矣，那可這樣的下流偷生。

荊無常可是厲害，他一招將個小老頭逼倒在地，脚步微晃，白虹如電，向袁大俠抖到，小老頭人在地下，心中當然憤然萬分，稍一歇息，立即抖手一枚金鐵胆，向荊無常背後打到。

刷的一聲，白虹抖起，金鐵胆簡直如豆腐般，爲白虹一劈兩半，姓袁的也仗這鐵胆一阻之時，才算滑步脫出長劍之圍。

荊無常第二招未將對頭解決，對他來說是萬分不忿之事，身法似風，向兩個對頭追打，可是，武林道上朋友有不少在此，誰也不能眼看這樣打下去，有不少人已在喝令住手，有幾個竟然出手阻截，一瞬

時，亂成了一片。

「是你們逼我濫殺了，好！我成全你們！」語聲依然是這樣陰陽怪氣，但是，劍嘯聲中，一聲聲慘叫，一道道血漬迸現，會賓樓頭立即變成了修羅塲，殺人地……小老頭與袁大俠反而在混亂中，僥倖得保老命，其他的，無辜的，反而爲了勸架不得法，寃寃枉枉的送了命。

分明，荊無常的劍法狠厲，並且看得出，他已練成了劍罡，這一來，如果沒有眞正的內家眞力相輔，根本無法可以抵擋其殺着，時間越長，可以看到的是：人，會越死越多，除非他自動停手，否則，他眞可以殺盡了會賓樓頭上，所有武林中人士——

有不少自命有見識的武林中人，悄沒聲想走，事實上，他們算是怕了這個煞星，可是，荊無常殺紅了眼，劍虹起，一定得見血，一定得死人，否則，他是永不會滿足！人多，這就有了阻格，你阻我，我攔你。出手發招，全有了不便，他們不便，就是荊無常的大便，殺得淋漓，殺得暢快！並且，連想走的人，也難倖免！

這是濫殺了！這可以引起武林公憤的了！

荊無常這一個五彩斑爛的身形，在左衝右突，似猛虎入羊羣，擇肥而噬，可是，阻住了！對荊無常可以說是，從來沒見過的事，讓他遇見了！一劍揮去，莫名其妙的這勁力會一側！什麼道理？荊無常總算是定了定神，看見身側有一個少女，冷冷的看住他，荊無常是殺紅了眼。本想抖手揮劍殺了對頭，不過，當他看見這個少女時，他竟然會怔了怔……

「你濫殺無辜，算是什麼英雄、好漢了？」

「你來管我。」

「天下事天下人管！」

好！人是女的，說話却冷而有力，比鬚眉毫不遜色，荊無常不禁一凜，再看看身邊有不少武林人士已乘此時機走了，自己心目中的大對頭，那個自稱中州大俠的袁子興也夾雜在人羣中，溜了！

他萬分不忿的看了少女一眼道：「我素不願殺女子、婦人，可是，今日，我非殺了你不可，拿命來吧！」荊無常的說話不徐不疾，不過，你已可聽出他的痛恨之意！雙手一圈，沉聲說：「請……」看來，他也並非無眼之徒。看得出這個少女，並非等閒之輩，他不敢自逞自大，當然，越是如此，也說明了，他是非殺少女不可了。

少女却是冷冷的，看住了荊無常的雙手，脚下不丁不八，雙手空空，看來，空手來對付這個劍道高手，荊無常更爲憤怒，陰惻惻道：「你如此胆大……」

「不是我托大，而是，我素來不喜使用兵刃。」

「好！」一聲喝采，叮的一聲，白虹彈出，向少女中門點到，少女雖不避不閃，在這疾如星火的長劍彈及中門時，雙手一股抖、掙之勁，荊無常之軟劍首先由剛變柔，並且，一股極陰狠的柔動，帶動了這柄軟劍向左側滑去。

荊無常大吃一驚，這才明白，原來這少女的柔勁是如此的厲害。自己的劍法，深得剛柔相濟之妙，何況自從練成了內家罡炁，更是如虎添翼，眞力貫處，繞指柔也可變成了煉鋼，自己的無常劍本來已是陰柔之中，夾雜三分霸氣，現在，軟劍附有罡炁，三分霸氣之中更多了七分狠厲之力，也因此，仗單劍歷會羣雄，江湖道上全稱自己爲劍法第一，殺手祖宗！可是，今日，却竟然會被這個不知名的少女，一招錯勁，卸却攻勢，這是什麼神功！

荊無常實在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好手，雖然一招爲少女的淸虛柔勁，剛好拿捏得中間虛勁之處，然後一抖、一引，將他的劍招引歪，但是，少女也感到此人不可輕敵，淸虛柔勁的運用，全仗自己能看準對手出招之中虛之處，但是，荊無常的出手快，並且，可以隨時變招幻式，這也就說明，時時得照顧他的出手變招，事實俱在，一變招，一換式，這出手運勁的中虛之處，隨時會變！稍有拿捏失準，自己就得身爲其長劍所中！

爲了這個原故，她是萬分小心，千分謹愼的遊走，力求取得主動，果然，荊無常已展開了游魂飄忽身法，身形快，而出手招更快的，刷刷刷，一連三劍，白虹吞吐，幻起點點繁星，一窩蜂的，向少女環身捲上，這就可看出荊無常的劍招的厲害，這一連三式，簡直是佈下了一個劍網，令對手無論到那裏，也得與自己無常劍親近，在他以爲，就算是最强的對手，也只能滑步强掙，希求脫出劍圈，當然，你退則我進，第二招「歸藏」式，勢非令對手陷入死地不可。

不料，事情出乎荊無常之意外，少女在如此繁雜殺手中，身形倏的一頓，雙手是微微一個移山式，一股柔勁竟如活的般，將無常之長劍擊彎！

荊無常心叫不妙，長劍一彎，也等如相距少女有了幾寸距離，武家對手，越是高手，越不能相差一寸半寸，相差一分，已是大可轉圜，相差幾寸，眞個算的是海闊天空了，果然，長劍一彎，另一股勁又到，這一次是攝引了長劍，慢慢的向右側傾斜，荊無常一聲尖嘯，全身是勁的，硬生生的倒退十步……

這十步已是耗盡了他畢生功力，荊無常已兩鬢見汗，心中暗叫一聲慚愧，怒吼一聲，身法一領，長劍一引，刷的一聲，軟劍突如長槍般，向少女兜胸刺到，少女身形微向左側，右手五指微曲，緩緩的，緩緩的，抬向左肩，長劍爲這股勁力微見向上斜指，但是，無荊常已將畢生功力所萃的乾坤一招展開，看來他長劍已爲少女的淸虛柔勁所攝！其實，他是力貫長劍，脚步微動，只要稍進一步，他的反手廻劍，立可將少女的後頸削斷。

少女也已看出厲害，但是，這股柔勁却不容稍息！中間一歇，長劍立即可以刺穿琵琶骨，現在，可以看出這個荊無常的厲害，分明，自己淸虛玄勁，不及她所練的罡炁有力！

「荊無常，我與你拚了……」在荊無常的背後，突的迸發了這一聲怒吼，一股極大的勁風，向荊無常背後撲到，這可就苦了，荊無常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時間，有人暗算出手！事實俱在，四週已無人，他，幾時來的？身後突感一緊，荊無常

暗中叫一聲：「吾命休矣！」他不是怕這背後的偷襲者，他怕的是眼前的少女！

不過，就算自己將死，這個偷襲者，却也不能放過，左手一個肘鎚，直擊那撲來的人，奇怪，面前勁力已空，荊無常再不敢多想其他，長劍廻空，叭的一聲，擊中了背後的偷襲者，可是，這個偷襲者是狠狠的扣住了他，死也不肯放手！

荊無常摔脫了尸身，這才看清，是個在混戰中爲己所殺的人！他不識此人，不過，分明此人之武功不弱，中了制命一劍，却僵臥在地裝死，在自己萬分吃緊之時，暴起發難，自己怎會想得到，有這樣個禍星，伏伺在側，不過，他，怔住了，只見那少女冷冷的站在他前面，這就說明了，她並未乘虛而入——自己這條命是她手下留的情！該怎辦？打，太沒面，不打，自己叫什麼來的？見面要命，這就是說：誰見了自己，不是自己要了對頭命，就是對頭要了自己的命。

「朋友！濫殺無辜，勢必會引起公憤，你自己想想明白，我們並非想與足下爲難，只不過，不能看人，自恃己能，而濫殺、亂殺……」少女身邊多出兩個男子，一個是冷冰冰的看了自己一眼，還有一個是對自己微笑了笑，不過，荊無常却看得出，這笑，是甚爲苦澀，荊無常不禁心中一熱，奇怪，這個小子看來不起眼，可是，却有一股令人親近的吸力。

三人在走！走得極慢……後面有個彩衣斑斕的人在跟，跟得很不自然——

「你們不上萬竹坡去？」

奇怪，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萬竹坡？與我們有什相干？」

「你們不是來參與盛會的？」

「什麼盛會？」

「鐵血鴛鴦結婚卅年……」

「——我不明白，這結婚卅年與我們又有什相干了？」

「想不到還有你們這樣的好漢！」

「荊無常！看來……你是有意來搗亂的？」

「這位小哥貴姓大名……你我找個地方，談談如何？」

然後是默承，然後四個人走在一起！

奇怪，荊無常突然流出了眼淚。

「你喜歡殺人？」是個不討人喜歡的小伙子在問，現在，他們處身在一個破祠堂中，地上有幾樣菜，還有幾個盃、碗等物……他們在邊吃邊談！

「匡兄弟！我可是個該死的人，其實，唉！死了才算了了，可偏又死不了，你看有多彆扭，今日，我幾乎可以死了，可惜，這位好姑娘她也不知爲什麼，竟放了我？」

「因爲，我知道一些你的身世！」

「喔！你認識我？不會！」

「我認識狄家伯伯！」

「誰……你？」

「狄一筆！」

「你……你……姓孫……你是芙蓉城中人！」

「早就該知道我的來歷了……」

「我恩師，是你父所害？」

「誰說的！」

「我師姊說的。」

「狄靜音？她現在在那裏？」

「在此地……」荊無常愕然的拍着自己。

「在那裏？」

「喏！這不是，這不是，這是她的衣……破了，雖然是破了，但是，依然很美，你說是不是？」

「靜音姊已死了……」

「嗯！沒有，她不會死——她對我說；小勝子！別以爲我死！我沒有死！我依然伴着你！我們得報仇。」

「靜音姊，她！」孫繼宗面色慘然，啞聲問荊無常：「死了！死了幾年了？」

「我說過，她沒有死！她沒有死！她只是倦了！她不想再見那些牛鬼蛇神，他們騙她，說這是兇手，那是惡徒，然後，他們却向她背後插一刀，靜音姊說過：眞不該相信這些惡徒！不過，這也好，小勝子！你可以看清楚了這些大英雄、大豪傑的面譜，我不想再看，你也別再相信他們……越是大英雄、大豪傑，其實，他們越是可惡……」

誰也該明白了，狄靜音已死了，並且，可能死得極慘，荊無常是受了極大的刺激，因此，他變得冷漠、陰鷙，也更可以明白，他爲什麼不說：他不願意殺婦人女子。

「我總算有兩個好兄弟，焦氏雙鬼，三年前，他倆死了，死在我剛到，他倆對我說，本來，已打聽到，眞正殺我師父的主兇，可惜，他倆沒講清楚，可憐，已死了，我又多了一筆債，鐵血鴛鴦慶賀卅年結婚之喜，突然，我想到了雙鬼在垂死時，指着一樣東西，是一對鴛鴦古瓶，我這才來黃岡，眞巧，碰見了那個自命爲中州大俠的袁子興，還有，那個鬼鬼祟祟的浦靈道，哼哼，他倆殺害了焦氏弟兄，我得找他報仇……」

「無當兄！你這樣個做法，似嫌笨了些！」

「匡兄弟，你說我笨，我本來是個笨蛋，我師父這樣稱呼我，師姊也叫我小笨蛋！我眞是個笨蛋啊——」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你殺了個落花流水，可會將個眞兇越殺越藏得好，越來……你越不知眞兇是那一個了……」

匡本于詳細說明了，殺人滅口是最容易掩藏眞兇的辦法，事實俱在，狄一筆的死，江湖上傳說紛紜，這極可能是眞正的兇手放出的風，要你們自相殘殺，殺一個昏天黑地，他却在暗中看好戲。

現在，焦氏雙鬼探出些綫索，而有人前來殺害雙鬼，這說明了，來殺雙鬼者，必是受人指使的滅口人物，如果抓住他們，定可問出些綫索來，胡亂殺人，唉！於事何補？反而，將一個又一個的綫索，殺了個乾乾淨淨！

荊無常突然眼睛發亮，這證明他，一牽涉到靜音，他會瘋，如果稍一平靜，有所敍說，這又可令他清醒，現在，他是面現紅潮：「我眞笨啊，唉，我，匡兄弟，我之所以殺人，殺得那麼兇，那麼狠，就是因爲，師姊對我說過：『越是大英雄，大豪傑，越是可惡！』我，這才殺，又何況，我已認定萬竹坡的鐵血鴛鴦也是個惡

人，我就更不顧一切殺，因爲，他們全是去拍馬屁，拍那種眞可惡的大豪傑，大英雄啊，現在，得改改脾氣了！殺人，被殺，雖然不是件大事，死，別再死得糊糊塗塗，哈，對！得有個清楚明白！謝謝你匡兄弟……」邊說他已起身想走！

「你到那裏去？」

「找個地方睡覺，然後……揀個時機抓人……」

「此地不可安息了。」

「此地？與你們……」

「我們那一點配不上你了，嗯！你說！」孫繼眉是言語有力，狠狠的扣住了荊無常！

「不是配不配！而是——我有……我的事！」

「你的事與我們有關，你知道不知道啊？」

「什麼？我的事與你們有關？有什麼關連了？」

「你爲報師門之仇？」

「對啊，我是一心報仇！」

「有人說，是先父殺了狄伯伯！」

「這！是有人這樣說過！」

「爲什麼不來找我們？」

「我，唉，我們來不及找你，她已倦了！」笑起來依然是那個德性，唉。

「可是，我父到死還得担這樣個汚名！請問；我兄妹是否也該有所表示，至少，我也得弄清了，究竟誰是這個主兇，他非但毀了狄伯伯，還有我爹，還有；還有不少武林人士，你想報仇？我們又何嘗不想報仇——」

「喔，這……匡兄弟，你……」



「他是我請來的——」

「爲什麼？」

「爲民請命啊！」

又是一陣靜寂，然後，四人相互看了一眼，各自運功吐納，不再言語。

黃岡城中已鬧翻了天，到底有不少武林人士死在會賓樓頭啊！也因此，引起了官場中人注意，當然，也驚動了萬竹坡的大英雄，鐵血鴛鴦華欽山、鄒淑英，事實上，有這多江湖朋友專程趕來黃岡，這可是看得起這一對老夫婦，不過，朋友尚未進莊，嘿嘿，已有不少人無端端的送了命，當然，人不是華氏夫婦所殺，但是，他們怎會來到黃岡？還不是爲了你一對老夫婦？你們慶賀結婚卅年，人們來賀興！哈！興未賀，頭已落地，這筆賬該怎樣算？

華欽山當然有所感慨：這些人即使不是他親手殺，却也與自己殺無什分別！他難過，可又無可奈何，官府中有人來拜會過華老，希望他別太招搖！這不過是打個招呼而已！其實，誰又敢眞的來干涉華老夫婦的，就算官府中人不來數說，華老也煩惱不堪，如今受了這些刺激，華老簡直坐立不安了。

長春仙師馮浩，飛天喪門常太明更加面子上掛不住，因爲，這件事是由他倆發起，也是由他倆發出英雄帖，那想到，未到正日，已出了這些鬥毆死人的事，江湖上，你殺我傷，時有所聞，可是，在今天的黃岡，你們就不該如此的不講情面，你們想打想殺，也別在黃岡啊！

你們這不是鬥江湖氣；簡直是看不起他夫婦倆啊！是有意的搗亂，有心要看他倆的哈……

爲了這個原故，馮浩首先將中州大俠袁子興，還有那個小老頭侯廣請了來，詳細問了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更問清了到底有多少朋友給荊無常毀了，然後，馮浩希望親自出馬，與荊無常有所說明，當然，他無法干涉他們這種武林仇殺之事，不過，他希望，揀個日子，換個地方，去打去殺，別在這個時候打擾，他這是表明了，希望他們看在他的份上，骨子裏，他是有所表示，他會插手管這件事，如果誰不服從勸而胡作妄爲的話，那麼，這件事就算是攬上了他了。

馮浩已傳下法牌，鄭重聲明這個指示，希望任何人能傳到荊無常的手中。

華欽山、鄒淑英也發出了荊無常的名帖，這就可看出，華老是有心結交此人，不希望將這件事掀起一場風波，可惜，就在第二天，萬竹坡、鐵血莊中出了事，中州大俠袁子興莫名其妙的死了，死得極慘，混身寸骨寸傷，並且，屍身發黑。

是誰敢作這大的罪過，在鐵血莊中殺人，殺得如此從容，看情形，袁子興分明受過酷刑，爲什麼？

華欽山夫婦與馮浩、常太明不得不有所忿恨，這分明是向他們示威，華氏夫婦更是面上難落台，好個給臉不要的車西！竟敢如此放肆，殺人殺到了鐵血莊，這算是對主人輕視、侮辱了個够。

當日下午，就有消息傳來，荊無常在郊外的許家祠堂中，並且還有二男一女與他作伴，華欽山無論如何要自己走一趟，但是，讓常、馮兩人勸阻住，並且，再三

說明：「你老哥哥的事，與我倆有何分別，莫非，你老哥哥輕視我們而以為，我倆沒法代你辦事了。」

這就擠住了華欽山，不過，華老再三叮囑，別打草驚蛇，別貿然出手，能忍則忍，能讓則讓，當然，眞的逼於無奈，那也無可奈何，千祈不可失了身份。

天罡 七煞 惡閻王

在許家祠堂中，馮浩與常太明果然見到了那個陰聲怪氣、身穿五彩燦爛的珠衣衫的荊無常。

「是荊朋友。」

「荊是姓荊，朋友却未必。」第一句話，就是這樣冷冰冰，還夾雜些輕諷意味，馮浩自恃身份，今日為了好友之事，這才低聲下氣，那想到這個小子如此狂。

「好！姓荊的，我問你，為何如此心狠手辣？」

「對你，還是對別人，或者，對你親人，」荊無常根本不把馮浩放在眼中，你一句話尚未說完，他立即搶住截了，然後，反問你幾個問題，馮浩已經越來越看其不入眼，而殺機也越來越濃了。

「是我問你？」

「難道不准我問了。」

「好狂的小子。」

「好不識羞的老糊塗。」

馮浩的左手袍袖已無風自動，分明他在運功使勁。漸漸地，隱隱地，這袍袖形如一個大氣袋，那一旁的常太明一聲清叱道：「馮道兄，不可如此。」

「常老兄，你已看到這個狂徒。」

「也得問個清楚明白，一言不合，就動手出招，殺傷了他，於事何補？並且也問不出個眞情實況，萬一有什瓜藤相纏，豈不悔之晚矣。」

「可是，他……」

「啊，荊相公，」常太明強壓住馮浩的怒火。回過頭來對荊無常打了個招呼。

「哼，你是在損我了，我那裏是相公，是化子，瘋子，殺人的兇手而已。」

「足下定有滿腹幽憤，這才到處殺人，可是，試問，這樣殺法，於事何補，至於在城中會賓樓頭，這一戰，你却殺了不少武林人士，你令華氏兩老，萬分為難，事實俱在，我與馮道兄並不是來干涉你，而是希望你有所說明，常言道：『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華老發出英雄帖，只是期望見見面，能解，則代君解仇，眞有不平。當天下英雄之面，說一個清楚明白，那尊壓駕之內心創痛，公諸天下，也不必令人誤會足下，這可是，一片苦心而已，足下何必如此狂妄，授人以隙呢？」

「荊無常素來不善辯白。」

「你輕視華老夫婦？」

「至少，我不至於卑躬屈膝。」

「你眞的，如此胆大妄為？」

「胆大是實，妄為，却也不敢。」

「為何在鐵血莊中殺人。」

「奇怪？」荊無常是冷冷的看了常太明一眼道：「是老人家親目所見了？」

「這個……」

「還是老人家你想當然耳？」

「中州袁子興，不是你所殺？」

「你信不信？」

「你，有無可令我信的證據，以釋我念？」

「我何必講，我不是已說過，荊無常素不喜辯白。」

「如此說來，你是……」

「揹多個黑鍋，我也並不在乎。」

「小子，看招。」馮浩是越來越忍不住氣，越聽，發現荊無常的語氣越冷，越顯得他是如何的看不起自己，一聲怒斥，身隨掌到，長春仙師數十年來，不知毀了多少成名英雄，武功了得，出招之沉，為江湖道上十三名宿之一，近年來少管江湖事，多煉丹炁煞，武功之精進，簡直已到了脫胎換骨的境界，這一招驚雷迅風，挾忿而來，勢如暴風驚雷，力可崩山裂嶽，一股熱流，一陣啞嘯，向荊無常壓到。

荊無常明知馮浩之難鬥，因之他語聲畢，掌風到，他那條五彩紛呈的身形，就如一縷彩烟般向後疾退，而天鐵玄劍也已抖彈而出，這一來，荊無常不得不佩服老一輩成名人物，饒是他身形如風，却也已挨上了一些餘波，單只掌風之尾，也已令荊無常有面紅心跳之象。但是，雖然你是勉強讓過了一招，馮浩仗以威震武林的七煞天罡掌是得理不饒人，第二招「陽烏吐芒」，右手一揮一個大圓形，將個荊無常攝向這個太陽七煞圈中，荊無常這一次是避無可避，軟劍抖出一蓬銀星，劍聲嘶嘶中，奮力抖出這個陽烏禁圈。好個荊無常，他在天鐵玄劍掃開七煞掌的禁圍時，反手一招「長虹貫日」，劍芒吞吐中，向馮浩的頭面雙肩，連下十七下重招。

耳聞一聲錚，荊無常立感玄劍劍身有一股熱力傳來，令其右手一震，虎口發燙，荊無常不由大吃一驚，這老道，那來如此神妙的功力，自己闖蕩江湖廿來年，也不知會過多少成名人物，毀在天鐵玄劍之下，也大有人在，可說沒有三招示敗的事發生過，對孫繼眉，自己也估計得到，自己在最後有必勝之道，可是這個老道。

唉，自己一味狂妄，看來……

四外掌風如潮，壓力如山般，向荊無常壓到，荊無常奮力掙扎，這一次，馮浩為求不再浪費時間，太陽七煞神掌中的「六龍馭日」吐出，這是象徵天上軌跡，太陽環繞天道之力「六龍馭日」，說明太陽之威、之重，於此可見，這一招威力之大之剛！荊無常才脫陽烏禁圈，又再陷入了太陽禁圈中，看來，凶多吉少矣。

「前輩手下留情！」一聲驚惶叫聲中，聲到人到，一股極韌、極勁的掌風由橫裏撞來，馮浩待等看清人影時，一條五彩燦爛的人影，不知怎麼一來，為來人擲出老遠，而一個年才廿四五歲的樸實少年，雙手一陰一陽，宛如毒龍揚鬣般，與自己的太陽七煞鬥一個相持不下！

馮浩簡直心情激動得——「想死」，為什麼？唉！愧也得愧死了啊，自己成名江湖之時，看來，眼前的少年尚未出世。而今，自己仗以威震群邪的七煞掌，却讓個少年抵擋住，怎不叫馮老道懊恨欲死。

馮浩一招被阻，第二招是勉強拍出，可是，那少年却是面色鄭重，一邊推出一掌，一邊誠懇地說道：「前輩，請住手，小子還有話說！」馮浩是莫名其妙的住了

手，並且，深情地看着這個小伙子：「你是誰，你是誰？」

「前輩，你請看，此人是誰！」外邊又傳來一聲清脆的少女聲音，蓬的一聲，只見一個黑衣人，擲在他眼前，馮浩一見此人，不由面色一變道：「這是幹什麼啊？白道兄！」

「前輩，你還與他稱兄道弟，哼……難怪，荊無常他對你視作了眼中釘。」

這小丫頭在教訓老道士了，馮浩簡直是啼笑皆非，尚幸後面跟來的少年，却阻止了少女的話道：「妹子，你也太放肆了，馮道長受人所愚，其實，為人所愚又豈是他一個，就算常先生，華老夫婦，也不是全在此人算中。」

「這位世兄好面善。」

「常叔叔，你難道忘了芙蓉城中的清虛室！」

「你是繼宗。」

「正是小侄。」

「你們，你們，呃，我那芙蓉兄呢？還有令堂！」

「死了，死在一個自己人的手上。」

「什麼？」

「連下來，他是會毀了你，還有華氏夫婦！」

「你說什麼？」

「這一個結禍卅年的慶賀事，其實是個陷阱！而你倆却中了此人之計，妹子的說話，雖說有感而發，其實也是實情，他們鼓動你們擺酒，巧立名目，然後，來個一網打盡，常叔叔，你大可問問這個白凱，他究竟是何居心？」

常太明簡直是為重拳所擊，打得他滿眼金星，分明，這一對少年男女已探出了某些陰謀，白凱！這多年的同道至交，他，難道竟然會出賣自己。

結婚卅年，這的確是巧立名目，不過，自己確是受了白凱唆擺，攪這麼個貽笑方家的大會，可是，他倆也有另一個計較，希望江湖道有個聯盟，隱隱的他已發現有一股暗潮，將會掩沒整個武林道！不想，自己反而受人愚弄，聯盟尚未攪成，禍事却已降臨頭上。

「白道兄，你究竟是攪什麼鬼？」

「無可奉告！」白凱是沉着地，也微帶輕視之意的，說着自以為是挺有意思的話。

「白凱，你借刀殺人，你移禍江東，你用了絕滅人性的黑玉鬼燐粉，將個袁子興折磨至死，別人誤會是荊無常入莊殺人，試想，就算荊無常神通廣大，他那一身奇形怪狀的打扮，一入鐵血莊，豈有不為人看出，他怎可如此肆無忌憚的拷問、殺人。」

馮浩不由暗恨自己荒唐，事情經人一點即明，而自己却讓個自己人弄了個神智昏迷，這個台坍得不算小！實在，荊無常他怎敢如此大胆，貪夜入莊，殺人示威，可是，自己却一口咬定是他，幾乎誤殺好人。

現在，他對白凱是恨如切骨，當其聽得白凱尚在支吾不言，他是冷冷一笑道：「白凱，你能使毒！失敬失敬，名滿大江南北的仁義白家竟然會練毒，並且又是江湖失傳多年的三屍鬼王門下的毒，好，眞是好，可是，你不說出胸中圖謀，豈不是將你的雄心壯志湮沒無聞？大丈夫敢作敢為，事無不可對人言，你為何不說個清楚明白，憑你無可奉告四個字，就能了結一段公案？哼，只怕沒有這般容易吧？白凱，你講是不講？」

白凱是冷冷一笑，不再言語。

不說話，換句新名辭，「沉默是最佳的對抗。」

可惜，白凱却忘了，七煞眞人、長春仙師馮浩的厲害，這七煞神掌乃是前明皇室，密鎖大內的唯一秘籍，建文帝出走時，七煞秘笈才算是流出江湖，可惜，一瞬即沒，馮浩之師祖，正是陪伴建文出奔，十四高手中之一，傳到了馮浩手中，近年來，馮浩才算是登堂入室，蔚為一代名家，而七煞掌最善於顛倒人身經脈、氣、血大穴，馮浩從來沒用這種手法對付惡人，今日，他已看出事情嚴重，更痛恨自己人出賣全體，如果不問出詳情，可不知日後有多少人得為陰謀所害。

一聲慘叫，白凱已為馮浩之七截手，斷脈截經法所苦，白凱想不到一時失慎，露出馬脚，更想不到這三個少年是如此的厲害，將自己阻了個縛手紮脚，自己罪狀已著，明知辯無可辯，希望來個抵死不言。待等大會開始，自己徒黨下毒得手，自己還可以仗鐵血莊中的羣雄相挾，換一個全身而退，不料，馮浩竟然對自己會下這種毒手。

全身骨節百絡，如被壓束，如受抽緊，幻覺上，全身被壓束得在往小處縮……試問，這種苦，豈是一般人能忍受的，就算白凱為江東武林世家，金剛伏魔掌，世稱第一，可是，一直來，只有他對付人，幾時受過人這樣的待遇的？他慘哼，他哀叫。

「講是不講，如果不講個清楚明白，那麼，我還有更厲害的苛毒手法，來欵待你。」

「你！你我……相交……多年！」

「哼哼，對啊！相交多年，而你却如此對我，你已不是人！你是禽獸不如的鬼……鬼！」常太明是老淚縱橫，苦痛地接了一句，於此可見，他是如何痛心啊！好朋友背後插刀，可怖，而實在不近人情，而現在，當眞為人所擒，竟然好意思講出相交多年的話來，那簡直是將友情作其為非作歹的護身符了，試問，白凱那能忍受得住！

「講是不講？」馮浩的第二招已出，可憐白凱他是平臥在地的人，却突然如鯉魚般，打挺而上，平擲而下，於此可見，這一下的苦痛，比第一招更重多倍！

「你……你……好！狠！毒！」

「是我們狠毒，還是你陰毒？」馮浩冷冷的說。

「鬆！鬆了我，我……講！我講！」

馮浩手起一掌，按住白凱的胸口，沉聲道：「講！」

白凱吁了一口氣，呻吟着：「痛！痛！痛……」

「講！已算便宜了你，如果講得不盡不實，哼哼……我舉手之際，令你苦痛萬倍！」

「我講！我講！我！我也是無可奈何

，九幽閻王，他逼使我，是他，傳我毒藥，還有玉眞散，在……羣雄聚集時，暗中下在水缸中……煮飯、燒菜時，全沾上毒，然後你們全爲……九幽閻王的手中物，掌中奴……」

嘩然而叫，豁然而明，哼！正兇原來是他。

看來，憑仗了毒藥，連毀了不少門戶，突然，常太明長嘆一聲道：「這些多年未見的老魔頭，看來全讓這惡閻王解決，當然，以毒攻毒，未嘗不是好事，想不到萬毒歸一，助長其聲威，更憑仗其陰謀毒計，爲禍武林，這，又能有幾個可以抵擋的？」

「常叔叔，請問，你有何辦法，以阻抑這個陰謀？」

「至少，我這個老糊塗，出的糊塗主意，還有一些用，藉名華氏夫婦的卅年結婚之喜，其實，我就是希望對武林道下個警告，而能結一聯盟，至少，結盟自保，然後覓機進擊，唉！那想到你想到的，對頭也不是在睡覺，如果，不是你們在中間打岔，岔出個新形勢，哼，中原武林就有一場大禍事！」

「馮道長，你又有何打算？」

「毀了這個賊奴！」

「不！不！千萬不可！」

「小伙子，千萬不可。」

「小伙子，你！」

「常叔叔，馮道長，你們不認識他，他是山東毒龍，于七爺的後裔。」

「是你！你！沒死！」馮浩語氣充滿驚喜之意，「你已學成毒龍神功，你！」

馮浩竟然想哭：「孩子！難爲你，眞正的難爲你！」

看官：爲什麼這個七煞眞人，長春仙師會說出這種話；實在，修習毒龍功，這苦難與危險，旁人根本不能明白其中之萬一，尤其是這苦痛、折磨，每一日每一時，得歷盡千刦百災般，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如果，唉！照匡本于的年紀看來，可能在極幼小之時，就已在受災受難，幼童是最可寶貴的時分，人家！全有父母珍惜，天眞無邪，無憂無慮，可是，匡本于却在與死亡掙扎，與災難苦痛硬撐，是有心人，那會不感到心酸鼻苦？

匡本于是如此的誠懇，也是如此的尊敬地對馮浩道：「前輩，我沒什麼，眞，不過，我是有些傻，如此而已！」

「我不與你講這些！」馮浩眼中淚無論如何忍不住，哽咽地道：「你叫我別毀了這個惡奴，爲什麼？你瞧，我不是比你更傻？嗯！」

「前輩，點他啞穴，將其全身扣住，算是爲外賊所傷，不過在他被毀之前，要他寫一張字條，『依計行事』就是這四個字，前輩，你該明白了，晚輩的意思是：引蛇出洞，看一個清楚明白。」

常大明、馮浩恍然大悟，連聲叫好，然後，依計行事……可是，荊無常却怔怔的望着遠處，對週圍發生的事，一無所覺，一無所知那樣。

「荊世兄，你做什麼了？」

「我！沒什麼，我只是想到了靜音師姊，還有焦氏雙鬼，血鴛鴦！」

「哈，荊世兄，請問狄伯伯幾時遇害的？」

「什麼？狄一筆出了事？」

「馮道長，你不知道？」

「狄一筆素來獨來獨往，最不合群，人，也介乎邪正之間，與我們相識，却又不願多往來，何況，他隱居西北青秋谷，簡直與世無爭，我們只知他閉門納福，那想到他已歸了天！」

「我師父死了二十年！」

「廿年？死在家中？」

「不錯，死在青秋谷，是華欽山所殺的！」

「啊！可有確證？」

「沒說得詳細明白，不過，却有人指出。」

「不可能啊！華欽山在近廿年來，根本足不出戶，人在黃岡，那能遠赴西北殺人，華欽山也不至於有分身之術！」

「常叔叔……你可以保證，華老未出過門？」

「其實，從于毒龍失事之後，他已立誓不履江湖，他已看破了一切！他那會無端端的殺害狄一筆，事實俱在，于毒龍失敗，只有狄一筆看得最清楚，華老對狄一筆是心底佩服，說別人殺害他，我還肯信，說華老，我只有咨一句，莫名其妙！」

「哈！又是移禍江東之計？」

「大有可能！」

「馮道長，常前輩，不是我在潑冷水，我只是請求你倆多加小心，越是心腹知己，當他們有所行動時，就越危險！期望兩位對小子的芻見微言，有所垂注！」

對啊！江湖上風雲險惡，變幻無窮，白凱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不隨時提防，後果又會如何？兩老不禁面面相覷，而暗暗心驚。

鐵血莊依然大排筵席，白凱在羣雄的慰問下。他只能乾瞪眼，流眼淚，華欽山夫婦並不能因爲一人之事，而敗壞衆人之逸興，飛觴酬賓，頻頻勸酒，飲宴一半，華欽山只才說明此會之目的。

「小老不敢自命不凡，可是，武林中風潮迭起，不少好朋友，莫名其妙的失了踪，毀了門戶，據有心人暗中觀察，分明有個巨大陰謀在進行中，此人心懷大志，却也陰險萬分，如果中原武林道再不肯有所行動，小老眞怕在此君的陰謀蠶食下，毀了中原武林道。」

「華老頭，你說得不錯！」

衆人一看，出口接聲的是滄州名教師，虎爪天王劉善權，此人頗具俠名，並且門徒衆多，衆人可是不明白，他這番說話是贊同，還是別有他意。

「剛才，你說過，此人心懷大志，你可算是一言中的，此人就是希望統一武林道，至於陰謀、凶險，哼，這也說不上是不是，其實咱們走江湖的，又怎能心柔面軟的，刀頭上打滾的人，不是死，就是活，對付對頭。用重手，或者，用毒使陰，更是免不了。」

「住口！」越聽越不像話了，有人出聲阻住了劉善權的說話：「你到底是帮那一邊！」

「我！帮有力的一面。」

「中原武林道是弱的了？」

「崇黑子！中原武林也可算不上强啊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賣餅童子

混沌書生

萊州有賣餅童子，年可十數齡，衣破敝之衣若窶人子，每日持餅筐，求售於市，有張以成者，無賴也，性暴戾，好自負，橫行閭閻，無所不至，遇有婚喪等事，彼必據首座大啖，否則其家必遭滋擾，故里人均啣之，於是痞徒等，遂擁之爲首，張自得，肆惡更甚，一日，張自遠歸饑甚，見賣餅之童子至，即取餅啖之，食罄四枚，語童曰，餅資俟明日給，小童頷之，翌晨，張又見童曰，昨食汝餅美，可再取若干來，餅資總給汝可也，童亦頷之，而張卒不名一文，逮月終，童遇張於茶肆，遂向索資，張怒目曰，我欠汝錢乎，姑念汝年幼，曷速去休，毋絮絮也，童笑曰，汝錢不便，是亦無妨，何怒如此，且此時腹中得勿饑乎，筐中尚有餘餅，謹呈二枚，請食之，語時即持餅授張，張轉怒爲喜，接而大嚼，童亦旋身出，至街間，衆謂童曰，此獠賴汝錢乎，童曰，區區之資，不給無傷，然彼今日，惡貫滿盈矣，適余授餅於手已受大創，不出三日，行將筋骨俱斷也，衆聞言大奇，爭詢何術，童不言而去，一日童忽不見，二日後張果哀號呼痛，其聲甚慘，不及半小時，竟斃，里人聞之，莫不稱快，而某茶肆中之庭柱上，忽發現一白紙條曰，佘奉祖師了悟僧命，來此鄉除害，非售餅者也，今張已死，回山去矣，賣餅童子白，於是羣始悟爲俠客，爭敬仰之。

，至少現在你就無法表現你是個强者。」

「你說什麼？」

「哈！使勁運氣試試，這就可明白，我話中之意了！」

衆人轟然起立，可是，却夾雜着幾聲尖哨聲，而一個個你掙我扎的哼聲中，苦矣，有不少人已發現，不知幾時中了暗算，中氣勁力，無法運用。

「中毒！」有人慘然吐出兩個字，在場人個個明白，有小人混入，在食物或酒菜中，下了手脚，每個人在悄沒形聲的擺佈下，中了毒。

華欽山不禁氣得面色慘變，自知也不必再說下去，口中所提說的陰謀，竟已如靈斯响的，降臨在鐵血莊中，自己還在夢想聯盟江湖，以抗陰謀，嘿！首當其衝的，竟然是自己。

是自己一意孤行，害了人！

巧立什麼名目？藉口什麼宴會？好！反而授人以柄，助兇手陰謀得逞，來個一網打盡。

「是華某無能！反令列位隨我墮入奸計！我！」

「不必死啊！活啊的，敎主一到，就可分晓！」

「劉善權，你，原來是奸細！」

「不，不！我是敎主座下，長江路的尊者。」

幾聲馬嘶，又有車聲轔轔，莊門被打開，一輛黃金爲骨的有篷大車，在一個全身黑衣，黑披風的，套黑布面罩的人控制下，緩緩走入，立即有十幾個武林人士誠惶誠恐的跪在地下齊聲高叫：「迎接敎主，願敎主萬壽無疆……」可是，那黑衣人長鞭一抖，道聲：「起立！」聲尖刺耳，而這些武林人士却如奉綸音，閧然起立，畢恭畢敬的退往一邊。

「華氏賢伉儷，馮道長，常先生，天南七子，鳳陽歐鏢頭，彭寨主，仇氏雙雄……還有，唉！年老了，有許多個後起之秀，却是難以叫得出來了，不過，無論如何，你我總算有緣……嘿！天雲娘子，其他事，你就代我說明白了吧！」

「列位，想必已然有所明白，中了毒！哼！其實，不是毒，乃是我九幽宮中的玉靈散，別以爲玉靈散是苗疆萬聖門中的靈藥，事關萬聖門乃是九幽宮中的分支而已……」

好！大家明白了，這九幽宮分明已毀了萬聖門，將萬聖門收歸爲屬下，這個九幽宮？到底是何來歷，有這大的潛力？

「……你們，就該明白，中了玉靈散，如無解藥，勢必會苦痛萬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至於現在，人如廢物，有何樂趣？敎主之意，希望你們能跟從敎主，共建武林大盟，然後，東擊少林，迴掃武當……」

「口氣不小。」

「是誰不知死活，亂吹大氣，雙判官，代我搜出來淩遲示衆。」大車中突然飛出兩條白影，雙執哭喪棒，直撲大廳，耳聞兩聲慘叫，兩條人影擲出，衆人不禁大吃一驚，因爲，被擲出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兩個所謂判官。

黑衣人一聲怒吼道：「是誰？敢如此大胆，毀我九幽宮中人！」

「是我！」常太明從容步出。

「還有我！」是馮浩。

「你們不怕玉靈散？」

「中了毒，形如廢物，這是你親口所說的啊！」

「啊！」

「嘿，馮道長，好沉着，可是，朋友，你就不怕你會累死許多朋友？」

「就得向你要解藥，這兩個判官也讓我們餵了些玉靈散，哈！你看如何？」

「哈！這兩個膿包，辦事不力，死有餘辜，我又怎會施捨解藥！」

「好啊，可是，毀了你的寵姬，殺了你自己，我想，要取玉靈散解藥，就不難了吧……」莊外又傳來一個少年的說話，是這樣的沉着，也是這樣的嚴肅，衆人眼前一亮，只見一對少年男女穩步踏入，後面跟了個色彩繽紛的漢子，突然，少年男女互佔一角，雙雙將左右手交拱，一陰一陽，而那個漢子，更是陰狠，一道白虹抖起，直彈向那輛金馬車，那黑衣人長鞭抖起，希望一殺來勢，可是，這幾個全是孤臣孽子，有爲而來，更且熟悉車中人的厲害，所以一出手，三人齊上，清虛玄勁首先分左右兩邊牽扯住黑衣人的長鞭，荊無常的無常劍法是又陰又狠的，直彈車中。

「湯閻王！你與我滾出來！」是荊無常的陰聲怪氣的呼叫，噗的一聲，長劍彈入車中，又聞得噗的一聲響，一股粉紅色的烟霧似狠烟般竄出，荊無常是身形一領，借長劍之反彈之力，直飛半空，衆人之鼻中，全爲這一股辛酸刺鼻之氣味，刺激得張不開眼。

天雲娘子本來爲孫氏兄妹之清虛玄勁所困，當粉紅色一現，又聽得車廂內，有人尖叫道：「十盪十決，速退！」果然，一道烏油油的光影，由車中抖出，首先將荊無常逼出圈子，孫氏兄妹也爲這股觸鼻氣味所苦，天雲娘子的長鞭轉了個圈子，一輛大車一個急轉彎，好快的車、馬，轉眼之際，已奪圍而出，向莊門外竄出。

轟然一聲巨震，衆人突見一條白虹，其疾如箭，如天紳倒掛般，搭向車頂，一個天神般的少年，突在門垣牆上出現，只聞得一聲長嘯，白虹倏的一起，幾聲驚叫聲中，嘩喇喇一聲巨響，衆人只見黃金大車的篷頂，爲這少年抖手捲起。

就在此時，幾絲烏光，一條長鞭，直向那少年打到，明眼人一看就知，這烏光比長鞭厲害十倍以上，有人還想出手相救，好個少年，左手手指連彈，烏光竟然爲其指力彈回，當時，聽得天雲娘子的厲嘯聲，而叭叭聲中，幾聲慘叫，黃金馬車已疾如星火般，向莊門外急馳而去。

一對少年男女身形動，想追，那少年已飛身而下，阻住了這一對兄妹，道：「兩位不必多事了，先救這裏的武林朋友爲要。」

突然，聽得連聲慘叫，匡本于面色一變，只見一片片血光現，而十幾個潛伏在莊中的奸細，爲馮浩、常太明，還有荊無常所殺，匡本于還想喝止時，可惜，三人的出手實在太快，也可能是他們挾憤已久，有機會報復，立使重手，根本連個考慮餘地也沒有。

匡本于面色慘然，走進大廳，衆人見他抓住那個篷頂不放，不禁暗暗納悶，這又是爲什麼？不過，目前必須向他道謝，如果不是這幾個少年英俠趕來，中原武林道落得一敗塗地，全軍覆沒。不過，所中的是玉靈散毒，又該如何？……

匡本于是將車篷的四角折斷，一角中藏有二本薄薄的小册子，一角中藏有二只黃金盒子，還有一角是一幅地圖，另一角乃是四隻小瓷瓶，他一笑對馮浩道：「馮道長，這一瓶是玉靈散解藥，你留下。」

「請問小英雄，尊姓大名。」

「匡本于！」

「不是，華老哥，他就是山東毒龍于七的後裔！」馮浩挑明了匡本于的面目，衆人鬨然圍上，可是，匡本于苦笑了笑，是那樣的誠懇，也是如此的尊敬：「各位，小子有事！不便多留，對不起，對不起。」

衆英雄那肯放他走，可是外面傳來一聲馬嘶聲，只見一匹青馬，飛也似奪門而進，一見匡本于，牠是揚蹄驕嘶，匡本于長笑一聲，身形一動，才上馬背，立見一條青影似神龍升空般，竄莊門，走了。

孫氏兄妹也不怠慢，飛身奔出，尚幸那些武林人士，只顧注意了匡本于，忽略了孫氏兄妹，所以很容易讓他兄妹溜出了人羣，還想有所查問，好，連個荊無常也走了個無影無踪。

不過，無論匡本于如何的謙退，不求人知，可是，鐵血莊一會，毒龍大俠之名已風傳天下——

在往合肥的驛道上，有四騎馬在走，正是匡本于，孫氏兄妹，還有個荊無常。

荊無常是比較正常了，穿了身新竹布衫，不過，有個色彩繽紛的包袱，說話還是那樣的陰聲怪氣：「我說匡老弟，往合肥走，是不是合肥有人等你？」

「不是！」

「那你到合肥去幹什麼？」

「誰說我到合肥去了？」

「那你到底到那裏去？」

「山東。」

「哈哈，你是去山東看看你的家鄉之地？」

「不！我得找那個閻王。」

「啊，還找他？」

「唉，我依稀有所明白，鐵筆，一喪，芙蓉，海棠，七星，閻王，而閻王是最是可惡，也最可怕的人物，姑姑要我去找閻王算帳，我相信，這個九幽閻王與我有極大的關連，可能，是我的眞正對頭！」

「是武林的對頭！」孫繼宗補一句。

「唉！我們是芙蓉後人，海棠門看來毀了狄一筆伯伯，尚有荊大哥，七星門莫名其妙的失了踪。」

「我怕北斗門就是七星門！」

「那麼，誰是月明，誰是清光呢？」

「找到閻王，可能有個水落石出！」

「或者是吧！」

「好！找閻王去。」

「哈，我們可眞是不怕死的傢伙。」

「你本來是無常嘛。」

轟然一聲大笑中，四騎馬絕塵而去。

後面，却有一個中年婦人暗暗垂淚：「七哥，你英靈不遠，我總算對你已有交待了。」

（全文完）

臥雲仙子

追魂劍客故事之三

曹若冰・文
子成・圖

俠女尚和平　武林同敬仰

大街上，小客棧門外，圍了一大堆的人。

「小飛狐」沙小娟手握綠芒閃動的短劍，氣唬唬的站立在客棧門前；她對面站立着「銀劍公子」孔玉龍跟「銀龍三劍」，還有那「紅燕子」柳如媚。

駝背老人賈駝子老態龍鍾的擠進人叢中，只見「銀龍三劍」分三面將沙小娟圍逼着，孔玉龍神情瀟洒地搖着摺扇朗朗笑說道：「哈哈！妳不是瞧不起『銀龍三劍』麼，現在怎麼樣？只要妳說一聲『服了』，本公子就不難爲妳。」

聽這語氣，顯然是沙小娟已跟「銀龍三劍」動過手，並且沒佔到上風。

賈駝子眉鋒不由微微一皺。只是沙小娟小嘴兒一披，道：「啐！不要臉，三個打一個，眞丟盡了你們『銀劍堡』的人，有本事就一對一，我說過，只憑劍法勝你們，絕不使用其他武功，否則，你們就休想我說個『服』字。」

孔玉龍朗聲大笑，說道：「好倔强的小丫頭，要不是顧念妳祖父跟天痴上人與我『銀劍堡』多少有點淵源，豈會容妳逞强……」

賈駝子暗暗冷凝地一笑，心念電轉，正想有所行動時，突聞對面人叢中有人發出一聲冷笑；那笑聲十分刺耳，並且充滿輕蔑之意。

他循着笑聲看去，發現「苗山四鬼」也雜在人叢中，只是却未見「四燕」和「金瞳魔姬」。他知道，「四鬼」既然在此現身，「金瞳魔姬」跟「四燕」亦必落脚在這城內。

冷笑聲剛落，孔玉龍臉色立即一變，目如電射地投注在「四鬼」身上，冷笑道：「是那位朋友，請站出來。」

賈駝子滿以爲「四鬼」會應聲而出，那知事實却不然，「四鬼」對孔玉龍的話竟是聽若未聞，全不理會。

突地，又是一聲冷笑倏起，這次是傳自孔玉龍身後。孔玉龍霍然旋身，雙目灼灼地向人叢中搜視；找尋那輕笑之人。

可是，他目光所及，全是一些不起眼人物，竟沒發現一個可疑之人。

他心中不由大感奇詫；剛才那聲冷笑明明發自身後，他飛快地旋身，怎地不見可疑之人？……

沙小娟本是個天生脾性急躁，素向好强的小姑娘，如何受得了衆目睽睽之下被「銀龍三劍」拿劍逼着，她陡地一聲嬌叱，嬌軀一幌，一挺手中短劍，綠芒電閃，直朝「三劍」中的老三阮義分心刺去。

阮義哈哈一笑，銀龍劍出如電，劍尖斜挑，一招「挑星摘月」絕學展出，他竟想將沙小娟手裏的短劍挑脫出手去。

只是他沒想到沙小娟人小鬼大，跟他要了心機，這一招本是虛式，旨在分他心神。這也是因爲阮義說話刻薄損人，沙小娟對他的印象壞透，存心想給他苦頭吃。

阮義劍招才出，沙小娟右手短劍已飛

快地掣回，左手馬鞭兒一掄，勢如閃電地橫掃而出。

這一鞭，大出阮義意外，身形疾急左閃，險而又險的避開。

沙小娟似是已算準他會往左閃避，鞭影未落，綠芒電閃，右手短劍又已奇快絕倫地刺到。

這一劍奇快凌厲無匹，阮義根本來不及出劍封擋，迫得身形後仰，倒射八尺避過。可是沙小娟却是得理不饒人，嬌軀一擰，如影附形的撲了過去。

阮義心頭不禁駭然大驚，他雖然名列「銀龍三劍」之一，一身功力頗爲不俗，但在一招失去先機之下，也不禁被迫得手忙脚亂。

阮平阮雄一見阮義只在出手一招之間，便被迫得手忙脚亂，兩人立即一挺銀龍劍，銀虹映日生輝，雙雙攻向沙小娟。

驀地——

又是一聲冷笑倏起，孔玉龍雙目正如寒電激射地循聲望去；突聞「銀龍三劍」口中同時發出一聲疼哼，身形霍然各自閃退丈外，都是左手護着右腕，一臉駭異之色。

情形很明顯，「銀龍三劍」右腕已都受了傷。

孔玉龍顧不得再去搜尋那聲發冷笑之人，連忙回頭注目喝問道：「阮平！你們怎麼了？」

阮平目光環掃了四週一眼，道：「不知是那位朋友在暗中搗鬼，剛才右腕麻了一下，此刻還有點隱隱作痛。」

阮雄突然仰天一聲大笑道：「想不到這兒竟有這等高明人物，只是明人不該作暗事，像這等行爲，豈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爲。」

阮義却是連連嘿嘿冷笑，雙目電芒飛閃地不住向四下裏打量；顯然，他是想尋找出那暗算他兄弟之人。

孔玉龍雙眉挑軒，目射寒芒殺機地道：「是那位朋友，既敢炫露一手，便不該是藏頭縮尾的人物，請現身來見見吧。」

這時，沙小娟也被這突然的變故弄得楞楞地站立在當場只發怔，眨動着兩隻大眼睛向四面人叢中搜索；她也在找尋那暗中搗鬼帮她忙的人。

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自人叢中傳出道：「現身出來就現身出來，怎麼樣？」

孔玉龍跟「銀龍三劍」，沙小娟，賈駝子，以及那些圍觀之人的目光全都循聲望去；只見那人叢中一步三搖的走出一個身高不滿五尺，穿着一身粗藍布衣褲，黃板牙，朝天鼻，顎下灰白鬍子的矮老頭兒。他人矮，却長着一個比常人還大的腦袋，偏又配着老鼠眼似小眼睛；那模樣長像實在滑稽好笑。

矮老頭兒走出人叢，在街心一站。雙手叉腰，歪着大腦袋，一臉嘻嘻之色；說他在笑，可是那笑容却比哭還難看。

衆人原以爲在衆目睽睽之下，胆敢搗鬼暗算「銀龍三劍」之人，必定是位有頭有臉的武林高人，那知竟是這麼個不起眼的矮老頭兒，心中立時全都不由感覺意外地愕然一怔。

孔玉龍乍見矮老頭兒，心中也是大感意外地一怔。但他倒底是個城腑極深之人，他腦子裏意念飛旋，已然想起一個人來，暗道：「千萬別是那老怪物，若然是他，可就麻煩了……」

他意念飛旋間，已收斂起臉上的那股驕狂神色，凝目問道：「剛才冷笑的可是你？」

「不錯，是我。怎麼樣？」矮老頭歪着大腦袋，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樣子說。

「銀龍三劍」那老大阮平這時似乎已想起了矮老頭兒是誰，連忙搶前一步，雙手抱拳道：「您老可是『矮叟』丁驄？」

矮老頭兒翻了翻小眼睛，忽然哈哈一笑道：「不錯，想不到你這位『銀龍』大劍客居然認得老夫。」

阮平連連拱手道：「老前輩說笑了，我們那配稱做劍客。」笑了笑，問道：「老前輩怎會來此？」

「矮叟」丁驄嘻嘻一笑道：「來瞧熱鬧呀。」

阮平道：「老前輩！晚輩給您介紹，這位便是敝堡少堡主孔玉龍。」

「矮叟」丁驄連眼角也沒抬一下，朝天鼻子一掀，灰白鬍子翹了翹，搖頭道：「不用介紹，銀劍堡的『銀龍公子』威震天下武林，只有那有眼無珠的人才會不認得，我老頭子可是久仰得很。」

這話聽起來似是恭維，其實却是暗含譏諷。

孔玉龍生性聰明，對這種明似恭維，暗含譏諷之言，他自是不會聽不出來，臉色不由微微一變，心中也暗生惱怒。只是，他深知「矮叟」丁驄是有名的「捉狹鬼」一個；此老不但精通武林各派武功，而且旁及各種雜學。生平偏又好管閑事，遇上他的人，若不被他作弄得啼笑皆非，决不罷手，如果把他惹惱了，那可更是沒完沒了，十分難纏。武林中人大都見他頭痛，能不惹他也都不願惹他。

但是，此老有個怪脾氣，遇上事只要肯向他低頭，當面奉承他一番，然後請他喝上三杯老酒，便是天下的事也可烟消雲散。

然而，孔玉龍以「銀劍堡」少堡主的身份，要他當着許多江湖人物之前，衆目睽睽之下向丁驄說幾句奉承的話，他實在有點說不出口。

他耳聞丁驄譏諷之言，雖然臉色微變，心中惱怒，但却忍住沒有發作，暗吸了口氣，道：「丁老前輩！您好。」

丁驄兩隻綠豆眼一翻，道：「沒有死，吃得喝得，有什麼不好。」

孔玉龍不由又是一變，想發作，却又忍了下去。

阮平連忙陪笑道：「好久不見老前輩，等一下晚輩當跟少堡主請您喝幾杯。」

丁驄冷冷說道：「我老人家正在戒酒呢。」

阮平碰了一鼻子灰，臉上不由現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

沙小娟雖然不認識「矮叟」丁驄，但已知剛暗中搗鬼暗算「銀龍三劍」就是丁驄。眼見孔玉龍跟「三劍」對丁驄這等隱忍的態度，料定丁驄必然是個十分難纏的老輩人物。

她心性靈巧，明眸一轉，立即移步朝丁驄身旁走了過去，神情嬌憨親熱的喊道

：「老伯伯！他們好不講理，四個人欺負我一個。」

丁驄豆眼一睒，道：「別怕，女娃兒！一切都有我老人家替妳作主。」臉孔突然一板，望着阮平道：「你們叫我站出來，我站出來了，怎麼樣？」

阮平陪笑道：「老前輩！您別生氣，剛才不知是您老，晚輩這兒向您老賠不是了。」說着抱拳拱手一禮。

沙小娟已看出孔玉龍跟「三劍」對丁驄十分顧忌，存心要看看孔玉龍的笑話。阮平話聲才落，她立刻嬌聲說道：「老伯伯！您別聽他們的，他們壞死了，欺軟怕硬，您得給我出氣。」

「好！我給妳出氣。」丁驄點了點頭，目光突然轉向孔玉龍道：「少堡主！你要我老人家站出來，就這樣凉着麼？久聞『銀龍劍法』威震武林，苦無機緣領教，今天正好，你亮劍吧。」

孔玉龍劍眉微挑倏垂，道：「本堡跟您老素來無怨無仇，難道非動手不可？」

丁驄道：「雖然無怨無仇，但是機緣難逢，除非是你認爲我老人家不配，你不屑跟我老人家亮劍。」

至此，情勢已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孔玉龍無可奈何，冷笑道：「長者命，少者不敢辭，老前輩既然這麼說，晚輩敢不遵命。只是在這大街上甚多不便，請老前輩另示時間地點，如何？」

「嗯！這還像話，不然眞丟盡孔劍豪的人。」丁驄抬手捋着顎下的灰白鬍子道：「午後未正，我老人家在南門外樹林中等你們，不見不散。」

孔玉龍冷冷道：「好！一言爲定。」

丁驄哈哈一笑，轉臉望着沙小娟道：「女娃兒！妳會喝酒不？」

「會呵。」沙小娟嬌笑着道：「老伯伯！走，我陪您喝酒去。」

丁驄本就喜歡沙小娟的模樣兒天眞聰明嬌憨可愛，這一來，更對了丁驄的脾胃，點頭一笑，目光一掃「苗山四鬼」跟「紅燕子」柳如媚，道：「各位！咱們等一下見啦。」話落竟自伸手挽着沙小娟，擠出人叢走了。

賈駝子雖然並不認識「矮叟」丁驄，但他已知丁驄必定是位難纏難惹的武林前輩。要不然，以孔玉龍那種素向狂妄自負的性格，豈會如此一再忍耐？他放心了；沙小娟跟丁驄在一起，決不會受人欺侮。

丁驄跟沙小娟走了，孔玉龍跟「三劍」也走了，圍着看熱鬧的人羣也紛紛的散去。

賈駝子心念轉動，他忽然想起有許多疑問；尤其是那柳老道跟柳他媚的關係，必須向「紅燕子」柳如媚問個清楚，現在反正閑着，正是機會。

於是，他立即邁步朝「紅燕子」走去的方向跟了下去。

柳如媚名列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不但一身武學功力極高，江湖經驗閱歷也十分老到。一出南門她便已發現賈駝子在跟着她，但她仍默默地繼續前行，直到行人稀少的地方，才突然停步回身，冷聲喝道：「老兒！你跟着我做什麼？」

賈駝子道：「我想告訴妳一件事。」

柳如媚目光一凝，奇道：「你認識我麼？」

賈駝子道：「妳叫『紅燕子』柳如媚是不是？」

「嗯。」柳如媚眨了眨眼睛道：「你想告訴我什麼事？」

「有一個人死了。」

「哦。是什麼人？」

「一個姓柳的白鬍子老道。」

柳如媚臉色微變，道：「眞的？」

「我親眼所見。」

「什麼時候死的？」

「半個月前。」

「在什麼地方？」

「王屋山道觀中。」

「你認識他？」

「以前不認識，他臨死前才認識。」

「他是怎麼死的？」

「自己行功羽化。」

柳如媚臉上忽然現出一片悲戚之色，雙目中也湧現起一層糢糊的淚光。

賈駝子心中明白了，已不用再問，「紅燕子」柳如媚乃是江湖上的女煞星，在她來說死一個人根本算不了什麼。可是她一聽說柳老道死了，臉上立現悲戚之色，這足以證明他猜想的沒錯，柳如媚果然是柳老道之女。

柳如媚暗暗吸了口氣，雙目凝注地道：「老人家尊姓大名？」

賈駝子道：「我姓賈，因爲我長了個駝背，所以認識我的人都叫我賈駝子。」

柳如媚一怔，道：「賈駝子？」

她心裏有着一份詫異；以她在武林中的見聞與知人之廣，上一代跟當代的成名人物，可以說沒有她不知道的。可是，這「賈駝子」的名號，她却從未聞聽說過。

若說賈駝子是個藉藉無名的人物，她實在有點不信；因爲賈駝子能在人叢中發現她而跟踪下來，這已經不簡單，何況還知道她父親是自己行功羽化的，由此推想，這賈駝子決非泛泛之輩。

賈駝子忽然淡淡一笑，道：「妳沒聽說過我的名號吧？」

柳如媚搖頭道：「沒有。」雙目眨動地上下打量了賈駝子兩眼，問道：「你跟踪我就是爲了要告訴我這件事？」

「也爲了想知道一些事。」

「你想知道些什麼事？」

「柳老道跟『兩面人妖』的關係。」

柳如媚不禁一怔；她從沒有聽父親說過跟「兩面人妖」有什麼關係，多年前，雖然偶爾聽人談說過「兩面人妖」的女身丈夫似乎姓柳，天下姓柳的人甚多，所以她沒有在意。

現在這賈駝子突然向她提起這個問題，她心中不由立時泛起了疑問？因爲她內心深處，正有着一個困惑了將近三十年的不解之謎；那就是她從小由父親一手撫養長大，從沒見過母親。她曾經無數次的問過父親；母親在什麼地方？父親總是嘴角抽搐的一聲長嘆閉目不言，對母親似是有着難言之隱。……

她心中意念飛轉，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雙目一凝，道：「那柳道爺羽化時，你可在當場？」

賈駝子道：「我正在。」

柳如媚道：「當時是不是有一位老婦

人也在？」

「沒有。」賈駝子搖頭道：「只有一個少女。」

「少女？」柳如媚意外地一怔。

「嗯。」賈駝子淡淡道：「就是剛才跟『銀龍三劍』動手的那個『小飛狐』沙小娟。」

「哦。」柳如媚心中不由頗爲失望。她於乍聞父親羽化的消息而猝然相信不疑；那是因爲她父親曾經親口對她說過：一等到一個人來時，他將自己行功羽化。」

當時在她心底意識裏；猜想父親所等的人必然就是母親。那料竟是「小飛狐」沙小娟；她與父親有什麼關係？父親爲什麼要等她到來時便自行羽化？她雙眉一蹙，心中又迷惑不解了。

她希望明白其中原因；目光倏又凝注地問道：「當時你既然在場，那他們曾談了些什麼？你也一定知道的了。」

賈駝子淡然一笑道：「我問的，妳還沒回答我呢。」

柳如媚搖頭道：「我跟你一樣也想知道。」

賈駝子心裏也感到失望了，只是那是輕微的。因爲他已得到了一半的答案；證實自己的猜想沒錯，柳老道果然是柳如媚之父。

另一半，雖然柳如媚也不知道，他還沒能獲得證實，但是他相信自己的猜想可能不會有錯，只要稍假時日，必能眞相大白；他深具信心。

柳如媚爲了要知道她父親跟遠居大漠的「小飛狐」沙小娟有什麼關係？於是她又問道：「老人家！那柳道爺跟沙小娟見面時曾談說了些什麼？你能告訴我麼？」

「可以。」賈駝子微一點頭道：「沙小娟去找柳老道是爲了兩代之仇。」

「兩代之仇？」柳如媚一怔，道：「沙小娟是去向柳道爺尋仇的？」

「不錯。」

「那『塞外飛狐』不是被『兩面人妖』所殺嗎？」

「但是那『飛狐女』却死在那道觀之內。」

「誰說的？」

「柳道爺自己。」

「我不相信。」

「妳不相信什麼？是不相信我的話，還是不相信『飛狐女』是柳老道殺的？」

「我不相信那『飛狐女』是柳道爺殺的。」

「有道理麼？」

「因爲我是柳道爺的女兒，深知他老人家的爲人性情；他老人家自十七年前出家皈依三清之後，就已絕跡江湖，從不沾惹血腥。」

「哦。」賈駝子笑了笑道：「我只說那『飛狐女』是死在那道觀的，並沒說是柳道爺殺死她的。是不是？」

柳如媚怔了怔，明白是她自己錯會了賈駝子的話意。她眨了眨眼睛問道：「那麼是誰殺死她的？」

賈駝子道：「人屠夫方達。」

「人屠夫方達！」柳如媚不禁又是一怔，道：「這是柳道爺說的麼？」

「不是。」賈駝子搖搖頭道：「是柳道爺羽化後，沙小娟自己在那道觀中找到了證明。」

「什麼樣的證明？」

「沙小娟在道觀中找到了『人屠夫』，也找到了她母親『飛狐女』的屍骨。」

柳如媚心頭不由猛然一驚！道：「那『人屠夫』也在道觀中？」

「嗯，並且還活得好好的。」

「在道觀中什麼地方？我怎地從不知道。」

「道觀中有一處地下秘室，他就住在秘室內。」

柳如媚神情不禁呆住了，她從來沒想到道觀中有地下秘室，「人屠夫」方達竟然還活着，住在那地下秘室內。

事情似乎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撲逆迷離了。

她神情呆了呆之後，又問道：「先父爲什麼要等沙小娟到達後才自行羽化，你知道麼？」

「是爲了他自己的諾言，也是爲了不讓『人屠夫』復出危害武林。」

「難道先父如不羽化，『人屠夫』便要復出危害武林？」

「嗯，這是十五年前他們的協約。」

「那跟沙小娟又有什麼關係？」

賈駝子微微一笑道：「十五年前令尊跟『人屠夫』打賭一件事，『人屠夫』輸了便自禁在那間地下秘室內以十五年爲期，但令尊必須守秘，而且不得讓人進入那地下秘室，十五年期滿之日便是『人屠夫』復出江湖之日。令尊如不羽化，沙小娟便不能進入那間地下秘室，不能找到她母親『飛狐女』的屍骨；無法知道殺害她母親的兇手是誰？也因爲有人進入那間地下秘室，『人屠夫』才不能在十五年期滿之日復出，必須繼續自禁五年。」

柳如媚眨眨眼睛道：「這些可是先父告訴你的？」

「不是。」賈駝子搖頭道：「是『人屠夫』告訴我的。」

「哦。」柳如媚道：「那『人屠夫』已被沙小娟殺了麼？」

「沙小娟雖然有心殺他替母親報仇，奈何『人屠夫』的功力太高，沙小娟根本沒有能力殺得了他。」

「這麼說，『人屠夫』還在那地下秘室內了。」

「他已經離開了。」

「他跟先父不是有協約的嗎，他爲何不遵守諾言？」

「他跟令尊雖有協約，但却不能怪他不守諾言。」

「不怪他，難道還怪先父？」

「正是該怪令尊。」

「你！你怎麼這麼說？」

「我這是就事論事，依據事理而言而已。」

「什麼事理？」

「情形很明顯，這件事從十五年前開始，一切都是令尊設計安排的圈套。『人屠夫』當初不知道，中了令尊的圈套，如今他明白了，豈會再遵守那協約、諾言？如果是妳，妳會嗎？」

這說話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柳如媚默然了。至此，她也明白了，

父親何以從來不肯離開那座道觀，爲什麼一年只准她去道觀中看望他一次，又爲什麼從不允許她在道觀中過夜，原來隱藏着如此大的秘密……

默然中，她忽然有所發現的側耳凝聽了一下，也不招呼賈駝子一聲，身形倏地一閃，隱入一叢矮樹之後。可是當她抬眼朝賈駝子看去時；已經不見人影，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賈駝子的身法似乎比她還快。

片刻工夫，來路上現出兩個人，正是那「矮叟」丁驄跟「小飛狐」沙小娟。只聽那丁驄邊走邊說道：「女娃兒！妳說有個駝背老人跟妳一起，也懂得武功，對不對？」

沙小娟說道：「是呵。那個駝子有點古怪，老伯伯！您在武林中成名多年，見聞廣博，知道他是誰嗎？」

丁驄沒有立刻答話，緩步而行，似在思索，片刻之後，才搖搖頭說道：「大概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之輩，放眼當今武林，只要是稍有名氣之人，很少我不知道的。」

柳如媚知道兩人所談的駝背老人就是剛才的賈駝子。原先她跟丁驄一樣的想法；認爲賈駝子是個無名之輩，可是現在她原先的想法，已被剛才賈駝子那電閃刹那間便已失去踪影，那種奇快高絕的輕功身法所改變。賈駝子決非武林無名之輩，也許賈駝子三字，只是他的化名。……

突然，丁驄停住脚步，朝天鼻子掀了兩下，說道：「女娃兒！我變個戲法給妳看，好不好？」

「好呵！」沙小娟眨動着大眼睛，笑道：「是什麼樣的戲法？」

丁驄神秘的一笑道：「我變的戲法十分精彩，名叫空中飛人，妳要不要看？」

「要看。」沙小娟輕拍着玉手道：「老伯伯！我明白了，原來您是個變戲法的出身，對不對？」

丁驄露出兩排黃板牙笑了笑，樣子十分得意而滑稽的說道：「我會變的戲法很多呢。」他慢條斯理的走到路旁的一塊大石頭上坐下，又道：「當年武林中人，還送了我一個渾號，叫做……」

他本想說出「捉狹鬼」的名號，可是話到嘴邊，突然覺得這名號有些不雅，便即住口沒說。

沙小娟見他突然住口沒說，立刻接口道：「叫做什麼？說呀！」

丁驄嘻嘻一笑道：「那是一些人在背後那麼叫我的渾號，當着面還沒人敢叫過。其實，名號有什麼關係，只要戲法兒變得精彩就好了。對不對？」

「對。」沙小娟點頭道：「那您就快變呀。」

可是丁驄仍然坐在那兒沒動，仰頭看天，神態一副悠閑的樣子。

沙小娟等在旁邊，顯得有點不耐煩地道：「老伯伯！您到底變是不變呀，我在等着看呢。」

丁驄點頭道：「變！當然要變。」

沙小娟道：「那您爲什麼還不變？」

丁驄笑嘻嘻地道：「女娃兒！我是在想，單飛？還是雙飛？」

沙小娟眨眨眼睛道：「您是說，您能變出兩個飛人？」

「嗯。」丁驄道：「妳看看這四週可有人？」

沙小娟雙目轉動地四下裏望了一眼，搖頭道：「沒有。」

丁驄笑笑道：「那我馬上就變出來了，妳看好了，眼睛別亂動，不然妳會看不見的，我那飛人可是快得很。」

沙小娟瞪着一雙大眼睛，眨也不眨的瞪着；她心裏明白這不是戲法，必是這附近地方藏得有人。

只見丁驄緩緩站起身來，身形霍地一矮；他人矮，再一矮身，只賸下三尺來高。突然，他身形似旋風般地，直朝一處土堆背後捲了過去。只聽他口中一聲「嘿嘿」一輕笑道：「飛呀！給我來個雙飛。」

他話聲才落，那土堆背後果然掠起一條人影；人在空中兩臂一張，似想向左飄落。

丁驄忽地哈哈一笑道：「不行！你兩個得向右邊飛。」話聲中，他雙手倏地上揚，兩點黑影劃空，電射向兩人。那兩人身形正值下落，如果方向不變，定然要被那兩點黑影射中。

兩人無奈，只得雙腿疾拳倏伸，雙臂一張即收，聽話地向右飛掠飄落。

丁驄突又哈哈一笑道：「好了，躺下歇息吧。」

說話間，那兩人下落的身形離地已不過五六尺左右，只是丁驄的身形又有若旋風般捲出，快如電光石火飛閃地從兩人脚下捲過。

當他身形立定時，那兩人竟然乖乖的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沙小娟看得不由心服口服，拍着玉手嬌笑道：「妙呵！老伯伯！您變得眞妙透了，要是我也會多好。」

丁驄豆眼一瞇，道：「妳想學？」

「嗯。」沙小娟點頭道：「好玩兒極了，您肯教我麼？」

丁驄得意地大笑道：「這只是小戲法兒，等一下那些人來了，我再變大戲法給妳看，只要妳高興學，我會教妳。」

「眞的？」

「我老人家怎麼會騙妳一個女娃兒家呀。」

沙小娟高興地嬌笑了。她凝目朝地上躺着的那兩人看去；只見那兩人配得眞好，一胖一瘦，活像一個判官，一個小鬼。

她不認識兩人，轉望着丁驄問道：「老伯伯！他們是什麼人？」

丁驄道：「我說了妳可別怕。」

沙小娟小嘴兒一撇，道：「管他們是誰，我也不怕。」

「對！不怕才是武林兒女。」丁驄道：「他兩個是『苗山四鬼』中的兩鬼。」

原來胖的正是「賽鍾馗」胡如海，瘦的乃是「冷無常」徐青。

「哦。他們都是『金瞳魔姬』的手下麼？」

「對了，難爲妳小小年紀，也知道『金瞳魔姬』。」

沙小娟雙目一眨，道：「他們是跟踪老伯伯的麼？」

丁驄道：「我最討厭別人鬼鬼祟祟的跟在我後面了，他們只是想看熱鬧，若是

眞爲跟踪我，哼！懲罰就決不止叫他們表演空中飛人了。」說着跨步走到兩人身旁，踢了一人一脚，冷冷道：「起來吧，『銀劍堡』的人快來了，給他們看見，多不好意思。」

「賽鍾馗」胡如海跟「冷無常」徐青非常聽話，立時一躍而起，同時反手去拔兵刃。

丁驄却笑嘻嘻的從兩人身後閃了出來，道：「怎麼？兩位可是不服氣，要兵刃，喏！在這兒。」

沙小娟一直睜大着雙眼注視着，可就是沒有看淸丁驄是怎樣將兩人的兵刃拔在手中的。

「賽鍾馗」胡如海突然一聲怒吼，道：「丁驄！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爲何暗算我們？」

丁驄根本不理他，反而豆眼一瞇，轉向沙小娟問道：「妳想不想看他再飛一次呀？」

沙小娟道：「別飛啦．您不是說『銀劍堡』的人就快來了麼。」

丁驄瞇着豆眼嘻嘻笑道：「多幾位觀衆豈不更好？這樣武林中才才會知道，苗山的人會表演飛空絕技。」

胡如海和徐青二人都深知丁驄的一身所學功力，憑他們二人的武功，絕非丁驄之敵。同時他二人也都明白丁驄的爲人性情，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俗話說得好：「好漢不吃眼前虧」，明知不敵，何必自找難堪？

兩人心中略一盤算，立時將怒氣强壓了下去。

「冷無常」徐青獰笑地喝道：「丁驄！苗山的人記下你這筆賬了。」

丁驄聳聳肩胛，淡淡道：「別說是記一筆，記十筆也無所謂，我老人家從不怕別人記賬，也從不怕欠別人的。」雙手一拋，將兵刄擲還二鬼，道：「滾吧！」

「冷無常」徐青哼了一聲，道：「老四！咱們走。」

丁驄却接口說道：「表演完了，快走吧，不然『銀劍堡』的人來了，又得勞駕兩位表演一次。」

他說來雖然十分輕鬆，可是效果却大，二鬼竟不敢再停留下去，害怕丁驄又要他們表演空中飛人。二人彆着一肚子的氣，雙雙騰身掠去，眨眼之間，撲入林蔭深處。丁驄哈哈大笑道：「女娃兒！好不好看？」

沙小娟笑道：「好看極了。老伯伯！等一下要是能讓那個『銀劍公子』飛一下，一定更有趣。」

丁驄聳聳肩胛道：「節目應該隨時更換，老是表演空中飛人，那多沒意思，反正我選精彩的表演給妳看就是。」話落，領着沙小娟，邁步往前行去。

行約里許，到達一座樹林前，丁驄停住脚步看了看，道：「妳看這兒可好？」

沙小娟無所謂的道：「隨便那兒都是一樣，只要有我看的就行。」

「當然有。」丁驄笑了笑道：「保險精彩，讓妳看得過癮。」

說罷，便在林邊隨便坐了下去。倚着一株樹幹。

突然，蹄聲急驟如雷，四騎健馬，飛馳奔來：正是那「銀劍公子」孔玉龍跟「三劍」。

四人在三丈開外一齊勒韁停馬，掠身下了馬背。

丁驄緩緩站起身子，說道：「四位來了。」

孔玉龍朗聲一笑道：「丁前輩果然是位信人。」

丁驄道：「我老人家說話向來算數，四位請吧。」

話落，邁步當先與沙小娟向林中走去，孔玉龍率同「三劍」隨後。

進入林中，他選了一處空曠地方悠然站立，昂着大腦袋，對孔玉龍跟「三劍」，好像全不放在心上。

沙小娟站立在丁驄身後丈外之處，她雙目上下的打量着孔玉龍，心裏不禁暗暗奇怪，孔玉龍跟何英長得簡直一模一樣！可是爲什麼自己一見何英便從心裏喜歡他，對孔玉龍却是越看越討厭。

孔玉龍走近丁驄對面八尺之處停步站立，目注丁驄朗聲道：「前輩請吩咐吧，在下無不從命。」

雖然，他明知丁驄在武林中是出名的難纏難惹，但眼前事情已經擠逼到了頭上；既然無法避免，只好硬着頭皮頂上了。何況他身爲「銀劍堡」少堡主，爲「銀劍堡」在武林中的聲威榮譽，他也必須硬着頭皮頂上。再說丁驄的一身武學雖然博雜，功力極高，可是他有自信，在劍術上他絕不會落敗。

「三劍」老大阮平心中仍抱着一綫希望，希望彼此能不扯破臉，不傷和氣最好。他輕咳一聲，雙手抱拳一拱說道：「老前輩望重武林，晚輩等素向欽佩，剛才只是一點誤會，尚望老前輩大度寬容，別放在心上。」

「放屁！」丁驄豆眼一翻，道：「當着那麼多人，叫我老人家站出來，今天我老人家要不替孔天豪教訓教訓你們，別人還以爲我怕你們『銀劍堡』呢。」

孔玉龍劍眉雙挑，目射寒電地突然一聲冷笑，道：「如此在下就領敎前輩的絕學便是。」話聲中收起手中的摺扇，探手一撩衣襟，撤出「龍紋軟劍」，道：「前輩請亮兵刃。」

丁驄目光瞥視了那「龍紋軟劍」一眼，道：「你想在劍術上跟我較量個高下，是麼？」

孔玉龍冷冷道：「在下這是尊重老前輩。」

「哦。」丁驄沉吟地點頭一笑道：「這話說得也有道理，跟『銀劍公子』動手，敗在『銀龍劍法』下，說來總好聽一些；敗在別的武功下那會更丟人。」話落，轉臉望着沙小娟笑說道：「女娃兒！妳那柄劍可以借給我用一用麼？」

「可以。」沙小娟一點頭，拔出綠芒劍急步近前遞在丁驄手內，即飄身退後。

丁驄右手握劍，左手曲指輕彈了彈劍身，自語地道：「嗯。劍確實是柄好劍，只可惜稍輕了一點，不大稱手。」

孔玉龍淡淡道：「前輩要是覺得不稱手，在下可以讓『三劍』他們借一把劍給前輩用。」

「不必了。」丁驄搖頭道：「我不是

劍術名家，使用『龍紋銀劍』，那會辱沒了你們『銀劍堡』的威譽。」

他實在够尖酸刻薄的，幾乎每一句話都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

孔玉龍只被氣得臉色鐵青，陡地一聲沉喝道：「姓丁的！你太欺人過甚了，逞口舌之利，算得是什麼武林前輩。」

說落一振「龍紋軟劍」，抖起五朶劍花，籠罩着丁驄胸前五大穴刺去。

丁驄哈哈一笑，身形一矮，貼地飛旋，避招還攻，「綠芒短劍」攻向孔玉龍下盤。

孔玉龍口中一聲冷笑，身形陡起騰掠而起，直上半空。他人在空中，身軀一弓，頭下脚上，竟然施展出「銀龍劍法」中的三大精華絕招之一的「暴雨飛瀉」；立見銀星萬點，漫天下射。

「暴雨飛瀉」既稱「銀龍劍法」三大精華絕招之一，其威勢自是凌厲無匹，今天孔玉龍如不是怒極，已存心要將丁驄傷在劍下，又怎會施展這種「銀劍堡」素極珍秘非常的精華絕招。

丁驄深知「銀龍劍法」之秘，一見孔玉龍騰身半空，心念不由微微一動，暗道：「不好，要是他施展『暴雨飛瀉』絕招，我老人家便非得丟人現眼不可！……」

他心念方自一動，驀見銀星萬點，漫天下射，心中不禁大吃一驚。

但他既深知「銀龍劍法」之秘，當知化解之法，倉促間，右手短劍上揚，暗運眞氣，電射騰起，冲天而上，一溜綠芒，直向漫天銀雨中迎去，左掌同時一揮，劈出一掌。

這是一招俗話中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拚命招式，也是化解那「暴雨飛瀉」絕招的唯一招式。

一個上冲，一個下撲，論劍勢，丁驄是處於被動，但論內家功力，孔玉龍年紀到底尙輕，不如丁驄深厚。

嗤嗤！砰然激响，孔玉龍狂笑聲中，半空中人影倏分，同時落地。

沙小娟和「銀龍三劍」全都大驚失色，凝目看去，只見丁驄一身衣裳零零掛掛，已被孔玉龍的「龍紋軟劍」挑破了好多塊，可是孔玉龍却臉色蒼白，雙唇緊閉，看樣子似在强抑着胸中翻湧的血氣。

情勢很顯然，論劍法，丁驄遜一籌，敗了。可是孔玉龍却傷在丁驄的掌下。

丁驄氣得臉色泛青，他一生縱橫江湖少遇敵手，今天竟敗在孔玉龍的劍下，不由頓時惱羞成怒，陡然一聲狂笑道：「孔玉龍！今天老夫如不能以雙掌勝得你『銀龍劍法』，從今而後武林中便算沒有我丁驄這一號。」話落，一抬手把綠芒短劍擲還給沙小娟。

「三劍」一見孔玉龍受傷，唯恐丁驄乘機出手，立時身形閃動，橫劍攔立孔玉龍身前，凝神戒備。

丁驄突又一聲狂笑，說道：「久聞『銀龍三劍』已盡得『銀龍劍法』眞傳，如此，老夫就先收拾你們三個也是一樣。」

話落，正要騰身撲出。

驀地，一個柔和的聲音說道：「丁老前輩且慢。」語音不但十分柔和，而且隱隱有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力量。

丁驄、沙小娟、「銀龍三劍」不由一齊抬眼凝目望去；只見一個美如冠玉的藍衫少年美書生，由一株大樹背後現身走出，身後跟着一個青衣書僮，脚下有如行雲流水般地飄然走了過來。

沙小娟一見竟是昨夜讓她淋了半夜雨，接去她兩粒「天痴神沙」的藍衫美書生，頓時雙目不由一亮，心道：「好啊！我正想找你算賬呢，昨夜你騙得我好苦。」

藍衫美書生行至近前，朝沙小娟笑了笑，轉向丁驄拱手一揖，道：「老前輩別來無恙。」

丁驄先是一怔，旋倏豆眼一瞇，道：「原來是妳。」

眞是怪事，藍衫書生一現身，丁驄的氣兒竟忽然間沒有了。

沙小娟閃身掠落丁驄身旁，道：「喂！你爲什麼要騙我？」

丁驄哈哈一笑道：「女娃兒！她騙妳什麼了？」

藍衫美書生一笑道：「小妹妹！別生氣，我從不騙人，以後妳自然明白。」

丁驄忽然伸手一拉沙小娟，說道：「女娃兒！妳能結識臥雲仙子，實在是妳的福緣，不准無禮。」

藍衫美書生本要阻止，只是丁驄話已出口，阻止已然無及，只好笑了笑。

可是「臥雲仙子」四字，却使孔玉龍跟「三劍」聽得全都雙目倏然大睜，投注向藍衫美書生的臉上。

藍衫美書生臉上不由掠起一抹淡淡的紅暈，笑道：「老前輩怎還是口沒遮攔的老毛病，也不看看我是怎麼打扮的。」

丁驄突然意興飛揚地哈哈大笑道：「眞對不起，是我老朽昏庸忽略了，不過沒關係，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誰敢不尊敬妳這位和平仙子？」

臥雲仙子淡然一笑，轉向身旁的青衣書僮吩咐道：「給那位孔公子送一粒療傷靈丹去，剛才那一掌，他挨得不輕呢。」

沙小娟睜大着一雙明眸，烏黑的大眼珠兒骨碌碌地轉動着，看看臥雲仙子，又看了看丁驄，詫異地道：「老伯伯！你說他是『臥雲仙子』，那她一定是個女人的了？」

不待丁驄答話，臥雲仙子已含笑點頭道：「小妹妹！我是女人，爲了行動方便，所以改扮男裝。」

「哦。」沙小娟道：「昨晚上妳怎麼不告訴我？」

臥雲仙子微微一笑道：「現在妳知道也不遲呀。」

丁驄輕咳了一聲問道：「仙子怎麼也來了此地？」

臥雲仙子喟然輕聲一嘆，道：「傍花隨柳，還不是爲了一些閑事。」

這時，孔玉龍已服下青衣書僮給他的療傷靈丹，臉色已經好轉，內腑傷勢顯見已然無碍。

他吸了口氣，緩步上前，瀟洒地朝臥雲仙子拱手一禮道：「久仰仙子風姿無雙，常恨無緣覲見，想不到今天竟得睹鳳儀。適才承蒙惠贈靈丹，在下衷心感激。」

臥雲仙子欠身微微一笑道：「不敢當，濟人救世，乃是本門宏旨，公子無須如此客氣。公子跟丁老前輩的這點誤會，可否看我薄面，請從此冰釋？」

丁聽在旁忽然發出了一聲輕哼。臥雲仙子立時側過臉兒，笑靨如花的道：「老前輩難道不肯賞我這點薄面？」

丁聽連忙雙手一拱，道：「不敢，不敢，別說是這麼點兒小事，就是再大的事，老朽也但憑仙子吩咐。」

「謝謝老前輩。」臥雲仙子嫣然地笑了笑，又轉臉望着孔玉龍道：「公子意下如何？」

孔玉龍久聞臥雲仙子美絕無雙，當代武林絕色，早就有心結識，只恨無緣得見。今日目睹，臥雲仙子雖然穿着男裝，但他已看出江湖傳說果然非虛；為博得美人歡心，他那有不肯的。聞言，立即朗聲一笑道：「仙子吩咐，在下敢不從命。」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倘蒙不棄，在下衷心甚望能與仙子從此訂交，並常請領武學教益。」

他自認自己語意說得十分謙恭得體，以他英俊瀟洒倜儻的人品，與他「銀劍公子」在武林中的名頭，加上他「銀劍堡」威震武林的顯赫家世，臥雲仙子必然會芳心暗許，欣然與他從此訂交。

可是，那知他話聲剛落，臥雲仙子嬌靨上的笑容竟突然一斂，神色一變冷若冰霜地說道：「公子太客氣了，『銀劍堡』威震江湖，乃江湖上人人景仰的當代武林劍宗，『這請領教益』的字眼我可實在不敢當。」語聲一頓，倏然轉向丁聽含笑說道：「老前輩！剛才您那飛人術表演得實在非常精彩，只是，待會兒恐怕會有麻煩呢。」

丁聽哈哈一笑道：「我知道，戲弄了小的，老的必然會出頭，我矮老頭子生性就是這個壞毛病，作事從不計較後果，『金瞳魔姬』那邪婆若然出頭興師問罪，我矮老頭子絕不含糊她。」

沙小娟突然接口說道：「對！老伯伯！我幫您，我也不怕她。」

臥雲仙子望了沙小娟一眼，微微一笑道：「小妹妹！那『金瞳魔姬』一身武學功力高絕，她手下『四鳳』也都個個身手了得，名列當今江湖一流好手，妳可千萬莽撞不得。」

她這番話雖是實情，也是一番好意，可是在沙小娟那初生之犢不畏虎，向不服人的性情聽來，却變成了惡意，認為臥雲仙子是瞧不起她。只見她秀眉倏地一揚，道：「哼！管她什麼魔姬鬼姬，我全都不怕，我非要鬥鬥她不可。」明眸忽然一瞪，又道：「噢！對了，昨晚上妳騙我，我正想找妳算賬呢，現在正好。」

話落，左手陡地一揚，皮馬鞭兒鞭影劃空，直朝臥雲仙子當頭劈下，右手短劍綠芒一閃，同時出手，向臥雲仙子胸前刺去。

丁聽見狀連忙喝道：「女娃兒！不得無禮。」

喝聲中，他正要出手阻止，但却有人比他快一步地出了手，是那孔玉龍一見沙小娟突然對臥雲仙子出手，他腳下立時疾地前跨一步，手中「銀龍劍」奇快如電地上撩，挑向皮馬鞭，左掌同時推出，直拍綠芒短劍劍身。

雙方都是猝然出手，丁聽竟是來不及阻止。

可是，就在孔玉龍右手「銀龍劍」即將撩上沙小娟的馬鞭，左掌掌力即將拍實綠芒劍身之際，臥雲仙子左手儒袖突然一拂，道：「謝謝公子，小妹妹是跟我逗着玩兒的，不勞公子費心。」

孔玉龍驀覺一股無形勁氣直朝胸前湧來，迫得他立腳不住，身不由主的連連後退了三步，方能拿樁穩住，他心中不禁驚得怔住了。

臥雲仙子儒袖一拂之後，立即身形一閃，丁聽跟孔玉龍等人都沒看清楚她用的是什麼身法，不但避開了沙小娟的一鞭一劍，而且還欺近沙小娟身旁，右手倏抬，竟在沙小娟的頰上輕擰了一下，嬌笑道：「小妹妹！妳可眞淘氣，好好兒的，怎麼一下子就動起手來了。」

她身法奇妙絕倫，令人驚異莫名，生性從不服人的沙小娟也不禁驚得怔住了，呆呆地望着臥雲仙子直發楞。

丁聽忽然哈哈一笑道：「女娃兒！這一下妳該服了吧？」

沙小娟的性情，向來是心服口也不服。丁聽這句話說壞了，只見她秀眉一揚，道：「我還是不服。」

右手短劍一揮，綠芒暴閃，陡又猛朝臥雲仙子攻去。

丁聽突然大喝一聲道：「女娃兒不可！」圈臂一挐，竟沒挐住。沙小娟已龍行一式，身隨劍進，展開了「天痴劍法」。

臥雲仙子笑盈盈地說道：「丁老前輩別攔她，她要跟我逗着玩兒，就讓她跟我玩兒一會兒好了。」

她口中說着，身形飄閃間，便已躲過沙小娟的三劍快攻。

眨眼工夫，沙小娟已一口氣攻出了二十多招。可是，二十多招下來，臥雲仙子不但未還手一招，而且連她的一片衣角也沒沾上。

沙小娟火了，劍招陡然一變，竟施展出「天痴劍法」中的精華絕招，剎時頓見劍光閃閃，劍氣如虹，劍勢有若寒濤般地將臥雲仙子的身子裹在一層綿密的綠芒劍幕裏。

「天痴劍法」精華絕招，威勢雖然凌厲無倫，但臥雲仙子却仍然沒有還手遞出一招半式，只憑仗身法在劍影光幕中，飄忽閃避着。

這時，「銀劍公子」孔玉龍在旁看得不禁心頭驚駭無比，他再也意想不到臥雲仙子身法竟是這麼神妙奇異。

那「矮叟」丁聽在旁口中雖是連聲哈哈地笑個不停，但兩隻豆眼却瞇成一綫，全神凝注地盯着臥雲仙子的身法。

丁聽一生酷愛武學，因其記性特強，不論那一門派的武學，繁複的招式，只要他看過一次，便能熟記胸中，而且馬上就能依樣畫葫蘆的施展出來，因此，他一身武學最博最雜。

今天，兩種絕學展現眼前，他自是不肯放過這難逢的機緣！沙小娟的「天痴劍法」，他雖是一看立即了然，可是臥雲仙子的身法，他一直聚精會神的看着，竟然未能看清楚，毫無所得。

他生平引為遺憾的，便是「修羅門」的武學沒能學得一招半式。於此之前，他一直認為那是因為「修羅門」從未與人動

過手，所以他無緣可以學得，今天碰上了這個機會，多少一定可以學得一點；可是，結果他竟然失望了。

倏地，臥雲仙子身形如電般一閃，已輕盈地飄然脫出沙小娟那綿密的劍幕，朝沙小娟雙手連搖着說道，「小妹妹！別玩兒啦，我不行了，再玩兒下去，準得讓妳戳幾個窟窿不可。」

沙小娟這時已將一套「天痴劍法」精華絕招全部施展完，人也已累得氣喘汗流。臥雲仙子身形一脫出劍幕，她也就立刻收招停住劍勢，瞪着一雙大眼珠兒望着臥雲仙子。

至此，她算是完全明白了，臥雲仙子一身武學高絕，她根本不是人家敵手，奈何不了人家。

突然，她猛地一跺腳，道：「好！算妳神氣，總有一天我會找妳再鬥一次。」

話落，連丁聽也不招呼一聲，陡地一擰腰，身形飛掠，撲向林外，竟然負氣走了。

沙小娟如此負氣一走，臥雲仙子不由有點意外地微微一怔。旋而，她似有意若無意地朝一株大樹上瞥視了一眼，似是自言自語地道：「這小姑娘好火爆的性情，可得好好照料着她一點兒，不然恐怕會出事呢……」

丁聽一生從不恭維人，此時却朝臥雲仙子拱手說道：「仙子的身法神妙絕倫，老朽今天可算開了眼界了。」

臥雲仙子微微一笑道：「謝謝誇讚。老前輩學得了多少？」

丁聽老臉不由微微一紅，笑說道：「老朽這偷學武功的本領，對別的門派可說是無往不利，對『修羅門』的武學，從今天起……」倏然搖頭一嘆，道：「今生不作夢想了。」

孔玉龍原是心高氣傲，素向自負之人，但此際對臥雲仙子的一身武學，他內心已欽佩之極，只是，臥雲仙子竟似忽視了他的存在，連眼角也沒看他一眼。

丁聽話聲一落，他正想開口說話，藉以提醒臥雲仙子注意他的存在。可是，他還沒開口，臥雲仙子却又開了口，說道：「我住在城內鳳來客棧，老前輩現在若然無事，由我做東，去喝兩杯如何？」

丁聽哈哈大笑道：「好啊！能得仙子做東，凡酒也會變成仙釀，走。」

臥雲仙子微微一笑，朝靜立在一邊的青衣書僮招了招手，又向孔玉龍禮貌地招呼了一下，然後才與丁聽相偕出林飄然而去。

孔玉龍木立林中，望着臥雲仙子的背影去遠了，他彷彿失了魂，落了魄，仍然木立在當地呆呆地望着，眼睛似乎也沒有眨動一下。

「三劍」的老大阮平在旁輕咳了一聲，道：「少堡主！我們也回城裏去吧。」

「唔。」孔玉龍恍然從迷惘中醒過來地一點頭道：「對，我們回城裏去。」

倏然，他想起了「鳳來客棧」四字，心中不由一動，暗忖道：「我眞傻，她這不是分明告訴我她的住處，讓我好去找她麼……」

於是，他自以為是地自得的笑了。

孔玉龍跟「三劍」出林走了。突然，剛才臥雲仙子曾經似有意似無意瞥視過一眼的那株大樹上，飄落下一個人——正是那位賈駝子。

賈駝子身形落地，抬眼朝林外已經去遠了的孔玉龍跟「三劍」四人四騎的背影望了一眼，冷漠地笑了笑，也不去理那隱身在矮叢樹後的柳如媚，騰身掠出樹林，飛步也往封邱城方向奔去。

傍晚，封邱城內已是萬家燈火。

一條小街上的鳳來客棧門外來了一位一身華服，劍眉星目，人品俊逸，但却雙目流轉，神色狂傲凌人的少年，他正是那名震當今武林的「銀劍堡」少堡主——「銀劍公子」孔玉龍。

孔玉龍神情瀟洒地走進鳳來客棧內，一名店伙計迎上來陪笑問道：「公子爺，您要住店還是打尖？」

孔玉龍道：「你們店裏可住有一位白……相公？」

那伙計想了想，搖頭道：「沒有，小店沒有一個姓白的相公。」

孔玉龍，眉峯不由微微一皺暗忖道：「臥雲仙子既然易釵而弁，穿着男裝，自是該稱相公，她絕不會說自己是一個姑娘家……」

他正暗忖間，那伙計却又說道：「公子會不會是說錯了姓，小店中倒住有一位姓馬的相公。」

「馬相公？」孔玉龍心中微微一動，道：「他長得什麼樣子？」

那伙計道：「是個長得很俊美的藍衫書生！」

「哦！」孔玉龍雙目不禁一亮，暗道：「必是她因為穿着男裝之故，所以連姓也改了。」暗忖中，立即點頭道：「大概是他了，他現在可在？」

「在！在！」那伙計哈腰笑說道：「他住在後院北上房，您貴姓？可要小的先替您進去通報一聲。」

孔玉龍微一擺手，道：「不必，你忙你的吧，我自己進去好了。」說着邁步瀟洒地往後院走了進去。

北上房一排三間，三間房門全都虛掩着，也都是燈光外透。

孔玉龍進入後院，略微猶疑了一下，隨即走向右邊一間窗上映現着一個人影的房前走了過去，抬手蔽了門。

「誰？」

隨着一聲輕問，房門打開了，孔玉龍不禁意外地一怔，開門的竟是一個滿頭白髮皤皤的老婦人。

老婦人目光上下打量了孔玉龍一眼，神色冷漠地問道：「你找誰？」

孔玉龍怔了怔，道：「對不起，我找錯房間了！」

白髮老婦人好大的脾氣，冷哼一聲，砰然關上了房門，罵道：「那來的混小子，睹着眼睛亂闖，亂敲房門。」

孔玉龍挨了罵，以他往常那狂傲的脾性，要不馬上發作才怪，可是，他竟然吸口氣，忍下了。

當然，這是因為臥雲仙子就住在這北上房中，他怕臥雲仙子知道了會因此瞧不起他，說他沒有氣度。

他心裏在暗想：「這北上房總共只有三間，這間既然不是臥雲仙子住的，那當

搏鬥的絕招

·麥海雲·

喜歡練武的人，多數是苦練一招，希望它有特殊的成就，使他變成武林高手，不過，時代不同了，這種情況只能適合於古代，現代人士搏鬥方式不同，就算苦練一招，天下無敵，碰着另外一些打法完全不同的高手，便會打輸，故此，現代人士想在拳腳方面取勝，並非只靠一招，而是懂得如何閃避，以及如何捱打。

舉例言之，天天把五隻手指連同手掌插在綠豆裏面，過了幾個月，從綠豆變沙，又過一年，從沙變石：最後插鐵沙，五年有成，那雙手就叫做鐵砂掌，廣東十虎的鐵指陳就是如此，他很輕易的把食指放在磚頭上面，好像鑽木取火一樣，可以在磚頭上面鑽一個洞，他就是靠鐵砂掌揚威。現代人士練習鐵砂掌的高手，少而又少，就因爲現時許多拳師都是碰頭就起腳踢去的，根本上無法打到埋身，就算十隻指頭可以插入對方的肚內，把腸臟拉出來，亦是無法取勝。說不定碰頭捱了一腳，就此倒下來，因此之故，練習過鐵砂掌的人，想跟以腳法享譽的高手過招，先要懂得如何閃避，以及如何擊破對方的腳。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够靠鐵砂掌取勝。

泰國拳的腳法最靈活，眞是碰頭就連環踢出十幾腳，想用一隻手去抵擋一條橫掃過來的腿，絕不容易，原因是腳比手長，而且腳的肌肉骨骼比較一隻手巨大得多，如果用手擋腳，一下子就會給對方的掃腰腿打斷臂骨，故此，碰着橫掃過來的一腳，只能閃避，無法用手抵禦，至於以腳擋腳，只是在低撐腳的情況之下出現，實情如此，掃腰腿可以說是最厲害的一種武功，用舊式橋手跟它較量，的確很難取勝，唯一可以擊敗掃腰腿的就是以腳鬥腳，由於對方的一腳橫掃過來，如果落空，那條腿就不止是掃到敵人正面當中的一條中綫，必然是超過中綫的，那時他的對手一腳踢在他用來支持體重的後腳上面，他就倒下來，就算苦練多年的一個武林高手，仍然無法抵擋對方以腳鬥腳的一招，就因爲對方的一腳極有可能踢在他的腳彎之上，那個地方無法抵擋，一腳就倒地。如上所述，可見苦練任何一招都沒有把握取勝的，何況兩人相鬥，不定是出手就揮拳或踢腳呢？練習過摔角的拳師，往往有許多特殊的招式，與別不同，簡直是出乎意外，除非摸透了這傢伙的門路，無法抵禦，碰着這種拳師，普通的高手就不容易招架，更加談不到取勝。

日本的空手道當中有一派稱做「折指派」的，專門折斷對方的指頭，這種搏鬥的方式，並非向對方的顏臉或胸部出擊，亦非用腳取勝，而是飛撲過去，抓住對方的手指，把它折斷，假定對方握緊了拳頭，就把他的拳頭捉住，向拳背拗去，使對方的腕部拗斷。總之，成爲攻擊對象的就是手指或手腕，這種打法別開生面，防不勝防。

這是事實，就算你跟一個武功非常精湛的人交手，如果能够搶先抓住他一隻手掌的四隻手指，分開做兩邊，使勁一拉，他就起碼有兩隻手指的指節骨折斷，要是把他的尾指捉住，使勁一拉，那就會整一條尾指離開了原位，痛澈心肺，想再打也辦不到。

折指派的功夫如此，羅馬的摔角就是以撞擊享譽的，碰頭就用肩膊撞擊對方身體中部，隨即兩人攬住，雙雙倒下來，他一定要倒地之後才施展任何的招式出擊，故此，不懂這一派的高手，往往吃虧。

羅馬的摔角功夫，世界享譽，由於戰事的影响，戰事往往要在打到最後的關頭，刀劍已經折斷，仍然再鬥之際，互相施展纏住倒地搏鬥的方式，因此，苦心研究摔角，一共有三百多招是不用拳頭撞擊對方，也不是起腳，只是纏住打鬥，那是羅馬摔角的特色。

至今仍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摔角方式，歐美各國的警署使用貼身打鬥的技巧，都是學習羅馬摔角，事實上摔角的變化多端，不像西洋拳那麼簡單，只發幾招，苦練多年，便即成功，因此，需要高手教授。眞正的高手能够一招傷人，那是普通拳擊所沒有的，碰上這一類的高手，就算苦練多年的鐵砂掌也無所施其技。

舉例言之，羅馬摔角很喜歡使用踐踏法，突然衝過去，一腳踏在對方的腳趾上面，練習過踐踏的高手，赤腳也可以使對方的腳趾發生痛楚，如果穿了皮鞋，那種踐踏更加有份量，簡直可以把一個人的腳趾踏扁，踏了還不算，隨即用膝頭向對方下面撞擊，這兩招又快又準，很容易一招打贏，那是中國功夫或日本柔道所缺少的，故此，不容易防範。

另外一種戰術也是特別古怪的，羅馬摔角高手很喜歡忽然飛躍到對方的前面，轉了半邊身，用手抓對方的頭髮，頭髮已經抓到手，隨即向下一沉，那時對方頸子就會特別顯露，原因是頭髮被扯，整個頭低沉下來，由於頸子顯露，頸上的喉核也是突出的了，一掌劈下，不死也受重傷，這一招快得像風，苦練多年，轉身的時候十分敏捷，敵人以爲他飛撲過來，一定是採取連銷帶打的辦法，早作準備，甚至向前展開攻勢，這樣做就特別容易上當。

上述的幾種戰術都是比較古怪的，只是隨手拈來，作爲紙上閒談，借此證實沒是一招苦練多年是可以必勝的，故此搏鬥這一門，變化多端，切勿以爲自己身懷絕技，就可以橫行。

然是另外兩間房了，只是，這兩間房中又那一間才是呢？」現在，他有點後悔了，後悔剛才沒讓那伙計進來通報一聲。

他碰過一回釘子，當然不想再碰第二回。他站在院子裏，望着那兩間房，在攷慮……

忽然，他發現中間一間窗戶的窗紙上有一個小破洞，他心中不由微微一動，閃身到中窗下，一隻眼睛凑着那小破洞向房內望去，只見一個長髮披肩的女子背窗而坐，從背影上看，頗似臥雲仙子？

也許他並未存心隱秘行藏，是以行動之間並沒十分小心謹愼，一時大意，脚下竟碰着一顆小石子，發出輕响，驚動了房中那個背窗坐着的女子，猛地回過頭來！

那個女子這一回頭，孔玉龍心中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暗道：「我的天……」

原來那女子的尊容竟是奇醜無比，兩道掃帚眉，一對死金魚眼，朝天鼻子下面是一張血盆大嘴，而且是黃板牙外露。

忽聽那醜女一聲叱喝道：「什麼人？胆敢偷看本姑娘，想找死麼？」

孔玉龍心中不禁陡然一驚！

「偷看姑娘家」。這話要是讓臥雲仙子聽見，那還得了，豈不要將他「銀劍公子」視作登徒子之流？

他連忙身形一閃，隱入屋角黯黑之處，當然，他不是怕那醜女人什麼，而是怕臥雲仙子開門出來查看究竟。

幸好那醜女只喝叫了一聲，並未開門出來查看，臥雲仙子也沒開門出來。

過了一會兒，三間房都未有什麼動靜，孔玉龍這才放心地吁了一口氣，暗忖道：「眞倒霉……」

他定了定神，由屋角黯黑處緩步走出，這次，他心裏篤定了，既然那兩間都不是，必是右邊的一間無疑了。

他緩步走到左邊那間房的門口，輕咳了一聲，抬手敲了一下房門，道：「白姑娘在麼？」

房中沒動靜，也沒人應聲，他又敲了一下，喊一聲，依然沒動靜，沒人應聲。

他心念電轉，暗忖道：「難道她沒在？可是那伙計明明說她在……」

他正暗忖猶疑間，驀聽身後一聲冷笑，喝道：「小子，你在這兒鬼鬼祟祟的想幹什麼？」

孔玉龍回身一看，正是右邊那間房的白髮老婦人。

這時，中間的那間房門倏然打開，那醜女現身站在門口，一雙死金魚眼睛竟然望着孔玉龍媚眼斜飛，令人噁心的說道：「喲，原來是位英俊的少年公子，剛才在我窗外的就是你麼？」

孔玉龍心中好不尷尬，不禁啼笑皆非，他吸了口氣，臉色一正，沉聲說道：「二位休要誤會，在下是來找人的。」

白髮老婦人冷冷道：「你找誰？」

孔玉龍心中不由一窒，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如果直說是找臥雲仙子，但她易釵而弁，穿着一身男裝，別人怎會知道，如說找馬公子，又怕一錯再錯，萬一那馬公子不是臥雲仙子，豈不又鬧笑話。

可是，若說是找白公子，倘然她爲隱秘身份眞改姓，而店裏的人只知有個姓馬的，豈不是更引人生疑？

爲了這許多顧忌，因此，他竟一時沒能答上話來。

白髮老婦人突又一聲冷笑，道：「連姓名也說不出來，分明另有圖謀，不是什麼好東西，小子，你撞在我老婆子手裏，算你瞎了眼，倒了霉！」

房門口的醜女，忽然格格一笑，她人醜，竟作出一個嫵媚撩人的姿態，說道：「你快說呀，是不是來找我的？別害臊，既然來了，儘管直說就是。」

她兩個一個罵，一個作態撩撥，直把個素向自視極高的「銀劍公子」幾乎要氣炸了肺！

他雙目陡地一瞪，沉喝道：「在下巳經說過是來找人的，二位休要誤會，如再口出不遜，就休怪在下要不客氣了。」

白髮老婦人一聲冷哼，道：「不客氣便怎麼樣？你口氣倒不小，小子，你是什麼人？」

醜女接口說道：「老人家，請看我面上別跟他生氣，他一定是來找我的，只是當着您老人家，他不好意思說罷啦！」說着朝孔玉龍嫵媚作態的咧嘴一笑，又道：「好了，快到我房裏來坐坐，我一個人正感覺怪悶的哩。」

她嘴裏說着，竟然扭動腰肢朝孔玉龍走了過來。

孔玉龍一忍再忍，如在往常，只怕他早就出手了。一見醜女向他走過來了，脚下不由後退了幾步，喝道：「站住，妳是個什麼東西？」醜女脚步一停，竟又格格一笑道：「我是人，當然不是東西，你這麼兒幹嘛，看你一副聰明的樣子，怎麼一點也不明白，我可是一番好意啊。」

孔玉龍臉色沉寒地道：「在下可無法領受妳的好意。」

醜女道：「這麼說，你並非找我？」

孔玉龍冷冷道：「妳我素不相識，我爲什麼來找妳？」

白髮老婦人突然沉喝道：「那麼你是來找誰的？小子，你要不交待清楚，我老婆子就扭斷你的脖子。」

孔玉龍忍不住了，心中不由怒火上冲，縱聲狂笑道：「放眼當世武林還沒有誰敢對我說這種大話，今天倒要看看妳這鬼老婆子有多大的能耐。」

醜女雙手連搖地道：「有話好說，你們可千萬別打架啊！」

孔玉龍終於因爲臥雲仙子之故，不願在此間與人動手，他强忍心中怒火，冷哼一聲，邁步往外走去。

「站住！」白髮老婦人身形一閃，攔住去路。

「喂，你別走呀！」那醜女身形一閃，竟與白髮老婦人不差先後地到了孔玉龍身旁。

孔玉龍心頭不禁微微一驚，他沒想到這醜女身法竟也如此奇快俐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白髮老婦人這一閃身攔住去路，孔玉龍心中怒火不禁再度上冲，雙掌倏出，兩股威猛的掌力直朝白髮老婦人拍去。

白髮老婦人雙目一瞪，喝道：「小子，我老人家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功力，竟敢對我老人家出手。」雙掌疾抬，硬迎上

了孔玉龍的兩股掌力。

「砰！砰！」兩聲巨響中，孔玉龍身形一晃，被震得後退了半步。

醜女叫道：「你們別打架呀，老人家，妳千萬別傷他……」

她似是怕孔玉龍受傷，口中叫着，人也疾如飄風般朝孔玉龍撲了過去。

孔玉龍被白髮老婦人掌力震退半步，心中怒火不由更熾，一見醜女朝他撲來，立時一聲沉喝，左掌一招「橫掃千軍」，猛朝醜女劈去。

醜女一閃，已避開他的掌招，一扭腰，仍然朝他撲去，此際，白髮老婦人却雙掌疾揮，幻起如山掌影，直朝他攻到！

驀地。

二進院門口處，响起一個讓人聽來怒火頓消的柔和聲音，輕喝道：「住手！」

白髮老婦人聞聲立即雙掌一收停攻，飄身後退八尺！

只聽一個沙啞的聲音笑道：「妳個母大虫，眞是難得安靜，又跟人打架了。」

孔玉龍橫跨三尺，閃身避開醜女的撲勢，抬眼看去，只見臥雲仙子仍是一襲藍衫，和「矮叟」丁聽站在後院門口處。

白髮老婦人雖然收掌停攻後退，可是醜女却未停止撲勢，張着雙臂，仍向孔玉龍跟踪撲去，好像要將孔玉龍抱住。

臥雲仙子見狀，又是一聲輕喝道：「無雙，趕快住手。」

醜女停住撲勢，回頭看了臥雲仙子一眼，突然驚叫一聲，雙手捂臉，旋身如飛般往房內跑了進去，「砰」然關上房門。

白髮老婦人雙目倏然瞪視着「矮叟」丁聽，道：「這小子是找你的？」

臥雲仙子接口說道：「奶娘，他是『銀劍堡』少堡主『銀劍公子』。」

孔玉龍心中雖然有氣，可是一聽臥雲仙子對白髮老婦人口稱「奶娘」，不由頓如洩了氣的氣球，不好意思發作了！

但是，白髮老婦人似乎氣猶未息，冷哼了一聲，道：「小姐，這種人您少跟他來往，那會沾辱了您。」

臥雲仙子微微一笑道：「奶娘，你別生氣了，請回房裏歇息吧。」

白髮老婦人似乎不好違拗臥雲仙子，恨恨瞪了孔玉龍一眼，轉身回房而去。

丁聽突又哈哈一笑道：「好個『銀劍堡』的少堡主，竟跟仙子的奶娘婢女動手，也不怕有失你少堡主的身份？」

孔玉龍知道丁聽是有意譏諷，臉孔不由一紅，心中暗恨丁聽捉狹，只因爲當着臥雲仙子，却又不便發作。

臥雲仙子忽然微微一笑道：「少堡主移駕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孔玉龍神色訕訕地雙手一拱，道：「特來拜見，沒想到竟惹了笑話！」

臥雲仙子淡淡道：「拜見二字可不敢當，少堡主請房中稍坐，奶娘與婢女無知，冒犯之處，請別見怪。」

孔玉龍正要客氣兩句，但丁聽却已接口笑說道：「仙子也太好說話了，對一個上門欺人的人，妳還請人家別見怪，向人賠不是。」

這話說得孔玉龍心中既不是味道，分辯不是，不分辯也不是，脹紅着臉，暗暗直把丁聽恨入骨髓。

倒是臥雲仙子聽得有點過意不去，含笑道：「丁老前輩快別這麼說，少堡主來此是客，剛才之事，想必是一場誤會。」

孔玉龍一聽臥雲仙子代他分辯圓場，內心不由大爲感激，連忙拱手說道：「仙子說的是，事實確是一場誤會，只是在下也有不檢之處！」

臥雲仙子淡淡道：「少堡主別客氣了！」抬手作了個肅客之勢，道：「少堡主請，客中簡陋，請別見笑！」

三人進入左邊的房間，分賓主落座。

丁聽豆眼微瞇的看看臥雲仙子一眼，忽然輕聲一笑道：「仙子，無雙眞是好眼光，竟然看中了孔少堡主，只可惜她沒自己照照鏡子。」

臥雲仙子微微一笑道：「婢子無知，是我平素疏於管教。」目光轉向孔玉龍，道：「少堡主此來有何見教？」

孔玉龍此來原本想好了一肚子的話，可是此際竟一句也說不出來，尤其當着「矮叟」丁聽，更是一句也說不出來，他勉强地笑了笑，道：「久仰仙子武學高深，今天一見，衷心更爲敬仰，所以特來拜望，略申敬慕之忱。」

臥雲仙子笑了笑，道：「少堡主太謙了，『銀劍堡』劍術獨步天下，爲當世武林之冠，修羅武學在武林中雖也略具薄名，又怎能與『銀龍劍法』並論。」

丁聽忽然冷聲一笑道：「少堡主原來是找仙子切磋武學而來，所以先找奶娘跟醜婢試試身手，嘿嘿，早知如此，倒該讓你們多打一會兒了。」

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便是譏諷刺耳之言，孔玉龍臉色不禁一變。

臥雲仙子連忙說道：「丁老前輩快別這麼說，武林各派武學各有專長，對『銀龍劍法』，家母也十分欽佩！」

丁聽冷冷一笑，未再開口。

孔玉龍目光怒瞪了丁聽一眼，心中在暗暗發狠道：「我要不殺你這老矮鬼，便不是『銀劍堡』的少堡主了。」

臥雲仙子從他的目光中，似已看出他心裏的恨毒，微笑說道：「丁老前輩向來愛說笑，還望少堡主千萬別放在心上。」

孔玉龍心中對丁聽雖然恨極，但當着臥雲仙子他又不便露形於色，只好做作一副不介意的神色，淡然一笑道：「仙子放心，我不會放在心上的。」

他嘴裏這麼說着，心裏自然不是那麼回事，對丁聽的促狹譏諷之言，已是點點滴滴在心頭。

偏是丁聽似乎意猶未盡地突又一笑道：「少堡主，你今天的收穫着實令人羨慕，仙子的婢女無雙對你十分傾心呢。」

孔玉龍再也坐不住了，他知道再坐下去，只有受到更多的譏諷、奚落。他怒瞪了丁聽一眼，長身站起向臥雲仙子告辭。

孔玉龍走後，丁聽立時瞇眼一笑道：「仙子，我矮老頭兒這一手如何？」

臥雲仙子淡笑了笑，搖頭道：「只是太過份了些！」

「太過份了些，」丁聽哈哈大笑道：「對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只有用這種方法對付他，嘿嘿，不然，以後妳準定不得清靜。」臥雲仙子喟然輕嘆。

（本段完・全文未完）

精選兩期完武俠小說

風塵鐵漢（下）

朱羽・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錚爲報父仇，前往開封找仇家呂朝陽，在此之前他特地到洛河找上他未婚妻季秋露，說明自己爲報父仇，恐有不測而要求解除婚約，以免誤她青春，誰知季秋露生性剛烈，誓要和鐵錚一起共進退……途中，他們各自巧遇藍嘯吟，藍嘯吟答應季秋露助一臂之力，誰知他正是呂朝陽的未來女婿……那天呂朝陽的女兒呂桂蘭帶人到旅店襲擊鐵錚時，藍嘯吟即時趕到，喝退她們後，和鐵錚約定三更夜在朝陽居相見，呂朝陽知道後，不顧藍嘯吟的勸說，准備設埋伏對付鐵錚，還把藍嘯吟關在房內不准出來……

心狠計尤毒　害人反戳己

「我却有辦法，三更以後再走。」

「如果我現在要走呢？」

呂朝陽冷冷插口道：「除非你公然和我動手。現在我還是你岳父，你藍家弟子諒必還不敢公然犯上吧？」

藍嘯吟不禁發楞了，自然他不能和呂朝陽公然動手。在他猶疑之際，呂朝陽却大喝一聲道：「左右給我拿下帶到小姐房裏去。在三更以前，不准他擅離半步。」

× × ×

梆聲敲起二更，夜漸深沉。在呂桂蘭的綉閣上，燈火高燒，人影孤單——那是在燈下焦灼徘徊的藍嘯吟。

區區幾個武士根本攔不住他，他隨時可以破門而出。雖然呂桂蘭像是早有預謀，不着痕跡地解去了他的長劍，但是憑着赤手空拳，十個八個人手也無法困得住他。可是，他能這麼做嗎？

金陵藍家的家規極嚴，絕不容許有犯上的行爲。而且藍嘯吟只要一逞强動武，關於那根銀簪所引起的誤會將百口莫辯。自己受屈事小，損害了季秋露的名節，那就是關係甚大了。

藍嘯吟不願平白背上一個忤逆犯上的罪名，也同樣不願背上一個背信不義之名。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但願呂朝陽千方百計設下的埋伏陷阱推不倒鐵錚。不過這種希望却非常渺小。因此每一响梆聲像是敲擊在他的心坎上，呂桂蘭的綉閣也變成了愁城。房門輕啓，呂桂蘭含笑走了進來。手裏端着一個托盤，上面放着一碗熱氣氤氳的蓮子茶，外加一小碟精緻的點心。她將托盤放在茶几上，低聲道：「嘯吟哥！吃一點夜點吧！」

「桂蘭！」藍嘯吟沉着臉說道：「我現在根本就食不下嚥。關於那根銀簪的事，妳能不能聽我解釋一下？」

「過去的事算啦，男人家勾三搭四，拈花惹草是免不了的事情。我的心量大，不會和你計較。倒是爸爸他老人家很生氣。你也不用解釋，只要你老老實實躭在這裏，漫天風雲也就散啦！」

「這是什麼話？事情好像被你們認定了。我受點冤枉倒是小事，人家季姑娘的

名節要緊……」

「喲！人家季姑娘的名節又與你有什麼相干，老實告訴你，她也不是什麼正經貨。和鐵錚雖有婚約，却未行婚禮。兩個人下午就在『萬壽賓館』的上房裏……唉！我眞不好意思說出口。也只有鐵錚那傻小子，鮮花早讓別人給採去了，他還不知情呢！」藍嘯吟氣憤塡膺，不完全是爲了呂桂蘭在糟塌季秋露，他眞想不到自己未來的嬌妻竟然說得出這種下流話來。不禁沉叱道：「桂蘭！不許胡說！」

呂桂蘭冷笑了一聲道：「哼！說她讓你心疼了是不是？」

「妳簡直胡鬧。」

「一點也不是胡鬧。就憑那根銀簪，走到天下任何地方，找任何人去評理，你和季家丫頭也逃不過私下偸情的罪名。」

藍嘯吟知道一時難以辯解，只得緩和了語氣說道：「桂蘭！我們雖未成禮合枕，也算夫妻，妳難道一點夫妻之情也不念了？」

呂桂蘭冷笑着說道：「若無夫妻之情，我會深更半夜爲你親自送來茶點嗎？」

「哼！妳不過是要來探察我的動靜罷了。」

「那倒沒有必要，諒你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妳說我不敢？」

「不錯。你不敢。」

「別太小看人，我藍嘯吟被逼急了，什麼都作得出。」

「那你就試試好了。只要你跨出此屋一步，不但是我們呂家的逆婿，也成了你們藍家的逆子。諒你必知道這一層利害關係。」

藍嘯吟心中不禁一怔，他知道自己不會那樣做，於是又改換了語氣說道：「桂蘭！妳願意眼看着我做一個背信無義之人嗎？」

「什麼叫背信無義？」

「我答應過鐵錚……」

「別傻！」呂桂蘭的雙眼又射出了柔情之光。「這件事情很快就過去了，想想我們要過一輩子，再想想藍、呂兩家爲通家之好……」

「別說了！別說了！」他低吼着。

「你脾氣眞大，我走了。蓮子茶趁熱吃吧！」

藍嘯吟眞是心亂如蔴，如坐針氈。他的定力不弱，可是他怎麼也定不下紊亂的心情。

梆聲一遍一遍地敲過，藍嘯吟吁嘆了一聲，背信無義之名似乎已無法推脫了。

鐵壁銅牆困猛虎

當三更鼓响的時候，鐵錚準時來到了「朝陽居」。他非但不准季秋露同來，甚至連「嫦娥嬋娟」四婢也不准同行。

他站在寂靜的階前，手叩銅環，敲了三下。角門打開，一個中年漢子走出來，輕聲問道：「幹什麼的？」

「在下鐵錚，前來拜見貴主人。」

「哦！原來是鐵公子，請進！我家主人在正廳恭候。」

鐵錚毫不遲疑地從角門而進，朝向燈火輝煌的正廳走去。

進入大廳，裏面空蕩蕩無一個人。在鐵錚的預期中，藍嘯吟必定在大門之處等他。但走到了正廳仍未見到藍嘯吟，他不禁覺得事有蹊蹺了。

藍嘯吟會設計陷害他嗎？應該是絕不可能的事。那知他一念未已，「颼颼」連聲，如蝗雨般的箭矢自三面蝟集射下。

鐵錚再不格守「不見仇人不拔刀」的誓願了，現在已入「朝陽居」，不斬下呂朝陽的首級他是不回頭的。於是，寒光一閃，「鎮山刀」拔出鞘，舞得風雨不透，那些箭矢却一支也射不到他身上。

箭矢從三面而來，故意留下去路，分明是想引誘鐵錚前行。鐵錚早已抱定必死之心，並不在乎。

一面前竄，一面大叫道：「呂朝陽快出來相見。」

大廳與花廳只隔着一條花廊，鐵錚一出大廳，就看見一個銀鬚飄胸的老頭兒在一張八仙桌前望着他直笑。鐵錚一縱身進了花廳，高呼道：「你可是呂朝陽？」

那銀鬚老頭兒點點頭說道：「正是老夫。」

「好！」鐵錚向前走了幾步，留心地察看四週，同時沉聲說道：「五年前的一筆舊債，今天該淸償了。」

呂朝陽哈哈大笑道：「好個不知死活的小娃兒……」話聲未落，「鏘」地一響一個鐵籠子自屋頂落下，將鐵錚罩住了。

鐵錚心頭大駭，連忙揮刀砍去。「鎮山刀」雖然削鐵如泥，無奈那一根根的鐵柱粗若人臂，休想砍得動。而且鐵籠之內方圓甚窄，甚難揮刀使勁。鐵錚砍了幾刀，就頹然地罷手向呂朝陽怒目而視。

「哈哈！」呂朝陽一陣狂笑，道：「知道厲害了吧？」

鐵錚狂吼道：「叫嘯吟出來說話。」

這時，呂桂蘭突然出現，揚聲道：「藍公子不會見你。」

鐵錚沉聲道：「在下太信人，以致落入陷阱。請藍嘯吟出來說句話，雖死在下無憾。」

「哼！」呂桂蘭冷笑一聲說道：「他巴不得你姓鐵的早死。」

「我却不信。」

「姓鐵的！我呂姑娘若說出個中原因，只怕你要當場自絕。還是不說的好。」

「放心！我鐵錚父仇未報，不會一死了之。」

「那我就說了……」說到這裏，呂桂蘭故意一頓。然後一字字鏘鏘有力地說道：「你那位嬌妻和藍嘯吟有染。」

「胡說！」鐵錚不禁狂叱一聲。同時揮力猛砍，雖然鐵柱上留下不少深達寸許的刀痕，却依然牢不可破。

呂桂蘭待他由狂怒漸趨平靜後，方才冷笑道：「姑娘我一點也沒胡說。看吧！這就是你那嬌妻送給嘯吟的訂情表記。」

鐵錚在季家大院初見季秋露時就曾留心她的頭飾，當然也見過插在她髮髻上的銀簪。和現在拿在呂桂蘭手中的那根銀簪一模一樣。而且簪柄上的一個「季」字鐫刻得非常精巧。

「妳……一定是從那裏偷來的。」鐵錚喃喃地說道。他無論如何也不信季秋露

和藍嘯吟會有私情。

呂桂蘭冷聲道：「插在你那嬌妻頭上的東西我也能偸來的嗎？你未免太小看她了。」

「那……？」

「這是我從藍嘯吟的袖袋中搜出來的。而且，藍嘯吟已經承認這原是季秋露之物。」

鐵錚張口欲言，可是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他不相信季秋露有這種行爲，但他也想不透這支銀簪怎麼到藍嘯吟手裏去的。只怪季秋露在敍述路上經過之時，未曾提到此事。其實，她根本就將拔下銀簪充酒飯錢的事情忘記了。

這時，呂朝陽在一旁召喚道：「蘭兒！妳過來。」呂桂蘭走到他面前低聲問道：「什麼事？」

「去召弓弩手來，先將這小子解決掉吧。」

「爹！目前還殺他不得。」

「爲什麼？」呂朝陽顯然對他女兒的話有些奇怪。

「殺了一個鐵錚，還有一個季秋露。斬草不除根，春後必萌芽……」

呂朝陽低聲接口道：「我懂了！一個失陷，另一個必定前來搭救。到時就來個一網打盡。哈哈，眞是我的好女兒。那麼，傳令下去，多派高手把守花廳。」

「不！只要暗中埋伏就行了。」

「哦！蘭兒！嘯吟眞會和季家丫頭有染嗎？」

呂桂蘭搖了搖頭，說道：「那倒不可能……」

「豈不是冤枉嘯吟了？」

「爹！」呂桂蘭神情諂媚地說道：「這完全是爲您老人家着想啊！嘯吟太死心眼兒，又是什麼家聲，又是什麼江湖道義。要是不用這根簪子制住他，鐵錚那小子還沒有那麼容易就進牢籠哩！」

呂朝陽皺起眉頭道：「妳的想法固然不錯，可是太傷了嘯吟的顏面，你們小倆口將來如何相處呢？」呂桂蘭冷聲道：「哼！我也沒有完全冤枉他，他袖袋裏放着一根姑娘家的銀簪子，還會安什麼好心眼嗎？這件事我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的。」

父女倆說到此處，一齊退出花廳。一個小僮手持綁在竿上的扇子，煽熄了所有的燈火。

鐵錚很想知道呂氏父女在談論什麼，無奈他們離得太遠，說話的聲音又低，因此無法得悉他們談話的內容。不過，他心頭明白，自己落入陷阱，對方沒有進一步的襲擊，這顯然不是好兆頭。

呂桂蘭送她父親入房安歇後，匆匆回到自己的綉樓，笑逐顏開地道：「嘯吟哥！眞委屈你了，現在可以回房睡覺啦！」

藍嘯吟氣咻咻地道：「想必鐵錚已然遭遇你們的毒手了。」

「哼！想不到你會爲我們的對頭担心。不過，請你大放寬心地睡覺去吧！鐵錚既然懷疑我爹是謀害他父親的兇手，就不會相信呂家東床快婿所說的話。告訴你，鐵錚沒有來。」

「他沒有來！」

「嗯！幸虧你一直躭在這兒，不然爹還會懷疑你去通風報信哩！」

藍嘯吟喟然道：「蘭妹！想不到妳眼小如豆，胸窄如……」

「什麼，你說我眼小如豆？當然囉！季家丫頭那雙眼睛又大又亮，所以才使你迷掉了魂。」

「妳要不要聽我解釋？」

「憑據在手，所有的解釋，都是多餘的。」

「好！那我就什麼也不說。」

藍嘯吟說罷，氣呼呼地離房而去了。以他的個性，連夜就要離開「朝陽居」，回到金陵稟報雙親着人來退掉這件婚事。可是鐵錚這件事還沒有完，而且那根銀簪子的事影响到季秋露的名節，他必須强忍怒火再在「朝陽居」中住上幾日。

他離開呂桂蘭的綉樓，並未直回他那間西跨院的客房，却向前院走來。孰料剛出月門，就讓兩個跨刀的大漢攔住了。

其中一個恭恭敬敬地說道：「回藍姑爺的話，老爺有令，今晚任何人都不許四處走動。請姑爺回房安歇吧！」

藍嘯吟不禁一楞，凝聲問道：「連我也要受限制麼？」

「嘿嘿！即使小姐也不例外。」

藍嘯吟不願鬧出一場軒然大波，就向內院走去。

突然見到一個疾快的影子踰牆而出，這在一瞬間，他不禁恍然大悟……。

× × ×

打從鐵錚離去後，季秋露就一直心神不安。她雖然表面鎭定地打發四婢回房去睡，而她自己却靠在榻上心煩意亂，一刻工夫也定不下來。

她好幾次想趕到「朝陽居」去看個究竟，終於又忍住了。她想到了鐵錚的吩咐，不敢有絲毫妄動。

但是，站在門外的人不是她所期待的鐵錚，而是呂桂蘭。

季秋露喜悅的心情立刻冷靜下來後，身形一退，拔出雙劍，輕叱道：「妳來幹什麼？」

呂桂蘭含笑跨進門檻，反手關上房門，和顏悅色地說道：「季姑娘，收起劍來吧！我只來了一個人，不過是想和妳談談而已！」

季秋露見對方神態輕鬆，不免動疑，忙喝問道：「你們將鐵錚哥怎麼樣了？」

「何必那樣担心？有藍相公保駕，妳的鐵錚哥還吃得了虧嗎？」

季秋露稍稍放下了懸心，認爲藍嘯吟爲人正派，可以信賴。因此還劍入鞘，冷冷問道：「說吧，要和我談甚麼？」

呂桂蘭臉色一寒，沉聲道：「姓季的！妳想要幾個男人？」

「這……這是甚麼話？」

「妳心裏有數。」

季秋露不禁咬牙切齒地道：「瘋丫頭！妳今天若不將話給我說清楚，妳休想走出這間屋子。」

「我既然來了，就是爲了要把話說清楚。」

「那就說吧！」

「哼！有個姓鐵的還不够，又要搶藍相公。妳得弄清楚，他是我的人。」

「有憑據嗎？」

「看！」呂桂蘭緩緩攤開右手，掌心

裹放着一支雪亮的銀簪。「這是妳頭上的飾物，怎會到了藍相公的懷中？訂情表記都有了，妳想狡賴？」

季秋露看見銀簪，憶及前情，知道呂桂蘭是誤會了。是於私心坦然，理直氣壯地道：「爲甚麼不問問藍相公，這支銀簪是從何而來？」

「他說從妳處而來。」

「簪子的確是我的。難道藍相公不曾說明這支簪子是如何落到他手裏的麼？」

「涉及男女私情，他未必說得出口，不過他巳默認這支簪子是妳送給他的訂情表記。」

季秋露柳眉倏地一豎，冷叱道：「藍相公默認了！待姑娘我去問問他。」

正好中了呂桂蘭的心意，她故意冷笑道：「如果問心無愧，妳就該三對六面地將事情的始末說個清楚。」

「不……」季秋露只向前跨了半步，又將脚縮了回來。「我看是妳在耍甚麼詭計吧？」

「哼！妳也太胆小了。」

「大概鐵哥哥巳入你們圈套，現在又來誆我前去，想一網打盡，對吧？」

「老實告訴妳吧！妳的鐵錚哥現在巳明白他父親並非我爹謀害，不過是受別人的挑撥……」

「那麼，他爲甚麼不回來？」

「這妳還不明白麼？就因爲這根銀簪子使妳的鐵錚哥對藍相公起了誤會，要找他拚死拚活，現在就看妳如何解釋這件誤會了。」

對於呂桂蘭的話，季秋露是半信半疑。但她却沒有甚麼顧忌。呂桂蘭說的是眞話，她該去，若說的是假話，她更該去。呂桂蘭所以要來誆她，必定是鐵錚遭遇不測了。

因此，她略作思索後就點點頭道：「好！請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

「和我一起去不好嗎？」

「不！妳先請回吧！」

「那麼我就先走了，快些來喲！」

呂桂蘭走後，「嫦娥嬋娟」四婢立刻湧進房來。原來談話之聲驚動了她們，暗暗起身在外戒備。一時七嘴八舌地說道：「姑娘！去不得啊！一定是那鬼丫頭的詭計。」

季秋露十分鎭定地道：「去不得也要去。」

「去不得！」一聲低叱起自屋外。緊接着一個人影竄了進來。原來是藍嘯吟，他一進門就揮手道：「留下一個人，其餘三個人趕快到外面去戒備。有人來就設法攔住，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曾經來過此地。」

藍嘯吟說得情急，四婢却一點也沒有動。她們紛紛以目光望着季秋露，等待她的下令。

藍嘯吟的出現，已證明呂桂蘭所說鐵錚要和藍嘯吟拚死拚活的話是假的。於是季秋露毫不猶豫地向四婢點點頭。

四婢見到主人有所表示，留下最小的小娟之外，其餘三人疾迅地出房而去。待房門關妥，季秋露這才疾聲問道：「藍相公，是怎麼回事？」

藍嘯吟歉然地道：「在下該死，鐵兄恐怕已入圈套。」

「甚麼？」季秋露不禁大吃一驚。這話出自藍嘯吟之口，怎令她不驚？

「在下原以爲很有把握，眞是想不到……」接着，藍嘯吟就將他的遭遇述說了一遍。

季秋露聽完之後，問道：「藍相公怎能肯定鐵錚哥尚未喪生？」

「在下是作如此猜想，如果鐵錚兄萬一不幸喪生，在下也只有一死謝罪了。」

「那倒不敢。」

「季姑娘難道對在下不敢信任？」

「出身金陵世家之人，諒不敢作出不義之事。不過，呂朝陽畢竟是藍相公的岳父，兩權相害取其輕，事關切身利害，藍相公自然有所取捨了。」

藍嘯吟喟嘆道：「這門親事是必然告吹的。我藍嘯吟絕不可能娶那種不明是非的女人爲妻，在未言明退婚之事，呂朝陽仍爲在下尊長。所以在下尙不便公然與之頂撞。而鐵兄又……」

季秋露一擺手道：「藍相公不必說下去了。萍水相逢，蒙助巳是感激不盡，又怎能使相公陷於兩難之境。設若相公答允置身事外，不予插手，就巳經……」

「不行！」藍嘯吟低吼了一聲道：「雖然無在下之約，鐵錚兄也將闖入『朝陽居』，但是今晚之事，却責在我身，豈能就此不管？」

「那麼，以相公之意……？」

「要看姑娘是否信任我？」

季秋露不禁猶豫了。以他和呂朝陽的關係，實在未敢信他；以他的談吐，家世，足資信賴……

藍嘯吟見她沉吟不語，又道：「姑娘如不見信，在下可以對天盟誓。」

「不必了！妾身信賴相公。」

「那麼，請姑娘按照在下的意思去做……」接着，藍嘯吟低聲細說出了他的計劃。

季秋露默默點頭，既信就不疑，她只有按照藍嘯吟的安排去做了。

梆鼓巳經敲到四更三點，眼看天色就要亮了。

在正廳上徘徊不巳的呂桂蘭不免有點發急了，她回來後巳將近過了半更次。怎麼季秋露還沒有來呢？正在這個時候，一個門子來報道：「稟姑娘！北大街『萬壽賓館』的店家求見，說有要事。」

呂桂蘭不禁一怔，連忙揮手道：「快教他進來。」須臾，那門子帶着店家進來了。呂桂蘭搶先問道：「甚麼事？」

「嘿嘿！西廂上房的季姑娘要小人送一封書信前來，說要面交呂姑娘。」

店家一面說，一面就自懷中取出一個桑皮紙的封套，雙手遞了過去。

呂桂蘭接信在手，看都沒有看一眼，復又問道：「季姑娘的人呢？」

「走了。說是要回洛河。」

走了！呂桂蘭絕對不信，不過店家也不會知道季秋露的去處。於是揮揮手道：「你去吧！」

呂桂蘭忙不迭地撕開封套，抽出內箋。只見上面寫道：「呂桂蘭：任妳伶牙俐齒，詭計多端；也難逃本姑娘一雙慧眼。本姑娘情知鐵公子已誤入爾等陷阱。三日

爲期，本姑娘當前來營救。倘若不敵，亦與鐵公子作同命鴛鴦，死而無憾。如果三日之期未滿，爾等就將鐵公子殺害，本姑娘就要火燒『朝陽居』，將爾父女二人碎屍萬段。特先示意，休道言之不預也。

季秋露啓」

只氣得呂桂蘭幾乎將銀牙咬碎，突然她腦中靈光一現。連忙低聲地向左右吩咐道：「來人，快傳西跨院雜務小廝前來問話。」

須臾，一個小僮被帶來了，呂桂蘭問道：「姑爺可在房中安睡？」

「在啊！」

「他甚麼時候回房的？」

那小僮想了一想，道：「小人侍候姑爺安歇後，聽見梆鼓响起三更三點。」

「去吧！」呂桂蘭揮了揮手。她原本以爲藍嘯吟趁隙去向季秋露通風報信的，看來她又想錯了。

這時，一個婢女過來說道：「姑娘，天巳亮了妳該歇啦！」

「嗯！」呂桂蘭點了點頭，然後向身邊一個漢子吩咐道：「記住，給花廳都小子送飲食，讓他多活三天。」

×　×　×

清晨，「朝陽居」裏裏外外都顯得很清靜。平常那些天一亮就練武的人也不見了。這證明藍嘯吟的判斷沒有錯，鐵錚一定還活着。看守一具屍首是用不着那麼費勁的。

藍嘯吟小睡片刻，即巳顯得精神煥發。昨晚他耍了一個小小手法，安歇熄燈後，復又整衣而起，穿窗越牆而出，憑他的身手，一般人恐怕追影子都見不到。

此刻，他正默然凭窗遠眺，突然看見一個小僮，提着食籃自廚下走出來，心中不禁一動。連忙抓起案上的筆在一張紙上振臂疾書。寫罷，又將所寫的紙條揑成一個小團。剛好，那小僮提籃經過窗。藍嘯吟忙叫道：「喂！那飯菜送給誰的？」

小僮期期艾艾地回道：「送……到花廳去，不知……給誰吃。」

藍嘯吟低頭一看，籃中一碗米飯，四色小菜，不好不壞。他心裏有數，這必然是送給鐵錚吃的。目下還指望鐵錚釣季秋露這條魚，自然不能餓死他。藍嘯吟想到這裏，一擺手道：「去吧！」

其實，他一擺手之際，巳然施展出隔空打穴的手法，將手中的紙團，打進了那碗米飯之中。

小僮去後，藍嘯吟又感到有點後悔。萬一鐵錚急而不食，原物帶回，那張紙條就有被發覺的可能，因此，他就一直候在窗前。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小僮去而復回。在很遠的地方藍嘯吟就發覺碗碟巳空，鐵錚倒不是一個固執的人。若是自己也會吃下這些飯菜的。人在困中，若想兎脫，精力是需要保持的。

那麼，鐵錚就巳經看到他寫的那張小箋了。這不禁使藍嘯吟吁了一口氣。

藍嘯吟目光異常銳利，當那小僮自窗前而過之際。他就發現那隻盛米飯的大碗外面有字，字跡是以刀尖刻劃出來的。字跡很小。刻劃也很輕。一般人很難發覺。於是他連忙叫道：「喂！那個飯碗給我。

「姑爺要這個飯碗？」

「嗯！硯台太小，我要這隻碗來裝墨汁。」

「我去廚房換一個乾凈的吧！」

「別麻煩！我就要這一個好了。」

小僮只得將飯碗遞給他，他回身細看那碗上字寫道：「人在花廳，身罩鐵籠，鐵柱粗若人臂，揮刀難斷。各有處境，藍兄不必勉强。只望保護秋露離城，九泉之下，不忘報恩。」

藍嘯吟讀罷，不勝惆悵。突然聽見門外有一個婢女的聲音叫道：「姑爺！小姐來了。」

藍嘯吟情知向小僮索碗之事巳被呂桂蘭看見，所謂情急生智，暗運內力在碗面上一拂，字跡頓時消失。

這時，呂桂蘭巳掀簾而進，笑問道：「嘯吟哥拿着一隻碗做甚麼？」

藍嘯吟鎭定地回道：「打算磨一大碗濃墨，寫幾個大字。」

「喲！打算棄文就武了？」

「我們藍家素來是文武並重的，不讀聖賢書，又怎知作人處事的道理？」

「聽你的口氣，好像在挖苦我不會讀過聖賢書，所以不知得作人做事道理。」

「蘭妹！你這些氣話還有說完的時候嗎？」

「除非你能將那根銀簪的事說出來給我聽。」

「妳眞要聽嗎？只怕妳不相信。」

「我相信你還不至於說假話。」

藍嘯吟於是將野店與季秋露相遇的那一段經過說了一遍，不過，許多細節他却省略掉了。

呂桂蘭也無意去挑剔他的敍述，她來此的目的，就是想挽回昨夜的不快。要她失去這樣一個俊美佳婿，非她所願。因而嬌笑道：「嘯吟哥！原來我怪錯你啦！」

「妳昨天要是聽我的解釋，豈不是免了一場不必要的誤會。」

「好啦！算我不對。」呂桂蘭說到此處，突然轉變語氣說道：「我們來談談鐵錚的事。」

藍嘯吟連連擺手道：「請妳不要再提他。」

「是怎麼回事？」

「我要置身事外，免得落個幫助外人來對付岳丈的忤逆之名。」

「這正合我之意。置身事外最好不過，也免讓人說我們遠遠地去從金陵請來了幫手。」

「行！」藍嘯吟欣然地點頭道：「從現在起，我絕不離開西跨院。」

呂桂蘭連連拍手嬌笑道：「這眞是我們呂家的好姑爺啊！」

藍嘯吟心內暗道：該笑的是我，妳中計了。

×　×　×

這個漫長的白晝是在極端無聊的情況下渡過的，藍嘯吟十分認眞地寫了一天的大字。入夜，還灌了幾壺燒刀子，然後擁被而臥。

他的酒量並不大，不過酒入腹中被他用內力逼至一隅，待侍候他的小僮不注意時又吐了出來，初更時分，藍嘯吟推被而起。穿窗踰牆，以最快速的身法閃出了「

朝陽居」。

為防萬一，他落在牆外後，在牆脚處站了一陣，並無人追出。證明自己的行藏未被任何人發覺，這才展開輕功，向城外奔去。

出西門奔了一陣，忽然眼前人影閃動，藍嘯吟停步細看，原來是竿上的朋友們將他圍住了。

為首一人是丐帮開封分舵的瓢把子裘長華，叱喝聲道：「藍少俠慢走一步。」

「你是誰?」藍嘯吟反問了一聲。

「在下裘長華，乃……」

「啊!原來是丐帮開封分舵的瓢把子，請問因何攔住去路?」

裘長華冷冷地說道：「請問一聲：藍少俠僕僕風塵，自金陵兼程趕來，就是為了要帮助呂朝陽，去對付一個要報殺父之仇的孤兒麼?」

藍嘯吟心頭暗暗一怔，因他不明瞭鐵錚和裘長華的關係。因此謹愼問道：「裘舵主所說的那個孤兒，可就是鐵錚?」

「不錯。」

「裘舵主問這句話的用意何在?」

裘長華冷笑了一聲道：「哼!你這是明知故問，鐵錚入『朝陽居』已逾對時，未見回轉，想必凶多吉少。所以，你現在也休想闖出這一圈竹竿陣中了。」

藍嘯吟對於裘長華那種威脅的語氣雖大大感到不快，却也瞭解了裘、鐵之間的關係。於是耐着性子說道：「裘舵主可知季秋露其人?」

「自然知道。」

「那就行了!在下此時就是要去和季姑娘相晤，共商拯救鐵錚兄出險之計。」

「這樣說來，鐵錚尙不曾遇害?」

「只是中了陷阱。」

「你是說要和季家姑娘合力，救他出險。」

「不錯。」

裘長華突然沉下臉來低叱道：「我却不信。」

「信不信由你，請讓路，在下無暇在此逗留。」藍嘯吟說得極不客氣。因為裘長華咄咄逼人的語氣很令人惱火。

「慢走!」裘長華叱一聲道：「所謂欲和季姑娘共商大計，不過是想誘其入彀一網打盡而已。」

藍嘯吟又好氣又好笑，反問道：「尊駕因何說得如此肯定?」

「藍少俠出身金陵世家，自然分得出親疏，怎會帮助外人來對付令岳丈?」

藍嘯吟沉聲道：「人生在世，固然該分親疏厚薄，也該辨是非曲直。而且在下和季姑娘聲同一氣，只是要搭救鐵錚兄出險，這並不能算是對付家岳丈。」

他這番話說來慷慨激昂，裘長華不禁緩和了語氣道：「既然如此，待裘某人和少俠同去如何?」

「在下得問問舵主與鐵、季二家有何關係?」

「倘若少俠站在令岳丈呂朝陽之同一立場，則裘某可算是少俠的眼中釘。」

「這話作何解釋?」

「儘管傳說紛紜，都道鐵銳是被呂朝陽所害，但是誰也擧不出眞賍憑證。而裘某却持有眞憑實據，鐵銳的確是死於呂朝陽之手。」

藍嘯吟心頭暗驚問道：「憑據呢?」

「已經交給鐵錚了。」

「那麼，就請隨我來吧!」

藍嘯吟說罷就領先向前縱去，裘長華一擺手，他的那批叫化子手下立刻隱入樹叢之中，只有兩個五結弟子跟隨着他。

行不多遠，就是開封西門外有名的「尙家花園」。原是若干年前一個武將的府邸，後因得罪讒臣，被全家問斬。這幢府邸也就成了官府之物。雖有富商巨賈買進這座宅子，却又顧慮怨氣太重，怕不安寧。日子一久，這座宅子也就荒廢了。

藍嘯吟轉身望了裘長華一眼，縱身上了牆頭，落入院中。藉着星光，只見汚泥盈塘，衰草連天，昔日旖旎風光，今日却景況凄涼。

藍嘯吟撮唇輕嘯一聲，暗處立刻傳來回聲。他又嘯了一聲，接着五條人影疾奔而至。正是季秋露和「嬌娥嬋娟」四婢。

藍嘯吟抬手往裘長華一指，道：「這位是丐帮開封分舵……」

季秋露連忙接口說道：「原來是裘舵主……」

說着福了一福為禮。她所關心的是鐵錚的安危，於是又轉頭向藍嘯吟問道：「鐵錚哥他……?」

「目前尙安。」藍嘯吟點了點頭，隨後又望了裘長華一眼，問道：「季姑娘聽鐵兄提過這位裘舵主嗎?」

季秋露點頭道：「鐵錚哥提過，他一來就去裘舵主那兒住了三天。而且……而且，令岳丈謀害我公公的憑據還是裘舵主找出來的。」

裘長華輕笑道：「想不到藍少俠竟然對裘某人懷疑。」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如此一來，季姑娘倒有一個好帮手了。」

「其實，有了藍少俠這樣的帮忙，鐵錚必然可以轉危為安的。」

藍嘯吟神色凝重地說道：「裘舵主有所不知，出身金陵世家者雖不能作傷天害理之事，却也不能做大逆不孝之人。是以，在下只能暗中助拳，不能公然出面。」

裘長華哈哈大笑道：「藍少俠!這樣已經就難能可貴了……」說到此處，語氣微微一頓，復又接道：「鐵錚若能被救，他勢必還要追殺呂朝陽，以報父仇。請問藍少俠，彼時將抱何種態度?」

藍嘯吟不假思索地回道：「不勞費神，在下早有打算……」

接着，他又將鐵錚目前的處境，及「朝陽居」中防範的情形講述一遍。

季秋露聽完之後，不禁皺眉喃喃道：「那怎麼辦呢?」

裘長華也將目光凝注在藍嘯吟面上，問道：「藍少俠!有何高見?」

藍嘯吟緩緩說道：「辦法是有，不過在下却不敢提調裘舵主……」

裘長華連忙接口道：「這是什麼話?鐵銳與我深交多年，為其報仇，除了不能越俎代庖，手刃謀害他的仇人之外。其餘的什麼事都可以做。」

藍嘯吟微笑道：「裘舵主也許尙未明白在下之意……」

「裘某明白，你不過是怕裘某人不信

你話，對不?放心吧!金陵世家在武林中是最講信用的。」

藍嘯吟苦笑道：「幸虧藍家家聲不壞，不然在下在江湖中怕要寸步難行了。」

「那也只是因為令尊結錯了一門親事啊!」

藍嘯吟不願再談切身問題，就低聲細語地說出了他所設想的妙計。

裘長華和季秋露聽得連連點頭。密語一陣，三起人分道揚鑣，各人按計行事。

季秋露訂下了三日之期，根據常情，呂朝陽一定會全神注意頭一晚和最後一晚，第二晚是比較鬆懈的。所以，藍嘯吟所訂的行事時間就在第二晚。頭一晚算是很平靜地過去了。

這天早晨，約莫申正光景，一乘軟轎抬進了「朝陽居」。說是呂朝陽夜晚感受風寒，臥病不起，這乘軟轎裏坐的是一位郎中大夫。

這位郎中大夫不但架子大，也太神秘。轎子直抬到呂朝陽的房裏才停了下來。

從人退去，房門掩上。此時房裏只有呂氏父女二人，呂桂蘭這才走過去揭開轎簾。

出人意外地，軟轎中竟然走出一個鶉衣百結的老叫化子。

那老叫化子恭恭敬敬地向呂朝陽行了一個禮，道：「參見老爺!」

呂朝陽向那老叫化子一擺手，道：「呂福!起來吧!事情查得怎麼樣?」

呂福站了起來，悄聲道：「的確是裘長華那個臭要飯的在跟您老人家作對!」

呂朝陽冷笑道：「哼!八成他是不想活了!過兩天看老夫收拾他……嗄。那個姓季的丫頭呢?」

「匿居在『尙家花園』。」

「噢!」呂朝陽不禁微微一驚。「確嗎實?」

呂福點點頭：「千眞萬確。……還有一件事，老奴不敢向老爺回明。」

「為什麼?」呂朝陽兩眼圓睜，低吼道：「快說!」

呂福稍作猶疑，然後壓低了聲音說道：「藍姑爺暗中和季家丫頭以及那個裘長華都有連絡。」

呂朝陽眉頭一皺，連忙追問道：「目前還有連絡嗎?」

「就在昨晚初更三點時分，藍姑爺還到『尙家花園』去和他們會過。」

「呂福!你在旁邊嗎?」

「五年來，老奴已經熬到五結弟子的身份，得以隨侍分舵主左右，昨夜我也在場。」

「快說!他們談論些什麼?」

「他們打算今晚來救那個姓鐵的。」

呂朝陽轉頭向乃女喝問道：「桂蘭!妳不是說，藍嘯吟昨晚很早就安份地上床安歇了嗎?」

呂桂蘭點點頭道：「是呀!上床之前他還喝了好幾壺酒哩!而且守夜的人也不曾看見他離開過屋子。」

呂朝陽叱罵道：「蠢丫頭!妳上當啦!那小子故作安份，其實他在暗中弄鬼。憑他們藍家的身手，守夜的人能够看見他離開屋子嗎?」

呂桂蘭氣得跺足道：「哼!他一定是被那個姓季的狐媚子給迷住了。」

「桂蘭!妳又寃枉他了。他若迷戀季家丫頭，就該設法將鐵錚那小子置於死地，怎會反而要帮姓季的丫頭前來救人呢?據我看啦!這小子目中無人，可能是存心要和我這個老丈人作對。」

「那樣更不該饒他!」呂桂蘭氣呼呼地說道。

呂朝陽給她一個眼色，示意她稍安勿躁，然後向呂福問道：「呂福!可曾聽見他們商議什麼?」

「老奴一直站在旁邊，他們說……」呂福不自覺地壓低了聲音，將藍嘯吟的妙計完全洩漏了。

呂朝陽聽完之後，嘿嘿笑道：「眞是一條絕妙好計，可惜被老夫早明一步。今晚準敎他們鎩羽而歸。」

「鎩羽而歸!」呂桂蘭插口道：「爹還打算讓他們活着回去?」

「對!今晚要他們齊投羅網。」呂朝陽說着向呂福擺擺手，接道：「呂福!回去釘住他們，切記凡事小心，不要露出破綻。」

「老爺儘管放心，五年未露破綻，又何必担心一朝一夕?」

呂福說罷之後就坐進了軟轎，然後呂桂蘭揚聲喚人，將軟轎抬走了。

呂朝陽以試探的語氣問道：「桂蘭!妳看藍嘯吟這個人怎麼樣?」

呂桂蘭不假思索回道：「固執，目中無人。」

「難道就一無可取嗎?」

「唯一可取之處，就是……」說到此處，呂桂蘭不免露出女兒家情態。「……貌相英俊，擧止瀟洒，武功過人。」

「桂蘭!看來妳還有些捨他不下哩!不過，這門親事已經完結了。」

「爹打算退婚嗎?」

「退婚!」呂朝陽冷笑了一聲道：「目前有這門親姻關係，他還連絡外人和我作對：退婚之後，他豈不是更加明目張胆了?」

「那……?」

呂朝陽面上掠過一絲冷酷神色，低聲道：「他來未帶僕從，誰也不知道他來了『朝陽居』中。藍家老頭子找上門來，我可以不認賬。」

呂桂蘭不禁一駭，低呼道：「爹打算殺他!」

呂朝陽沉聲道：「他活着一天就會從中作梗一天。絕不會讓我去對付那些要和我作對之人。」

呂桂蘭自幼跋扈驕橫，畢竟是女孩兒家，心性還不够殘忍，一時楞住了，說不出話來。呂朝陽察言觀色，情知女兒不十分同意他的作法，於是拿話打動道：「桂蘭，我明白要找一個像藍嘯吟這樣一個家世好，人品好，武功好的丈夫並不容易。可是最重要的是夫妻齊心。他看在妳的份上就不該和我作對，由此可見他連妳也沒有看在眼內。」

「爹爹……」

「桂蘭，難道妳能够忍心眼看着爹被殺?」

「爹!嘯吟未必敢。」

「可是，姓鐵的敢啊!」

「嘯吟不會眼看着鐵錚來殺你老人家的。」

「妳太自信了。因爲姻親的關係，他還不敢明目張胆地弑殺尊長，鐵錚要殺我，他絕對會在一旁袖手。」

「爹怎麼說得這樣肯定？」

「桂蘭！妳細想一下就明白了。爲了救鐵錚那小子脫困，他已下了不少工夫。先是安排季家丫頭藏匿起來，然後連絡裘長華。甚至連那鐵錚小子被困的情形也被他查出來了。」

藍嘯吟的所作所爲也的確令呂桂蘭心寒，略作沉思之後，不再反駁，方要有所詢問。

呂朝陽搖手示意她別問下去，自衣袖中摸出一個小紙包交到呂桂蘭手裏，輕聲道：「午間去和他同食共飲，將藥粉暗暗下在酒內。放心！這藥物對女人無害。」

呂桂蘭詫聲道：「爹打算毒死他？」

呂朝陽搖搖頭道：「目前我不打算殺死他，我要測驗一下他的心意如何。這包藥粉只是使他暫時喪失武功而已。」

「以後還能恢復麼？」

「三十六個時辰以後藥力消失，他的武功就自然恢復了。」

「萬一他發覺……」

「放心！這藥粉毫無藥味，就是專門煉丹藥的太上老君吃在嘴裏也不知道。而且藥性發作後他也不會知情，要等他動武之際才發覺內力盡失。」

「怎麼從來不曾聽爹說過有這種藥粉呢？」

呂朝陽大笑道：「哈哈！爹沒有告訴妳的事情還多着哩！」

× × ×

午正未到，藍嘯吟的房中已擺妥了一桌上好酒菜。他不禁向小僮問道：「怎麼回事？是有誰要來這兒用飯嗎？」

不待小僮回答，呂桂蘭正好掀簾而進，笑眯眯地說道：「嘯吟哥！是我吩咐擺下這桌酒席的。」

「是爲我餞行嗎？」

「不，是爲你接風。打從你來後，我還不曾規規矩矩地陪你吃一頓飯哩！」

「原來妳將我看成客人。」

「不但是客，而且還是貴客。」說到這裏，呂桂蘭向外吆喝一聲道：「來人斟酒。」

一個小婢進來，斟滿了兩杯酒。呂桂蘭舉起杯子來說了些吉祥語，和藍嘯吟乾了一杯。

藍嘯吟又回敬一杯，然後兩人又同時爲祝福呂朝陽康泰而乾了一杯。這時壺中酒已盡，呂桂蘭私心盤算，藥粉已有一半進入了藍嘯吟的腹中，八成已大功告成了。的確，藍嘯吟作夢也沒有想到，呂家父女會暗中對他施以手脚。

放下杯子後，呂桂蘭搭訕着問道：「聽說你昨晚上床很早哩！」

「嗯！早睡早起，閒事少管，這不是妳吩咐的嗎？」

「嘻嘻！你眞是個聽話的……」呂桂蘭不禁粉面一紅，將下面的話縮了回去，改口問道：「昨晚睡得很好麼？」

藍嘯吟笑道：「異常酣暢。所以今天精神旺盛得很。」

「但願你今晚也很早就上床。」

「願遵閫命。」邊說邊吃，這一頓酒飯足足吃了將近一個時辰。呂桂蘭察言觀色，未發現藍嘯吟有何異狀。這才放下了一個懸心。

飯後，呂桂蘭說道：「你煩嗎？我那兒有一個婢女奕藝不凡，可以陪你下幾局棋。」

藍嘯吟搖搖頭道：「不了。我還是樂意寫幾個大字。」

「那你就寫吧。」說罷之後，呂桂蘭就辭了出來。藍嘯吟沉思良久，說甚麼也想不出呂桂蘭今天中午和他共進午餐的用意何在？苦思一會，不得要領。眞的濃墨提筆，一本正經地寫了起來。

整個下午，呂朝陽作了一番精密佈署。等待天黑之後，洒網捕雀。

天終於黑了，「朝陽居」中燈火齊明。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門子來到呂朝陽房裏，稟報道：「啓稟老爺！早上來的那個大夫又來了。」

「啊！」呂朝陽不禁楞住了。早上是他派人去接呂福的，現在他怎麼自己來了呢？大概有甚麼緊要消息吧？於是連忙揮手道：「快着人將大夫的轎子抬到我房裏來。這位大夫醫術高明，架子也大，不進屋子是絕不下轎的。小心侍候。」

「是！」

那個門子剛要退下，呂朝陽又叫住了他，說道：「隨後去請小姐到我這裏來一次。」

「是！老爺。」

門子退去，呂朝陽不禁皺眉苦思，究竟發生了甚麼緊急事情呢？否則，未經召喚，呂福絕不會貿然前來的。

就在他苦思不已之際，一乘軟轎已抬了進來。侍從人退去後，呂朝陽低聲道：「呂福！出來吧！發生了甚麼事？」

呂福掀簾下轎，壓低了聲錢道：「老爺！事情有了變化……」

大概因爲呂福聲錢太低的關係，呂朝陽不禁前進了幾步，來到呂福近前，疾聲問道：「快說，聲音大一點。」

呂福將頭湊過去，以嘴唇就着呂朝陽的耳朶悄聲道：「老爺，請不要急……」話聲中，突然出掌如電，以右掌貼緊着呂朝陽的「命門」。

呂朝陽不禁大駭，從抵住「命門」的那股暗勁，他知道着了道兒，驚呼道：「你不是呂福？」

「哈哈！」對方一面冷笑，一面以左手在臉上搓揉一會，冷聲道：「『銀鬚金鈎』，你在開封多年，總不至於不認識我吧？」

「你原來是裘長華！」

「一點也不錯，喬裝呂福的，正是丐帮開封分舵舵主裘長華，他沉聲說道：「自從鐵銳被害後，你就指派呂福前來臥底，當裘某人是瞎子，我只不過是僞裝不知而已。」

呂朝陽老奸巨滑，要了一輩子心眼兒，想不到陰溝裏翻了船。只得頹喪地說道：「裘舵主，我們都是開封地面上的人，犯不着彼此作對……」

「哈哈，還不曾聽過你姓呂的以這種口氣對人說過話哩！」

「裘舵主！」呂朝陽逞强地道：「你已身入重圍之中，凡事三思爲要。」

裘長華冷叱道：「你少說這種威脅的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時，我只要掌勁一吐，就可以震斷你的命脈。」

「你我之間似乎並無深仇大恨……」

「你說得不錯，我並不想殺你。」

「那麼，你所爲何來？」

「要你放出鐵錚。」

「啊，」呂朝陽心頭不禁一鬆，他雖然不敢妄斷，却也料定裘長華顧慮到鐵錚的安危，也不敢向他下狠手，因此，語氣復又强硬地說：「那我得問問，你憑甚麼過問這件事？」

裘長華沉聲說道：「只憑『公道』二字！」

正說到這裏，呂桂蘭推門而進，見狀情知有異，正待退出，裘長華低吼道：「進來，否則你父立刻喪命！」

呂桂蘭一看情勢就知道非得從命不可，只得踏進房內，並掩上房門，凝聲問道：「你是誰？」

呂朝陽揷口道：「他就是丐帮裘老頭兒。」

呂桂蘭沉吟道：「姓裘的！你也太胆大了，似乎該打聽一下這是什麼地方？」

裘長華冷笑道：「哼，裘某人在開封落足之時，這座『朝陽居』還未建造哩，女孩兒家年紀輕輕，對裘某人說話，口氣不要這麼大！」

呂桂蘭口氣略爲緩和問道：「你想幹什麼？」

「方才已經對令尊說過了現在不妨再說一遍，立刻放出鐵錚，萬事甘休，否則我這裏掌勁一吐，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你敢？」

「裘某人說得出來就作得到，沒有甚麼不敢！」

「那時你會死無葬身之地。」

「姑娘太誇口了吧，丐帮弟子在這開封城中少說也有三五百人，實力並不太弱。即使裘某人眞的逃不出去，總要比妳父親多活一段時間。」

呂朝陽揷口道：「原來你見到鐵錚要找老夫晦氣，所以乘機落井下石，有本事我們公平較量較量，」

裘長華冷笑道：「別說狠話！裘某人和你無過節……」

呂桂蘭接口道：「既無過節，何必要和我父親作對？」

裘長華沉聲道：「鐵錚單刀獨人前來尋仇，有仇與否，當面可以講明，即使非動手不可，也得一對一地公平相鬥，而你們暗設陷阱，使鐵錚入困，可謂下五門的手法，裘某人不得不出面討個『公道』而已。」

「假若我放出鐵錚呢？」呂朝陽以試探性的語氣問道：「你將會採取何種態度呢？」

裘長華朗朗答道：「裘某人絕對冷眼旁觀，不過問此事，否則就不會讓鐵錚一人前來了。」

呂桂蘭插口問道：「如果動起手來，眼看鐵錚不敵落敗，危在頃刻，你也不插手相助麼？」

裘長華慨然道：「只要公道，鐵錚學藝不精，死不足道，裘某人自不過問。」

呂朝陽大喝一聲道：「桂蘭，去放鐵錚出來，聽他的口氣好像鐵錚必然會贏我似的。」

呂桂蘭略作沉思，點點頭道：「好！本姑娘也要看看你姓裘的說話是否算數。我立刻就放鐵錚出來。」

呂桂蘭去了約一盞熱茶光景，便和鐵錚同回，裘長華心裏有數，她必定在釋出鐵錚之前作了一番巧妙的佈置，不過，裘長華却放心得很，他也有巧妙的佈置，而且不是和藍嘯吟商量的計劃，並非他不信任藍嘯吟，而是他知道那個計劃已被呂桂蘭洩漏了。

鐵錚見到呂朝陽被裘長華的掌勁控制住，連忙道：「裘前輩，請鬆手吧！」

裘長華問了聲道：「鐵世侄，你無恙麼？」

鐵錚搖了搖頭，「還算不錯，如果他們不是想連季姑娘也一網打盡的話，我恐怕早已遭了毒手了。」

呂朝陽笑道：「鐵少俠，你誤會了，因你來勢洶洶，所以不得已而……」

鐵錚接口道：「不必說這些……現在請裘前輩放手吧！」

裘長華凝聲道：「鐵世侄，報仇雪恨之事不但要愼重，務求勿枉勿縱，而且，裘某人也不便相助，不過，若有人相圍攻於你，裘某人自會對付，」說完之後就卸却了掌勁，旋身之際，已然將那乘軟轎推至門口，將進門之處堵住，他也就站在門邊，目光全神監視着呂桂蘭。

鐵錚神定氣閒地面對呂朝陽而立，冷聲道：「呂朝陽，五年前那筆血債，今天該償了吧？」

呂朝陽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自然並不十分含糊。語氣强硬地說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知道你所說的血債就是五年前的你父親鐵銳遇害之事，不過，索債要有憑，索仇要有據，不可能血口噴人。」

鐵錚沉聲道：「我有鐵證。」

呂朝陽將手一伸，道：「拿出來給我看。」

鐵錚目中露出一道精光，冷聲道：「自然要給你看。在我未拿出憑據以前，我要請問一件事。」

「說吧！」

「尊駕以『銀鬚金鈎』聞名於江湖，『銀鬚』依然垂胸，那對『金鈎』又在那裏呢？」

「封藏多年，早已不用。」

「唔，請問那對金鈎是何物打造？」

「百煉鎢金。」

「重量多少？」

「每隻各重二十一斤。」

「請拿出來看看。」

呂朝陽沉叱道：「方才不是已告訴你，業已封藏多年了嗎？」

鐵錚也回以冷叱道：「這完全是一種托詞，如果你拿不出那雙金鈎，我就認定你是謀害先交的兇手了？」

呂朝陽不禁楞了一楞，終於他還是點點頭道：「好，我拿出來給你看，不過我要告誡你一聲，當我手持金鈎之際，你說話就得稍留分寸，不要惹我發火爲妙。」

說着，就轉身打開一座橱櫃，取出了他那對伕以成名的鎢金雙鈎，雙鈎上紮一條紅色絲巾，那正是封鈎的標記。

呂朝陽抽脫絲巾，一手一支，揚聲道：「姓鐵的，看清楚了嗎？」

鐵錚凝望着雙鈎，面上有一絲迷惑的神色，回望裴長華，也像是不勝困惑。

呂朝陽冷笑了一聲道：「看夠了嗎，我可要收起來了。」

「慢點！」鐵錚暴叱一聲，「鎮山刀」也閃電般出鞘，向呂朝陽左脅劈去。

呂朝陽心頭大駭，左手金鈎斜劃半弧，向劈來的刀鋒迎去，只聽「鏘」地一响，金鈎最前端的一截突被鋼刀削斷。

兩人一觸即分，各自退後三步。

鐵錚冷笑道：「百煉鎢金打造的兵器，怎麼被在下的鋼刀一削就斷呢？」

「嘿嘿，」呂朝陽乾笑道：「你手中的鋼刀太利了吧？」

鐵錚沉聲道：「呂朝陽，你別裝糊塗，方才被削去的鈎尖是另外以寒鐵焊接上去的，原來那一截鎢金鈎尖被先父臨死之際，以『鎖穴內功』拗斷留在體內了，這一點你當時沒有想到吧？」

呂朝陽驚道：「你說甚麼？」

鐵錚將身上的那一段由裴長華交給他的鈎尖扔到呂朝陽的脚下，沉叱道：「看吧，你自己的兵器總會認識的！」

呂朝陽力持鎮定地冷笑道：「嘿嘿，你的話說得自相矛盾，既然說百煉鎢金不能被任何利器削斷，那麼令尊何以又能用甚麼內功拗斷鈎尖呢？」

鐵錚冷聲道：「你出其不意地以金鈎擊中先父命門，先父自忖必死無疑，所以運用『鎖穴內功』，以期留下一點鐵證，你也是練武之人，自然懂得『鎖穴內功』一旦施展，可斷任何堅器。」

「你說得眞好笑，我的兵器被打斷，難道當時不會覺察麼？」

「哼，你當時可能心慌意亂，亟欲遁離現場，所以不及細察，待你回家發覺再趕回相國寺前的廣場查看時，先父遺骸巳被裴前輩收進了分舵之中，因此你就加焊一段寒鐵，以圖掩耳盜鈴，欲蓋，才彌彰，幸而我發覺那截假的鈎尖光色不對沒有受騙。」

裴長華插口說道：「呂朝陽，想不到吧？」

呂朝陽面上掠過一絲獰色，冷聲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姓鐵的，你既然一口咬定，那你就看着辦吧！」

鐵錚冷笑道：「這話不像是一個有字號的人物說的，有理可辯，無理就該承認謀害的罪行。」

呂朝陽獰笑了一聲道：「就算是老夫所殺的，你又將如何？」

鐵錚仍然很平靜問道：「爲何要謀害先父？」

「鐵家刀法固然出名，儘管在你們蜀中地頭上耍威風，憑甚麼到我們開封地面上耀武揚威。」

「先父手無寸鐵，出行向武林朋友告別，那算耀武揚威嗎？」

「我就是看不慣他那種目中無人的神氣。」

「行了，你總算認賬了，你方才說過，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現在還有甚麼說的？」

「就憑你麼？」

鐵錚沉聲道：「念你年邁，而且手中那對伕以成名的金鈎巳經有一支缺少了鈎尖，倘然我十招之內取不了你的首級，算你命長，」說罷，一刀向呂朝陽項間砍去，一上來他就用出了煞招，「分波撥浪」，只見刀光霍霍，勁度十足。

呂桂蘭清叱道：「不得無禮……」

叱聲未落，藏於羅裙之中的鈎劍業巳掣在手中，向鐵錚的單刀迎去。

裴長華掌出如電，一度強勁向呂桂蘭迎去，同時暴喝一聲道：「姑娘不得插手，裴某人早巳說過，這是一場公平的生死之鬥。」

呂桂蘭被裴長華的掌力阻住了去路，不禁氣憤填膺，手中鈎劍一揮叱喝一聲道：「待本姑娘先斬了你這個臭要飯的叫化子。」

裴長華雖不願意和她動武，却非得纏住了她不可，於是，雙掌連揮，憑一雙肉掌去迎拒呂桂蘭手中的鈎劍，同時，他還得照顧進門處，絕不能讓呂家的黨羽衝進來。

這邊，呂朝陽畢竟是成名的人物，輕易地躲過鐵錚三招，同時高聲笑道：「娃兒，你的口氣太大了吧，憑你父親，還施展了三十刀，在老夫一不留神之際僥倖取勝，你乳臭未乾，還想在十招之內勝過老夫麼？」

鐵錚在攻出三刀之後，也發覺自己口氣太大了，但是話出如風，勢難收回，只得逞強，說道：「你若逃過十招，算你命長。」

呂朝陽獰笑道：「嘿嘿，別只想到勝，輸了你該怎麼辦，恐怕你就不能活着離開此地了。」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也不想活在世上了。」說着，刀勢一緊，一連劈出三刀。

這三刀是在盛怒之下出手，勢如奔雷，迅若閃電，逼得呂朝陽連連後退。

鐵錚苦練了五年，刀法巳到爐火純青之境，立刻趁虛蹈隙，又全力揮出一刀。

「嘶」的一聲，呂朝陽的胸口衣衫被劃破一度長達尺許的裂口，雖未傷皮肉，却使呂朝陽心寒不巳。鐵錚的第七刀終於見功，不禁沉叱一聲道：「呂朝陽！納命來吧！」

話聲中，一刀向呂朝陽的項間橫削而去。

呂朝陽正在心慌意亂，急切中身形往旁一閃，鐵錚豈容他閃避，刀鋒一偏，易削爲劈，朝着呂朝陽的左臂全力劈下。

呂朝陽雖然躲得快，也難免被鐵錚將他的右臂削去一片皮肉，一時血光迸出。

鐵錚趁勢一逼，將呂朝陽逼至屋內，刀鋒架在他的頸項，冷聲道：「巳用去九刀，最後一刀正好割你的首級，你應當死而無憾。」

鐵錚正要動手，忽聽門外叫了一聲道：「鐵兄且慢……」

聲落人進，原來是藍嘯吟，鐵錚只得抽回鋼刀，退後了兩步，藍嘯吟疾步走過去，兩臂平伸，將受傷的呂朝陽擋住了，

呂桂蘭裴長華也暫停下手來眼冷旁觀，爲因他們都關心眼前的情勢。

鐵錚語氣冰冷地問道：「藍兄有何見教？」

藍嘯吟語氣溫和地道：「在下想求鐵兄手下留情，報復不是解決仇恨的方法，何況鐵兄的對手偌大年紀，又被鐵兄傷得不輕，可以適可而止了。」

鐵錚兩眼一翻，道：「藍兄要阻止在下報血海深仇嗎？」

藍嘯吟苦笑道：「並非阻止，而是懇求，寃寃相報，將永無寧日，如果鐵兄明白箇中道理，網開一面……」

鐵錚冷冷地接口道：「的確說得有道理，可惜藍兄和呂朝陽有姻親之誼，難免有護私之嫌。」

「鐵兄請見諒……」

「請藍兄讓開，在下恕難從命。」

「如果鐵兄執意不肯，那麼在下只有冒犯了，因鐵兄欲殺之人，是在下岳丈，在下有一口氣在，自然就不能眼見尊長被戮。」

鐵錚沉叱道：「在下爲報父仇而來，藍兄難道不明是非曲直？」

藍嘯吟點點頭道：「在下懂得，但是敝岳丈被戮後，呂姑娘當然也要報父之仇，而在下也不能袖手，與其事態發展到那種地步，倒不如事先加以阻止。」

「藍兄自以爲阻止得了？」

「盡人事而聽天命。」

「藍兄好豪氣，請拔劍吧！」

藍嘯吟會如此，委實出於呂家父女的意外，尤其呂朝陽，他又是難過又是發急，他明知藍嘯吟巳然武功暫時喪失，只怕一招之下死傷在鐵錚鋼刀之下，於是連忙拚力大叫道：「嘯吟，不要插手過問這件事。」

呂桂蘭也疾聲叫道：「嘯吟哥，你不能！」

藍嘯吟却沒有理會他們的喊叫，此時他巳拔出長劍，揚聲大叫道：「鐵兄動手吧！」

鐵錚情知藍家的劍術非同凡响，但是自己又不甘功敗垂成，於是鋼牙一咬，沉聲道：「在下放肆了！」

話聲中欺身上前，揮出一刀，看上去勁度十足，其實是一着問招，藉以探探對方的招路。

藍嘯吟毫不猶疑揮劍來迎，刀劍相遇，「鏘」地一聲，長劍竟然脫手而飛，說也湊巧，那把凌空的長劍竟然不偏不倚地插進了呂朝陽的心窩。

藍嘯吟簡直大駭，他不明白何以揮劍毫無勁道。

事到如今，呂朝陽無異是死在他手裏，連忙跑過去將逐漸萎頓倒地的呂朝陽抱住，惶然道：「怎會這樣，怎會這樣，我不是有意的，請你原諒小婿……」目光呆呆的拔出呂朝陽心窩中的長劍。

呂桂蘭淚眼滂沱地望着他，哽咽地說道：「我和爹爹錯怪你了。」

藍嘯吟無言地擁她入懷，看來他們的婚事是不會破裂了。

燭台上的紅燭在爲他們慶幸，但是，她却不停地流着淚水。

（完）

下期預告

飛仙劍俠倫理警世故事「雪嶺香寒」　醉仙樓主・著

冬來我愛嶺南海，不向烟開，不向烟關，數點天心暗暗催，動靜誰猜，消息誰猜，箇中玄妙細仙栽，識得蓮台，坐得蓮台，超凡入勝是仙才，何處蓬萊，到處蓬萊。……這是一篇禪宗警世倫理正宗俠情故事。

新篇預告

新頴脫俗俠情故事「冷血十八」　司馬翎・著

人世上人生中往往有很多事情及遭遇，使人分不清是愛是恨？尤其是身爲職業殺手的人生，真有如一團霧，如果有朝一日你也遇到相似情況，你又如何呢？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英雄槍下美人血

（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郎如鐵及時趕到丁家飯舖，刺傷荊達天，嚇退荊家兄弟，解救了醜臉八郎、海飄之危。其後大吃四方等的吃苦主持及吃人大師率衆僧出現於飯舖門外，郎如鐵與醜臉八郎、海飄等出來與衆僧相見，雙方寒喧過後，談及碧玉馬及藏於馬腹內那幅畫像的事。原來畫像上載有一套武功秘笈，爲了預防這秘笈不致落入强秦帮秦大官人手中，經大家商量後，醜臉八郎乃决定將該碧玉馬及畫像交出，由大苦主持率衆僧護送至泰山交還軒轅樑的弟子聖君府保管。

聯袂闖江湖　單拳捋虎鬚

吃苦大師目光一閃，揚眉道：「聖君府本是軒轅樑一手創下的基業，自從他死後，聖君府巳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倘若不再加以振奮，極可能就此消沉下去。」

醜臉八郎道：「把畫像上記載的武功送回聖君府，是義父生前的志願，我一定要完成義父的心願。」

吃苦大師道：「既然如此，敝寺上下願全力護送檀樾到泰山聖君府。」

醜臉八郎道：「如此有勞大師了。」

× × ×

大吃四方寺在江湖上的聲譽雖然並不怎樣好，但郎如鐵居然對它相當信任。

醜臉八郎終於在吃苦大師及其餘四大高僧陪同之下，帶着碧玉馬和那幅畫像，南下泰山聖君府。

海飄目送着他們遠去。

直到他們的影子完全消失後，八腿貓才問郎如鐵：「你很信任這幾個和尚？」

郎如鐵毫不考慮就回答：「我信任這幾個和尚遠比信任自己更多。」

海飄冷冷一笑：「如此說來，你這個人倒是毫無自信。」

郎如鐵笑道：「那也不見得。」

海飄冷冷道：「何以不見得？」

郎如鐵又笑了笑，道：「我若對自己沒有自信，就絕不會把你從海星堡中偷出來。」

八腿貓道：「你把她偷出來？」

郎如鐵笑道：「也許是搶出來。」

海飄瞪了他一眼：「無論是偷出來也好，搶出來也好，你這個人是個賊。」

郎如鐵並不否認。

「也許是個賊，而且是個賊中賊！」

八腿貓一捋顎下的假鬍子，微笑着對海飄道：「妳初出江湖，跟隨着這個賊中賊，保證不會吃虧。」

海飄沒有反駁。

雖然她是個千金小姐，但也並非完全刁蠻任性，她也知道若非郎如鐵相助，她現在也許巳死在荊達天的掌下。

八腿貓看了看海飄，又看了看郎如鐵，忽然問道：「現在咱們應該幹些甚麼事呢？」

郎如鐵笑了笑，道：「你喜歡去偷東西，還是去賭博？」

八腿貓一怔。

他實在不明白郎如鐵的意思。

但他想了一想之後，終於回答道：「偷東西偷得太多，也會爲之厭倦，與其如此，不如到賭場賭個痛快，還更過癮。」

海飄雙眉一皺。

對於賭博，她非但全無興趣，而且也完全不懂。

海王爺不喜歡賭博。

不喜歡賭博的父親，自然不會教導女兒賭博。

在海星堡長大的海飄，她簡直從來都沒有見過賭博的場面。

郎如鐵輕輕的問海飄：「妳懂不懂賭骰子？」

海飄搖頭。

「牌九呢？」

她又搖頭。

「妳究竟懂些甚麼？」

她第三次搖頭。

「凡是賭博，我都不懂。」

郎如鐵長長的吐了口氣，半晌才道：「想不到妳原來竟是個土包子！」

海飄心中有氣，突然一個耳光就打在郎如鐵的臉上。

她知道郎如鐵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她更知道這一個耳光無論如何是絕對無法打中郎如鐵的。

但奇怪得很，她這一記耳光竟然結結實實的打在郎如鐵的臉上。

郎如鐵根本就沒有問題，他彷彿巳變成了一具木頭人！

（二）

郎如鐵還是郎如鐵，他並不是個木頭人。

但海飄這一記耳光，的確打在他的臉上。

「啪」的一聲。這一記耳光打的清脆玲瓏，聲音份外响亮。

八腿貓也是一怔。

他也和海飄一樣，不明白郎如鐵何以竟然會「中招」的。

× × ×

郎如鐵雖然站在那裏捱了一記耳光，但他居然好像若無其事的。

他只是淡淡一笑，對海飄道：「我帶妳去一個充滿刺激，充滿冒險的地方，妳是否有胆量跟隨着我？」

他的說話很富於挑戰性。

海飄雖然是個女孩子，但她却比許多男孩子更喜歡冒險。

她撇了撇嘴，冷笑道：「只要是你敢去的地方，本小姐就絕對不怕。」

八腿貓戟指笑道：「好！眞帥！眞有種！」

海飄臉上露出了驕傲的神色。

她早想在江湖上闖蕩一番，就算是闖向龍潭虎穴，她也絕不皺眉。

八腿貓武功雖然不及郎如鐵，但他本來就慣於出生入死的生活。

他當然也不懼怕。

而且，他巳知道郎如鐵將會到甚麼地方去賭博。

× × ×

大地一片冰冷，放眼屋外，全是冰雪的世界。

但在這間屋子裏，却是熱烘烘的，就像是一個龐大的熔爐。

這間屋子雖然不算太華麗，但却地方寬敞，乾淨。

八腿貓在這間屋子裏賭了半個時辰之後，他的銀夾子也變得很乾淨。

他輸光了。

這一天，他的賭運的確不行，無論押甚麼，第一口總是必贏，但第二口夾疊下注的時候，却是「例輸」！

「他媽的，怎麼這末邪氣？呸！老夫就不信這個邪！」

他一面喃喃自語，一面把銀夾子拋到骰寶桌上，同時嚷道：「老夫押大！」

他現在還是白髮老人的裝扮，在這賭場裏，他看來巳够資格倚老賣老。

荷官看了他一眼，隨手打開他的銀夾子。

但銀夾子就是銀夾子，裏面連半點財物也沒有，的確乾乾凈凈，四大皆空。

荷官的臉色一沉。

「老丈，這算甚麼？」

八腿貓的臉色也是一沉：「這是押注，難道你敢說這個銀夾子不值錢？」

荷官冷冷一笑：「你認爲它值得多少錢？」

八腿貓淡淡道：「這銀夾子當然值不了許多錢，但一萬兩大概還可以罷？」

他最後一句話才出口，銀夾子就巳幾乎拋到了他的臉上。

荷官嘿嘿一笑：「你若輸昏了，最好就帶着這個臭夾子回家睡覺，別在這裏丟人現眼。」

衆賭客有人在哄笑，也有人在搖頭嘆息。

賭場巳有兩個穿着短衣，腰懸短刀的漢子走到八腿貓的身旁，要送他出去。

他們兩人一左一右，一前一後的挾着八腿貓，臉上神態兇巴巴的，顯然含有極大的威嚇意味。

八腿貓却不肯離開。

「這算是甚麼規矩？老夫輸了八十多兩，難道這裏不准輸錢的人翻本？」

兩個漢子不理會八腿貓在嚷些甚麼，索性把他揪了起來。

賭客紛紛退避，當中讓出了一條路。

但這兩個漢子只是揪着八腿貓走了三步，他們的去路就巳給別人攔住。

攔住他們去路的，居然是個十七八歲的長髮女郎。

（三）

這一座賭場，就在荊家鎮東南十里外一個小市集之內。

市集雖然細小，而且居民也並不多，但是這間賭場却是經常賭客滿堂，非常熱鬧。

這也難怪，在此地百里之內，這是唯一的賭場。

爲甚麼其他地方沒有賭場呢？

原來這座賭場名爲「百里賭坊」，老闆本是一個綠林大盜。

提起了風雲大盜譚人島，光是這個名號就巳够嚇人。

譚人島現在巳不再打家刼舍，殺人放

火，他把二十年來刦掠所得的財富，創辦了一座賭場。

他把賭場命名爲百里賭坊，意思就是在百里之內，這是唯一的賭場。

强如荊家五絕，也不敢在荊家鎭開設賭場，就是避免與譚人島發生磨擦。

因爲譚人島早已有言在先，任何人在百里賭坊百里之內設立賭場，就是存心與他作對。

百里賭場設立之後，在這方圓百里之內，是否沒有人開設過賭場呢？

那又不然。

在三年前，雙英鏢局總鏢頭結束了鏢局的生意，把所有的財富開設了一座賭場，地點就在百里賭坊西南七十里外的一個市鎭內。

雙英鏢局的總鏢頭邵正，人稱關東第一刀，七七四十九式飛狠刀法，在三十年保鏢生涯中，從未吃過一次敗仗，他所保的鏢貨，也從來沒有出過任何岔子。

像他這種人，爲甚麼居然會放棄鏢局，改而轉業經營賭坊呢？

這一點，江湖中人都不甚瞭解。

唯一最瞭解眞相的，只有兩人，那就是邵正自己和他的妻子。

原來這邵正天不怕地不怕，却最是懼內。

他終年在外保鏢，闖千山、涉萬水，而他的妻子却在家中享福。

那還罷了，這個妻子居然還經常慫恿丈夫別再幹保鏢這種生意，不如轉業開設賭場。

她以自己的兄長爲例，她的哥哥本是個小商人，但自從經營賭業之後，五年之內就成爲了鉅富。

邵氏初時不肯，但到最後還是拗不過妻子，於是只好把鏢局散了，在金玉城開設賭場。

金玉城是一個小市鎭，但却是三條官道的交匯點，地方雖然不大，但却也熱鬧非凡。

邵正認爲在金玉城開設賭場，是一個極理想的地方。

可是，他却沒有料到，譚人島早巳蓄勢待發，當賭場第一天開始啓業的時候，譚人島就帶着八個快刀手去砸場子。

邵正雖然武功高强，而且也有一批身手不錯的打手，但一經接戰之下，譚人島勢如破竹，把邵正的打手殺個片甲不留。

最後，邵正苦戰譚人島，雙方劇戰三百餘回合，終於還是譚人島擊敗對手，把邵正的腦袋砍開兩截。

至於邵正的妻子，也是自食惡果，死在快刀手的刀下。

× × ×

自從經過那一件事之後，誰也不敢再在百里賭坊百里之內開設賭場。

邵正並非尋常之輩，連他也落得如此悲慘收場，又還有誰敢在這地方上分一杯羹？

連荊家五絕也不敢開設賭場，可見譚人島實在相當厲害。

從來都只有譚人島去砸別人家的賭場，至於百里賭坊，是誰也不敢在這裏生事的。

但這一天，居然有人存心來找麻煩，而且找麻煩的人，一個是白髮蒼蒼的老翁，而另外一個却是只有十七八歲的長髮少女。

他們也許活膩了。

（四）

揪着八腿貓的兩個漢子，左邊的是苗快，右邊的是丘斌。

這兩人跟隨着譚人島巳超過十年，一向都是譚人島最信任的兩名打手。

雖然他們在賭坊裏的地位並不怎樣高，但無論是誰都得要給他倆幾分面子，常言有道：「打狗也要看着主人臉」也。

攔住他們去路的長髮少女，當然就是海飄。

雖然她「闖蕩江湖」只有短短大半天，但她的胆子却連許多老江湖都及不上。

老江湖的胆子未必就一定很大，也許越是老江湖，他們的胆子就反而會變得更小。

唯一可以形容海飄的字句，似乎就只有「初生之犢」這四個字。

當然，她不像「犢」，而是一個人見人愛，挺討人歡喜的少女。

× × ×

倘若攔住苗快和丘斌的並不是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丘斌的刀子立刻就會送進對方的小腹。

丘斌的刀法比苗快略遜。

但他的火氣却比苗快最小大一倍。

雖然他還未捨得一出手就把海飄刺殺，但爲了自己的面子，他仍然要裝作很兇惡的樣子。

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一聲大喝：「滾開！」

然後，第二個步驟就是把腰間的短刀亮出。

可是，當他伸手向腰間一摸的時候，他的臉色變了。

腰間的短刀竟然不翼而飛，只留下豹皮製造的刀鞘！

× × ×

丘斌向來自負拔刀速度極快，這本是他一直都引以爲傲的事。

但現在他竟然摸了個空，當然難免大吃一驚。

不但他如此，苗快也遭遇到相同的情況。

他們一直都懸在腰間的短刀在甚麼地方呢？難道不小心丢在地上嗎？

但就算是丢在地上，也不可能兩個人同時都這樣不小心。

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們的刀巳被人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盜走了。

他們的刀子究竟是給誰盜走呢？

× × ×

八腿貓一直都被他們揪着，但忽然間，他們終於發現了一件令他們難以置信的事。

他們的刀子，原來竟巳落在八腿貓的手上。

丘斌大怒，一拳就向八腿貓的胸膛狠狠打去。

但八腿貓早巳料到對方有此一着，丘斌的拳頭剛掄起，他就巳先發制人，一脚向丘斌的小腹踢去。

八腿貓的武功雖然不算太高明，但用來對付丘斌却仍然綽有裕如。

「唷！」

丘斌突覺小腹一陣劇痛，他的拳頭還未打在八腿貓的胸膛上，自己便反而先捱了對方一脚。

苗快臉色一變，反手一掌疾切八腿貓頸際大脈。

八腿貓乍聞背後掌風逼至，急急向前俯衝兩尺，避開苗快這一掌。

苗快再度出手，連環式十二掌急攻八腿貓。

他不但在刀法上的成就勝過丘斌，掌法居然也練的頭頭是道。

但八腿貓畢竟是憑輕功身法在江湖上闖出名堂的，苗快連番快掌進襲，仍然給他從容閃過。

一時間，賭場秩序大亂。

突聽一人喝道：「統統給我住手！」

喝聲響亮如雷，人羣又再閃身滾開了一條小路。

只見一個兩鬢微白，眉粗目大的中年漢子，在八個錦衣刀手擁簇之下，走到大堂形勢最混亂的中央。

中年漢子身材魁偉，腰懸大刀，正是百里賭坊的老闆譚人島！

星飛雲化九絕殺

（一）

賭場內燈火輝煌，照在譚人島雙手上的八枚戒指上，那種光芒更是璀燦奪目巳極。

當他以前還是綠林大盗的時候，他巳很喜歡穿戴戒指。

但能令他看得上的戒指並不多。

十年前，他的手上只有三枚戒指，每一枚的重量和價值都相當驚人。

到了十年之後，他手上的戒指又再增添了五枚。

以前那三枚戒指，全是殺人搶掠得回來的。但現在增添的五枚戒指，却不必動手去殺人搶掠，而是賭客在賭桌上押給賭場，而最後又沒有能力贖還的。

在譚人島的秘庫裏，最少擁有數百枚價值不非的戒指。

現在，單是他手上八枚戒指的價值，便足以讓別人舒舒服服的過八輩子！

× × ×

譚老闆的命令，在他的地方上永遠都是絕對有效。

倘若呼喝住手的並不是譚人島，就算苗快肯暫時罷手，丘斌也絕對不肯。

他的火氣奇大，動起手來不分出勝負死活，絕對不肯罷休。

但譚老闆的說話剛傳到他的耳朵，他就立刻乖乖的住手。

直到苗快丘斌都住手了，八腿貓却又突然以閃電般的速度，狠狠的在丘斌的脚背上踏了一脚！

他這一脚踏得很快，丘斌簡直連看都沒有看見，脚背上就傳來一陣劇痛。

丘斌大怒。

但譚老闆的目光却盯在他的臉上，示意他暫時切勿輕舉妄動。

八腿貓嘻嘻一笑，雙手一揚，道：「這兩把刀子還給你們了。」

他一面笑說着，兩把刀子突然同時如閃電般向苗快和丘斌的咽喉上射去。

他這一手飛刀功夫居然也似模似樣，並非班門弄斧之流可比。

苗快悚然一驚。

但他到底功夫不弱，反手一招，就把刀子平平穩穩的接在手裏。

但丘斌却是不敢托大，他不敢伸手接刀，只能像隻受驚的兔子般，倉惶閃避。

虧他閃避得快，刀子恰巧在他的頭頂上飛掠而過。

饒是如此，他巳給八腿貓弄得異常狼狽。

那把刀子也沒有落在地上，而是給另一個人伸手接住。

胆敢伸手接刀的人當然就是譚人島。

× × ×

原本嘈吵喧鬧的百里賭場，忽然變得鴉雀無聲。

譚人島瞪了苗快和丘斌一眼，突然冷喝一聲道：「都滾出去，別再給我丢人現眼！」

苗快、丘斌不敢再逗留，立刻退下。

譚人島目光轉移到八腿貓和海飄的身上，半晌才道：「兩位大駕光臨，未知有何賜教？」

八腿貓冷冷一笑：「你是譚老闆？」

譚人島緩緩道：「區區正是譚某。」

八腿貓冷笑道：「你可知道自己像個甚麼東西？」

譚人島「哦」一聲，道：「老丈認爲譚某像個甚麼東西呢？」

八腿貓慢慢的說道：「你甚麼都不像，只像個老混蛋！」

譚人島臉色一沉：「老丈，你的說話未免太過份了。」

八腿貓哈哈一笑：「你若不是個老混蛋，怎會有這許多混蛋手下？」

譚人島瞧着他，突然冷喝道：「把他的腦袋，四肢全都砍了下來！」

這是他的命令。

他的命令當然是對自己手下發出的。

（二）

八個錦衣刀手，巳有一半亮出了他們的刀。

刀鋒並不太光亮奪目，但無論是誰都可以看出，他們的刀遠比一般精煉的鋼刀更爲鋒利。

白髮老人雖然也是個有點武功的人，但他能敵得過這四把鋒利的刀嗎？

一般賭客都不敢對他看好。

八腿貓看見四個錦衣刀手向自己走過來，而且來勢洶洶的，心中也着實有點發毛。

他自己有多少斤兩，就算別人不知道，總是瞞不過自己的。

當然，若是單憑他自己的本領，就算他有八顆腦袋六十四條腿，也絕不敢孤身犯險。

當四個錦衣刀手開始向他採取行動之際，他連忙對海飄發出求救呼聲：「這幾個兔崽子兇得很老夫怕怕！」

衆人都以爲他在說笑，其實他的確心中發毛，這一陣他是萬萬不敢硬碰的。

海飄暗暗失笑。

雖然她認識八腿貓的時間還很短暫，

而且八腿貓是一直沒有用本來面目示人，但她覺得這人實在很有趣。

在海星堡，她不但沒有見過這麼有趣的人，而且連做夢也沒有想到，世間上竟會有這麼有趣的人存在。

可是，在別人的眼中看來，海飄這一位千金小姐又何嚐不是很有趣？

× × ×

四個錦衣刀手突然同時一聲狂吼，把鋒利的刀同時疾刺向八腿貓。

這四刀眞有崩天裂地，翻江倒海的威勢。

但八腿貓早就敲響了退鼓堂。

他知道憑自己的武功，絕非這四刀手之敵，這一個燙山芋還是交給別人好了。

幸好海飄不怕刀。

雖然這四刀來勢洶湧，相當嚇人，但她早就有了心理上的準備，而且她在海星堡苦練的飛星九絕劍，也絕非白練的。

錦衣刀手四刀齊發，每一刀都是狠絕毒辣，等閒之輩恐怕連一刀都難以抵擋得住。

八腿貓「功成身退」，代替他接下四把尖刀的海飄，她第一個動作就是保護八腿貓。

八腿貓暗叫一聲慚愧。

堂堂男子漢，居然要由女人來「保護」，奈何！奈何！

（三）

一陣刀光亂閃，海飄彷彿已陷入了天羅地網之中。

但四把刀突然同時向後倒退。

一道森冷的劍影，幻出千點寒芒，就像天上的繁星，一起湧進賭場之內。

這就是飛星九絕劍的第四劍：星河降世！

她這一劍擊出，連譚人島的臉色都有點變了。

譚人島武功極高，但却從來都沒有見識過飛星九絕劍法，當然也不知道這個長髮少女赫然竟是海王爺的獨生女兒。

他只覺得她的劍法很特別，與中原各派劍法迥然大異而已。

四個錦衣刀手雖被海飄一招震退，但他們絕不服氣。

他們的刀狠，人更兇悍 敏捷。

他們很快又再組織另一股攻勢。

「刷刷刷刷」的破空聲響，四人同時全力再向海飄進攻。

海飄冷笑。

她沒有退避，手中飛星劍彷似靈蛇般，與四名刀手展開激戰。

八腿貓在旁觀戰，不禁暗暗替海飄担心。

搗亂百里賭場，本是郎如鐵出的主意，但現在郎如鐵却還沒有出現。

八腿貓嘆息一聲，喃喃說道：「他若還不現身替咱們解圍，這可他媽的倒霉極了。」

他口中雖然這麼說，但心底處仍然相當信任郎如鐵，他知道郎如鐵絕不是那種貪生怕死，臨陣退縮的懦夫！

× × ×

刀光更盛，殺氣更濃。

譚人島麾下的八大刀衞，絕非不學無術之輩。

圍攻海飄的四名刀手，各據一方，分別從四個不同的角度，出招襲擊海飄，專門攻向她的死穴。

他們絕無憐香惜玉之心。

他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把搗亂賭場的人，逐一置諸死地！

× × ×

對於海飄來說，她認為這一天實在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轉捩點。

這一天實在是多姿多采，而且極具意義。

四把尖刀在她身邊不停飛舞，每一刀都可以隨時要了她的性命。

但海飄的劍也不甘示弱。

東方一人，長刀突削海飄左足！

他這一刀去勢極快，而且還選擇了最有利的時候才出手。

因為就在一刹那間，海飄的頭、胸及小腹同時遭遇到三把長刀的威脅，看來她連這三刀都無法閃避，就算她能避開這三刀，東方削足的一刀，她是萬萬躲避不了的。

但是，那只是東方錦衣刀手想當然的想法。

海飄雖然看來已是險象，但她的身手仍然極為靈活，就在她四面受敵威脅，情況最為惡劣的時候，她的劍勢突變。

她不但劍勢突變，整個人的身子也像隻倒懸在半空的蝙蝠，變成頭在下，腳在上。

這姿勢本來並不好看，但海飄是個美麗動人的少女，却是令人看來覺得相當悅目。

四刀手雖然已看準了才驟施殺着，可是他們還是沒有料到，海飄的身手竟然如此了得，不由俱是一陣錯愕。

四把刀原本攻向的目標，突然全都落空，變成無的放矢。

「咻！咻！咻！咻！」

一陣劍芒閃動，四個刀手彷彿看見萬點寒星，在自己的眼前突然湧現。

這正是飛星九絕劍法中最厲害招數之一：「星飛雲化九絕殺」！

× × ×

譚人島的右手緊緊按着刀柄，他的臉已變了另一種顏色。

那是豬肝之色。

這間賭場從來都沒有遭遇過這種事，竟然會有人有心來搗亂 甚至看來是存心砸場子。

他一向都很倚重的錦衣八刀衞，現在已損折了一半。

雖然他以前從來都沒見過這一招「星飛雲化九絕殺」的劍法，但他却幾乎可以馬上肯定，洪強楠、司徒德、廖伯安和唐文鵬四人，絕對無法抵擋這一劍。

洪、司徒、廖、唐四人，就是那四個快刀手。

他們的刀法並不弱，反應更是快速無比。

但海飄這一劍，他們四人竟然沒有一人能避得開。

換而言之，海飄這一劍出手，竟然就把他們四人全都擊傷！

（四）

一劍九式，四刀手幾乎是在同一時間

內中劍的。

洪強楠頭部中劍。

司徒德胸膛被劍裂開一道尺許長的口子。

廖伯安小腹一涼，血如泉湧。

唐文鵬欲削海飄的小腿，結果小腿被砍傷的不是海飄，而是唐文鵬。

四人雖然中劍，但却沒有人發出任何呼叫之聲。

他們甚至仍然咬牙揮刀，繼續作戰。

海飄冷冷一笑。

面對着這四個已身負重傷的刀手，她當然更加不會懼怕。

同時，她也知道自己剛才那一劍雖然精彩，但却不够狠。

否則這四個刀手現在必然已全部變成死人！

× × ×

沒有譚人島的命令，這四個刀手絕不會輕易動刀殺人。

沒有譚人島的命令，他們也絕不會因為自己受傷而停止作戰。

他們驃悍，勇敢。

可惜他們跟隨着譚人島，這却是無可補救的大錯。

雖然他們都已身負重傷，再打下去也是全然沒有把握，但譚人島仍然沒有下令他們停止，彷彿即使他們死在海飄劍下，也是與他絕不相干一樣。

由此可見，譚人島是多麼的狠，多麼的殘酷，他簡直是一匹豺狼！

譚人島雖然臉色大變，可是他的手仍然相當穩定，他相信只要自己一出手，這個搗亂賭場的長髮少女也就得變成一具艷屍。

但他還是沒有立刻動手。

他還要再看一看海飄的劍法！

突聽一人冷冷笑道：「想不到昔年的綠林大盜，如今竟變成了一個連女人都不敢去對付的懦夫！」

譚人島臉色又變了。

他看見了一個令他皺眉的人，一桿令他心跳加速的槍。

人是郎如鐵。

槍是英雄槍！

× × ×

郎如鐵不知從甚麼時候，已來到了這一座百里賭場。

譚人島沉着臉，冷冷道：「你終於還是來了。」

郎如鐵冷笑一聲，緩緩道：「就算我不找上門，你們遲早也會找我算帳的，既然如此，郎某又何必逃避？」

譚人島道：「你的確不必逃避。」

他又道：「因為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最後還是逃不了的。」

郎如鐵道：「自從你不再做綠林大盜的時候，江湖中早就有人懷疑你這個老闆是怎樣當得起來的。」

譚人島冷笑：「難道譚某沒有資格成為賭場的老闆？」

郎如鐵道：「昔年你身為大盜的時候，雖然『賺』了不少金銀財帛，但光是在長安三家賭場內，你最少已輸掉三十萬両銀子，而且還弄得債台高築……」

譚人島「哼」一聲。

「那是許多年以前的往事。」

郎如鐵嘆了口氣，道：「雖然這些事早已成為過去，但那些賭債，你現在還沒有清還……」

「胡說！」譚人島截然道。

郎如鐵哈哈一笑：「這不是胡說，而是事實，三十幾萬兩銀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譚老闆雖然神通廣大，但要一下子找幾十萬兩銀子來償還賭債，恐怕也不大容易罷！」

譚人島寒着臉，一言不發。

郎如鐵又冷冷道：「這些年來，你非但沒有償還賭債，而且還有能力成為百里賭場的大老闆，顯然幕後還另有其人。」

這一次，譚某不再否認了。

他冷笑道：「即使如此，又與老弟有甚麼關係？」

郎如鐵冷冷道：「當然大有關係，因為幕後操縱大檔的，就是强秦帮！」

譚人島這一次眞的不再說話了。

因為他已根本不必說話。

在這個時候，還有甚麼話好說？對方已是擺出明顯的態度，目的就是找强秦帮的痳煩！

（五）

海飄本不願用自己的劍，去對付四個原本已身受重傷的刀手。

但這四個刀手却兇悍無比，雖然身負重傷，彼此都已變成了血人，但他們仍然是那麼拚命，一點也不肯放鬆海飄。

海飄若不殺他們，反而可能會死在他們的刀下。

她逼於無奈，只好再度施展出殺手招式。

四個刀手突然覺得眼前一花，又是一陣「星光燦爛」般的景象。

刷！刷！刷！

四人各自發出一刀，但他們的刀勢已無法再對海飄構成任何的威脅。

因為他們的咽喉都已在發刀之前，給海飄的海星劍一一切斷！

× × ×

劍已回鞘。

海飄盯着這四個兇悍的刀手，心中也不禁有點發毛。

她畢竟還是初次出道江湖，對於殺人這種事完全沒有經驗。

幸好這四個刀手雖然兇悍，但武功最少比海飄遜上一兩籌，否則海飄難免會為之更加手忙脚亂。

高手過招，武功高低固然是爭勝的主要條件之一，但經驗却也幾乎同樣重要。

八腿貓哈哈一笑，鼓掌道：「果然不愧是郎如鐵的……」

「的」到這裏，八腿貓搔了搔自己的耳背，接不下去。

她算是郎如鐵的甚麼人呢？

老朋友？

紅顏知己？

親戚？

泛泛之交？

八腿貓想不出。

既然想不出，當然也就沒有說話能接得下去了。

海飄橫了他一眼：「你這人就是喜歡

胡說八道！」

八腿貓敲了敲自己的腦袋，笑道：「妳是郎如鐵的甚麼人，我想不出該怎麼說，但我却是郎如鐵的老朋友，紅顏知己、親戚、泛泛之交……」

他好像有點神經病。

但這種神經病也豈非很有趣嗎？

倘若人人都太正常的話，這個世界也許就會變得更加枯燥無味了。

小市鎮中大廝殺

（一）

在百里賭坊不遠處，有一個賣麵的小攤子。

這一個麵攤子早在十年前就已存在，賣麵的是個肥肥胖胖的婦人。

在這個市集裏，她的人緣並不好，經常都無緣無故的就跟別人吵架，甚至往往大打出手。她是個如假包換的潑婦。

據說她的丈夫是個亦偷亦盜，亦搶亦騙的光棍，兩夫婦在市集上都極不受人歡迎。

這個婦人叫雷婆，因爲他的丈夫是姓雷的。雷婆的人緣雖然很差，但她煮的麵却非常甘香、爽滑、美味，吃過的人，都讚不絕口。

所以，雖然不少人討厭她，但當肚子餓了，而又想吃一碗熱騰騰的麵的時候，還是要來到她的麵攤子光顧光顧。

所以，人緣欠佳的雷婆，她在麵攤上的生意也不算差。

平時，在這個時候，她的麵攤檔上最少也有十來個顧客。

但現在，整個麵攤檔上，就只有一個老頭兒在吃麵，生意居然清淡的很。

爲甚麼呢？

原來雷婆的麵都賣光了，只剩下最後一碗而已。

老頭兒吃得很慢。

他慢慢的把麵挾進嘴裏，然後又慢慢的咀嚼，好像生怕會噎死似的。

雷婆也在收拾麵攤，準備結束這一天的營業。

老頭兒的麵吃了一半，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這小妮子也未免太任性，居然跟隨着那個混蛋到處闖禍。」

雷婆嘿嘿一笑，沉聲道：「這個禍恐怕她闖得太大，連咱們都無法收拾。」

老頭兒「哼」一聲，嘴裏的麵差點吐了出來：「海星堡高手如雲，難道連譚人島也對付不了？老夫絕不相信。」

雷婆道：「譚人島算得甚麼？倘若雷老鬼回來，單是他一人便足够對付這廝有餘。」

老頭兒道：「既然如此，妳還有甚麼好顧慮的？難道除了譚人島之外，還有更厲害的角兒在背後給他撐腰不成？」

雷婆又是嘆了口氣，說道：「正是如此。」

老頭兒拍了拍胸膛：「就算譚人島的背後還有一座大火山撐腰，老夫也不怕，大不了拚個天崩地裂，翻江倒海，難道老夫還會怕了不成？」

雷婆道：「常言有道：孤掌難鳴，獨木難支，譚人島背後的靠山，絕不是省油的燈，否則雷老鬼早就把這個賭場一手砸掉，也省得整天對着它碍手碍脚還更碍眼啦！」

老頭兒想了想，忽然道：「老夫答應了三爺，一定要把他的寶貝女兒找回來，現在人已找到，本該把她送回老巢便一了百了，但三爺的脾氣也是太頑固，把女兒像是犯人般整年到晚囚禁在海星堡中，也難怪小妮子大大不滿了。」

雷婆哼一聲：「你懂個屁！」

老頭兒一呆：「妳怎麼忽然又老毛病發作，又要罵人了？」

雷婆道：「三爺雖然威震江湖，但他仍然有所忌憚。」

老頭兒道：「他還會忌憚誰？難道他居然還會忌憚老夫不成？」

雷婆冷冷一笑：「你越老越糊塗，也越老越混蛋，海王爺就算怕老鼠也絕不會怕你。」

老頭兒差點沒有氣得七竅生烟，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道：「老夫可也不是甚麼省燈的油……」

說到這裏，雷婆已忍不住笑駡道：「老王八越來越混蛋了，不錯，你並不是省燈的油！」

老頭兒一呆，方知自己忙中出錯，當下不由板起了臉孔，不再說話，又再俯首吃麵。

他的麵，剩下一半。

這一麵他吃得很快。

最少，比他自己想像中還要快得多。

頃刻之間，碗子已空空如也，居然連湯帶汁都吃個乾乾淨淨。

但就在碗底朝天的一刹那，老頭兒發覺有點不對勁。

不對勁的並不是他自己，也不是那碗麵，而是雷婆！

（二）

這個老頭兒，正是江湖怪傑，人稱雪中雄的杜冰鴻。

杜冰鴻絕非「省燈的油」，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是江湖上的第一流高手。

但第一流高手有時候也會變成了第八流的庸手。

——在稍有疏忽的時候，往往就會發生許多不可想像的事。

假若他這半碗麵不是吃得這麼兇狠，險些連碗子也要吞掉下肚的話，他一定可以發現有人已以飛快的速度，舉斧砍向雷婆的背心！

他現在也並非沒有發覺，而是畢竟反應慢了一點點。

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聲響起，雷婆的背心已給一柄沉重的利斧狠狠劈中。

杜冰鴻又驚又怒，一聲大喝，雙掌陡翻，運起無比沉猛的掌力，「呼」地一聲向一個黃袍人身上劈去。

這一掌並沒有替對方留下半點活路。

他對於這種背後傷人，而且出手如此狠辣之徒，一向都不會有慈悲之念。

對付豺狼當然要用對付豺狼的手段。

「叭！」

暗算雷婆的黃袍人，竟然不懼杜冰鴻沉厚的掌力，也用左掌與他對抗。

兩人相拚一掌，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三尺！

杜冰鴻臉色一寒，目注對方。

「你是誰？」

「程奔！」

杜冰鴻打量對方一番，冷笑道：「難道你就是號稱『殺人宰相』的程奔？」

「正是！」

「好！」

「好在甚麼地方？」

「好武功！」杜冰鴻姆指一竪，但又隨即冷冷一笑：「可惜也是好卑鄙！好不要臉！」

憑他這種身手，居然也會用暗殺的手段對付雷婆，的確好卑鄙！好不要臉！

雷婆倒臥在血泊中，她已氣若游絲，但仍然迸盡最後一口氣大聲呼叫道：「老杜，你若不殺了這個畜牲，我做鬼也決不饒你！」

她本已性命危在旦夕，迸出了這幾句說話後，再也支持不住，瞪着眼睛就此死去。

杜冰鴻長嘆一聲，說道：「妳做鬼也不饒我，假若老夫也變成鬼呢？豈非鬼打鬼了？……」

程奔冷冷一笑，道：「這機會恐怕大的很。」

杜冰鴻吸了口氣，道：「老夫年事已高，就算你殺不了我，老夫也命不久矣，看來最多還只可以活四五十年……但閣下，咳！咳！看你這副死相，恐怕還沒有活够四十罷？」

他在這個時候，還能把話說得如此滑稽，杜冰鴻不愧是杜冰鴻，就算他眞的變成一隻鬼，恐怕也是個有趣的鬼，不會令人有可怕之感。

但無論他爲人怎樣有趣，他的武功可不太有趣呢。

殺人的武功，又怎會有趣呢？

所以，杜冰鴻是個有趣的人，但他的武功却是可怕的成功！

（三）

儘管世間上可怕的人並不少，但有趣的人也很多。

除了杜冰鴻之外，八腿貓也豈不是個很有趣的怪物？

他在百里賭場之內，聽見外面一陣喧鬧之聲，忍不住匆匆走出來，瞧個究竟。

他不出來還好，一走出賭場門外，他的腿居然有點發軟了。

只見賭場門外，不知甚麼時候竟然出現了幾十個灰衣武士。

他也看見了杜冰鴻正在和一個手持巨斧的黃袍漢子在動手。

「媽啊！這還了得？」

他匆匆走回賭場裏，大聲叫道：「外面出現幾十個劊子手，這裏快將變成刑場啦！」

他這一陣大嚷大叫，最少有七八個胆小的賭客給他嚇得褲襠濕了一大片。

海飄瞪了他一眼：「你這算是甚麼？像個闖江湖的人嗎？」

八腿貓苦着臉，道：「闖江湖倒不像，躺棺木倒是大有可能！」

海飄哼一聲：「想不到你竟然這麼沒出息。」

八腿貓陡地把身子站得筆直：「妳敢說我沒出息？好，待我衝出去，殺十個八個兔崽子給妳瞧瞧，也好莫教妳瞧扁了天下間的男子漢！」

這一次，他可不是在開玩笑。

他眞的在地上檢起兩把刀，就向賭場門外大步衝了出去。

地上爲甚麼會有刀呢？

原來那都是躺在地上錦衣刀衞的刀，他們已栽在海飄的劍下，他們的刀也就成爲了八腿貓的武器。

× × ×

小小的市鎮，忽然就發生了這麼可怕的大廝殺。這一點，是所有人在事前都想像不到的。

譚人島的臉色此時已開始變得有點紅潤。

他恢復了昔年幹綠林大盜時候的那種霸氣，雖然他早已知道郎如鐵絕不容易對付，但他也知道，自己的靠山援兵已到，憑強秦帮的力量，應該足够對付郎如鐵有餘了。

（四）

雖然八大刀衞已損折一半，但譚人島對餘下來的四人還是充滿了信心。

「姓郎的，這次你可是自討苦吃！」

郎如鐵淡淡道：「只要譚老闆有本領，郎某的項上首級，隨時都可以給你掛在賭場門外，讓你顯顯威風，將來就算有人想砸你的賭場，也得要看看『郎如鐵的臉色』了。」

譚人島大笑。

「說得好！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說到這裏，他的大刀已亮出，而且幾乎在刹那之間就已砍在郎如鐵的胸膛上！

昔年曾是山西八股流匪總瓢把子的譚人島，他在刀法上的造詣當然絕非麾下八大刀衞所能比擬。

他這一刀砍出，整個大堂就充滿了駭人的殺氣。

郎如鐵一聲長笑，使出輕快的身法，把譚人島這一刀避開。

刀如猛虎，再向郎如鐵撲擊。

譚人島果然是高手，郎如鐵的英雄槍好像已被逼得全無出手的餘地。

譚人島嘿嘿冷笑兩聲，他的刀勢更加凌厲。

郎如鐵短短十招之內，竟然出現了三次險死還生的險狀。

譚人島開始有點得意了。

「英雄槍名震天下，想不到竟然不外爾爾，哈哈！哈哈……」

他的笑聲很響亮。

他的笑聲傳到很遠，很遠……

× × ×

在百里賭場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有一雙森冷、陰沉的目光，正注視着大堂內的戰局。

那是一個錦袍人。他的神態很冷漠。

在他的身後，還有另一個人，另一雙同樣森冷無情的目光。

這一雙眼睛也在注視着譚人島的刀，和郎如鐵的槍。

他們都是當今武林上一等一的高手。

他們就是強秦帮的帮主秦大官人，和他的第一號殺手——方殺！

（未完）

中國功夫縱橫談

武林軼事／海雲·文

中國功夫跟西洋拳不同，西洋拳只是用拳頭打擊對方，至於中國功夫，卻可以用拳出擊，或者用踭用掌，既然打法不同，難以相提並論，在事實上，用拳出擊雖然是最正宗打法，但卻有多少呆板，就算用拳，未必依照西洋拳的方式，用拳頭正中的地方出擊，可能用拳背打下去，或者握緊拳頭，以日字拳的姿勢，兜頭打落，故此，從拳理方面而觀察，確是中國功夫比較靈活的，至於中國功夫的打法，幾乎可以說是全身各處都能夠出擊，不止是一拳一掌那麼簡單。

中國功夫有所謂鐵砂掌，苦練之後，一掌打出，能夠使人身受重傷，如果沒有經過相當長的時間苦練，憑空用手掌拍打，那是沒用的，特別是指頭，只有練習過鐵砂掌的人，然後可以用插掌的方式，一掌插向對方的身上，一招取勝，認眞功夫精湛的人，可以五隻手指插入對方的肋骨，把整條肋骨拉出來，這樣子的打法，一定要跟本人練功的程序配合，否則，無濟於事。

西洋拳雖然簡單，變化較少，因為它比較簡單的緣故，反而容易練習得好，只要氣力夠，發拳沉重，閃避適當，而且步法純熟，又能捱打，那就有機會取勝，儘管如此，仍是要雙方體重以及拳力相差不遠，才有機會打贏，故此，西洋拳是根據體重有等級之分的，中國功夫就沒有這種限制，有本領的人，雖然僅有一百磅，能夠打贏二石磅重的拳師，故此，中國功夫不能夠跟西洋相拳提並論。

中國功夫因為發拳專打要害，故此，由手指到肩膊都可以打出，且相當有勁，以手指來說，最適宜於用手指進攻的就是眼睛，二龍爭珠這一招，如果施展得好，的確可以插盲對方的一雙眼，甚至沒有練習過鐵砂指的人，也能夠一招定輸贏，事實上用拳打眼，是很難把人打盲的，因為眼睛本身還有多少空位，必要時凹進去，故此，想打擊眼睛一定要用手指。

除了用兩隻指頭插向對方的眼睛之外，還有些人把四隻手指一齊插過去，稱做排指，表示一排手指一齊出擊，日本的空手道就用這一招打眼，另一方面，軟掌也可以打眼的，放軟了手掌，把五隻手指彈向對方的眼睛，彈中了就使對方發生劇痛，但卻不至於盲眼，這種打法是李小龍最擅長的打法，單是手指已經有這樣複雜的打法，相當有趣。並非把手指伸到盡去打擊對方的一雙眼，然後發生作用的，可能曲指用指節骨去敲打對方甚麼一個部位，同樣的發生作用，中國功夫所謂鳳眼捶，就是如此，先把拳頭握緊，然後將食指向前伸出了一點，仍是屈曲的，再把大拇指壓住食指屈曲之處，那就使那隻指頭更加有勁，屈曲起來的食指，那個指節骨如果放在額角上面敲打，或者利用它向對方胸部正中的軟骨出擊，又或壓住對方兩條肋骨的中間使勁撞擊，都有可能使受擊之人發生劇痛，失去戰鬥力，這一招鳳眼捶，是南派許多拳脚人喜歡用的，運用得好，的確有意想不到的收效。

如果把拳頭擅緊之後，忽然彈出，不過五個指節骨拉長，指頭仍是向內的，看來有如貓爪，這種形狀叫做虎爪，既然可

以抓對方的臉孔和咽喉，或者握住對方的手腳，又可以把伸長的指節骨向對方襲擊，如果這樣做，這種打法就叫做插捶。

南派和北派都很重視插捶的，因為插捶比較握拳的姿勢拉長許多，同時指節骨突出，受擊的人更加容易受傷，故此，插捶也是中國功夫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握緊拳頭之後，用拳背向對方的臉孔打下，先把那一隻手提高，好像掛衣裳的模樣，然後打出，這種拳術稱做掛捶，南派拳腳很喜歡用掛捶出擊，就因為掛捶迎頭打落之際，如果打中對方，口眼鼻一齊發生劇痛之刻失去鬥志，反過來說，假如掛捶一擊不中，很快就垂下一點，貼腰打出，改為短拳出擊，這一拳在非常貼近對方身體的時候打出，要是打中氣門，或者最低的一條肋骨，也是一招打贏的，故此，掛捶是南派功夫常常運用的招式。

跟掛捶相似，但卻微有不同的一種打法，稱做背劍手，有如把那隻手在背後拔劍，先軟後硬，由高處劈落，那一隻手是軟棉棉的，打中對方，然後化為鐵一般的硬，這一手背劍手，是龍形拳最擅長的絕招。

另外一種劈手叫做「將軍拔劍」，有如拔劍之勢，乃是大聖劈掛門的絕招，右拳由斜角劈下來，從右邊最高處劈到左邊的下面，跟着拉起，形如拔劍，第一拳劈不中，第二拳由下邊倒劈上去，如果打中咽喉，十分厲害。

這兩招都是中國功夫裏面值得學習的，比較西洋拳只用拳頭出擊靈活得多，特別值得重視的就是這一點，由於中國功夫左右兩手都能夠運用，出擊之際，一長一短，一攻一守，比較西洋拳有勁，至於詠春的手或太極的手，都是左右兩手混合為一個整體而出擊的，或攻或守，但是如此，詠春的抱碑手，苦練過之後，非常厲害，彷如一把較剪，當胸殺出，如果正面出擊，確是不容易招架的，太極拳的兩手，稱做太極備勢，一手在前，一手在後，雖然是守勢，卻含有攻勢的意味，如果對方發拳打來，左右兩手挾住對方的直拳，使勁一按，由於兩手用力的方向不同，受擊之人可能整整一條手臂折斷，中國功夫能夠把攻勢包括在守勢之內，那是另外一種特色。

南派的俠家拳，很喜歡以拳擊拳，對方若果以直拳出擊，他就由下邊斜角打上，專打直拳中中間的手踭部份，要是打中，可能使對方的手踭脫臼。至於白鶴拳，即閃即打，根本上就沒有招架，如果對方以直拳打出，他略為閃側，使自己的手臂伸長，連消帶打，一招就可能把對方的下頷打中，這樣子的拳術，也是西洋拳所缺少的，甚至日本空手道也沒有這一招。

中國功夫不但是拳掌指頭這幾個部份可以向對方出擊，手腕也能夠作為一種拳術出擊的，南派所謂猪蹄手，就相當有趣，這一招是緊隨着鶴嘴拳變化的而成的，用飛鶴手向對方使勁一啄，那一隻手自然變成彎曲的模樣，略為勾入，看來就像是猪蹄，跟手打出，就用手腕這一處向對方下頷撞擊，或者咽喉的喉核打出，由於這一招不必改變握拳的方式，連環打出，又快又毒，而且在一兩尺的距離出擊，敵人防不勝防，故此，「白馬踼蹄」這一招，也是中國功夫當中很有名氣的毒招之一。

至於僅用前臂劈殺，這種打法是南派拳術高手鐵橋三經常運用的，由上邊劈下來，叫做劈柴手，由下邊倒打上去，稱做撲翼手，有如雄鷄撲翼。

日本空手道也喜歡用前臂劈殺的，稱做手刀，與掌刀不同，所謂掌刀，尅是用手掌的掌根出擊，即是掌的邊緣，如果用前臂劈殺，那是手刀了，有些地方空手道跟中國功夫相似，用掌刀或用前臂劈殺的手刀搶攻，這種戰術就是跟南派的拳術甚為相似，特別是洪拳。

其實中國功夫不止用拳掌出擊，頭顱以及肩膊亦可傷人，兩人搏擊之際，有機可乘，甲方低頭一撞，練習過頭捶，撞中對方胸膛的話，立刻使受擊之人吐血，傷及內臟，因為頭顱的顱骨很硬，有如大鐵鎚，在短矩離出擊，非同小可，另一方面，兩個身體貼近時候，突然把肩膊縮低些少，向前撞擊，稱做肩撞，這一招是蒙古摔角經常使用的，日本柔道也有這一招，當然的，西洋拳永遠不會使用肩膊撞擊。

除了肩撞之外，還有膝撞和踭撞，南派拳術所謂連環十八踭，可以把兩個手踭一連打出十八種不同形式的踭法，或者由上至下，又或者由下撞擊，再者，轉身連環出踭，有如蟹鉗，又可以從斜角劈落，或者突然轉身放橫了半邊身之後，一踭打出，剛剛打中對方的胸部正中那塊軟骨，一招打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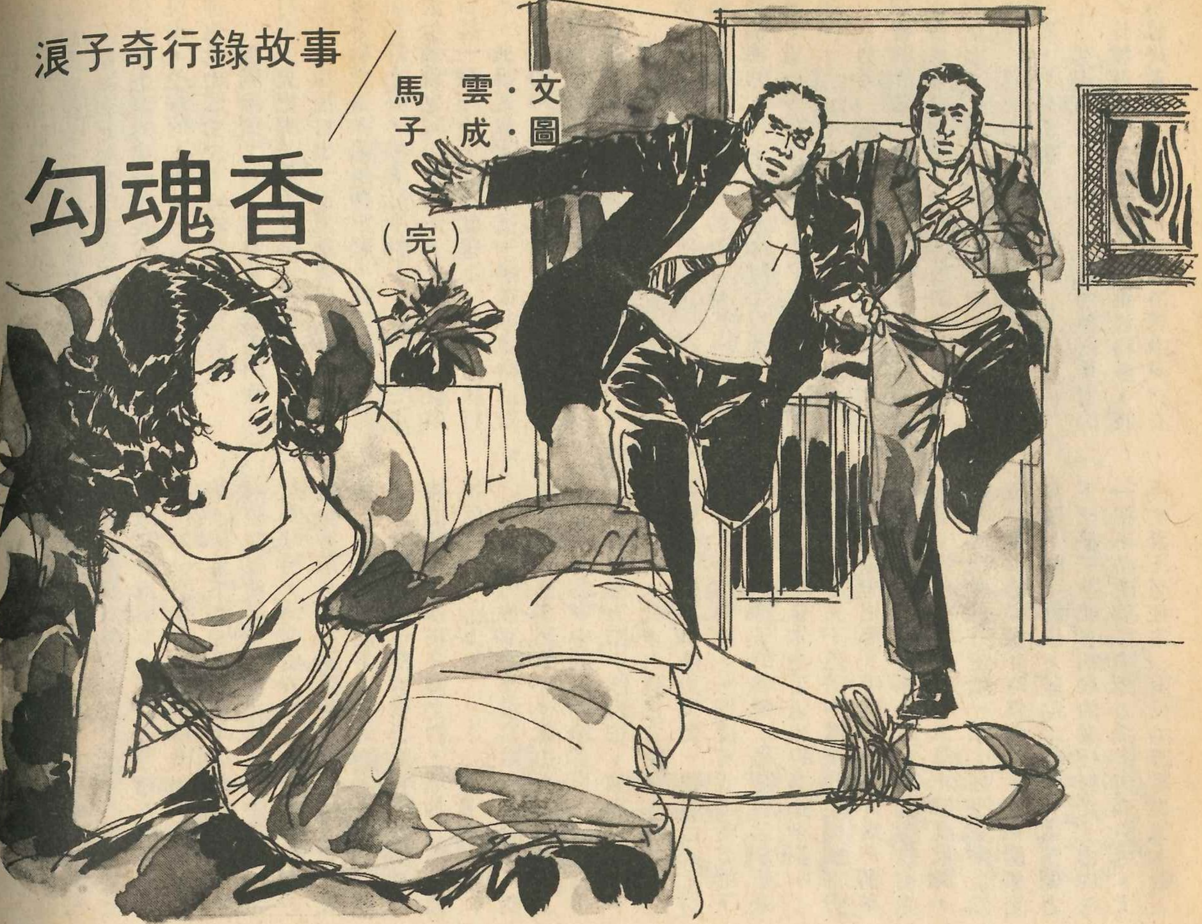
膝撞的意思，就是用膝頭撞擊，根本上手踭已經比拳頭更加結實，可惜手踭的形狀細小，遠比不上一雙腳的膝頭，如果手踭有份量的話，膝撞更加有份量了，泰拳的始祖也是由中國傳入的，他們特別喜歡使用膝撞，確有道理，如果給膝頭在胸腹之間撞了一下，便即發生劇痛，膝撞向向肋骨打擊的話，可能把對方一排肋骨一齊撞斷，受傷十分嚴重。

中國功夫除了上述的各種屬於上半身的打法之外，還有下半身的打法，叫做腳踼。

所謂拳打腳踼，乃是效果相等的，甚至可以說，用腳出擊，那種殺傷力比較用拳或用掌厲害得多，原因是一雙腳比較是一雙手更加巨型，而且腳比手長，可以飛躍踼出，如果整體跳起來，用拳出擊，那一拳是完全沒有勁的，腳就不同了，不管高踼，橫踼，背踼，或者用虎尾腳踼出，都是很有勁的，或別毒辣的是撩陰腿，踼了一腳，對方可能就此倒下來。

如上所述，可以反映出中國功夫的戰鬥技巧，屬於方多面的，決非西洋拳那麼簡單。





浪子奇行錄故事

勾魂香（完）

雲成・文　馬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畢基、金吉成、司徒艷三人被關在同一個地牢裏。醫生和李萍姬始終無法從這三人身上搜出薄荷筒，叫朴光英回去停車場尋找，也無所獲。因此醫生和李萍姬都很失望。於是故意鬆懈牢房的守衞，企圖讓三人乘機逃走而追踪偵查薄荷筒的下落。但畢基洞悉其詐，自不中計。醫生和李萍姬無計可施，最後由李萍姬單獨在臥室會見畢基，彼此坦誠相告。原來醫生和李萍姬等人是一個販賣國際情報集團的成員，而金氏兄弟則是此種的特務工作者……

破特務網　救美人歸

「那麼，在醫院病房時，爲什麼你又以『愛神一〇五』香水的售價，諸多盤問我？」

李萍姬道：「那只怪你自己不好，你一定是向司徒艷揩油時太過親切，讓她身上那一股香味沾染了你。當時我懷疑你的身份，因爲你顯然未被人噴過愛神香水，却又有些氣味。有時我們的人由於曾觸及過香水噴瓶，多多少少也有些香味，所以我們才試試你。」

「結果我却說不出價錢的尾數。」

「所以我肯定你不是自己人，於是我們決定把你帶出醫院，希望從你口中知道那支薄荷筒的下落。」

「但是，現在這情勢的發展，即使我交給你，只怕你也賣不到錢。」

李萍姬把眼睛睜得又圓又大。

「因爲你的買家金吉成，被你如此『厚待』，又明知薄荷筒本來就是於屬他們的，又怎肯化錢去買？」

「除了金氏兄弟之外，北韓還有其他地下組織潛伏在這裏，再說，我們甚至可以把秘密賣給南韓政府，或者美國大使館。總之，今日這個世界，你會利用他們的矛盾，你就可以有辦法賺得到大錢。」

「今天，你似乎告訴我太多的秘密了。」畢基笑了笑，「你不怕我出賣你？」

李萍姬毫不在乎地一笑，「第一，你不是本地人，誰也不會相信你所講的一切，第二，你本身也自身難保，沒有我們的協助，只怕你也難以離去，試問我們怕你什麼？如果你再不與我們合作的話，只怕你還會客死異鄉呢。」

「如果我合作呢？」畢基嬉皮笑臉的，「你們是否肯還我自由？」

「當然，我們不想事件鬧大，」李萍姬道：「如果你交出那支薄荷筒給我們，我們保證不損你一條頭髮。」

「好吧　那我們一言爲定！」

「你是眞的肯帮我們？」李萍姬半信半疑地　瞪住畢基。

畢基道：「不過　我還附帶有小小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讓我滿足個人的好奇心，至於錢，我自已也有，並不太稀罕。」

「是的，我們也知道你是一個花花公子！」李萍姬會心一笑「你的意思可是，讓你也知道其中內容！」

「對了。」

「好，我答應你！」

畢基於是說：「那麼，請備車！」

「備車？！」李萍姬不禁一怔。

「是的，我在離開政府車場時，已悄悄把薄荷筒收藏好？」

「嗯——」李萍姬沉吟道：「你記得收藏在那裏麼？」

「當然記得。」

李萍姬點頭道：「那麼，讓我先向醫生報告。」

「你拿不了主意麼？」

「他才是我的上司。」

畢基無可奈何地，輕輕地舒了一口長氣！

他望了望天花板一眼，因爲由一進來這間房間開始，他已看穿了那兒有一個偷窺的電眼。

那一定是屋內的秘路電視，醫生可能一直在留心傾聽他們的交談。

× × ×

「醫生，相信剛才你都聽到了吧？」李萍姬問醫生。

「是的，畢基這傢伙很狡猾。」

「你有什麼意見？」

「他那番話分明是假的。」

「我也這樣想，」李萍姬道：「如果，眞的帶了他出去，他可能伺機發難，然後逃去報警，我們豈非放虎歸山。」

「所以我們不能放他們出去，尤其是剛才我聽你交談，我覺得你對他說得太多，放他出去，等於跟自己爲難。」

「老實說，我從未想過要放他，只要他交出那支薄荷筒，我就殺他。」

「問題却是，我們如何可以令他說眞話。」醫生道。

「坦白說，這個人太聰明，要他上當可眞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 ×

司徒艷處於斗室之內，面對住兩個不同國籍的男人——畢基和金吉成。

有時她也覺得左右爲難，到底兩個同是跟她上過床的男人。

難得的是金吉成已經倚在牆角睡了過去。

司徒艷悄悄過來問畢基：「他們剛才把你召去幹嗎？」

「你爲什麼不猜猜？」畢基道。

「不會是那個女人看中了你吧？」司徒艷半開玩笑地說。

畢基瞪她一眼，道：「除非你向她推荐。」

司徒艷伸手過去捏了他一把，痛得他忍不住叫了起來。

他們担心吵醒金吉成，一齊不約而同的，望了過去！

金吉成仍在熟睡如豬。

金吉成的鼻鼾聲，就像扯風箱一樣，十分刺耳。

司徒艷又低語道：「爲什麼你老是不肯再次逃走？」

「因爲我不想死，」畢基道，「相信你也一樣。」

「你以爲不可能成功？」

「絕不可能，疏於防範，只不過是個陷阱而已。」

「那麼，難道我們就在這裏等死不成？」司徒艷道。

「不，我們只是等救星，不是等死。」畢基充滿了信心。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估計不錯，警方不久之後，就會追查到這裏來。」

「你憑什麼作此忖測？」

「不是忖測，我是有根據的。」畢基又說：「除非漢城的警探全是飯桶，否則沒有理由這樣也查不到一些綫索的，我估計他們遲早查到這裏來。」

「所以你才拖時間是不？」

「是的，時間對我們絕對有利。」

「嗯——」司徒艷想了想又說，「但是，如果我也落入警方手中——」

「你放心好了，律師將來自會爲你講好話，因爲你只是被人利用而已。」

話猶未完，外面突然傳來一些吵鬧的人聲。

隨即又聽到零星的槍聲。

司徒艷大喜過望：「果然給你猜中，警察來了！」

金吉成也紮醒了。

陣陣吆喝聲，有人中槍倒地慘叫一聲以及求饒聲等等，一時之間，形勢頓然改觀。

被囚在斗室之內的畢基等人，更加不敢妄動。

因爲，假如這時候出去，隨時都有可能殺錯良民！

× × ×

經過了一場混亂之後，終於平靜下來了。

有人開門入來。

數名穿上了南韓警察制服的人，一湧而入。

「你們是什麼人，」爲首一名警官，向畢基他們質問。

畢基照實交代了，只有金吉成扯了謊，司徒艷也只是半眞半假。

眞的只是她的姓名，假的却是將她和金氏兄弟的關係抹煞。

那位警官瞪住畢基：「你就是由醫院神秘失踪的中國遊客麼？」

畢基道：「我只是被人注射了痲醉針之後抬去，並非自己失踪。」

警官道：「無論如何，我們已經找了你不少時日，現在，就請你跟我們回去再說。」

「好吧，不過——」畢基指指車房那邊，「可否讓我去取回一些東西？」

警官忙於指揮，因爲這裏面彷彿經過了一場戰役似的。

有人倒臥地上，有人受傷，也有人正接受警員的盤問和檢查。

室內各處，血漬斑斑，彈痕處處。

警官派了一名警員，陪着畢基到車房那邊去！

那是由一條通道過去的。

這一次，當畢基他們被囚到這兒來的

時候，還未知道那邊原來還有一間車房，所以他和司徒艷只由正門逃了出去。

畢基爲什麼忽然向警官要求到車房去呢？

原來他要找回那一輛卡車，——給朴光英自政府車塲開去的卡車。

畢基和金吉成，司徒艷在卡車上逃亡的時候，那支薄荷筒的確在畢基的手上。

但是，他却想得到後來事態的發展，他並非有先見之明，預知朴光英出賣金吉成，只是担心金對他不利。

因此，他把那最具關鍵性的東西——一枚薄荷筒，放到了一處不爲人注意的地方——卡車的車床罅縫之內。

卡車是用木和金屬鑲成那車廂的，其中有不少罅縫。

畢基趁住金吉成和司徒艷都不大注意之際，就將那支薄荷筒放了進去。

他一直不肯交出這關鍵性的物件，因爲他不難想像得到，只要對方得到了它，他就可能失去了利用價值。

也就是說，對方只須得到了這薄荷筒，畢基便被殺。

現在警方既然來了，畢基當然不會再把薄荷筒留下。

他將情形告知那陪他到車房來的一名警員！

警員協助他，將那支薄荷筒由卡車車床的罅縫之內，撬了出來。

畢基第一次可以將薄荷筒旋開，看清楚裏面。

那是一支市面隨時可以買得到的薄荷筒，但裏面却做了手脚。

本來中央那段固定的塑膠筒是要來放進薄荷藥劑的。

但是現在，裏面却放了一小段的菲林底片。

不過，除非十分小心地觀察，甚至還要放在燈光或陽光之下觀察，否則也不易發覺。

小心將固定的塑膠筒拆下，然後才可以把菲林取出。

畢基正打算向警員交代，那名警官也已由那邊過來。

畢基於是向警官交代！

警官接過了菲林底片，笑道：「畢基先生，你眞聰明。」

這不似是讚美的話！

畢基呆了一呆。

他聽得出，語調中，充滿了諷刺的成份。

那一邊，又來了兩個人！

其中一個是醫生，另一個是護士——李萍姬。

這些人全是畢基熟悉的！

他們並未失去自由。

警官把剛才「接收」自畢基手中的菲林底片，交給醫生。

醫生笑了笑：「畢基先生，你眞狡猾，若非如此，你又怎會上當？」

畢基當然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是眞的上當了。

這是一幕表演得非常迫眞的「戲」，導演就是醫生。

策劃者還包括了李萍姬。

× × ×

畢基十分後悔。

但是他在這種情況之下，是無法不上當的。

他和司徒艷等，又被推回那間囚室中去。

司徒艷知道了他已交出了薄荷筒之後，也說：「這一回我們才是死定了。」

「生死有命，算了，其實，有你陪我一齊死去，倒也不錯。」

畢基那把口，一向就是這樣。

司徒艷不知道好氣還是好笑。

金吉成則垂頭喪氣，默默地坐另在一角。

他們都心裏明白，對方一定不會就這樣放過他們的！

突然之間，又傳來陣陣槍聲。

有人慘叫。

外面人聲十分吵鬧。

「好戲應該演完了，」司徒艷怔怔地說：「爲什麼又來過？」

「好戲不厭百回看！也許他們正上演下集亦未可料？」金吉成道。

情形幾乎與不久之前所發生的，完全一模一樣。

不久之後，又有人來開門。

出現在畢基他們面前的，又是一位警官和一批警員員。

他們也一樣向畢基等人問了話！

畢基他們差些兒不敢答。

但是這一次，竟然是眞的警察來了。

李萍姬和醫生都變了階下之囚。

也算是李萍姬他們「自作孽」。

× × ×

警察根據政府車廠留下的一些證據，追查到附近來。

但是，由於醫生和手下們收藏得好，警探竟無所獲。

但根據現場證據，以及警探從種種跡象調查所得，這兒一帶又確有可疑之處。

因此，即使沒有很明顯的跡象，探員們也分而在此埋伏。

他們都希望有奇跡出現，所以不惜澈夜在此把守。

偏偏就在那一晚，醫生爲了迫使畢基自動交出薄荷筒，「導演」了一幕好戲——找人扮警方的人，「攻」了入來。

毫無疑問，畢基上當了。

但是，那是空彈的聲浪，却傳了出去，讓外面的探員聽到了。

要畢基上當，當然要演得迫眞些。

要迫眞就得設計周到，他們於是用了空彈——也就是眞子彈，只不過將鉛頭取出去而已。

如此一來，便告成「槍聲卜卜」的熱鬧場面，彷彿警方眞的攻了入來。

假如不是有警探在外澈夜偵查，這裏隣近並無居民，槍聲更响，也不易引起人們的注意。

可惜，車場內發生了的事情，太過引起警方的疑心。

警方重視之下，多方偵查，在附近斷斷續續的，找到了失去了的一輛大卡車車輪的痕跡，就是找不到那卡車。

直至警探們聽到了槍聲，守候在外面的人才如獲至寶……

× × ×

醫生和李萍姬等人均告落網。

李萍姬倒沒有欺騙畢基，她所講的，幾乎全是事實。

正如李萍姬對醫生說，他們反正並不打算放走畢基，又怕什麼讓他知道得更多呢？

這是一個情報販賣集團。

在香港，他們也一樣有代理人，所以司徒艷給金吉成利用，替北韓特務帶情報的秘密，才會給他們偵知。

一切利用過程，就像李萍姬告訴給畢基知道的完全一樣。

唯一意外的，就是那菲林底片，他們已迅速脫手了。

「醫生」這個集團的門路確實很多，他們幾乎知道那兒可以找到北韓潛伏在南韓境內的特務們。

不過，他們幾乎每一份交易成功與否的情報，照例都留下了一份副本。

這一次亦不例外。

副本自沖好的菲林中拍下，拍成一張黑白照片。

但是，沒有人可以看得懂上面到底寫了一些什麼？

那不是韓文，也不是數目字。

警方知道事態嚴重，立刻轉告南韓中央情報局。

南韓「中情局」於是派人將這份副本取去分析。

畢基總算大難不死。

他雖然有極大的好奇心，很想知道那副本說些什麼，但他更急於要知道他朋友——范冬的傷勢如何。

於是畢基首先趕到醫院中去。

× × ×

范冬的傷勢好了許多。

畢基失踪的事，范冬也知道，他正担心畢基的安全，想不到他吉人天相。

范冬一邊向畢基道賀，一邊却又愁容滿面。

他雖然强顏歡笑，却無法掩飾心事重重。

畢基忍不住問：「你有什麼不愉快的事？」

「沒有。」范冬苦笑。

畢基道：「你幾時可以出院？」

「明天。」

「檢查過了？」

「是的。」

「沒有後患吧？」

「怎會呢？」

畢基更加肯定：范冬有事，但不會是身體健康的事。

畢基對范冬說：「你是我朋友，又爲我做了這件迫不得已的事，現在既然有事，爲什麼却不肯直說？」

范冬這才嘆了一口氣道：「告訴你又有什麼用呢？」

畢基知道自己的估計不差，於是就更要追問下去。

范冬被迫得緊，只好說了。

原來范冬的妻子是一名韓國明星，但自從她嫁了范冬之後，已退出了影壇。

自范冬受傷入院後，她也常常來探望她的丈夫。

直至最近這一兩天，不知怎的，范太太竟然沒有再來。

范冬感到奇怪，致電家中。

但家中女工人說，范太太昨晚沒有返家，在外渡宿。

范冬所以不想說，正是「家醜不出外傳」！他正担心妻子有越軌行爲。

畢基一直以爲范冬的婚姻十分幸福，因爲韓國男子都是大男人主義者。

那麼，女的也自然變得溫順可愛。

想不到范冬這位太太，原來前身是個女明星，因此可能有些例外了。

范冬道：「她婚後曾一再要求讓她復出拍片。」

「你當然反對，」畢基道，「不過，即使她一定要去，你也沒有辦法，算了，先養好身體，慢慢再找她。」

范冬又再嘆口氣！

畢基心裏想：難怪人家都說，妻子不能太美麗。

太美麗的妻子，總會給丈夫帶來不安的。

× × ×

畢基陪住范冬返家。

范冬得醫生批准，今天出院。

畢基知道他受了刺激，所以一直寸步不離的陪他。

雖然這件事看來與畢基無關，但是，若非因爲范冬交通失事，這件事不會這麼早就發生。

范冬也是由於開車去接畢基，然後才有此「交通意外」的。

因此，畢基的內心有一種「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的感受。

畢基心裏又想：范冬太太會不會有了其他誤會？

例如，誤會她丈夫也捲入漩渦，或者以爲范冬是特務。

畢基正在胡思亂想中，已和范冬返到了范家家門。

范家的客廳之內，來了幾個不速之客——有些還是畢基見過的。

他們就是「中情局」派來的崔日孔，以及一名助手。

爲什麼南韓「中情局」會派人來？

范冬和畢基還未坐下，崔日孔已將來意向主人道明。

「尊夫人可是前電影明星金美姬？」崔日孔問。

范冬點點頭。

「她呢？」

「我受傷入院，怎麼知道？」

「最後是什麼時候見過她？」

「兩天前的上午。」

「平時她與什麼人來往？」

「她退出影壇後，已很少交際！」

「你可以跟我們回去一次嗎？」

「何必呢？」范冬心情壞透，「我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你早已知道？」

「是的，她失踪了，是不？」

「嗯——但有些事情，你可能還未知道。」崔日孔道。

「什麼事？」

「她可能遭人綁架。」

「綁架？」

范冬很敏感地，想到勒索方面去。

崔日孔又對畢基道：「閣下有空的話，最好一齊回去。」

畢基於是對范冬道：「那我們就一齊去看看吧。」

范冬沒有意見。

他並非不肯走，只是沒有心情。

但現在聽對方說：他妻子可能遭人綁架，他再也不敢怠慢。

於是一行人等，匆匆離去。

× × ×

「這就是薄荷筒裏面的秘密！」一名「中情局」首長對畢基道，「這是我們最後譯出的一度密令。」

那特務首長解釋：薄荷筒內的非林底片，是北韓發給一班潛伏在南韓境內的特務的一封密令。

通常北韓特務明知要由北至南——直入南韓，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他們便婉轉地，利用了香港這個國際城市。

那非林中的命令，是用北韓特務自己設計的一套「密碼」書成。

此等「密碼」並非數目字，亦非韓文，所以常人無法看得懂。

但當這些東西回到了「中情局」的專家手中之後，他們就有辦法譯出原文。

因為南韓「中情局」早已把握了「北韓式密碼」的奧妙。

一經譯出，內文却令人驚奇。

原來原文大意是：

「迅速找到前明星金美姬，送回平壤來。」

就是如此這般而已。

裏面沒有「綁架」字樣。

但「中情局」却認為可能是給特務綁去的。

這非林底片假如早些送來，金美姬可能不致失踪。

偏偏就是給「醫生」集團賣了出去，然後才被譯出了原文。

現在，范冬又想起了一件事。

他說：以前他也曾聽過他妻子提及一個人——那是一名北韓政府的官員。

那官員很年青。他一度潛伏在漢城，做的自然是地下工作。

直至年前，他不知所踪。

這是不足為奇的事。因為凡是這一類地下份子，只要稍為受人注意，就會匆匆撤退。

問題却是：他在漢城的時候，結識了金美姬。

金美姬無意中提過他，是由於有一個消息說：那人在平壤升了官。

但由於南北韓之間，水火不相容，所以范冬忙勸他妻子以後提也別提及此人。

現在，范冬回憶起來，也覺得事態可疑。

憑這密令看，可能是純粹來自平壤的主意：但是，如果金美姬仍對那人留情，說不定她也自動前往。

總之，金美姬目前已不知所踪。

畢基發夢也想不到：自己的朋友的妻子，竟與他們千方百計爭奪的薄荷筒，扯上了關係，而且還這麼密切。

× × ×

專門用各種手段搜集情報的「醫生」集團，已被警方粉碎了。

醫生、李萍姬以及他們的一班手下們，都已被警方逮捕。

金氏兄弟——金石成，金吉成和司徒艷，亦已落網。

但是，畢基不但未因此而感到高興，反而更加重了心理負担。

他一直羨慕他朋友有個這麼漂亮的妻子，想不到這次入院出來之後，家庭發生了這麼大的變故。

畢基固然替他朋友范冬難過，也一直在懷疑：到底金美姬是自動失踪，還是被綁？

范冬對畢基說：「她的戲癮很大，曾一再想復出。」

「你一直反對，是不？」

「是的，但並不强烈，只是勸她。」

「她有沒有什麼表示？」

「坦白說，我經濟情況不錯，他根本無須再拍戲。」

「有沒有提過和誰合作？」畢基又說，「也許對方出很高的片酬，深深地吸引住她亦未可料呢。」

「是的，聽說是香港一位製片家。」

范冬回憶着說。

「香港製片家？」

畢基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

他又問：「是誰？」

「名氣不大，常常來漢城。」范冬又說：「他叫池時艮。」

「嗯！看來她可能悄悄去了香港！」

畢基又說，「她香港有朋友麽？」

「我也不大清楚。」

「讓我先與警方連絡一下。」

畢基說着，去打電話。

經過一連串事件之後，漢城警方對畢基的印象很好。

畢基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警方。

他要求警方代查有沒有金美姬的出境記錄。

豈料聽電話的警官道：「我們早已查過了，當然沒有。」

畢基忽然之間覺得自己似乎退化了，為什麼這也想不到？

他並非小睹漢城警方，只是怕他們疏忽。但現在人家既然說查過了，他也沒有辦法。

畢基曉得「中情局」的權力要比警方為大，他心血來潮，急急去找崔日孔。

畢基對崔日孔道：「我想要這幾天所有去香港旅客的記錄，尤其是女的。」

「這倒易辦。」崔日孔十分爽快，「我可以帮帮你。」

畢基又說：「這裏假證件普遍嗎？」

「你的意思是說，有沒有人利用假證件？」

「不！是要做假的，難嗎？」

「不難，一樣有人做。」

「嗯！那麼，海關有沒有發現假的護照？」畢基又問。

「暫時未有。但據我所知，造假護照的人，技術很好，正是真假難分。」

畢基想想又問：「一星期以來，所有出口去香港的女客名單，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下午就可以。」

「那我先謝謝你了。」

「別客氣！」崔日孔與畢基握手道：「這小事，就讓我代表南韓政府用來報答你好了，何必客氣呢。」

事實上，畢基為對方做的事，更有價值。

當然，畢基這種人，亦不會輕易為外國人做事，他被迫而已。

× × ×

下午，一份名單送到范家。

畢基為了陪伴他朋友范冬，他一直住在范家，不住酒店，何況，他今日就要走呢。

名單是這數天以來，由漢城飛到香港去的女旅客的詳細資料。

范冬問道：「為什麼你猜她會去了香港？」

畢基道：「我只憑兩點，第一，那密令來自香港。第二，池時艮那製片家也正在香港。」

「嗯——但這名單之上，根本找不到我妻子的名字。」

「當然沒有。」畢基道，「如果有，警方早已發覺了。」

「那你要這份名單幹嗎？」

「我找出一些年紀差不多的，希望有奇蹟出現。」畢基又問：「你的機票弄好了沒有？」

「早弄好了。」

「那麼，這份名單，就帶到飛機上面看。」

畢基決定偕同范冬到香港去。

無論金美姬是否去了香港，也得找製片家池時艮對質一下。

× × ×

回到了香港，畢基做事更方便了。

畢基在香港不但有許多各方面的朋友，還得到警方的信任。

他並非警務人員，但他常常協助警方破案，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回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先與警方取得連絡。

他約略把在韓國發生的事，告訴了一位他認識的警官。

那警官十分敏感，担心又捲入政治漩渦，對畢基警告道：「這些事，會不會又牽涉到政治綁架？」

畢基道：「管它是不是呢，總之就是救人要緊。」

警官道：「假如涉及政治，我勸您最好不要插手。」

「別對我來這一套。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可以把我嚇倒。」畢基又說，「只要是我朋友，我也決不會見死不救。」

警官無可奈何。

他和他的同事們對於畢基的個性都了解。

畢基臨行時又問道：「你是我的朋友麼？」

警官苦笑：「怎麼你會這樣問？」

「我現在到這地址去！」畢基留下了一張字條。

字條上寫了一個地址。

畢基道：「此去可能有事發生。如果你還是我朋友，回頭請帶些人來吧！」

畢基說完，走了。

警官呆了好一會兒。

× × ×

這是郊區一幢花園洋房。

畢基從那份名單上，找到了一個女人叫「李寶玲」的。年紀與金美姬差不多。

但是，畢基仍未敢肯定她就是自己要找的女人。

直至回到香港，他又得警方的協助，查出「李寶玲」入境後，報住的地址是一家大酒店。

畢基也去過那家酒店，根據侍役的描述，「李寶玲」的確與金美姬差不多。

不過，她一直沒有回酒店睡過。

侍役却說：有個男人來找過她。

根據侍役的描述，那男人的外型，高度等等，正與畢基當時手上的一張報紙上的照片中人十分相似。

那份舊報紙是一份娛樂報。

畢基有許多朋友在報界做事，他叫一位娛樂報編輯代找的。

這裏面，有池時艮的照片刊出。

至此，畢基已有九分把握，是池時艮引誘金美姬來港的。

他一邊去找池時艮，一邊叫范冬設法進入酒店房內，看看「李寶玲」的行李中的衣物。

當然，他們不是警方人員，要正式入房查看，是不可能的。

本來畢基要他偷偷入去。

但是，范冬却花了一些錢，在侍役的協助下，入內查看。

由於有侍役在旁監視，他又聲明只看看，保證不會拿走一件。因此，侍役看錢份上，終於答應了他。

范冬看過了「李寶玲」的衣物，有許多是他熟悉的。

果然是她！

化名李寶玲的，正是他妻子金美姬。

范冬於是匆匆離去。

他以為畢基還在警局裏，所以他急急忙忙的趕往警局……

× × ×

畢基要找池時艮。

但是門口一名大漢說道：「沒有這個人。」

畢基知道地址沒有找錯。

他於是就改口問道：「王德全先生在嗎？」

「你是誰找王製片？」

原來畢基早已查得一清二楚，池時艮是韓國人：但年來他已改了一個中國名叫王德全的，仍在電影界混。

「我是韓國來的，有重要事情找他。」畢基說。

這時候，有個人出現在閘門後。

隔住鐵閘，畢基已認得他是池時艮——亦即王德全。

那守門的剛想開閘讓畢基入內，却被池時艮阻止。

池時艮隔住鐵閘問：「你是誰？」

「我是范太太的親人。」畢基故意說，「池先生，你好吧？」

「對不起，你攪錯了，我不認識你。」池時艮道。

「但我認識你，你叫池時艮，又叫王德全，大製片家。」

玄機妙算

機智子

李疵知中山君將殆

戰國初期時，中山（今河北省中部偏西地）國是一個很狹小的國家，又恰巧地處燕趙魏齊這些强國中間，因而它的處境之困難危險，一看就看出來，再加上中山國的君主自己無法振作起來圖自强，使得每一國家都想快點將它打垮，納入自己國內。

趙武靈王想要攻打中山國，佔爲己有，便派遣一位叫李疵的大臣盡快去偵察中山國的情況，以明虛實再回國稟明，然後策定討伐計劃。李疵奉旨前往中山國，仔細的觀察一番後，回來報告趙武靈王說：「中山國的情形看來，是可以討伐的，但是如果我們不能立即出兵攻打，恐怕就輪不到我們了，因爲別的國家必會捷足先登啊！」武靈王聽了他的話之後，內心大疑，便問道：「你怎麼知道一定會這樣呢？」李疵回答道：「中山國的國君經常駕車出宮，據我追踪結果，原來他是去一些陋巷中去拜訪請教一些士君子，一共有七十家，這就是它爲什麼將亡的徵兆。」武靈王聽了之後，仍不解的問道：「依你這樣說來，中山君是一個賢明的君主啊，怎麼可以去攻打他們呢？」李疵回答：「不見得啊，一個國君重用士君子固然應該，但是過分重用之下，百姓會逐漸培養出一種光求外表制度的善良，而忽略了事實上的完美；再說如果特別尊崇推奉賢者，則農夫必定會怠忽懶惰，士兵也會胆小不敢勇猛作戰，到了這情勢如果還能安然存在而不被消滅的話，眞是世界上少有的事了！」武靈王聽罷，雖然一時沒話可以回答李疵，却也不敢完全相信，因此決定先好好觀察中山國是否有什麼變動再談，沒有立刻下令出兵。

某日，中山君拿了上好佳餚給在座的每一位士大夫，然而其中的一個司馬子期却沒有分到，每個士君子都高高興興的享受酒宴，唯獨他沒有，這使他覺得眞是很失體面的事，一氣之下，逃到楚國，極力說服楚君伐中山國，又將中山國的機密大事洩漏給楚國，楚君即刻發動軍馬，不費吹灰之力就攻下了中山國，而中山國的國君乘慌亂中逃遁了，中山國終於被打得落花流水，爲楚國所併吞了。趙武靈王這時才深深覺得李疵對事情的剖析，十分精明獨到果然是不同凡響。

裴度止憲宗東幸

裴度是唐朝的臣相。一天，憲宗要巡幸東都，但是剛經戰亂的東都，殘破不堪，大臣們因此懇切勸諫憲宗不要去，然而憲宗執意不聽，硬要前往；此時裴度從容勸道：「國家之所以建立別都，當然是用來巡幸之用的，但是戰亂甫定，東都殘破不堪，宮闕方圓百里之地荒蕪泥濘，一切都待重整後恢復舊觀，然後才方便前往。如果皇上就急着前去，倉卒間一切都準備不周，反使得官吏們陷於怠忽職守的罪名。」憲宗聽完裴度的話，十分滿意地說：「羣臣們的勸說，都不及裴卿的析理明確，裴卿之言究竟指出了此次巡行，實在大爲不便！如此，寡人實在不該執意前往，讓大家不便啊！」於是止行東都。

年羹堯握機制變

雍正初年，世宗計劃要攻打青海，便派年羹堯將軍率軍征討。

有一天，軍隊前進到某一個地方，當下即命令各營，次日行軍時，每一個人都各自携帶一塊木板及一束枯草，不得有人違命。大家當時都莫名其妙，不知他到底要幹什麼用，到了隔天行軍時，突然遇到一處佈滿爛泥巴和有無數大小深坑的地方，大家這時才知道木板和枯草原來是預備此時用的，於是紛紛鋪草鋪板，大軍始安然而過；番人仗着有這些天然屏障，根本不曾料到有敵軍會平安渡過來侵襲，誰知淸軍却事先帶了木板蒿草前來，毫無阻礙的通過，一下子便被打得落花流水，城破牆塌了。原來年將軍在進兵之前，便先將此處的地形研究過一番，也知道番人的習性必定不曾注意，便叫全部士兵携帶蒿草木板，所以出其不意，大建奇功。

過了幾年，年羹堯又奉命遠征西藏，入夜便駐軍在一處，午夜時候，忽然聽到西南方吹來一陣疾風，一下子又停了，回復原來沉寂的情況。年將軍立刻召集了一位部將來，命令他即刻率領三百位手脚靈活，反應迅速的手下，往西南方的一處密林搜查賊人。這部將依言率衆前往搜尋時，果然有賊衆躲在林中，這些賊軍不知淸軍已來突襲，便一下子被殺光了。

有人問年羹堯怎麼會有這麼神奇的先見之明。年羹堯笑笑說：「這並不是我有神奇之能，而是我加以判斷的結果。平常的風都是續續的吹，那有一刹那就停止了的？而我所聽到的風即是如此，所以這絕不是普通的風，而是鳥飛振翅的聲音；而鳥羣會在半夜不休息反而振翅飛行，表示他們受到了驚嚇，我們駐軍的地方約西南面十里處有一座密林，其中一定有很多宿鳥居於內；我想，一定是賊軍夜半偷前襲進，藏身於密林中，所以才驚起了這麼多的宿鳥，而我依此判斷，派軍予以圍殲，這時，乘賊軍剛入潛伏不是很自然的事嗎？」大家這時才知何以能擊斃賊軍，對年將軍更是深深折服。

楊玄感失策

隋朝末年，楊帝荒淫無道，人民生活困苦，各方豪傑英雄紛紛起義，天下大亂。

煬帝率領軍隊征討高麗，楊玄感被任爲行軍總管，在河北地方負責後方補給物品和一切接應事務，掌有大軍，看到當時天下混亂的情形，決心奪取政權；李密即向他獻了三個計策：「皇帝遠在遼海，你如果能帶軍打入薊，他前面有高麗，後面沒有退路，必然會被擒住，這是最好的計策。關中爲四塞之地，我們帶兵由西而行，經過城池時，不要去攻打他們，直搗長安，先收服當地的豪傑，安撫百姓，守住險要之地，即使天子率軍回國，但是他的根本已失去，我們還可以有別的方法，這是比較差一點的計策。如果隨便進攻，先取洛陽，來號令四方，就怕別人奮力拒守，打了許久還攻不下來，這時四方的援兵一齊湧到，那麼結局有多麼悲慘，是不難想像的！這是最不好的辦法。」楊玄感聽了他的話說：「你所說的不見得都對；現在京城內百官的眷屬都在洛陽；如果先攻下洛陽，一定可以動搖他們的心，何況所經過的城池，如不將它們全部攻下，那裏看得出我們的威望？所以你所說的下策，我反認爲是上策啊！」李密退出之後對人說：「楚公」楊玄感被封楚公）喜歡造反，却不想一舉成功，我們一定會被俘虜的。」後來楊玄感進兵洛陽，攻了好久仍未攻下，事敗被殺，果然與李密所言不差。

張耳踹陳餘

秦國打敗了魏國，魏國因此亡了國。過了幾年風平浪靜的日子，忽然聽說有一個叫張耳的和一個叫陳餘的是魏國遺留的名臣，秦國怕魏遺民死灰復燃，於是到處張貼告示懸賞重金捉拿此二人，捉到張耳的就賞黃金一千兩，捉到陳餘的就賞黃金五百兩。張耳、陳餘兩人風聞此事，心想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於是改名換姓，潛逃到陳國去當一名看門的小卒，兩人就這樣度着平靜的日子。一天，當地的一名小官無緣無故地找碴，說陳餘礙眼，順手就鞭打陳餘，此辱陳餘那能忍受得了，於是陡地站起來要反擊過去，說時遲那時快，張耳一個箭步踹倒陳餘，丟個眼色要陳餘忍了這口鳥氣，陳餘只好自認晦氣，一吭也不吭地讓那惡官使性子使個够。惡官打累了走開，這時張耳一把扶起被打得半死的陳餘，架着他到桑樹林子中，數落一番：「老陳，記得咱們當初是怎麼約定的！如今這小惡官的小小威風你都不能忍一忍，你想白白地送死啊！那咱們還談什麼往後的計劃呢？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你懂不懂！」

「你有什麼事？」

「范太太呢？」

「誰是范太太？」

「就是電影明星金美姬小姐。」華基道。

池時良冷冷道：「嗯——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

華基道：「有人見到你去酒店找過她。」

「我——我幾時見過她？她根本沒有來過香港。」

「怎麼會沒有？」

「我說沒有就沒有。」

「我可以入來看看麼？」

「對不起，我不認識你。」

華基沉聲道：「你再不開門，我只有報警。」

池時良强硬地道：「我沒有犯法，報警我也不怕。」

後面，一位警官已帶着數名警員，乘車及時趕到。

即使隔住鐵閘，畢基也看得見，對方在裏面顯得十分不安。

池時良面色大變。

當他發覺警方人員在門外出現之後，立即回轉身退入屋內。

畢基與警官招呼過之後，打個手勢，立即奔向屋後。

這是郊區別墅，畢基早知道這兒有一個後門。

果然，他幾乎未站穩脚，就見到池時良由裏面衝出。

畢基截住他：「你驚什麼？」

池時良立即揮拳相向。

但是，畢基決非弱者，他怎會讓對方逃脫？

那邊，警員們已衝了過來。

他們將池時良制服之後，把佢帶入屋內。

就在其中一個房間，他們找到了金美姬——范冬的妻子。

金美姬被人綁住手脚，面帶驚惶之色，滿頰淚痕。

她果然是中了池時良的計。

池時良以高片酬作餌，引誘她復出，她果然用假護照先來香港，以爲談妥了，簽了約再回去向丈夫交代。

豈料到了池時良郊區別墅時，池時良才說出眞相。

池時良告訴金美姬，有個人十分仰慕她，希望她到北韓去。

說了出來，她才知道那是她的舊情人，現在已在平壤升了官。

她當然不從。

池時良於是先綁起她，然後準備數日後把她送上一艘貨輪上，秘密運走。

要不是畢基等人及時發覺，她才眞的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范冬也聞訊趕來，夫婦二人重聚，仿如隔世。

但是，警方對此事却不敢太過張揚。

不久之後，報載：池時良在漢城被捕入獄。

其實，那是由於警方秘密把他送到漢城去的！但外人又怎會知道？

（全文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小說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罪惡之園（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秀蓮對於在天堂島上的遭遇只能平心靜氣的對待它，這樣她才能理智的應付這個困境，那天在保齡館，她見到了胡可爲，並在他面前表演一番出色的打保齡球技，使人們爲之驚歎，同時還大談她的生意經，最後陳秀蓮和胡可爲相約共同玩一個死亡遊戲，也就是雙方打賭，陳秀蓮若能在廿四小時內殺死胡可爲，就由陳秀蓮接受島上的一切，反之，陳秀蓮做不到的話，她就得讓出部份企業給胡可爲，雙方決定後，陳秀蓮要求先見見她的三位同件……

孤注一擲　生死搏鬥

陳秀蓮笑了起來：「妳們沒有聽過一個美國式的笑話，一個美國人說，我不是民主黨，也不是共和黨，我討厭政治，但是我喜歡他們的領袖——那些被選出來的總統，尤其是他們的肖像被印在花花綠綠的小紙上，再附以聯邦國家銀行總裁的簽字，受到我無比的尊敬，我是個很公正的人，我也尊敬別的國家的領袖，當然也是夠資格把肖像印在紙上的那些人，我對他們的敬意絕不遜於美國的總統，但是，這些吝嗇的傢伙，對我如此一個熱烈的擁護者，竟不肯把他們的像片送給我幾張，一定要我費盡心力去賺取！」

說得其餘三個人都笑了，馬佳俐與葉長青這才知道陳秀蓮說的是鈔票，陳秀蓮嘆了口氣：「胡可爲懂得不少，但不是個全能者，他只有金錢，懂得用錢，懂得運用錢的力量去驅使許多天才來爲他賣命而已。這個島上的構想我記得有一個設計家在一本小雜誌上發表過，他說他曾經抱了一大卷設計圖，去見過很多大企業的老板，結果被人當作瘋子趕了出去！」

「這個人一定被胡可爲找到了！」

「我想是吧，有許多藉藉無名的天才設計家發明家，因爲沒有受到重視而潦倒，結果等他們的構想或發明受到重視時，大家開始找這個人時，發現他們都失蹤了，我想多半是胡可爲捷足先登了！」

「現在那些人呢？」

「不知道，也許是在這靜靜的海底，也許是在別的地方，但是我想他們不會再在別的人面前出現了！」

「妳是說他們都被殺死了？」

「假如他們的一切都貢獻了出來，活着的機會是不多了。古代帝王的陵寢裏，每每有上千的生殉者，這些人就是建造的工匠，完成了任務後，不讓他們再活着把秘密帶到外面去了！」

馬佳俐搖搖頭：「這太可怕了，眞想不到胡可爲是這麼可怕的一個人。大姐，他長得很猙獰嗎？」

「沒有，相反的還很英俊。妳們都讀過一本小說，我特別向妳們推薦過的，是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海狼！」

魯意絲道：「我沒讀過，那本書說的是什麼？」

「海狠是一條捕海狗的船的名字，船長叫拉森，是一個英俊、魁梧、健壯、冷酷、暴虐，但又充滿了智慧的人，妳們要想形容胡可爲的話，就拿海狠拉森來做指南，那是最接近的描述了。」

三個女孩子都進入了沉寂，最後還是馬佳俐問道：「大姐！妳怎麼下來了？」

「來救妳們！」

「救我們！大姐，妳是偷偷地走來的嗎？」

「這是在海底下，沒有機械的帮助是不可能來到的，而機械的操作却是控制在胡可爲手裏，要想瞞過胡可爲而來到這兒是不可能的！」

「那是他送妳下來的了。」

「可以這麼說！」

「他送妳下來，總不會是讓妳救我們出去吧！」

「他當然不是這麼說的，但他是知道我的目的的！」

「他知道妳要救我們出去，還會送妳下來？」

「我一直沒有放棄過救妳們的打算，妳們也一直在作脫困的打算，這是很自然的事，不必想就知道了，他當然也會知道的，只是他讓我下來，却是要我來挑選一個遊戲的助手，一個殺人的帮兇，一個財產轉讓的監督執行人！」

「我們一共才三個人，那不完全包括了！」

陳秀蓮忽然笑道：「老么，這三種職務，妳挑選那一個？」

「我？在沒有弄清工作性質前，我無法作選擇！」

「妳一向是謹愼的，老二，妳呢？」

葉長青想了一下才道：「我兼個跑新聞的副業，大姐斟酌着辦吧，看那一項工作最能弄出個獨家頭條，或是一篇特寫，就派我那一項！」

魯薏絲笑道：「長青倒是很現實，從來也不忘記自己的兼差！」

「本來就是，我父親答應我參加偵探社，就因爲這一行最能接觸到新聞界，他說過，女孩子辦偵探社沒什麼不好，但是最多也只能在年輕時歷練一下，畢竟不是終身的事業，我又沒有兄弟姐妹，等他到了退休年齡，那家報館義不容辭要由我來接手的……」

陳秀蓮忽然有個感觸，輕輕一嘆道：「長青！我覺得妳父親的話很對，東方偵探社的業務雖然越來越發展，但我們却應該退出了！」

「這是爲什麼，我們不是幹得好好的？我們的成就幾乎巳經超越了世界上的所有的同業！」

「不錯！正因爲我們的工作太美滿了，使得我們每個人都成爲名人，差不多的小案子，不會再來委托我們，而眞要找上我們的案子，都是別人辦不通，超越我們能力的大事件！」

葉長青有點不服氣：「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辦不了的案子！」

「是的，可是每件案子都攪得我們心力交瘁，再者是我們的名氣太大，到那兒都有人認識，接手下來，往往被偵察的對象還沒有找出來，就巳經先讓對方提高警覺，徒增許多困擾！」

「可是我們也佔了便宜，那些狡猾的罪犯爲了躱避我們的追索而設法掩飾，往往自己先露了形跡！」

「不錯！無可否認，這是有利的一點，但是妳有沒有發現，近來我們所接下來的案子，都是上流社會，高收入階級的委託，那怕是極爲簡單的一樁小事件，也有逾萬的收入，以純利的觀點看，這是好現象，但是與我們的本意不符，我們從事偵探工作，目的不在賺錢，老實說，我最懷念的還是我們第二件案子，一個老婦人只拿了五千元，請我們帮忙找回她失蹤的女兒！」

葉長青笑道：「當然記得，我們全體出動，結果查到她的女兒被人口販子騙到東京從事賣淫，我跟妳又遠渡重洋，從銀座的黑社會份子手裏救出那個女孩子，送回香港，前後花費了兩萬五千零五十元港幣，扣去所得，淨賠兩萬五！」

「雖然賠了錢，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很高興，那才是我們工作的意義，可是現在這些工作再也不會來請我們了，爲了找尋一條失犬，我開價三萬元，對方仍然一口答應下來，這是妳經手的！」

葉長青笑道：「是啊！我只花了一千元，交給幾個在地段上混混的地痞，就找到了偷狗的人，再花一百元買回了那條牧羊犬，足足賺進了兩萬多！」

「那不值得驕傲，人家出三萬元錢，目的不是在找回那條狗，因爲以身價而言，那條純種牧羊犬最多也只值一萬元而巳，人家買的是虛榮，事後那位富商太太，牽了那條狗去參加比賽，在出場之先，廣播員還特別介紹，說是那條狗曾經失去過，主人以重金委託東方偵探社，費盡心力找了回來，也因此使牠得了金牌！」

葉長青一怔道：「該死，她怎麼那樣宣傳，她沒有說花多少錢吧？」

「沒有！因爲狗的身價騙不了人，她如果說是三萬元，反倒沒人相信了，這家人很懂得宣傳的秘訣。」

「這倒不出奇，她的丈夫就是攬廣告起家的，手下有三家傳播公司，代理着全球四十多家大企業的廣播業務，這件案子我本來不肯接，但他又是我那家報館裏的最大廣告客戶，廣告部主任千懇萬求，我才取得妳的同意，狠狠地敲了他一筆！」

陳秀蓮一嘆：「我以爲這個價格會嚇倒他的，但大家居然接受了，我一直想不透他們的用意，直到他們寄了一張賽犬大會的請柬，我去參觀後才明白，那三萬元爲他們又製造了一次宣傳，利用我們又做了一次宣傳！」

葉長青也沉默了，魯薏絲道：「社長，妳怎麼忽然提起這個問題了。」

「我只是突發的感觸，不過我早巳有那個想法，要不就是結束東方偵探社，要不就是我們都退出，把偵探社交給妳去主持，另外再聘請職員，從事正規的企業經營，我們都退居董事與顧問的身份，在必要時協助妳工作！」

魯薏絲笑道：「這個我不反對，因爲妳們都有家有業，我是光桿一條，而且這一行也深合我的興趣，即使妳們收盤，我一個人也要幹下去，建立起我的事業，不過我們總要先離開這個鬼地方再說！」

「我下來就是爲了救妳們，而且我先前提出的三項任務，也是救妳們出去的方法！」

「社長，這是怎麼說呢？」

「我跟胡可爲同意從事一項叫做死亡遊戲的競賽，我可以選一個遊戲的伙伴，遊戲的方法是在二十四小時內，從事對胡可爲的謀殺行動，我可以有一個助手！」

馬佳俐叫了起來：「這是個多荒唐的遊戲，那是犯罪的。」

「天堂島是個沒有國籍，沒有法律的地方，眞要殺死了他，也不會犯罪！」

「社長，妳有把握嗎？」

「殺人不犯罪，我有把握，天堂島上的一切我已經淸楚了，胡可爲是個大獨裁者，只是他控制人的手法較爲高明，使得島上的每一個人都對他敬畏若神明，就像古埃及的法老王一樣，役使千萬奴工去建造他作爲死後陵寢的金字塔，却沒有一個人民敢反抗他，但我們如果眞能殺了他，每個人都會有解脫之感！」

馬佳俐道：「但我們內心都會有犯罪之感！」

「我不會有，我是最反對暴力的人，可是我認爲除去胡可爲是正當的行爲，也是救人自救的唯一方法，只是胡可爲既然敢立下這樣的賭約，可見他也有相當的把握，對於是否能成功，我毫無把握！」

「萬一失敗了又怎麼辦呢？」

「我輸掉名下的一項企業，轉讓給他，而我的那個助手就是轉讓監督的見證人，讓妳們回香港後，公開地完成轉讓手續才生效，所以做我助手的人是絕對安全的，不論成功與否，都可以脫困！」

馬佳俐道：「那麼這三項任務，都是一個人了！」

「是的，不過遊戲規定有三局，三次失敗，三個人都可以回去！」

「大姐！妳自己呢？」

陳秀蓮現出一絲苦笑：「他沒有把我計算在內，可見他根本沒有要我回去的意思，因此，除了謀殺成功，我沒有回去的可能！」

三個女孩子都陷入了沉默，陳秀蓮道：「現在妳們可以自動地請求，誰是第一志願者！」

馬佳俐首先舉手，但是她的答覆却是否定的。

「我棄權，因爲我反對謀殺，我也不願意大姊爲了我而放棄一份產業，我寧願不脫困。」

葉長青想想道：「我不反對謀殺，既然大姊認爲這是唯一的方法，那就是別無選擇了，但是我願意把優先權讓給魯意絲，因爲她比我們都適合做大姊的助手。」

魯意絲道：「長青！我還有第二次機會的。」

「不錯！但是我更希望妳們在第一次就成功，因爲我不願意讓大姊的產業落入這樣一個人手中，大姊說過了，胡可爲是運用金錢的力量才造成這個局面的，假如他有了更多的錢，他就能作更多的惡！」

陳秀蓮笑道：「這個妳不必担心，只要有一次成功，他的遺囑上就要註明把一切都遺留給我，我還是可以得回我的產業的。」

葉長青道：「萬一他在第一次失敗後，忽然感到這個遊戲太危險，停止打賭了呢，一個聰明的賭徒，常勝的原則就是孤注一擲，見好就收。」

陳秀蓮一怔，這是她從沒想到的問題，但也是非常可能的，如果胡可爲在第一次謀殺失敗後，簽署好轉讓合約，把人送走了，然後宣佈停止這種遊戲呢？

輸掉的那一注已經收不回來了，三個人質走掉了一個，與大局毫無影響，胡可爲只要還控制一個人質，就足以限制她的行動，使她無法作放手一搏的打算！

葉長青低聲地道：「還有一件事，胡可爲沒有弄清楚，魯薏絲在港的身份是我們設法僞造的，只要她自己提出聲明，這種身份是可以被註銷的，而且她眞正的身份是挪威當局的通緝犯，在缺席審判中被判了三年的徒刑，褫奪公權五年，而一個被褫奪公權者的見證是無效的！」

陳秀蓮笑笑道：「妳眞是滿肚子鬼，我却沒想到這一點。」

「一個記者是必須要懂得很多的，尤其是法律常識，更不可少。」

陳秀蓮道：「不過我並不希望這麼做，我只希望妳們能安然脫困，然後我再想我自己的辦法，目前我就是因爲妳們的緣故，才受到他的牽制。」

「我知道，但是祇要我們有一個人留在這兒，仍然足以構成對妳的牽制，大姊爲我們的犧牲，我們很感激，但犧牲沒有換取到相當的代價，仍然是白白犧牲，所以魯薏絲不妨先出去，也不妨照簽，如果我們都安全地離開了，我相信大姊有辦法脫身的，如果她出去後，等兩天沒有見到以後的人質，就請魯薏絲跟朱麗商量一下，透過法律途徑，宣佈該項轉讓無效。」

陳秀蓮點點頭道：「這倒是個辦法，不過我並不希望發生這種事。」

葉長青忙道：「那是指對方毀約中止賭約而採的措施，只要我們三個人都能回去，自然作罷，否則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制止他背信，而且照我的估計，這種可能非常大，胡可爲絕對不會把我們都放走而失去控制妳的枷鎖，只是魯薏絲要犧牲一點了。」

魯薏絲道：「我不在乎犧牲，就是把我引渡回挪威去坐三年的牢，我也無所謂，但是對方沒達到目的，惱羞成怒，報復在妳們身上，那就堪慮了。」

葉長青道：「沒什麼，了不起跟大姊同進退，共生死而已，這是我們女神俱樂部的入會誓書第一條，就這麼決定了！」

陳秀蓮沒說什麼，但顯然很感動，而且她對葉長青的認識也深了一層，在四姊妹中，葉長青一向是缺少心機的傻大姐，但事情到了緊要關頭，她的表現顯然比別的人都冷靜，都仔細，都沉着。

魯意絲是環境養成的冷靜，她一直是充滿了鬥志的，這個金髮北歐女郎的身體裏，還有着他們祖先慓悍的野性遺傳，中古時期，威風的海盜縱橫北海，成爲海上的霸王，時間與文明，並沒有冲淡這種野性，只是加以掩蓋而已，現在這種野性又顯露了，她的眼中閃着光。

顯然她的興奮，不是爲了脫困後的那些安排，而是爲了可以得到一場極够刺激的行動。

可是她們第一場的戰鬥不是在天堂島上開始，而是天堂島下這一間密室中開始的。

當門上的閃示燈亮了兩下，門就自動地開了，而門外衝進來的却是四個赤着上身，穿着短褲的彪形大漢，兩個是西方人，長了一身的黑毛，一個黑人，一個東方人。

那個東方人是日本人，他還懂得一點禮貌，進來後一鞠躬，用日語說了一聲：「請指教。」

而最先發作的則是那個黑人，他發出了一聲野性的呼叫，跳向了葉長青，舉手作了個空手道砍劈的姿勢。

這是個挑戰的意思，這傢伙雖然粗魯，但是還有點英雄氣概，他選中葉長青爲對象，是因爲葉長青最高，最健壯，而且他的挑戰手勢只是打招呼，並沒有接着攻擊。

示威完後，他跳後了兩步，作了個備戰的姿勢。

葉長青倒是怔住了道：「怎麼還來這一套，他們當眞輸得不甘心！」

陳秀蓮也感到很奇怪，照理她跟胡可爲既然有了約定，這種挑戰的行動就應該停止了，怎麼又派人來了呢？

而且在底下的這些事，李昆並沒有告訴她。

突然，一道靈光閃過她的腦際：「長青，上去，不要多說話，盡最大的努力擊倒他，手下別留情，而且要注意，這傢伙是練空手道的，下盤功夫不穩，盡量攻他的下盤。」

葉長青本就是個不服輸的人，略一整衣服就跳了出去，兩個人都沒有多作什麼戰前的交代，更沒有什麼規則的商討聲明，因爲這不是比賽。

這是一場原始的搏鬥，求勝才是目的，一切的手段方法都不加限制，唯一的規則只是公平，徒手搏擊，不准使用武器而已。

這個黑人的身手很矯捷，力道也猛，出拳掄掌，呼呼有聲，而且更助以洪亮的呼喝，聲勢很驚人。

假如是只練過花拳繡腿的女孩子，光憑他的架勢，也被他嚇倒了，可是他遇見的是葉長青。

這個北國女郎不但具有了北方人的健壯與高大，而且也從事過眞正的生死搏擊，而且也經過了名家的指點與不輟的苦練，她走的也是陽剛的路子，但是動作很靈活。

閃避了對方的幾下猛擊後，葉長青有了自信可以勝過這頭大猩猩，但是她不希望用技巧，她要試試對方的掌力有多硬，所以當黑拳師一掌砍下來的時候，葉長青居然也揮掌迎了上去。

噗的一聲，兩掌相接，葉長青終於證明了一件事，女人在體力上是無法與男人硬拚的，她也許可以勝過一般的男人，但那是苦練的成績，當遇見了一個也經過苦練的男子時，先天的條件就顯得不如了！

整條手臂又疼又痲，幾乎失去了知覺，腳下一連退了兩步才免强地站住，顯然她是落在下風了。

不過她的超常稟賦也使得對方退了一步，而且也造成了對方短時間的停頓。

雖然，葉長青在這一次對掌上吃了虧，但也只是四與六之差而已，那頭黑猩猩顯然也沒有佔到太多的便宜。

那個日本人却拍起掌來了，而且發自至誠的讚美道：「了不起，了不起！黑約克是我們中間的大力士，他掌可以擊斷八吋直徑的圓木，這位小姐居然能硬接他一掌，實在很了不起！」

那個名叫黑約克的傢伙顯然也對葉長青表現了相當的敬意，他沒有再攻擊，而以低濁的英語招呼她再上來。

不過這傢伙顯然是出生在美國紐約的哈林區的，而且一直就在黑社會的圈子裏混大的，即使他的語氣很恭敬，但是他所用的俚語仍是充滿了輕佻。

葉長青已經無法再戰了，因爲她的那條胳臂根本無法掄動，但是她不肯服輸，揮着另一隻手又要上去。

魯意絲把她拉住了，而且搶在她前面，嘴裏抛出了一連串的謾罵，這位北歐的女大亨把她的江湖習氣整個地表露了出來，那些話是德語、英語與俄羅斯的混合物，但沒有一句是上流的。

而且這些話能够叫一個男人聽來也會臉紅的。

連黑約克也怔住了，他沒有想到這個美麗而看來似乎斯文的金髮女郎會有這麼粗魯的談吐。

那是哈林區的黑種妓女都說不出口的，但是魯意絲並不止是罵罵而已，她跳了出去，主動地採取了攻擊。

她的空手道造詣高於葉長青，假如黑約克只比葉長青略勝一籌，與她應在伯仲間。

可是魯意絲並沒有用她學來的拳腳功夫，她像一頭狂野的雌豹，又抓又踢，亂來一通。

黑約克忙了手腳，因爲他並沒把對方當作是個會武功的人，也不屑於以殺手來對付，只是想擒住對方的手，擒下這個發野的女人而已。

但魯意絲却是有計劃的，儘管她的出手雜亂無章，但是仍然有她的成算，因此黑約克要抓住她很困難，她的動作溜滑得像一條泥鰍，而且對反擒拿的脫手解法別有心得，明明已經被黑約克抓住了手腕，不知怎麼一掙扎，又被她掙了開去。

而她在滑脫時總是要佔點便宜，不是在胸前抓一把，就是在他腿上踢一腳。

黑約克一身皮膚像發光的黑瓷，來之前還塗了一層油，那是防止擦傷，也可以避免被人抱住，但是却不能防止尖銳的指甲。

因此胸上肩上，已經被抓破了好幾處，尤其是腿上被踢了幾腳，更是痛得厲害。

魯意絲是打人的行家，她知道人體那些部門是容易造成傷痛的，腿面就是一處，那兒雖然有腿骨爲柱，但正好是腿骨尖銳的一面，碰上就疼痛澈心。

魯意絲穿的是平底鞋，但是爲了應付不止一次的戰鬥，她的鞋子是訂製的，鞋頭包了一塊鋼片，外面襯着軟皮，看上去不起眼，踢上一脚，却相當够勁。

黑約克不明白這些，但是一連串的零碎傷痛使他失去了控制與鎮定。也收起了他憐香惜玉之心。

怒吼了一聲，掄起巨掌，開始着實地攻出去，一連劈出了十幾掌，魯意絲都以靈巧的身法避過了。

黑約克在十幾手的猛攻無效之後，才突然地覺悟到，對方是個搏擊的高手，否則絕難在他這一連串的攻擊中完全閃避過的。

他突地提高警覺，覺得不能再浪費體力，必須沉着應戰，因此也改變了戰法。

他的手掌還是揮動着，但不再費盡全力，只是虛幌着，他要看準了再作全力的一擊。

魯意絲等的就是這一刹那，就在黑約克歛去了勁道，放鬆了肌肉的空間，她的手掌像閃電般劈了下去。

劈的部位是對方的手背，並不足以致命，但是魯意絲却是使足了勁道，而黑約克却是卸去了勁。

兩個旗鼓相當的高手搏擊，不能有絲毫的輕心，黑約克只犯了一個錯，而且是值得原諒的錯，因爲誰都不會以對方的手背作攻擊的部位的。

但魯意絲不同，她的戰法是不按常規的，她開始學習時就是以傷害對方爲目的，因此她的殺手往往是對方最易忽略的地方。

手掌像利刃般的劈個正着，每個人都可以聽見骨頭折斷的聲音，黑約克捧着手痛叫起來，魯薏絲却沒有放過他，飛身躍起，兩隻脚尖以極快的速度，踢向他的兩邊太陽穴，黑約克沒有再叫出聲，就咚地一聲倒了下來。

魯薏絲似乎鬥發了性子，居然對着倒地的黑約克還要採取攻勢，奇怪的是對方那三個人都視若無睹，倒是陳秀蓮把她叫住了：「魯薏絲，好了，好了，怎麼還可以攻擊。」

魯薏絲退了回來，朝她笑笑道：「對不起，社長，我以爲這不是比賽而是在博命，在博命時，我必須堅守一個信條，就是不要對倒地的敵人放鬆，除非你能確定他死亡了。」

陳秀蓮惱然地瞪了她一眼：「這當然是比試，我們又不是敵人。有博命的必要嗎？」

魯薏絲輕蔑地一笑道：「假如是比試，就應該有規則，他們並沒有按照規則來作公平的比試。」

那個日本人居然聽得懂英語，立刻表示抗議了：「這位女士，我們雖然事前沒有說明，但是敝人相信各位對搏擊場上的規則都很熟悉，無須要說明。」

魯薏絲冷笑道：「一般的說明可以省略，但是最重要的一條規則却不可以忽視的，那就是公平。」

日本人一鞠躬，露出了一口白牙笑道：「什麼地方有欠公平，請女士指教？」

「好！任何一種搏擊比賽，一定要照體重分等級，這才是公平的原則，可是你們自己看看，我們之間的等級差多少，幾乎是輕量級對重量級，怎麼還能稱之爲公平？」

可是那日本人却說了一句很有東方哲學意味的話，而且是用半熟的華語說的，他說話的語調也是用中國古代誦詠古文的音韻，搖頭擺腦地唱出來的：「二鼠鬥於穴中，固力大者勝，然技擊之道，能以心爲用者上，巧誠勝力多矣。」

然後他笑了一笑：「任何一種技擊比賽都開始有了無量級比賽，小姐，你剛才能擊倒黑約克，可見體重並不是決勝的絕對因素。」

魯薏絲倒是沒話說了，陳秀蓮出去，把黑約克受傷的那隻手拉起來，試探了一下，也笑笑道：「還好，只是脫臼而已，沒有殘廢。」

朝着已經漸漸甦醒的黑約克，陳秀蓮友善地說道：「忍耐一點，我替你接上斷臼。」

把脫臼的部位對好位置，她猛地向前一推一送，黑約克痛得張大了嘴，但是沒有叫出聲來。

陳秀蓮把他的手揉了一陣，叫他伸展一下手指，看完全都能動作了，才又笑笑：「好了，十二個小時內，你可不能再用這隻手來打架了，如果再受一次傷，成爲習性的脫臼，你的搏擊生涯就要終止了，對你來說，那是很不幸的事。」

黑約克的眼睛裏閃着感激的神色，把陳秀蓮的手舉起輕輕地一吻，才退到一邊去站好。

陳秀蓮笑笑朝那個日本人道：「閣下好像是他們的領隊。」

「不敢當，敝人月形龍之介，是技擊總教練。」

「啊！失敬，失敬，原來是東瀛合氣道宗師。」

龍之介的臉色露出一絲悵然的神色：「小姐聽過賤名？」

「是的，介師在鹿兒島是極具聲望的技擊宗師，我曾經拜讀過介師在技藝春秋上的幾篇合氣道論著，非常佩服介師的精闢見解，後來，好像聽說介師乘坐飛機失事……」

龍之介嘆了口氣：「武道淪喪，大和魂已經是過去的名詞了。龍之介是被人逼得離開本土的，飛機失事是眞的，只是我的運氣較好，而且也是靠着早年的訓練，沒有海上喪生，但龍之介却是一個死了的人。」

「爲什麼呢，介師不是好好的嗎？」

「我必須死亡，我家人已領取了兩億日圓的保險金，仗着這筆錢，才能保全鹿兒島上的產業與道場，那是我的祖先遺下的祖產，絕不能斷送在我的手上。」

他說到這兒，似乎無意再說下去，低聲道：「他們都不懂日語，我是因爲見到一個能說日語的人，一時高興，才洩漏了我的姓名，希望陳小姐不要洩漏我還活着的事。」

陳秀蓮淡淡地說道：「介師放心好了，其實你在這裏，也等於是死了一樣，我在這裏，情況並不比你好到那裏，想生離的可能性很少。介師，我們是否還要比下去？」

「當然要比．那個越南女人是個狂人，她是神龍部隊的司令官，對於她的部屬一次又一次的被貴屬擊敗，認爲很失面子，一定要我們來扳回兩場……」

陳秀蓮啊了一聲道：「那一個越南女子？」

「阮明秀，還有一個叫楊如絲的副司令，這兩頭母狗簡直不是人，她們前一分鐘還在跟人做愛，一分鐘後，會拿起衝鋒槍把人打成蜂窩。」

「她也跟來了嗎？」

「這次沒有，她只把我們押到通道上，叫我們自己進來，因爲她怕我們會一掌劈死她。」

「你們很恨她嗎？」

「那一個不恨她，如果她手裏不是拿着衝鋒槍，她就不敢走近我們三十公尺之內。」

室中的揚聲器響了，說的是英語：「龍二，爲什麼停止了，你在說些什麼？」

龍之介連忙道：「在跟陳小姐討論比賽的規則。」

「什麼？陳小姐？那一個陳小姐？」

「我不知道，室中多了一位女士，可能就是你所說的陳小姐，因爲她自己說姓陳。」阮明秀很快地衝了進來，她的手中拿着衝鋒槍，臉上一片殺機，瞪着陳秀蓮：「陳小姐，妳是怎麼下來的？」

陳秀蓮知道她爲什麼緊張，笑了一笑：「這是個很秘密的地方，如果沒有取得胡先生的同意，我們能到此地嗎？」

「妳是說波士要妳來的，那我怎麼不知道？」

「我想他一定會通知妳的，祇是沒有找到妳而已，因爲他沒有想到妳會在這邊，他的通知一定在妳應該在的地方。」

「我應該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對於天堂島上的一切，我的興趣不高，凡是我不該知道的事，我都盡量避免，因我知道了解越多，離開的可能性也越少。」

阮明秀稍稍放了一點心：「陳小姐，妳還打算離開？」

「當然了，我是被邀請到這兒來的，胡可爲的目的是要我合作，我沒興趣！」

「難道波士就會如此放妳回去嗎？」

「當然沒有這麼簡單，他還有很多條件，正在談判中，等條件折衷到雙方能都滿意的時候，我就可以走了。」

「什麼的條件呢？」

「密司阮，我想妳還是不必問的好，假如妳應該知道，胡可爲自然會告訴妳，否則妳知道了對妳並無好處！」

阮明秀的臉上又充滿了殺機，陳秀蓮淡淡地道：「密司阮，關於在底下的這些活動，我相信是額外的安排的，因爲我在上面並沒有聽胡可爲說起，不過我還是很感謝妳，至少妳使他們有點事做，不至於太無聊，但是我也有一個希望。」

「妳希望什麼？」

「現在我的同件都沒有受到什麼傷害，我希望這個遊戲能到此爲止，大家都忘了它。」

阮明秀沉吟了半刻才問道：「妳能忘得了嗎？」

陳秀蓮微微一笑道：「到現在爲止，我的印象還不十分深刻，自然是很容易忘記的，除非妳要加深我的印象！」

阮明秀終於笑了：「陳小姐，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只是聽說貴友都是技擊好手，想領教一下而已，再者這幾位教練在這兒很苦悶，他們都沒有與外人交手的機會，所以我才讓他們有個練習的機會，對於貴友，我事先已經吩咐過，要他們特別注意，千萬不可傷害貴友。」

陳秀蓮淡淡地道：「不過動手的時候就很難控制自己了，我認爲雙方都是有了火氣，很難再心平氣和地從事切磋，所以我們向龍領隊要求停止，龍領隊說他是奉命而來的，停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才在討論一些規則，限止雙方過烈的行動！」

阮明秀忙道：「既然陳小姐不希望再練習下去了自然就停止的好；龍二，帶着人回去吧！」

龍之介站起來鞠了個躬，引着三個人從門口退走了，阮明秀才向着陳秀蓮道：「這的確是我自己的決定，雖然讓波士知道了也沒有多大關係，但還是別讓他知道的好！」

「這個當然，我們都已經忘記了這回事了。」

「陳小姐，妳下來是爲了探望一下貴友嗎？」

「是的，不過主要還是來帶一個人上去，作爲跟胡先生談判時的顧問，有些問題我不太清楚！」

「會有這種事，我要問一問。」

「請便，反正這是事實，妳可以查詢的。」

阮明秀從短褲的後袋裏取出一具小巧的無綫電通話器，那是一個小粉盒，打開來有一根小天綫自動彈出，她從粉盒中取出一個小耳塞子，放進一邊的耳朵裏，再取起一枝細小的火柴根般的麥克風，放在唇邊，棒的尖端是唇膏，她一面對鏡描塗嘴唇，一面低聲道：「神龍一號呼叫基地，請二號講話。」

「二號嗎？我是一號，波士有什麼指示！」

受話器在她的耳朵裏，祇有一根極細小的銀綫連在粉盒上，聽不見對方的語音是爲了保密而設的耳機。

阮明秀聽了一陣，才回答了一聲：「人已經下來了，波士沒有問到我嗎？」

又是一陣寂默，然後道：「好！那四個人剛回去，妳安排一下，不要派黑約克，他剛才好像受了傷，派大馬跟猩猩上去；收綫！」

她收了綫，把粉盒蓋好，放回褲袋中，向陳秀蓮笑笑：「這是最新的製品，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成品，五個月前才發到西貢，却已經落到我們手裏了！」

陳秀蓮淡淡地說道：「那不算什麼稀奇，美國軍隊在越南戰場上已經沒有任何秘密可言，所以他們才想結束這場戰爭！」

阮明秀笑了一笑：「以前我很恨美國人，見了就殺，後來倒是喜歡他們了，因爲他們有錢，捨得花錢，而且把人命看得很重。抓到一個美國間諜，我們不必殺死他，開一筆相當的代價，向美國大使館連繫，他們會乖乖的買回去。也許很難使人相信，以前我們在越南的活動經費，有一

半是美國人供應的，所以我們覺得他們倒很可愛，這是波士的理論。慷慨的富翁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只要揑住他的脖子，把他整得半死不活，他的錢就會拿得更慷慨，只可惜美國人從越南戰場上撤退了，否則我們會很快建立第二個天堂島了！」

陳秀蓮有點驚異地道：「天堂島上的財源就是這樣來的嗎？」

「當然不完全是，但至少有一部份是他們捐獻的，上帝保祐美國人的鬥志不要屈服，再開闢一個新的戰場，我們就可以有新的財源了，敲榨一個政府是致富的捷徑，不過一定要看準對象，找得一個傻得可愛的政府才行，上帝應該多創造幾個美國！」

陳秀蓮有啼笑皆非的感覺，而且也對胡可爲這個人多了層新的認識，他不但對人性有着充分的了解，甚至於對一些國家的弱點也充份地加以利用了。

阮明秀又笑道：「如絲說波士有指示下來，妳可以帶一個人上去，陳小姐，恕我好奇地問一個不該問的問題，上面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一切都很平靜如常。」

「我想也是的，眞要發生什麼事，應該通知我們進入準備狀態的，可是波士又要我們挑選兩個護衞員上去保護他的居所，那爲什麼呢？」

陳秀蓮笑了一下道：「這是一個秘密，而我是僅有一兩個能回答的人，假如妳希望知道答案我可以告訴你。」

「我要知道，因爲護衞員是屬於我的管轄，我不希望出錯子！」

「密司阮，假如胡可爲知道妳私自帶人來向我的同伴挑戰，會有怎樣後果？」

阮明秀的臉色變了變道：「我相信沒有關係，不過妳不是答應保密了嗎？」

「我絕對守信用，可是你的人洩漏了呢？」

「絕對不會，他們不會上去，波士也不會下來！」

「但是現在就有兩個人要上去，他們會說嗎？」

阮明秀臉色一變道：「我忘了這件事，不行，大馬跟猩猩都靠不住，必須立刻通知如絲……」

她取出粉盒再度向楊如絲通話：「一號呼叫基地，請二號通話，緊急事故！」

「二號嗎？我是一號，大馬跟猩猩上去了沒有，停止對他們的通知，等我來處理！」

她收起了粉盒，擦擦汗，然後笑道：

「謝謝妳提醒了我！」

陳秀蓮一笑道：「可是妳要派誰上去呢？」

「當然是派我手下的女衞士去，她們是我信賴的。」

「密司阮，我相信妳派上去也會被退回來的，胡可爲一定指定了要最好的人員上去！」

「是的！妳怎麼知道的？」

「因爲我跟他之間作過一次賭約我說能侵入他的住所，他不相信，所以我才來選取一個助手，他可能感到防衞的力量不夠，才會要求妳派兩個衞士前去，目的就爲對付我們，因爲在上面是不能使用武器的，大家都是憑着空手行動，他才需要高手，妳的那些女衞士都在我同伴的手下吃了虧，派上去也沒有用！」

阮明秀用手擦擦汗道：「是的，謝謝妳告訴我這件事，可是我派誰好呢？」

陳秀蓮道：「如果妳肯接受我的建議，我希望妳派龍之介跟黑約克上去，這兩個人才是最優秀的！」

「不錯！可是這兩個人也靠不住！」

「妳可以說服他們。」

「我恐怕沒有這個本事，他們對我並不友善。」

陳秀蓮笑笑道：「黑約克曾經不小心敗在魯薏絲手下，心裏很不服氣，很希望再來一次，龍之介預定要跟我交手的，機會失去了他感到很遺憾，如果妳用這個理由，給他們一次交手的機會，他們一定會同意保密的！」

「我不敢相信他們！」

「妳可以放心，龍之介是個眞正的武術家，他如果答應了，就一定會遵守諾言，至於黑約克就更不會說了，因爲他說出了自己曾經被擊敗，那不但很丟臉，而且他的待遇也會很慘！」

「妳怎麼知道的？」

「觀察所得，當黑約克落敗後很悲苦，而其他人則有幸災樂禍的表情！」

「是的，武術教練在這兒的待遇很高，但是一旦在競技中被人比下去就要降級到衞士隊中去，每天接受體能訓練，那是很苦的生活，大馬跟猩猩常在黑約克的手下吃敗仗，每次落敗，就要接受爲期一週的苦練，所以他們很希望能看見黑約克失敗一次。」

「所以他們上去，一定會把競技的事說出來，讓黑約克吃些苦頭，但黑約克不會自討苦吃，至於龍之介，他的地位在黑約克之上，用不着打擊黑約克了！」

「對！陳小姐，謝謝妳這個建議，我想他們會同意的，那我們就此說定了，只是黑約克的手受了傷！」

「那是頭蠻牛，一點小傷他不會在乎的，而且妳可以告訴他們內情，讓他們有個準備，不過要吩咐他們，到了上面，別表示認識我們，也不要表示已經知道了任務！」

「這個我會告訴他們的，陳小姐，妳們現在該上去了，波士的命令是要我監視妳們立刻上去的！」

「好的，我們隨時可以行動，只是有一點，妳能確定這兒的情形上面完全不知道嗎？假如這兒有什麼竊聽設備，胡可爲都知道了，我可沒辦法了！」

「絕對沒有，因爲這兒的一切裝備都是絕緣的，能阻擋電波的傳送，波士不裝竊聽設備的原因很簡單，因爲底下的一切對上面也要保密的，他怕不小心被上面的人發現了就糟了，上下只有一組有綫電話，通到我跟如絲的臥室，是唯一的通訊裝備！」

「但願如此，密司阮，妳是個可愛的女郎，希望我們還有機會再好好談談！」

「假如妳能離開，就一定有機會的，因爲所有離開天堂島的人，包括遊客在內，一定要經由我的護送，而且島上對外的交通工具也在我們的保管中。」

「這麼說來，妳的地位並不比李昆低了？」

阮明秀得意地笑了。「大衞？他是島上的總管，我是地下的司令，名義上他是我的上司，但實際上，他能够到的地方，我都可以去，而我管的地方，他根本還不知道！」

陳秀蓮笑了一下，不再多說了，跟魯薏絲兩人離開了密室，葉長青與馬佳俐兩人目送着她們離開，只投以關切的一瞥，表示了她們無聲的祝福。

阮明秀按開了電動升降梯的門，把她們送了進去，却沒有跟着，因爲那具電梯是由上下控制，進了電梯就無法任意行動了。一直到電梯開始上升，魯薏絲才道：「社長，那個阮明秀說的是眞還是假？」

「以妳看呢？」

「我實在難以猜測，因爲這個女的好像是在開玩笑，說的話儘在暴露內在的秘密！」

「我跟龍之介的談話妳聽見了嗎？」

「我只聽見嘰哩咕嚕啊咦諾，因爲我不懂日本話！」

陳秀蓮笑了起來道：「那就難怪了，龍之介說他們是屬於神龍部隊，阮明秀跟楊如絲是部隊中的最高正副指揮官！」

「難怪她自稱爲地下司令了！奇怪！爲什麼會用兩個女的担任這工作呢？」

「因爲她們沒有頭腦！」

「這是怎麼說呢？」

「妳忘記她們的出身了，她們是北越組織的飛車魔女，也是專門坐在摩托車後座，以衝鋒槍從事狙殺行動的瘋狂女殺手，這種人缺乏思想，無所謂政治主義，只是爲殺人而殺人，所以才把她們所屬的一批批打手，瞞着胡可爲來跟妳們決鬥，那就是她們中另外一種發洩！」

「這個我知道，但與她們担任指揮官無關！」

「有關係，她們沒有野心，不會叛變，而神龍部隊可能都是一些窮兇極惡之徒所組成，所以要放在海底下，因爲這批人不容易控制，如果稍有暴動跡象，在上面只要一個按鈕，就可以把他們全部消滅，而且他們的存在是天堂島上的秘密，但他們却又是天堂島上擁有武器，最具實力的一批人，如果被控制在一個稍有野心的人手中，輕而易擧就能佔領天堂島！」

「這倒是不錯，如果這批人交給我，早就把天堂島奪取過來了，這個島既無國籍，又沒法律，誰都可以成爲統治者！」

「不錯！但是阮明秀與楊如絲不會，她們既沒有野心，又缺乏頭腦，習慣上受命於人，從來也沒考慮到會成爲統治者的一天，她們只要管住這一批殺手就很滿足了，所以祇有用這種人，胡可爲才感到安心！」

「不錯，我跟她們談過，似乎在她們心中，那個波士已經代替了胡志明的地位，成爲她們的偶像了！」

陳秀蓮笑了起來：「胡可爲用這兩個人算是選對了，只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沒有頭腦的人警覺性上也差得多，尤其是在這海底基地內，幾乎沒有外來的侵入者，因此她們在談話中並不習慣於保密！」

「她說的每句話都可信了？」

「在我的看法中是可信的，因爲我還跟龍之介談過話，兩下印證，完全是符合的！」

「會不會是胡可爲故意的安排呢？」

「我考慮過這種可能性，但最後的結論還是把這可能性除了，因胡可爲太相信自己的影響力，沒想到阮明秀會把人帶來跟妳們比鬥的，阮明秀事前並不知道我下來，發現我在裏面時，她很緊張，衝進來的時候，她幾乎想用槍把我殺死的！」

「是的，那時我眞緊張，我已經準備她一扣槍機就撲上跟她拚命了。」

「假如還是在以前，她早已扣槍機了，但是在天堂島上胡可爲賦予她太多的權力，使她對生命珍惜起來了，妳是否發現到一件事，擁有權力越大的人，也是最怯懦的人，因爲他們已經對現狀產生了依戀與滿足，人只有爭取什麼的時候，才會變得勇敢。」

魯薏絲很興奮地道：「大姐！我們不談理論，妳是否認爲這個情況可利用？」

陳秀蓮沉吟了一陣子才道：「這是個可利用的現況，但是我不想利用，那要放出一批兇手，很可能給整個世界造成大混亂！」

魯薏絲不禁默然了，兩人來到上面的出口，仍然是保齡球館的浴室，李昆在上面等着她們。

拿出兩份合約，是死亡遊戲的同意書，另外還附有了胡可爲的遺囑，上面都有了胡可爲的親筆簽名，另外還有一份則是陳秀蓮名下的轉讓書，轉讓書的條約都書寫明白了，只有企業的名稱空着。

他的臉色很沉重：「陳小姐，波士說這兩份東西請妳簽好了交給我，這份遺書則交給妳收執，上面的執行人是一位很有名的美國律師，眞確性絕對可以保證！」

陳秀蓮笑笑道：「這份轉讓書也要現在簽嗎？」

李昆點點頭道：「是的，波士說假如遊戲中是妳獲勝，則那份轉讓書就失去了效力，形同廢紙，祇有在妳失敗時才有效，所以妳預簽了對妳是毫無損失的！」

陳秀蓮想了一下，終於在轉讓書上簽下了名字，並且指定了魯薏絲作爲監督執行人，而且特別加註，一定要監督執行人親自在場監交，如果監督人死亡或失蹤，這份文件就無效，然後在空白的名稱上簽下了馬來亞錫礦公司。

那是陳氏企業中第二大企業，僅次於她的橡膠公司，李昆似乎很驚奇。

「陳小姐，妳要出讓這所公司？」

「是的，它還附屬有十二處礦權，是相當大的一片產業，你難道還不滿意？」

「不！我無所爲滿不滿意，只是我覺得奇怪，妳爲什麼選擇這一所企業呢？它是妳名下資產額第二大的公司！」

「是的！僅次於陳氏橡膠公司，那是我先人創業的基礎，我不能捨棄，否則我會把橡膠公司作爲第一優先的！」

「這到底是爲什麼呢，妳可以選擇較小的企業的。」

「我當然可以，可是我寧願捨棄大的，因爲我痛恨金錢，要不是爲了我擁有這麼多的財產，你們也不會把目標轉到我頭上。」

「我可以保證，波士之所以找妳合作絕不是爲了妳的財產，他完全爲了妳這個人。」

陳秀蓮冷冷一笑：「李先生，你對胡可爲了解多少，就輕易地提出保證，他如果不在乎我的財產，這又是爲了什麼？」

她舉起那份轉讓文件。李昆說道：「可是波士也提出了相對的條件，這天堂島上的一切，絕對高過妳名下的任何一項企業。」

「李先生，財產的價值在於它的通用性，如果你用架價值百萬的豪華跑車跟價值一元錢的玉米讓一個饑餓的人來選擇，他必然會取玉米而捨棄轎車，何況胡可爲這個賭注，根本是穩贏不輸的，再高的賭注他也不在乎。」

「陳小姐，別的我不敢說，但波士絕不會作穩贏不輸的賭博，他常跟來玩的遊客從事各種賭博，但都是輸的成份多，因爲他說過，賭博是一種樂趣，穩贏的賭博就失去了那種樂趣。」

「我知道，他如果讓人贏去了一千元，至少會有個在那人身上贏回一萬元的目的，因爲他跟本不是一個從賭博中求樂趣的人，他跟人賭，而且常輸，那是把樂趣供應給別人，不管他輸了多少，贏的人有沒有把錢帶走過？」

李昆不禁又默然了，他發現陳秀蓮跟胡可爲見面後，對胡可爲認識的深度似乎已超出了自己。

於是他收起了文件，輕輕地嘆了口氣：「陳小姐，現在是下午二點三十分，妳跟波士的賭博遊戲開始了，到明天這個時間結束，我奉命提供妳們一切的協助與服務，妳有什麼吩咐？」

陳秀蓮笑了一笑道：「協助是有限度吧？」

「是，不供應武器，那包括任何可以代替武器的東西，譬如像刀叉之類，如果妳們要進餐，我一定在旁監視着，不讓妳們藏起餐具，那不是對妳們的限制，事實上對每一個遊客都有這種限制的。」

「我可以想像得到，所以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我只希望有個地方，讓我們好好地休息下，然後有一份簡單的地圖，可以讓我們了解島上的大概形勢。」

李昆笑道：「那很簡單，我建議妳們到帆船上休息，妳們可以找一個無人的小港灣泊下休息，那是絕對不受打擾的，然後我可以送兩份三明治給妳們，帆船上會有大略的形勢圖，指示出每一所位置。」

「很好，我要一條法國麵包，兩隻烤鷄，一瓶清水。」

「只要這麼多？」

「是的，而且還要絕對的寧靜，不准人來打擾我。」

「遵命，遊船碼頭上第一號帆船是我私用的，我把那條船供給妳們。」

「那條船有什麼特別呢？」

「沒有，只不過船上沒有駕船的女郎，而且別的船也不會靠近過來，大家都知道這個規定，我有時喜歡一個人沉思，而我在沉思時，最討厭別人來打擾。」

「好極了，謝謝你的慷慨。」

「別客氣，我是奉命爲二位服務，而且我私心之中也很感到有爲二位出力的機會，還有我附帶地說明一下，我船上有好幾套釣竿，從大到小都有，二位也可以利用。」

他的最後一句話，似乎含着強烈的暗示，陳秀蓮也聽懂了，笑了一下道：「謝謝你，我是個釣魚的能手，拋桿很準，我會利用那些魚竿的。」

李昆伸出手來道：「祝妳幸運，這是一句眞心的祝福。」

陳秀蓮抓住他的手，緊緊地握了一下，她知道這個魯男子給予她的除了眞誠的友誼外，還多着一種眞心的幫助，他提供了自己的船，自己的魚竿，那是他所能貢獻出最大的幫助了。

天堂島上沒有武器，但是堅靭的魚綫，銳利的魚鈎以及質地堅固的魚竿，如果在一個會運用的人手中，每一樣都可以成爲致命的武器。

她們兩人到遊船碼頭上時，一號帆船已經準備好了，麵包烤鷄都用玻璃紙包着，另外還有一大瓶清水，不過水瓶却是軟塑膠的，打破的玻璃也可以割斷人喉嚨的，天堂島把這種可能都消除了，由此可見進行謀殺是相當困難的，但是不會難住一個眞正有心的人。

人之所以高於其他動物，就是人有智慧，智慧不是智力，有些動物的智力很高，但是無法把智力變成智慧，這中間的差別就在乎使用工具。

人就因爲有了使用工具的能力，才能主宰着宇宙，陳秀蓮與魯薏絲把船駛了出去，先繞着島轉了一圈，然後停泊在一個靠近懸崖的地方，放下了帆，把船繫在石塊上，陳秀蓮把烤鷄用手撕開，把兩隻鷄腿丟一隻給魯薏絲。

「好好享受一下晚餐，記住，別把腿骨咬碎了，磨尖了就是很好的箭鏃，我們要製一副原始的弓箭。」

魯薏絲對陳秀蓮的話感到很驚奇，以充滿詫異的眼光看着她，陳秀蓮笑了一笑：「妳過慣了文明的生活，所以才忘記我們的老祖宗是怎麼生活的了，在沒有進化之前，原始人已經懂得製造簡單的武器，一切都是採用天然的材料，而獸骨是最主要的一種，除了弓箭之外，我們還要製造刀劍。」

魯薏絲吁了口氣：「大姊，我知道原始人如何使用工具的，我在小學裏就讀過，在博物館裏更看過，那些石刀石斧並不合用，而且要花費很多的時間來磨，還不如我的手來得有效，我一掌劈下去，保證比它還鋒利一些！」

她舉起自己的手，摩着掌緣的厚皮，充滿驕傲與自信，但陳秀蓮笑了一笑：「胡可爲本身也是個技擊高手，他的空手道造詣絕不比妳差，或許還勝過妳一點。」

「這個我相信，因此我們更不必使用這種不開化的武器，反而會妨碍了我的行動。」

陳秀蓮嘆了口氣：「魯薏絲，妳跟黑約克交過手，雖然妳震脫了他的關節，那只是妳的運氣，實際造詣，他比妳高。」

「我承認，上一次是他疏忽，不知道一掌下去有這麼大的勁力，才讓我得了手，如果再叫我跟他比一次，我就沒有勝他的把握了。」

「妳能明白這一點就好，胡可爲對妳的資料可能還不太清楚，這是最有利的一點，但是他不會像黑約克那麼粗心，妳只要一出手，他就可以看出妳的造詣深淺，所以妳的優勢並不能佔得太久。」

「我會儘量藏起我的功夫。」

「那更糟，妳跟黑約克比鬥，他還受到了指示，不准傷害妳的性命，但是我們跟胡可爲交手，却是性命之搏，他不會對妳手下留情的。」

「不，他會要我活着的，如果我死了，他就一無所得，那份轉讓書要我去監督執行的。」

「那也祇是保全妳的性命而已，他可以給妳一掌，把妳擊昏過去，那妳就失敗了。」

魯薏絲抓了抓頭：「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很簡單，妳要使用武器和他對搏，而這些武器多少能對他產生一點威脅，使他不敢輕敵。」

「我的雙手就是最佳的武器，除了用槍之外。」

「這是妳取勝的秘密，但是祇許成功，不許失敗，一擊不中，妳就沒有再次使用的機會了。」

魯薏絲究竟不笨，立刻明白了：「妳是說我用這些原始武器去分散他的注意力，鬆懈他的戒備，找到一個適當的機會，突然施展我的手刃。」

陳秀蓮笑了一笑：「妳很少會有機會的，除非自己找機會。」

「我又不明白了。」

「我問妳，如果妳與人對搏時，對方手中拿着刀劍之類的兵器，妳却是空手，妳將怎麼辦？」

「儘量不被他的刀所傷，攻他的弱點，有時寧可挨上一下不致命的，在他的致命處攻出一記殺手。」

陳秀蓮笑一笑道：「能說出後面一句話，證明妳是個老經驗的鬥士，假如對方手中拿的是斧柄或短棒之類的東西呢？」

魯薏絲笑道：「那就更不足懼了，要是棒子，我根本不去理會，要是斧頭，我避過斧刃，去搶他的柄，兩尺來長的木柄，他不可能一隻手握滿，我總有機會。」

「對方力氣很大，妳搶不過來呢？」

「那麼，我至少可以跟他纏成一堆，不讓他的斧頭來攻擊我，因爲這是唯一的辦法。」

陳秀蓮笑了一下道：「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妳一面全力去搶斧頭，然後在突然之間放開手，運用妳的掌刃。」

魯薏絲目中閃出了光，高興地叫道：「我竟沒有想到這個，大姊，妳眞是個天才。」

「搏擊之術並沒有多大的巧妙，主要的是在搏鬥中能保持冷靜，必然能找出對方的缺點，這冷靜二字就說來容易，要做到就難了，妳看過職業拳手的比賽，尤其是拳王爭霸戰的時候，雙方都是老經驗的拳手了，一回合下來，助手與敎練一定會上去告訴他對方的弱點，敎他如何在下一回合攻擊，可是等他上了場，仍是忘了，控制當場的情緒是一件最難的事，所以我才在事先提醒妳，不管戰況如何進行，妳必須隨時提醒自己已定的策略。」

「是，我明白，我一定會好好地把握這個機會。」

「妳能體會我的策略，我們就可以着手準備了，要對付胡可爲，除非我們有一枝槍，否則任何武器都不足以致他於死命的，最靠得住的還是我們的雙手，但是我們一定要讓他把注意力放在我們的粗製武器上，我們的雙手才有發揮的機會。」

魯薏絲閉上眼睛，在胸前劃了個十字：「撒旦保佑胡可爲，請不要拒絕他的靈魂，阿門。」

陳秀蓮忍不住笑了起來：「這是什麼禱詞，妳是魔鬼的信徒。」

魯薏絲頑皮地一笑：「我曾經是，但現在已經不是，胡可爲一定是的，因此我向撒旦打個招呼，請他打開地獄之門。」

陳秀蓮道：「他如果進了地獄，第一個緊張的該是撒旦，因爲他會在地獄中掀起一次政變，把撒旦推下台取而代之，這傢伙是個地獄拒絕入境的惡客。」

魯薏絲仍然笑道：「那個問題讓撒旦傷腦筋去，反正我們把他逐出地球就行了，而且我要儘量做好事，以免死後再遇到他。」

「妳似乎很有信心。」

「我一直對自己就沒有失去過信心，認識妳之後，我的信心却更爲堅強了，因此我敢提前宣佈胡可爲的死亡。」

陳秀蓮沉重地嘆了口氣：「魯薏絲，我不是沒有信心，但是我也知道能否脫離天堂島，今夜是唯一的機會。」

「妳不是還有兩次的機會嗎？」

「可以說沒有，長青跟佳俐都不是殺手的材料，她們的觀念上，就無法接受殺人這個概念，因此無法倚靠她們的幫助而期許成功的。」

魯薏絲沉默了半天，忽然問道：「大姊！妳呢？妳是怎麼樣一個看法。」

陳秀蓮嘆了口氣：「我是絕對反對以殺人爲手段而換取自己的利益，但是我在對胡可爲作了深入的了解後，我主動地提出了這個死亡遊戲，因爲我知道不可能改變他，又沒有別的方法來制裁他，除了他的死亡之外，沒有第二條路使我們離開，而使天堂島上這些人獲得拯救。」

「但妳不是說這些人都是自願的，每個人都是甘心情願來到此地，沒有一個人是免強的？」

「是的，他要利用那些女郎去取悅他的賓客，自然要把一切都做得很自然、很合理，讓人看不出一絲罪惡或免強的地方，但是我從內裏去了解這個人，就可以知道那一切都是虛偽的，他開始給那些人，只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沒有一個人能帶着從天堂島賺來的錢離開天堂島。」

「妳不是說每個人的收入都存入了瑞士的銀行嗎？」

「是的，但瑞士的銀行有一規矩，是只認存戶號碼與簽字，不認人的，他知道那些存戶的號碼，自然也有很多的方法取得他們的簽字，然後把那些欵項歸納到他自己名下，或是從事投資，再創設第二個天堂島，運氣好的，或許能在那個地方度過殘生，否則的話，必然連屍首無存。」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自萬子民邀集羣豪會於黃鶴樓之後，匆匆又過了五年，在此五年當中，江湖中自難免人事滄桑，千變萬化。而當年鐵金刀與韓一鈎在黃鶴樓下一決雌雄，也分不出勝負，此後兩人均不知所終。丐帮帮主之位，則仍虛懸，由葉冷代攝帮務，而昔日之帮主諸葛通仍下落不明。老一輩的武林中人，俱担心白衣劍客重履中原挑釁，而年輕的一代却均力求爭取第一個能與白衣劍客較量爲榮。此時，萬子民接獲少林掌門一函，乃是針對江湖中之疑惑而發的……

流淚三千里

無相大師寫得好一手雲飛小楷，他寫道：

「萬君足下，久懷風儀，恨未識荊，此番我七派派遣門徒之舉，實異尋常，江湖友朋，難免驚奇，此中曲折，唯因此七徒昔日本爲『清平劍客』門下弟子，素習內家正宗，饒有根基，『清平劍客』與東海白衣客一戰之後，抱恨別絕紅塵，却轉介此七門徒，分別投入我七派門下。

「五年來此七人發憤之强修爲之苦，實非他人所能夢想，早已浸浸然而有青出於藍之勢，値此江湖動盪，東海白衣人又將捲土重來之際，老衲與武當『妙道長』，峨嵋『絕塵大師』等寺師書信往來商議，決計令此七人代表我七派與東海白衣人決一勝負，老衲耄矣，恨不得能參與此武林盛事，更恨不能爲江湖同道一盡棉薄，所幸弟子不屈已盡得老衲之傳，武功實不在老衲之下。

萬大俠主持江湖正義，領袖武林羣豪，茲謹將此七人名列於信左，望足下多加栽培，是所至幸！」

無相頓首

書信雖簡略，却明白地叙出了一切，然後，便是那七名弟子之姓名：

轉戰十四城

武當公孫不智、峨嵋金不畏、點蒼石不爲、崆峒魏不貪、華山西門不弱、淮陽楊不怒、少林莫不屈。

× × ×

這封信雖只有萬子良萬大俠與五七好友曾經目睹。

但一傳十，十傳百，未及半月便傳遍了整個江湖。

少林無相大師好參禪機，自不着意武功修爲，但在武林中德望之隆，亦絲毫未因他武功不高而有影響。

無相大師從來不涉及江湖恩怨，更不輕言，說出的話，自是一言九鼎，此番他書信中竟連連稱讚這七人「發奮圖强……青出於藍……」端的是從來未有之事，由此可想這七人絕非泛泛之輩，至於武功之强，立身之正，自更不在話下，否則怎能代表這名重天下武林之七大門派？

要知七大門派威信之樹立，俱非一朝一夕之功，其間不知經歷多少流血風波，艱難困苦，如今竟將辛苦得來之威名信譽全部交託於一個少年弟子的肩上，這自是非同小可之事！江湖中本乏高手，至此人心方自爲之一振，重陽過後，這七人實已隱然而成天下人心之所寄，江湖中成千成萬的豪傑，都已將他七人視爲擎天玉柱，鎭海磐石。

有些心高氣傲的少年英雄，心裏雖難免有些不服，但都也恨不能立時便能一瞻他七人風采，瞧瞧他們究竟有何手段？

而這時，他七人已悄然來到「雲夢大俠」萬子良的居處。

銅官山西南，一片綿密的叢林，廣被百里，林樹多屬松柏梧桐之類，是以雖在深秋，仍是青葱茂密，濃蔭如帷。綿密的叢林，外觀似乎內無人跡，但走到近前，便可聽到有一陣陣馬嘶，人語自林中傳了出來。再往前行，便可看到林旁一方石碑：

「金氏林地，世代相傳，子孫寶之，外姓止步。」

薄暮時分，却有一行人來到密林外，微一逡巡，便揚長穿林而入，一條青衣大漢當先而行，正是「雲夢大俠」萬子良！另外的七人，有長有短，有僧有俗，七人魚貫而行，次序絕不混亂，神情間彷佛頗爲親密，又彷佛頗爲生疏。七人俱是垂首而行，默默無語，眉宇之間，却俱都帶着濃重的憂鬱焦切之色。

入林不深，便可隱約看到，這密林之中，竟有無數棟精巧的房舍，建造在林木掩映間，或是卓然而立，或是三五相依，或是竹籬爲隔，或有流水繞屋，小橋低迴，紅欄綠板，蒼鱗鶴骨，橫柯紺葉，顯得說不出的清幽絕俗。但八人顯然俱都無心賞景，只是有意尋人，忽然，兩條錦衣大漢自林間竄出，橫身攔住了他們的去路。「此林乃是私產，各位來意爲何？」

萬子良沉聲道：「雲夢萬子良，特來拜訪金少俠。」

這兩條衣衫華麗，吐語不俗的錦衣大漢，神情間本微帶傲岸之色，此刻聽了「萬子良」三字，都不禁爲之聳然動容！

兩人肅然垂首，左面一人道：「少主午後便已携酒尋醉去了，雖在此林之中，只是林深不知其處。」

另一人道：「各位若是不嫌簡慢，便請那邊精舍待茶，待小人前去尋訪，想必不致費時許久。」

他兩人顯然是這鉅富之家，久經訓練的待客使者，雖是兩條粗長大漢，但談吐之間，居然文質彬彬，宛如雅士。萬子良微一沉吟，含笑道：「如此倒不如相煩兩位帶領在下等一齊前去尋訪，却不知可使得？」

大漢道：「萬大俠吩咐，自當遵命。」

於是兩人帶路前行，萬子良相隨，另七人仍是魚貫而行，次序井然，仍是默然垂首，不發一言。

一行人走過之處，精舍之中，雖不時有男女童子探首外望，但也只是含笑相視，絕無問客之舉。林中也不時有人閒步而過，但是衣衫華麗，容光煥發，神情間更帶着種與人無爭的怡然之態，偌大的林地中，竟全無嘈亂喧囂之聲，林木枝葉，也俱都修飾得乾乾淨淨，整齊有緻，令人身在其間，當眞有如到了桃源仙境一般，渾然忘却了紅塵囂亂，世俗煩惱。

萬子良不禁暗嘆忖道：「我只當那金祖林僅是個貪杯愛酒的慘綠少年，那知他胸襟中竟有這般丘壑。」

林木深如海，四望不見邊際。

忽然間，一陣歌聲自林中深處傳了出來：

「者邊走，那邊走，且飲金樽酒，那邊走，者邊走，只是尋花柳……哈哈！你去尋花柳，我飲金樽酒。」

錦衣大漢喜動顏色，回首道：「這便是少主的歌聲。」

穿過數十株林木，只見一人頭下脚上，蝙蝠般倒掛在那樹枝上，兩隻赤足勾着樹枝，身子一悠一盪，彷彿蕩鞦韆似的，寬大的衣衫落下來蒙住了他的臉，萬子良等人自是瞧不出他的模樣，但瞧他手裏兀自提隻蒙人習用的羊皮袋，不住自衣縫間往嘴裏灌酒，便可猜得出此人必是這鉅宅的少主人，以百萬家財，無底海量，與掌中一柄方天畫戟同時飲譽江湖的「常醉小將軍」金祖林了。

萬子良不禁展顏而笑，抱拳道：「一別五年，金兄無恙？」

金祖林以小指將衣服一勾，露出一隻眼睛瞧瞧，哈哈笑道：「稀客稀客，原來是萬大俠到了，小弟所幸還未被酒淹死。」突然瞥見一行站在萬子良身後的七人，凌空一個「死人提」翻落在地，面上笑容立時消失不見，冷冷道：「萬大俠此來，莫非還是爲了那件事麼？」

萬子良微微笑道：「在下等自從那年在黃鶴樓頭被那年小膽大的寶兒小兄數說了一頓，已邀集各道宗主，嚴令江湖同道，不得再爲此事前來打擾金兄。」

金祖林大笑道：「既是如此，倒是小弟錯怪兄台了，該罰該罰，待小弟先敬各位幾杯美酒。」他話未說完，身子突然躍起，飄飄掠上了樹梢，伸手往濃密的枝葉裏一掏，便又掏出一隻滿的羊皮酒袋，有如探瓜摘果一般，將酒袋抛了下來，那兩條大漢早已在旁準備，也自一把接着，金祖林雙足在樹上一蹬，身子已竄入了另一樹梢，隨手又摘下一隻羊皮酒袋。

只見他身形飛掠不停，片刻之間，竟摘下了八九隻酒袋。看來又與南海土人，樹上摘那檳榔椰子似的。衆人見了雖不覺好笑，却又不禁被他這輕巧的身法所驚。

金祖林飄然落地，哈哈笑道：「小弟家有惡妻，只有將酒藏起來才能喝個痛快，來來來，各位都請喝一袋。」

萬子良道：「酒自要喝的，但在下今日却還是爲了那件事而來，只因在下今日帶來的七位朋友，身份與衆不同。」

金祖林倏然變色，大怒道：「無論是誰，也休想見着白老前輩……既是如此，你們酒也莫要喝了吧！」轉過身子，便待走了。

萬子良道：「但這七位却是白老前輩的親傳弟子。」

金祖林怔了一怔，緩緩轉回身子，上上下下瞧了瞧那七人幾眼，道：「莫非七位便是近日江湖所傳的七大弟子？」

那一行人當先的一位長身玉立，眉宇間英氣逼人的青衣少年，微微抱拳，道：「在下少林莫不屈。」

第二條青衣大漢閃身而出，道：「峨嵋金不畏……」此人身高八尺，背闊三尺，話聲有如洪鐘，震的金祖林直皺眉頭。

第三人緩緩走到金不畏身旁，却是個身形枯瘦的青衣道人，只是目光有如閃電一般，合十道：「貧道武當公孫不智。」

第四人面容冷漠，有如石像，微一抱拳，也不說話。

莫不屈道：「此乃在下四弟點蒼石不爲，素來不喜說話。」

金祖林笑道：「不說話豈非要悶死人？那可受不了……」

只見一個身材矮胖，面如滿月，滿臉俱是笑容的少年緩步走出，一面笑道：「在下崆峒魏不貪，誰能讓石四哥說十個字，在下輸十兩銀子。」

石不爲突然道：「爲了要你輸十兩，我就說。」不多不少，正是十個字。

魏不貪大笑道：「好，好，小弟認輸了！」雙手將十兩銀子奉上，石不爲袖抱一捲，接了過去。

金不畏笑道：「魏老五肯如此大方的摸十兩銀子出來，眞不容易。」

第六人却長長嘆息道：「魏五哥怎會做虧本的買賣，他輸給四哥十兩，却贏了小弟五十兩。」七人中此人衣衫最是華麗，文質彬彬，面目娟好有如少女，當下果然摸出封銀子來，嘆氣着交給魏不貪。

金不畏奇道：「這是怎麼回事？」

魏不貪笑道：「六弟和我相賭，說我再也不能令四哥說出十個字來，如今我却激四哥說出了，四十兩銀子也已到手。」

金不畏嘆道：「難怪師父昔日常說你若去做生意買賣，必定要發大財，看來師傅的眼光，當眞不錯。」

金祖林再也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只見那文質彬彬的華服少年轉臉一笑，抱拳道：「在下西門不弱。」

第七人面如重棗，兩條潑墨般的濃眉，緊緊皺在一處，面上不怒時也帶着怒容，一件僧袍，長僅及膝，滿頭長髮披落，乃是個帶髮修行的頭陀，此刻突然大聲道：「洒家淮陽楊不怒！」

語聲如霹靂般，將金祖林嚇了一跳，皺眉苦笑道：「不知兄台平日說話可就是這般大聲的麼？」

魏不貪笑道：「有時比這聲音還大。」

金祖林道：「白老前輩雖然已不見外人，但七位想來必是例外中之例外……」突然轉身，道：「走……」

此人做事當眞乾脆得很，他若不願去做一件事，那是死也不肯做的，他若願意做了，却立刻便去做，絕不拖泥帶水。

萬子良等人倒也未想到他答應得這般痛快，怔了怔，方自隨他而去，只剩下那兩條大漢捧着八九個酒袋兀自站着發呆。

綿密的樹林，彷彿無窮無盡一般，一行人幾乎走了頓飯工夫，還未走到邊際，只是林中房舍，却已漸漸稀少。

自一些稀落的枝葉間望出去，隱約已可望見銅官山巨大的山影，七弟子暗忖道：「莫非師傅住在山裏？」

地形漸高，山坡上樹木却越來越矮了。

金祖林一面大步而行，一面喃喃自語，一面不時仰起脖子，喝了兩口酒來濤清喉嚨，他說的彷彿是：

「老天爺創造萬物，有時當眞奇妙的很，有時他造出一樣出類拔萃的東西來，明明是要給人看的，但他却偏偏又要百般加以掩飾！」

衆人面面相覷，誰也聽不懂他話中含意，忽聽金祖林輕呼一聲：「小心……」身子一躍，突然瞧不見了。

原來這山坡上，竟然陷下一個深谷，只因林木茂密，是以若非熟悉地形之人，若非到了近前，誰也難以發現。

谷深竟不止百丈，但方圓却只有二十來丈大小，宛如天神巨人突然在地上踩了一脚，才踩出這樣一個谷洞來。

谷底怪石嶙峨，却長着株高達百丈開外的巨樹，只因谷低陷，是以自外面看來，山坡上只是一片低矮的灌木，誰也想不到其中還有這樣一株參天古樹。金祖林大笑道：「各位見過這樣的樹麼？這株樹若是長在平地，豈非出類拔萃，必可大大的出出風頭，但老天爺却定要它藏在這裏，教人看不到它……彷彿生長便是爲了白老前輩藏身之用似的。」

衆人方自聽懂了他方才的話中之含意，聽了最後一句話，又不禁一怔，情不自禁，一齊抬頭望去。

只見這巨木參天而起，直到百丈以上，方有枝葉，衆人雖都是目光銳利之人，但瞧得脖子都酸了，才隱約瞧出那濃密的枝葉中，竟巧妙地搭着間鳥巢般的綠色小屋，彷彿上古有巢氏先民所居一般。

萬子良動容問道：「白老前輩莫非就在樹上？」

金祖林道：「不錯，白老前輩近年修爲功深，已近羅漢之身，他老人家非但已有多年未曾下來過了，而且久已不食人間烟火，只有我那妻子每隔三兩日送些黃精何首松果蓮子來時，他老人家才肯放下垂索，除此之外，他老人家誰都不見，連我也已有三四年未曾見着他老人家了。」

七弟子聽得師傅修爲功深，自是歡喜，但想到他老人家所受的苦難與寂寞，心中又不覺大是悲痛。

剎時之間，七人俱是熱血奔湧，熱淚盈眶，齊地翻身拜倒，莫不屈道：「弟子們前來叩見恩師，但望你老人家現身一見。」

他語聲雖平和低沉，但一個字一個字傳送出去，無論多遠的人都可聽得清清楚楚，果然是中氣充沛，內力驚人。

但樹梢之上却寂無回音。

七弟子屛息仰視，滿面淚光，也不知過了多久，樹嶺突然落下一物，看來本自有如一粒微塵，霎眼間便已落下。

石不爲伸手接過，他出手看來雖平平無奇，但能在這最後一剎那間接着此物，其眼力之銳，出手之快，又豈是常人所能夢想，七弟子齊地凝目望去，只見他接着的，竟只是一粒蓮子。

七弟子又是失望傷心，又是茫然不解。

公孫不智接過蓮子，剖開兩半，只見蓮子雖好，却已無心，他一眼望過，已淚流滿面，默然垂下頭去，緩緩道：「蓮子已無心，往事俱成空，可怕……可怕！我們再……再也瞧不着他老人家了。」

七弟子俱是垂着首流淚，萬子良、金祖林已不禁滿懷悲愴，唏噓感嘆。

突聽金不畏痛哭着道：「咱們衝上去，他老人家不見也得見了！」

石不爲道：「違師，天誅！」

他素不輕言，此番說出短短四字，果然字字俱有千鈞之重，金不畏但覺心頭一塞，垂首無語。

突然間，千百塊大大小小的石頭，沿着谷壁，自山上雹雨般打了下來，接着，谷邊削壁上，峻峨怪石後，掠起了四條人影。

這四人早已藏在怪石後窺探下面的動靜，此刻被這暴雨般的石塊打得藏身不住，便待衝將上去。

這四人身手俱都極是矯健，怎奈那石塊來得太多，太猛，到後來四人只有以手護着頭面，狼狽地落下山谷。

莫不屈輕叱一聲！「圍！」

七弟子雖在如此悲痛之下，但心神絲毫不亂，行動仍是迅急無儔，身形一閃，已將那四人去路完全斷絕。其配合之密切，反應之迅速，身法之輕健，俱非一般武林豪傑所能夢想，萬子良方自暗嘆一聲，只聽山谷上已傳來一陣洪亮的笑聲：「俺已將這四個賊崽子打下去了，要如何處治他們，你們瞧着辦吧！」洪亮的笑聲，有如空林虎嘯，氣勢懾人心魄。

衆人雖驚於這在暗中相助的高手內力之深厚，行踪之奇詭，但此時此刻，已無暇推究他的身份來歷。

但是眼前這四人，一個鼠目削腮，容貌陰毒，一個右足已跛，滿面戾氣，兩人俱是襤衣百結，右面衣袖空空蕩蕩，束在腰帶裏，非但右臂已斷去，而且兩隻耳朵也已不見，形狀之獰惡古怪，教人只瞧上一眼，便恨不得立時將

他們趕進十八層地獄，去與鬼爲伍。

另兩人却是滿身黑衣，黑巾蒙面，但露在外面之四隻眼睛，却是閃閃生光，看來功力要比另兩惡丐深厚的多。

金祖林大喝道：「瞧你們鬼鬼祟祟的，想必不是好人，偷偷摸摸闖入別人私產，想做什麼？」

那四人身落重圍，竟不慌亂，只是惡狠狠的盯着對方，八隻眼睛，竟全都有些與豺狼相似。

公孫不智緩緩道：「這四人想必早已在暗中跟蹤我等，爲的想必是要窺探恩師的下落，如今我等萬萬不可再放他們走了。」

他說話總是不急不緩，但也總是一句話便能揭破別人的心意，那跛足惡丐獰笑道：「好機靈的小子，竟能猜着太爺們的心意，不錯，太爺們算定你們必定要來找姓白的，所以早就跟着你們了，爲的就是好將姓白的架出去，問問他爲什麼不肯說出那白衣惡賊的秘密，但就憑你們幾個，又能將太爺們怎樣？」

楊不怒厲喝道：「宰了他！」

身形一閃，飛撲而去，只見他十指箕張，如抓如爪，霎眼之間，便已攻出五招，便是淮陽幫名震天下的絕技「大鷹爪功」！

那跛足惡丐居然不懼，獰笑着迎了上去，另三人見到對方人多，自己人少，自不願造成混戰之局面，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觀，莫不屈等人也想藉楊不怒霸佔武林的「大鷹爪功」，先逼出這惡丐的武功來歷，是以一時也未出手。

那知這跛足惡丐不但身法奇詭已極，一條獨臂，忽拳忽掌，忽而指戳，十七招裏，竟用了九種不同的武功，而且無一不是武林中最陰狠兇毒的功夫，他右臂雖斷，但此等武功專走僻鋒，獨臂人使起來倒更見凌厲，霎眼間五十招便已拆過，這惡丐居然未落下風。

楊不怒藝成之後，驟入江湖，第一戰便遇强敵，頓覺熱血奔騰，敵愾之心大生，突然長嘯一聲，冲天拔起。

嘯聲如鶴唳長空，他身形却如風鷹盤舞。

莫不屈等六大弟子，都已知道他們這性情最是剛猛的七弟，此刻已動了眞怒，竟使出這淮陽子弟絕少施展的「風雲鷹爪手」來，要知此等身法若是一擊得手，對方便得血濺當地，但若不能得手，自身却大是危險——在這瞬息之間，六大弟子心脈都似已停止跳動。

忽聽那跛足惡丐獰笑一聲，雙肩振處，反手一拍背後之蔴袋，蔴袋中竟「轟」地冲出一蓬慘綠色的火焰！

綠火冲天而起，向楊不怒迎了上去。

六大弟子失色驚呼，楊不怒大驚之下，甩掌、踢足、擰腰，一式「雲裏翻身」，身形凌空，硬生生移開數尺。

但他身法雖然輕靈巧快，那蓬綠火來得更快如流星擊電，他身形方一動，已有一蓬綠火自左肩左臂透過。

火焰立時燃着衫袖，楊不怒只覺肩臂一陣奇寒，接着又是一陣有如針刺般的熱痛，他雙目盡赤，竟不顧自身，怒吼一聲，便待向那跛足惡丐撲將過去，石不爲眉尖微挑，攔腰抱住了他，兩人一齊撲倒在地，連續滾動，只因石不爲早已看出那綠火甚是陰毒，若不立時將之滾滅，楊不怒一條左臂只怕難保！

這時金祖林、萬子良，與莫不屈等人俱已聳然大怒，那蒙面黑衣人突然陰森森笑道：「堂堂名家子弟，也想以多爲勝麼？」

莫不屈沉聲道：「各位暫退，待我手擒此獠。」

跛足惡丐哈哈獰笑道：「老子就先讓你嚐嚐這『搜魂魔火』的滋味可是好受的？有種的就快快來吧！」

公孫不智轉眼一望，只見楊不怒牙關緊咬，滿頭大汗，那麼條精鋼般的漢子，此刻竟也已疼得身子不住顫抖，公孫不智暗中不禁大是吃驚，沉聲道：「這廝似與『魔火宮』有關，大哥你小心了。」

莫不屈「哼」了一聲，面色雖鎭定，心下又何嘗不在暗裏驚惶，左掌捏拳，右掌護胸，全神凝注，一步步走上前去。

就在這時，竟突然有一陣明朗笑聲，自那株參天大樹傳了下來，羣豪情不自禁，俱都吃了一驚。

七大弟子更是驚喜交集，脫口道：「師傅現身了！」齊地仰首望去，但見一條紫衣人影，自百丈高處飄飄落下。

樹高百丈開外，若無絕頂之輕功，絕大之膽量，怎敢一躍而下？但這紫衣人影却似將這百丈高處，視做一級石階一般，身形毫未作姿作勢，也無任何準備，揮手間便躍了下來，却在自然放任中顯得出奇的靈奇，出奇的瀟洒，那紫色的衣袂在風中飛舞，看來實有如天上金仙，御風飛降。

羣豪瞧得又驚、又奇、又佩。竟都彷彿變得癡了。

只見那紫衣人飄然落地，竟是個天庭開闊，眉目明朗，眼神亮如天星，嘴角常帶笑容的弱冠少年人。

他肌膚雖不十分白晳，但却有如寶玉象牙一般，帶着一種晶瑩而悅目的光輝，他面目雖不十分英俊，但無論是誰，一見了他，却難免要生出喜愛親近之意，只是他神情雖洒脫，笑容雖可親，但却又帶着種說不出的高貴清華之態，教人在親近之中，仍不敢對他稍存輕視之心。

此刻他自百丈高處飛躍而下，看來仍顯得那麼輕鬆而安詳，就彷彿方自跨下一級石階似的。

此刻他在衆人滿含驚佩的目光注視下，神情仍是那樣隨和而自然，絕無半分自豪自矜之意，他先向萬子良、莫不屈等人恭恭敬敬施了一禮，笑道：「等小姪先去與那四位見面，再來叩見各位叔伯前輩。」

萬子良等人又是驚訝，又是歡喜，驚喜於這天神般的少年竟對自己如此恭敬有禮，忍不住齊地躬身道：「不敢。」

紫衣少年飄飄走到那也已被驚得楞住了的跛足惡丐面前，道：「不想木郎君創去你們一耳一臂後，兩位仍然不改當年脾氣。」原來這兩個惡丐正是那日在海邊將木郎君當作木偶，妄生貪心，但珠寶未得，却將一耳一臂斷送在木郎君之口，萬老夫人之手的人。

此刻他往日隱私，突然被一個素昧平生的少年人說了出來，自是大吃一驚，失聲呼道：「你……你怎會知道？」

紫衣少年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跛足惡丐目中兇光一閃，突然彎身，反手拍向身後的蔴袋，羣豪不覺齊吃一驚，那知紫衣少年不知怎地出手一托，便隔在跛足惡丐的手掌與蔴袋間，手腕一反，那跛足惡丐便摔地跌了下去。

這一招出手與天下各門各派，任何一種武功中任何一種招式全不相同，彷彿只是隨手揮出，但其出手部位之巧妙，時間拿捏之準確，莫不屈等七大門派中的七弟子，想盡了自己所學的武功，却也想不出一着比他更妙的招式。

羣豪又驚又喜，那蒙面黑衣人目光中却不禁露出了驚駭恐懼之色，驚嘩喝采，讚嘆低語聲中，那紫衣少年已飄飄的走到那枯瘦惡丐的面前，含笑道：「你們兩人同路而來，你也該陪他一齊留下才是。」

枯瘦惡丐腮旁肌肉顫動，突然一拳擊出，接着飛起一足，一招三式，分擊紫衣少年的肩，胸，下腹。

這惡丐不但出手迅速，而且招式陰毒，這一招三式，攻守皆妙，招式之間，似是全無破綻。

那知道紫衣少年偏能自拳風足影中，瞧出他招式唯一的空隙，身子一偏，手掌輕輕一曲一伸，便抓住了他的腰帶。

枯瘦惡丐一脚一拳，不知怎地，竟全部落空，身子却已被人離地提起，紫衣少年笑道：「莫大叔接着！」反手向後一拋。

這惡丐雖然枯瘦，但練武之人，畢竟筋骨強健，身子最少也有幾十斤重，但在這紫衣少年手中，却似乎輕如無物，隨手一拋，便拋在莫不屈的面前，莫不屈反應是何等迅速，退後半步，雙手接住，他身旁的公孫不智立刻趕上半步，駢指點了那惡丐腰旁脅下四處穴道。

那兩個蒙面黑衣人其中一個竟似已駭得呆了，另一個目光四下流動，顯然在打量情勢準備溜之大吉。

紫衣少年凝目對着他目光瞧了兩眼，突然笑道：「王半俠，此刻情況危急，你又想拋下同伴溜了麼？」

黑衣人身子震了一震，大驚道：「誰是王半俠？」口中雖在否認，但言語與神情，却已無異承認了。

萬子良等人俱不禁勃然變色，紫衣少年笑道：「王半俠，你縱然蒙住面目，但你那雙奸猾的眸子，却逃不過我。」

這少年笑容雖有如天使般純潔無瑕，但言語之明利，目光之敏銳，判斷之準確，却有如積年老吏臨堂斷案一般。

那黑衣人瞧了他兩眼，目光中驚恐之色忽然更是加劇，連語聲都顫抖起來，道：「你……你就是那……那……」

紫衣少年冷冷道：「不錯，我就是你那尅星！」

黑衣人暴喝一聲道：「我三番兩次大計，都壞在你這小畜牲手裏，今日我與你拚了。」雙臂箕張便撲了上來。

他果然是存心拚命的模樣，紫衣少年却仍是面帶微笑，神閒氣定，萬子良見這黑衣人的目光充滿獰惡，神情兇猛，身法亦是奇詭迅急無比，估量這一撲之勢，必定十分驚人，忍不住脫口道：「小心了！」

那知黑衣人身形撲到一半，雙腿突然一縮，凌空一個大翻身，倒掠出一丈五尺開外，脚尖點地，騰空又起，三兩個起落，便已撲上削壁，果然拋下同伴溜了，身法之輕靈巧快，竟是人所難及，萬子良頓足道：「不好，此獠一逃，只怕又要……」

紫衣少年截口一笑道：「無妨，他走不了的。」

語聲還未了，削壁上已現出一條人影，身形之高大，有如天兵神將，穩穩的攔住了那黑衣人的去路。

那黑衣人行動如輕烟、如鬼魅，左竄右突，突又凌空飛掠，雙掌雙足，閃電般向那大漢接連擊了過去。

那大漢仰天狂笑道：「臭小子，下去吧，」兜胸一拳攻出，雖是簡簡單單的一拳，却當眞有開山裂石之勢，驚天動地之威，拳風虎虎，連山下人都覺震耳。

那黑衣人連變數種身法，還是招架不住，狂吼一聲，滾了下去，公孫不智，西門不弱，雙雙展動身形，迎截過去。

另一黑衣蒙面人突然跪了下去，顫聲道：「饒……饒命……」他竟會跪下求饒，倒眞教別人吃了一驚。

萬子良喝道：「你是何來歷？來此有何圖謀？」

蒙面人也不說話，竟垂首哭了起來。

羣豪方才見他身法之高明，並不在王半俠之下，只當他必定也是個兇惡厲害的人物，倒未想到然竟是這般軟弱無用。那邊公孫與西門已點了黑衣人穴道，撕下他面巾，顯出一張焦黃瘦削的面孔，果然正是王半俠。

他自削壁一路滾落，衣衫早已破裂，滿頭俱是鮮血，神情雖仍兇惡，但看來已是狼狽不堪。

萬子良長嘆道：「一代大俠，落到如此地步，王……唉！王兄，你難道不覺得有些後悔麼？」

王半俠狂笑道：「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後悔什麼？」

他瞧了那跪在地上的蒙面人一眼，突又厲聲道：「我後悔的只是不該帶這無用的畜牲同來，丟人現眼。」

「我……我……」

王半俠怒道：「你那滿身火器，本是天下無雙，若是用將出來，至少也可與他們一拚，你……爲何不用？」

那蒙面人流淚道：「我一見流血拚命的事，不知怎地，手就軟了，我……我本不該隨你一同來此的。」

王半俠仰天苦嘆，道：「不想一代梟雄，天火魔神，竟生出這麼一個兒子來，當眞是令人哭笑不得。」

羣豪聳然動容，萬子良道：「此人竟是火魔宮少主人？」

王半俠狂笑道：「不錯，這便是那虎父之犬子，此番我將他帶出，只當他是我的得力助手，那知……」

蒙面人道：「若非爹爹要我出來隨你歷練，誰又願意到江湖中來惹事？」說着說着，眼淚更如湧泉般流出。

他索性扯下面巾，來擦眼淚，只見他細皮白肉，面目娟好，倒像是養尊處優的千金小姐，那像是男子？

羣豪想到天火魔君之蓋世聲名，再看到他兒子如此模樣，亦不知是該嘆息，還是好笑。

萬子良沉聲道：「不想五年以來，王半俠竟與火魔宮扯上了關係，此番想必是那火魔神也有意與白衣人一戰，是以便令王半俠來尋找白老前輩，爲的自是要從白老前輩的口中，問出那白衣人武功的秘密？」

王半俠獰笑道：「不錯，今日你等若是對我們稍有無禮，老魔神立即便會趕來，放把火將這林地燒得乾乾淨淨。」

金祖林大笑道：「我本嫌這樹林麻煩，燒光了最好。」

公孫不智冷冷道：「以火魔神那般狂傲的人物，縱然有心與白衣人一戰，也不屑來打探別人武功的秘密。」

紫衣少年微微一笑道：「公孫三叔之言說得不錯，此番想必只是王半俠想探出這秘密後，以此求利，只因江湖中想要知道這秘密的人委實不少……那火魔宮的少主人，只不過是他用來做幌子的傀儡而已。」

公孫不智見這素昧平生的少年竟似對自己每一兄弟都熟悉之極，本已覺得十分驚奇，再見他年紀輕輕，却是料事如神，更不覺暗暗吃驚，只聽紫衣少年接口道：「這四人便相煩金大叔將之拘禁，這秘密便不致走漏出去。」

金祖林笑道：「這不成問題，咱們樹林裏，莫說藏四個人，便是藏四百四千個，也綽綽有餘。」

紫衣少年躬身笑道：「如此就多謝了。」

金祖林却大聲道：「但你怎會尋得到這裏？又怎會上得去白老前輩的居處，這却倒眞教我有些吃驚。」

突聽一陣嬌笑聲自樹上傳了下來，道：「是我告訴他的。」一條繩索自樹顛垂下，緣索而下的竟是「紫蘭花」花清清。

金祖林呆住了，別人也呆住了。

七大弟子更不禁暗暗稱奇，各人忖道：「師傅不准我等上去，却准這陌生少年上去，這是爲了什麼？」

離地三丈，花清清便飄然落下，長索便又縮回，七大弟子仰首上望，但見那綠屋中衣袖一閃，却還是見不到他們師傅的人影。

花清清眼波流轉，笑道：「你們可是在奇怪，我怎會平白帶這少年去見白老前輩，但……但你們可知他是誰麼？」

萬子良，七大弟子，目光不禁一齊凝注到這少年身上，紫衣少年却突然拜倒在地道：「叔父們連小姪都不認得了？」

衆人見他突行大禮，俱是紛紛謙讓，唯有楊不怒本已疼得滿是冷汗的面上，此刻突然露出狂喜之色，大喝道：「你……你是寶兒。」

紫衣少年道：「小侄正是寶兒。」

他仰起頭來，面上雖仍帶笑，目中却已熱淚盈眶。

原來楊不怒年齡最小，胡不愁人最和氣，寶兒在家時，只與這兩人最是熟悉，其餘的六大弟子，終年在外院習武，那練武場寶兒却是從來不去的，再加事隔多年，寶兒已由可愛的孩子，長成英俊的少年，又練成這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莫不屈等人縱覺他與寶兒相似，却也不敢相認。

那知眼前這矯健如遊龍，燦爛如明星，光芒令人不可逼視的少年，竟眞的就是昔年那終日手執書卷的「小書呆子」寶兒，短短六年的時間，竟在他身上造成了如此神奇的變化，莫不屈等人心中之驚喜又豈是世上任何言語，任何文字能形容？一時之間，七個人都呆住了。

平日最冷靜的公孫不智，此刻亦是滿眶淚痕。

平日惜語如金的石不爲，此刻口中竟不住喃喃低語：「寶兒……感謝蒼天……這竟眞的是我們的寶兒……」

寶兒忍淚強笑道：「好教叔父們得知，小姪此刻已叫方寶玉了，寶兒是孩子時的名字，小姪却已長大了。」

花清清悄悄拭去了面上的淚痕，嬌笑道：「方寶玉，好名字，果然是人中之寶玉，果然是名符其實。」

楊不怒突然大喝一聲，撲了上去，緊緊抱着寶兒，嘶聲道：「不管你改了什麼名字，我總是要叫你寶兒，不管你長得多大，你在我心目中還是個孩子……好孩子……七叔可想死你了。」

方寶玉道：「七叔……你……你……手你上的傷……」

楊不怒道：「管他什麼傷不傷，七叔見到你，傷早已好了，不信你瞧……」猛然一揮手，却疼得暈了過去。

衆人又是一陣驚亂，公孫不智俯身檢視他的傷勢，雙眉緊皺，黯然道：「好毒的火，七弟這條手臂只怕……」

「只怕」下面的話，他不敢也不忍再說下去，衆人歡喜的眼淚，不禁化爲悲痛，方寶玉慘然道：「都是小姪晚來一步，害得七叔……」突似想起什麼，大喜呼道：「七叔無妨了……」身形一轉，已到了那火魔神之子的面前，王半俠立刻大呼道：「萬萬莫要給他傷藥，死了也莫要給他。」

他若不呼叫，那火神之子不知方寶玉要的什麼，他此刻一叫，反將這儒弱少年的傷藥叫出來了。

方寶玉還未開口，他已將傷藥乖乖拿了出來，王半俠怒喝道：「沒用的……」石不爲雙眉緊皺，隨手點了他的啞穴。

魔火宮之魔火雖毒，但傷藥也極具靈效，乳白色的傷藥一敷上楊不怒的手臂，楊不怒便悠悠醒了過來。

他目光四掃，強笑道：「你們怎地反顧着我，莫忘了上面還有位大英雄，若不是他們，咱們今日可眞栽了。」

莫不屈道：「幸好七弟提醒，不知這位英雄……」

方寶玉笑道：「那只是小姪的弟兄牛鐵娃。」衆人仰首望去，只見鐵娃兀自鐵塔般的站在削壁之上，莫不屈抱拳高呼道：「鐵少俠但請下來一見如何？」

鐵娃大呼道：「這地方又高又直，鐵娃可不敢下去，一下去，準得摔死，還是你們上來吧！」

衆人眼見他方才那般神威，此刻聞言不覺一怔。

方寶玉笑道：「小侄這位弟兄確是一身銅筋鐵骨，敢說有萬夫不當之勇，却只是完全不知輕功，否則他方才就下來了。」

衆人又驚又笑，金祖林拊掌大笑道：「妙極妙極，世事湊巧，竟一至於此，幸好他有一身銅筋鐵骨，才練不成輕功，幸好他不知輕功，才留在上面不曾下來，否則王半俠等人豈非早已跑走了，這眞該……」

花清清截口笑道：「這眞該好好喝幾杯慶祝慶祝是麼？」

金祖林大笑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老婆也！」

衆人不覺俱都莞然，花清清嬌笑道：「說良心話，今日之事，也眞該舉杯祝飲才是，連我都想喝幾杯了。」

金祖林道：「各位總得牢牢記着，她喝酒可比我還要厲害……」

花清清得意地笑道：「我酒量自比你好的多了。」

金祖林道：「只是喝醉了時，那模樣也比我可怕得多了，各位需得離她遠些，否則……哎喲！」

× × ×

林木深處，花草修竹叢中，一泓清水曲流處，五七間紅牆綠瓦精舍，便是金祖林夫妻的居處了。

這鉅富人家的居處，居然不帶絲毫銅臭氣，確是難得，只可惜房子太矮了些，鐵娃一站直，頭頂便幾乎要碰着屋頂。

衆人情不自禁，都要多瞧他幾眼，鐵娃却是旁若無人，放懷吃喝——五年來他筋骨更是鍛練得鋼鐵般强壯，古銅色的皮膚上，煥發着異常的光芒，再配上他的濃眉大眼，果然是鐵錚錚一條好漢。

寶兒簡略地叙出了這五年多來，他那令人驚心動魄，拍案驚奇的遭遇，只聽得衆人忽而歡喜，忽而悲傷，忽而放聲大笑，忽而垂眉嘆息——周方的遊戲風塵，固是令人顚倒，紫衣侯的絕代風儀，亦是令人嚮往，小公主的天眞聰明，固是令人動心，水天姬的多姿多采，更是令人神醉。

萬子良等人只遺憾周方飄然不知所去，花清清却只恨自己不能見着小公主與水天姬的一面。

但最令七大弟子擔心的，却是胡不愁，莫不屈黯然嘆道：「今日之歡會，若有八弟在此，便無遺憾了。」

金不畏大嚷道：「老八到那去裏了？他是生是死，有沒有人知道……唉！眞要命，可眞

把我急死了。」

「他絕他不會死。」石不爲道。

每個字說得截釘斷鐵，毫無猶疑。公孫不智微笑道：「四弟從不輕言，言必有中，你我若是仔細想想，憑八弟的爲人與聰明，確是萬萬不會死的。」

魏不貪道：「我只奇怪寶兒的武功是怎麼練出來的？」

寶兒還未說話，鐵娃竟搶先道：「武功百訣，以意爲先，那才是武功的精骨神髓，招式身法都不過是皮毛而已，若無精骨，皮毛何在？但若先得了武道神髓，再學皮毛便是易如反掌了。」他用衣袖擦擦嘴，接着道：「別人學武，都是自易至難，但我大哥天賦與人不同，學武自也與人不同，他學武乃是自難而易，先已滲透了萬物自然變化之理，得通武道精髓之意，那招式身法，便不學也會了，這道理正如畫畫一樣，若是不解畫意，畫的縱是逼眞，但不能傳神，最多也不過是個畫匠而已，若是妙參畫意，信筆揮來，都便是絕妙丹青了。」

衆人雖都是武林之高手，名門之子弟，但聽了這番武學中至深至奧的道理，也不覺人人爲之心動神馳。

萬子良道：「方少俠方才所施展的那兩手，與天下各門各派之招式俱是大不相同，却不知有何來處？」

鐵娃道：「這道理又如寫文章一樣，武功本天成，妙手自得之，李白倚馬千言，信筆俱是文章，我大哥上通武道，舉手投足間，便都是絕妙的招式，無論文武，若是拘泥於一定的規格程式中，便落了下乘了。」

萬子良慨然長嘆道：「果然高明……果然高明……」

魏不貪道：「招式身法，固可如是，但寶兒方才自百丈樹巔一躍而下，却非要絕頂的內力輕功不可呀。」

鐵娃道：「這道理却如庖丁解牛一般，目無全牛，下刀自易，那樹高雖有百丈，但我大哥却偏要將它當作一級石梯，他精神意志，便俱可放鬆，便可發揮生命中全部潛力，需知精神之力，有時不知要比肉體之力强勝多少倍，只可惜萬人之中，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人，非但不知該如何發揮，反將之縛束起來了。」

他說的無一句不是衆人聽所未聽，聞所未聞之武道至理，幸好這裏人人俱是名門子弟，否則當眞連聽都聽不懂。

一時之間，衆人不覺又是欽佩，又是奇怪，誰也想不到如此一條莽漢，竟說得出如此高深的道理來。

鐵娃却又笑道：「這些話都是我師傅教給我的，他老人家早已算定有人要問，生怕大哥不好意思自誇自讚，所以就敎我將之一字不漏地背出來而已，其中的道理，我可也不懂。而且話也只有這些，你們再問，我就答不出了。」拿起筷子，又埋頭大吃起來。

金不畏大笑着一拍他肩頭，笑道：「這娃兒我越瞧越對胃口，我瞧咱們不如也拜爲兄弟算了。」

魏不貪笑道：「那豈非亂了輩份？」

金不畏眼睛一瞪，道：「各交各犳，有什麼關係？」

方寶玉一直含笑傾聽，此刻方自徐徐道：「小侄此番出來，第一件事便是要找爺爺，他老人家既然無恙健在，小侄也放心了。」語聲微頓，神情突然變得極爲莊重，接口道：「小侄要做犳第二件事，便是要設法將那臘八泰山之會阻止，免得江湖中少年英傑，自相殘殺，而令親者痛，仇者快。」

萬子良沉聲嘆道：「在下何嘗不是早已有了此意，但那些江湖少俠，又有那一個是聽人勸的。」

方寶玉神情悠閑，微微一笑，還未說話，金不畏已大聲道：「瞧寶兒的神情，他必定已有了絕妙的法子……」

萬子良面現喜色，截口道：「方少俠若有良策將此會阻止，而令江湖元氣因此保全，在下實是感激不盡。」

方寶玉道：「臘八之期，距離此刻還有兩個多月，在此段時期中，小侄但求萬老伯相助在下一臂之力。」

萬子良道：「力所能及，萬難不辭。」

方寶玉沉吟道：「不知此番參與此會的，共有多少位？」

萬子良道：「此次泰山之會，乃江湖中五年來第一件大事，其消息流傳之迅速，影響之廣大，幾乎已可與昔日紫衣侯及白衣人東海一戰先後輝映，武林成名豪傑，到期只怕有半數要趕赴泰山，但據在下所知，到了會期之日，眞正要在旭日前一較身手的，却不過只有四十人左右而已。」

鐵娃笑道：「四十人？那算不了多少。」

萬子良嘆道：「四十人雖不算多，但這四十人却都是武林後起一代中的頂尖高手，他們自千萬中經過無數次淘汰，才有今日之地位，他們的成就與成功，更非任何人短期內所能達成，二十年後的江湖，便要他們來支撐大局，他們若因自相殘殺而死，對武林影響之巨大，此刻雖還未必能看得出多少，但實已無異埋下了一粒災禍的種子，毋庸多少年，便會開出巨大而醜惡的災禍之花！」

鐵娃一笑道：「我說的不是這意思，我是說，幸好只有四十個人，我大哥便來得及對付了。」

萬子良動容問道：「莫非……莫非方少俠竟想在這兩個月中將這四十高手，一一擊敗不成？」

方寶玉垂首道：「非是小侄狂妄，只因若非如此，實難令這四十餘位心高氣傲的少年高手改變主意。」

金不畏拊掌大笑道：「好寶兒，好孩子！放眼天下江湖，除了咱們的寶兒外，還有誰能有如此豪情？還有誰敢作如此壯舉？嘿嘿！你且想想，兩月之間，轉戰四十高手，哈哈！俺金不畏能有這樣的侄子，眞是光榮極了。」

莫不屈亦自微笑道：「寶兒若眞能將這四十人一一擊敗，他們想必便不致再有那般豪氣去互拚生死了。」

萬子良笑道：「不錯！他們此舉，本爲的是要爭那第一個與白衣人交手的榮譽，此番既已有了方少俠，他們還爭個什麼？」

魏不貪道：「寶兒此舉，非但可平息他們的戰爭，還可藉此磨練武功，增强經驗，到時也好與那白衣人一決勝負。」

金祖林大笑道：「好極好極！且更得痛飮三十大杯才是。」他若有機會喝酒，那是萬萬不肯放過的。

一時之間，人人俱是興高采烈，唯有公孫不智却是面色凝重，默默無言，莫不屈忍不住道：「二弟莫非有何心事？」

衆人俱都深知公孫不智非但機智百出，而且深謀遠慮，此刻神情如此深重，必有緣故，各各不覺也沉靜下來。

只聽公孫不智緩緩道：「玉兒此刻之武功，江湖中委實已少有人及，但連續接戰四十高手，却與應戰一人不可同日而語，他武功縱較這四十人俱都高强，但道路的奔波，體力之消耗，在在都可減弱他的功力，何況，任何人都不敢擔保自己的武功，在兩個月裏絕無失常之時，而各位想必也知道，天氣陰暝，心情之惡劣，飮食起居之無常，這些事每一件都可令武

功失常的。」

衆人面面相覷，心情都不禁驟然沉重了起來。

公孫不智沉聲接道：「但寶兒若決心作此豪舉，必定要招人所忌，他這四十戰，是一戰也敗不得的。只因他若敗了一戰，非但聲名必將從此掃地，性命只怕也將不保，他四十戰中，只有一次失了常態，那便如何是好？」

金祖林放下酒杯，喃喃道：「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公孫不智道：「需知無論是誰，若要在兩個月中，轉戰各地，連續與四十高手拚鬥，單是武功高强，是萬萬不够的，那是要有堅定的決心，鐵一般的意志，和無比旺盛的奮鬥精神，寶兒的武功我雖可深信，但在這兩個月裏，他不但會受到稱讚、欽佩，也勢必要遭受到小人們的訕笑、辱罵、破壞，甚至不惜以毒計陷害，他年紀輕輕，初出江湖，這些事……唉！我只怕他忍受不了。」

那「忍受不了」的後果是如何，自是不問而知，衆人想到了此點，俱都不禁要生出了勸阻寶兒之心。

「雲夢大俠」萬子良雙眉緊皺，沉聲緩緩道：「未慮勝，先慮敗，公孫二俠遠見，固是超人一等，但……」

方寶玉突然截口道：「但若換了萬大叔置身小侄今日所處的地位之中，却不知萬大叔又該如何決斷？」

萬子良想也不想，感慨嘆道：「我輩武人精神，正是要有不惜一敗的勇氣，如若勢在必戰，敗又何妨？」

寶玉轉目自七大弟子面上，依次望過了去，緩緩道：「若是換了諸位叔父，不知是戰？還是不戰？」

衆人方才雖然有勸阻寶玉之心，却不過只是對他的關心太過而已，若是換了自己，豈有他途選擇。

莫不屈、石不爲、楊不怒、西門不弱齊聲道：「戰……」

魏不貪道：「蝕本買賣有時也要做的。」

金不畏擲杯而起，大聲道：「對，戰，不戰是孫子！」

寶兒目光轉向公孫不智，道：「不知……二叔……」

公孫不智微微一笑，截口道：「我只不過是要叫你多加小心，份外留意而已，又豈是要你做畏戰退縮之人。」

金不畏拍案大呼道：「只是你勝固要勝的光明堂皇，敗也得敗得轟轟烈烈，好敎天下高朋豪傑都知道，咱們還有方寶玉這麼個英雄侄子，日後若有人提起『方寶玉』三個字來，我金不畏面上也要增幾分光采。」

金祖林舉杯狂笑道：「好個方寶玉！且與我金祖林先痛飮三百杯……哈哈！若是英雄豪傑輩，全得一飮三百杯。」

× × ×

酒雖未必醉人，但又有誰能不爲此輩英雄之豪氣所醉？窗外驕陽滿天，正是個要教英雄試馬，逐鹿中原的好日子。

馬行如龍，直奔洞庭湖。

洞庭湖畔，岳陽城左，「鎭湖莊」中，也有五騎飛馳而出，直奔洞庭，爲首一人坐下烏騅馬，手提紅纓槍，一身黑緞緊身武士裝，頭上黑帶束髮，身子像標槍般筆直地站坐在馬上，兩道劍眉之間，神情凝重，一雙星目之中，却閃動着異樣興奮的光芒，風吹槍頭紅纓，馬鬃根根如箭，驟眼望去，當眞有如溫侯復生，子龍再世一般，一種少年英發之氣，逼人眉睫，令人不得不側目而視。

曉霧滿天，洞庭湖上烟水迷濛。

十餘人卓立湖邊，聽得蹄聲破霧而來，其中一人道：「蹄聲來勢這般迅快，想必這是三湘第一條好漢『寶馬神槍』呂雲來了。」

話聲方落，人馬已到眼前，烏騅馬上少年健兒揚聲大叫道：「岳陽呂雲依約前來，不知那一位是方少俠？」

湖畔一條人影閃出，抱拳道：「方寶玉在此恭候大駕。」

呂雲翻身落馬，先向四下微一抱拳，朗聲道：「萬大俠、金大哥，以及各位叔伯前輩兄弟，恕呂雲兵刄在身，不能全禮。」

萬子良、金祖林、七大弟子紛紛謙謝，呂雲目光已筆直凝目在對面那紫衫飄飄，含笑卓立的少年身上。

乳白色的曉霧中，只見他身子雖不十分高大，但從頭到脚，配合得無一不恰到好處，正宛如絕代名手所塑之英雄石像一般，敎人全不能增減一分，但他神情間却全無石像之冷削肅殺，一雙光采照人的眼睛裏，滿含親切之笑意，正是要敎男子瞧了傾倒，女子瞧了神醉。

呂雲暗中不禁喝得聲采，抱拳朗笑道：「在下今日能與少俠這般人物交手，當眞雖敗猶榮。」

方寶玉笑道：「小弟今日唯有討敎之心，無求勝之意，請萬大俠爲證，你我勝負一出，立刻收手。」

呂雲道：「任憑尊命，」雙臂一振，長槍挑起，槍頭紅纓顫動，宛如千百朶紅花，漫天飛舞。

方寶玉倒退半步，反腕拔劍，劍長三尺七寸，劍身灰黯無光，驟看不知是何物所製，仔細看來，却是柄木劍。

「寶馬神槍」呂雲一眼瞧過，雙眉微皺厲聲道：「方少俠莫非是瞧不起兄弟？怎以木劍交手？」

方寶玉肅然道：「此劍乃家師所賜，名曰：『心劍』，雖無削鐵如泥之利，却有通變萬方之妙，只有一心存在，無異百煉精鋼。」

這番話說的又是哲理微妙，內含妙諦，呂雲雖然半解不解，但面上已無不滿之色，沉聲道：「既是如此，請！」

「請」字出口，身形展動，漫天槍花，盤旋飛舞。

「槍」稱百兵之王，本是沙場交鋒，衝鋒陷陣時名將手中利器，武林豪傑，多半不敢隨意使用。

但此番呂雲竟將之作爲隨身兵刄，招式上果有獨到之處，一柄八尺長槍，竟被他使得隨心所欲，運用自如。

槍尖破風。「哧哧」作響，紅纓閃動，更是懾人魂魄。

兵訣有言，「一寸長，一寸强」。此刻這八尺長槍正是發動了他那獨有的威力，槍影籠罩處，一丈方圓內，對方休想進身。

方寶玉平劍當胸，身形游走，呂雲「連環四十八槍」已使出十餘招之多，他竟似仍無法還手一擊。

莫不屈雙眉緊皺，沉聲道：「與此等長兵刄交手，必須欺進身去，方有勝望，總是在外圍遊走，只怕……」

公孫不智道：「寶兒武功雖是妙韻天成，但交手經驗顯然不足，他本已早該施出進迫之招式，不該如此猶疑。」

石不爲突然道：「無妨，好！」

要知少林、武當兩門，招式一以雄渾凌厲著稱：一以輕靈鋒利見長，路雖不同，而殊途同歸，招式俱是以攻擊進迫，搶得先機爲主，但石不爲天性冷靜，武功也講究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是以也唯有他能瞧出寶兒這「後發制人」之妙，正是武道中最最精奧之處。

只見方寶玉面色平和，似笑非笑，既似專心貫注，誠心正意，又似心有別屬，早已神遊物外。

呂雲戰志高昂，招式更是凌厲，槍風更是尖銳，四下濃霧，一片片被槍風撕碎，有如柳絮般支離飛舞。

方寶玉突然微微一笑，平平一劍削出。

這一劍施展的非但毫無烟火氣，也毫無斧鑿痕跡，正是妙韻天成，渾然自如，彷彿劍勢本是天成，只不過蒼天假寶兒之手使出，這劍勢天下武林，數十劍派從無一人使過，但七大弟子等人却又覺得它彷彿亙古以來，便已存在，只等着在這最最微妙的關鍵時使出。

這一招用在別處也許毫無用處，但用在此間，却當眞是妙到毫巔，無以復加。

呂雲連綿不絕的招式，竟被這一劍截斷。

他終究不愧爲萬中選一之武林高手，大驚之下，雖驚不亂，退步、沉腰、挫腕、撤槍，方待改變槍路，再作進擊。

那知方寶玉掌中木劍已輕輕搭住了槍尖，他並未用絲毫氣力，但呂雲槍勢却似已被一道掙不脫，剪不斷，斬不開的無形枷鎖緊緊鎖住，饒是他連變十餘種身法，連換十餘種招式，却再也休想將長槍施展。

方寶玉仍是面帶微笑，神情顯得那麼安詳而從容，而呂雲却已是智窮力竭苦不堪言。

萬子良等人早已瞧得聳然動容，突見呂雲倒退三步，撒手抛槍，仰天長嘆一聲，黯然垂首無語。

方寶玉緩緩收劍入鞘，俯身拾起長槍，雙手捧到呂雲面前，他口中並未說什麼安慰勸解之言，但面上那親切的笑容，却遠比世上任何言語都要令人感動，只因這笑容裏既無絲毫驕矜之意，更沒有任何矯揉做作之態，正與他方才還未交手時的笑容，一樣親切而自然。

呂雲在他這帶笑的親切目光注視下，頓覺自己之敗，既非可恥，亦不可悲，抬頭一笑，朗然道：「在下練武十餘年，自覺已是練得蠻不錯的了，那知世上竟有方少俠這般的武功，竟有那般精妙的招式。」他長嘆一聲，又接道：「最妙的是，此招竟是專爲了方才那一刹那間在下所使的招式而生，兄台若是早使片刻，或是遲使片刻，在下便都能解救，在下發招的部位與時刻若有絲毫偏差，兄台那一招也無用了。」

萬子良長嘆截口道：「這就是武功中最最精奥之處，既不能有毫厘之差，亦不能有刹那之誤。」

金祖林道：「今日我金祖林總算開了眼界，只可惜此地無酒，否則……我眞要恭恭敬敬，敬你三杯。」

呂雲道：「各位若是不嫌簡陋，便至敝莊小酌三杯。」

方寶玉微微一笑道：「改日必來騷擾，但此刻……」

呂雲問道：「此刻方少俠莫非還有什麼事麼？」

鐵娃突然大聲道：「我大哥要在兩個月裏，轉戰四十城，迎戰四十高手，那裏還有工夫喝酒？」

× × ×

嘉魚城，面臨長江，城內雙魚鏢局，名重江南。雙魚鏢旗行經處，江南黑白兩道豪傑，多少都得賣個交情。

昔年創立鏢局的老兄弟兩人，二俠魚銀甲早已仙去，大俠魚金甲三年前亦已洗手歸隱，安享餘年了。

但「雙魚鏢局」威信非但未衰，而且日有起色，這全因鏢局的當代主人，二俠魚銀甲之子，承祧兩房烟火的「江上飛花」魚傳甲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精明强幹，乃是江南少年名俠中之佼佼者。

清晨，無霧。

嘉魚城郊，長江岸邊，萬子良、金祖林、牛鐵娃、莫不屈等七大弟子，以及一身紫衣的方寶玉，早已卓立江邊。

江濤滾滾，這時，朝日破雲而出，滿江燦爛金光。

金祖林皺眉道：「魚傳甲架子倒不小，此刻竟還未來。」

萬子良道：「這『江上飛花』魚傳甲，非但地趟招式獨步江南，那一袋飛魚刺亦是極爲霸道的暗器！」

公孫不智道：「聞說此人一面施展『刀中夾拐，地趟三百六十招』，一面還可施放暗器，魚金甲退隱之後，昔年長江巨霸『搖江龍』便存心要動動『雙魚鏢局』的鏢車，那知不出二十招，便折在他這『一手三絕技』下，此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寶兒你可得份外小心才是。」

方寶玉微微一笑，還未答話，鐵娃突然道：「來了！」

他非但目光敏銳，而且身子至少比人高一頭，目力所及之處，自然要比別別人遠得多。

只見密壓壓一大羣人，向江邊移來，來到近前，便可瞧出爲首一人身材短小，滿身華服，脚步異常矯健。

萬子良道：「此人便是『江上飛花』魚傳甲。」

金祖林皺眉道：「呂雲應約時只帶四個家丁，他却帶了如許多人來，是要向咱們示威？還是想以多爲勝？」

萬子良道：「此人雖然機智深沉，但倒非奸狡無恥之輩，跟着來的，只怕是聞訊趕來瞧熱鬧的。」

他果然不愧是江湖中之斲輪老手，猜的果然不錯，這一片人羣中除了有「雙魚鏢局」的兩位鏢頭和一個趟子手外，其餘的三十餘人，果然俱是附近城市中，連夜趕來，要瞧瞧這一劍擊敗「寶馬神槍」的少年英雄，武功究竟有何驚人之處，能不能再將這「一手三絕技」魚傳甲擊敗？

魚傳甲目光銳利，短小精悍，眉宇間微帶少年得意之人難受的傲氣，一身五光錦衣更是異常華麗惹眼。

朝陽將他緊身衣上的金花照得閃閃發光，他面上亦是容光煥發，自鏢伙手中接過刀拐，離羣大步而來。

方寶玉緩步而出，抱拳含笑道：「方寶玉候駕。」

魚傳甲年紀雖輕，但氣度沉凝，不輕動，不輕言，只是目光瞧着寶兒，也不禁露出讚賞之色。

仍是「雲夢大俠」萬子良作證，短短幾句話便作了交待，這時人羣中已傳出一陣陣竊竊私語。

「人的名，樹的影，萬大俠威鎮天下，果然是位英雄！却不知他和這位姓方的少年英雄是有何關係？」

「那邊就是近日方出山的七大弟子，良駟羣中，果無駑馬，但看模樣他們也與方少俠關係非淺。」

「喝！好一條大漢，他又是誰？」

直到此刻爲止，江湖中並無人知道寶玉與鐵娃的來歷，只知道他武功甚是驚人，自然不免紛紛猜測。

魚傳甲緩緩道：「接得呂雲兄飛柬傳書，說道方少俠武功已通神，武林得見新星，魚某實是不勝之喜。」

方寶玉道：「不敢。」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如雲告別了師傅秦狸和南水北星，大家都依依不捨，此刻白如雲始覺得自己以前的做法是錯的，他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看得太醜惡，但此後他會改變嗎？却是沒人知道……白如雲離開金山堡，由四川前往江西，路程遙遠，正好長江水路可通九江，白如雲就僱船而行，這日船正行駛間，突見江面所有船隻紛紛廻避，原來對面駛來一條船，是莫雨秋的，此人橫行霸道，船民都怕他，白如雲嫉惡如仇，有心教訓他，所以他的船並不廻避，莫雨秋氣勢洶洶的要和白如雲較技……

利劍懲奸惡　義理儆頑愚

莫雨秋想了想，道：「好吧！」

他這兩字一出，李八斗已然流下淚來，嗚咽着叫道：「東翁！少爺，這可不是玩的，這是寶貝呀！我的天！那有這麼比武的？」

白如雲及莫雨秋俱都毫不理會。

白如雲望了他一眼，問道：「你可準備好了？」

莫雨秋將身子走近船舷，挽起了袖子，說道：「好了！你丟吧。」

白如雲含笑把李八斗那塊翠塊，放在木板中央，輕輕的丢出了七八尺，「啪！」的一聲輕響，落在了水面上！

那翠牌平穩的落在木板上，立即向下游流去。

莫雨秋料不到白如雲會丢這麼遠，不禁大急，立時用足全力，劈空一掌，向那木板的旁邊打到。

他的掌力也頗驚人，只聽「轟！」的一聲大响，浪花將那塊翠牌，湧上了七八尺。

可是離船已有一丈，莫雨秋空自招手，却無可奈何，急得連連頓足。

等到浪花落下之後，水面上只剩下一塊木板，隨着流波，極快的向下游而去。

而莫雨秋兩手空空，一無所有。

這時大船上一陣亂，只聽衆人叫道：「少爺，李師爺昏過去了！」二人看時，李八斗癱在一個大漢懷中，翻着白眼，口角吐沫，已然失去了知覺。

莫雨秋呵牙道：「[illegible]」

接着轉頭對白如雲道：「該你！」

莫雨秋雖然失敗了，可是他却怎麼也不相信白如雲會成功，因爲這種功夫，根本是他平生沒見過的。

可是這種功夫對白如雲來說，可以說是雕蟲小技，易如反掌的了。

白如雲冷冷說道：「你注意啦。」

他說完此話，抖手之下，他那片木板，脫手飛出了一丈，落在水上。

衆人看得清清楚楚，板上那塊上好的翠牌，隨波而下，一直流出了一丈五六時，才聽到白如雲說道：「你看清楚！」

只見白如雲略微的抬了一下手，便見那木板之前，突然湧起一個小小的浪頭。

又聽得「波」的一聲輕響，那牌木板，好似受了一種奇怪的力量，被那浪頭彈了起來。

翠牌立時離板而起，揚上了數丈高，落下之時，恰好落在白如雲的掌心。

這一手奇技，立時使得衆人大爲驚奇，無不嘆爲觀止。

莫雨秋大驚之下，他一咬牙，雙掌一挫，便向白如雲撲了過來。

他口中怪叫道：「我倒要看看你是何鬼怪？」

白如雲一聲長笑，喝道：「你好大的胆。」

只見他長袖微揚，翻臂之下，莫雨秋已經「咯」的一聲摔在了船板上，昏迷不醒。

白如雲挾起了莫雨秋，點足之下，已然越到了大船之上。

船上的人又驚又怒，正要一哄而上，白如雲已厲聲喝道：「你們可是找死？」

他的聲音並不大，可是全船的人，却

沒有一個敢動了，甚至連對他看一眼都不敢。

白如雲冷笑連連，自語道：「這等功夫也敢為非作歹！……你們都在這兒等着，誰也不許逃，不然……」

白如雲說到這裏，右手二指向上微微一點，只聽得「格咯！」的一聲大響，那大船的桅桿，竟被他二指凌空點斷。

衆人都被吓得變了色，可是他們却無人敢動。

艙內立時大亂，但他們知道是怎麼回事，一個個不敢吭聲。

白如雲挾着莫雨秋進入艙內，只見佈置得頗為華貴，在一桌酒宴之前，正有兩個歌姬，縮在了一團。

那李八斗也醒了過來，正在不住的抖嗦。

白如雲坐下之後，一掌拍醒了莫雨秋，喝道：「在旁邊坐下！」

莫雨秋自知與白如雲功夫差太遠，只得應命而坐。

白如雲凌厲的目光，射在他的臉上，良久之後，發出了一陣極輕視的冷笑，說道：「你這等功夫，居然也能稱王，眞叫我想不通，難道長江一帶，就沒人能治你麼？說！」

白如雲的話像是律令一樣，莫雨秋不禁低下了頭，帶愧道：「我的功夫雖然不行，可是我有個親人，他可厲害得很！」

他說到這些，立時挺直了腰，好似有人與他撐腰似的。

白如雲問道：「啊？你有靠山，此人是誰？」

莫雨秋帶笑道：「你武功雖高，可是絕非他對手！」

白如雲大怒道：「他叫什麼？」

莫雨秋說道：「他是我表弟，雲南的龍勻甫！」

白如雲聞言不禁站了起來，變色道：「啊？——你是龍勻甫的表兄？」

莫雨秋見狀，只當白如雲駭怕了！當下得意的笑了笑道：「當然是的，這還假得了嗎？」

白如雲發出了一陣刺耳的笑聲，說道：「我有急事，本來不想過分罰你，以免躭誤我的時間！既然你抬出龍勻甫來吓我，那可顧不得，要好好治治你了！」

莫雨秋這才知道，說出了龍勻甫，不但不是福反而是禍。

他聽白如雲口氣不善，不禁駭怕道：「你……你要把我怎麼樣？」

白如雲不答，命人將蔡哲喚進艙中，詳細詢問莫雨秋在這一帶的所作所為。

原來莫雨秋也不是什麼大惡之人，只不過是仗勢欺人，搜括富戶的錢財等。

白如雲詳細問清之後，點了點頭，取過三張白紙，匆匆寫就。

莫雨秋簡直不知白如雲在弄些什麼，但又不敢問。

白如雲寫好之後，朗聲道：「莫雨秋，李八斗，你們過來！」

莫，李二人戰戰兢兢的走到白如雲身前。

白如雲望了他們一陣，突然笑了起來，他伸出兩隻手，分別拍着二人的肩膀道：「坐下！坐下！……」

二人只覺肩頭發麻，身不由已的坐了下來。

白如雲慢吞吞的遞過了一張紙條，給莫雨秋道：「你先看看，還有什麼意見沒有？」

莫雨秋莫名其妙的接了過來，過目之下，不禁吓得他渾身冷汗！

原來第一行寫着：「鐵旗俠白如雲判」七個大字。

莫雨秋不禁心驚肉跳，忖道：「完了！原來遇見了他！」

他强自鎭定，看了下去，只見上面寫道：

「莫雨秋，雲南省人，三十歲，性別男。

犯罪事實，仗勢欺人，魚肉鄉民。

判決：八年。」

莫雨秋驚出一身冷汗，問道：「這……這是什麼意思？」

白如雲冷冷道：「你先不用問，這上面寫的有什麼不對的麼？」

莫雨秋又低頭看了一眼，發出了淒慘的聲音道：「有……一點，我不是雲南人，是河南人！」

白如雲面上沒有一點表情，把白紙取過，改成了河南，然後問李八斗道：「你也是河南人吧？」

李八斗顫聲道：「是……河南！……洛陽！」

白如雲點點頭，說道：「倒是個好地方！……多大年紀？」

李八斗吓得混身發抖，說道：「我……五十二了！」

白如雲提筆匆匆寫就，遞給了他，說道：「你看看！」

李八斗雙手接了過來，上面寫道：

「李八斗，河南洛陽人，五十二歲，性別男。

犯罪事實：陰謀學人，助紂為虐。

判決：九年。」

李八斗看完早已老淚縱橫，哭道：「叔爺……我為啥還比他多一年？叔爺！」

白如雲聽他還叫自己叔爺，心道：「這人也簡直太胡塗了！」

白如雲由他手中取過那張白紙，然後將三張白紙摺好，套在了信封內。

白如雲封好之後，對二人道：「你們已被我點了『生門』大穴，半月之內，若不解開，便要慘死！」

二人聽到這裏，早已吓得面無人色，莫雨秋試一運氣，只覺得渾身痠麻，心知白如雲所言不假，不禁淚下如雨。

白如雲接道：「我已經給你們定了刑期，你們帶着書信，到巫山十二峯頂，高呼三聲老道，自有人來接引你們。我點之穴，天下只有老道一人能解，解過穴道之後，他自然會帶你們入牢。」

白如雲說到這裏，莫雨秋、李八斗二人都叫苦不迭。

白如雲又接着道：「你們回去之後，限三天時間，把全部家產散盡，救濟貧困之人。我這幾天就在附近，你們要再要花樣，那可是你們找死！」

莫雨秋深知白如雲的厲害，低頭道：「今天落在你手，但憑發落，可是日後你莫後悔，我的……」

他話未說完，白如雲一聲怒喝道：「住口！我沒叫你說話，不准開口！」

莫雨秋又氣又怕，渾身不禁顫抖了起來。

白如雲繼續道：「老道的脾氣很怪，你們可不能招惹他，不然是準死無疑！另外還有兩個小孩子，你們也不可招惹，否則苦頭是你們吃，可就與我無關了！」

白如雲說到這裏，站起了身子，把手上的書信交給了莫雨秋，說道：「我還有事，不能多躭誤，你回去把所有的人解散，各發些銀兩，自謀生活。我短期內不會回去，不過，你們刑期一滿，一定可以放你們出來！」

這時李八斗哭道：「叔爺！」

他才叫了一聲，莫雨秋已怒罵道：「娘的！你還以為他是我叔叔？」

李八斗這才改口道：「少爺！我沒啥錯，只是貪點銀子，出點主意，平常可連個蒼蠅也沒打死過，就是有罪，也判不了九年呀？為啥比他還多一年？

「我五十二了，九年下來六十一了，還能幹啥呀？」

他說着竟痛哭起來。

他的哭聲越來越大，白如雲雖然匆匆的判了他們的刑，可是他已由衆人口中，打聽得詳詳細細，知道莫雨秋為惡，大半是出於李八斗的獻計。

白如雲怒睜雙眼，沉聲喝道：「你再哭，再哭我還要多判你一年！」

吓得李八斗趕緊止住了哭聲，他雖然不哭，可是那張臉比哭還難看，如喪考妣似的，還在不住的抽搐着。

白如雲走到他面前，用着比冰還冷的聲音說道：「世界上只要有你們這兩種人湊合在一起，什麼壞事都作得出來！我尤其恨你這種奸壞的小人，判你九年，是一點也不寃枉的！」

白如雲說着，轉身對莫雨秋道：「你回去以後，把你們兩人的財產完全散盡，然後就可以出發了，若是躭誤得久了，可是你們自尋死路！」

白如雲說着出得艙來，脚點回到自己的小船上，回頭對大船上的人，厲聲說道：「今天便宜了你們這羣東西，以後我要是再聽到你們有半點為惡，便是你們喪命的時候了！」

船板上的人，在一聽到「鐵旗俠」三字時，早已都吓得連大氣都不敢出，這時個個連聲應諾着。

白如雲回頭對蔡哲道：「扯帆！我們該走了！」

蔡哲連聲答應着，這時莫雨秋及李八斗踉跟着跑出艙來，李八斗更是跪在船舷，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了起來，口中嚷道：「白少俠！我眞屈呀！」

莫雨秋知道除了服刑外，絕無其他方法，只得硬撐着，高聲問道：「白……少俠，半月之內……。」

白如雲知道他心意，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半月之內無害，過一天可就不可救，你們好好記住！」

這時小船已然扯滿了帆，緩緩的移動開去，李八斗急得抓住船舷，哭叫着道：「白少俠……你的判刑可有大赦沒有？」

這時白如雲的船，已然駛出了數丈，隱隱傳來他冷酷的聲音：「十年大赦一次，由今年算起！」

立時，江面上又傳出了李八斗痛哭的聲音。

白如雲懲治了這兩個惡人，心中很是高興，他仍然穩坐船頭，觀賞江景，對於剛才的事，好像根本就沒有發生一樣。

蔡哲對於白如雲既敬佩又駭怕，不時陪笑說上幾句話，可是白如雲只是應諾幾聲，連一句話也沒有說。

他心中却在想着自己的事，自從他隨秦狸學成了一身奇技之後，除了他師父外，他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夠勝過他。

可是，料不到連遇高手，龍勻甫的功夫，也不見得比他差，即使差也是極有限的。

星潭，更是超過他太多了，戲弄他的情形，正如同他以往戲弄那些江湖豪傑一樣。

他越想越難受，加之在感情上，又覺到莫大的打擊，更使他變得怪僻起來。

他望着層層的波濤，忖道：「我這一次到了廬山，一定弄苦你，十年，二十年，如果不成奇技，我就老死山中好了！」

「反正我是孤獨的，得不到任何人的愛，青萍……她也是不愛我的，我眞後悔把她擄進山去！」

他反覆的思索着，這些年來，他希望的，他要的，只要他去做，沒有不被他獲得！

他相信自己可以得到一切，可是這一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大堆的煩惱，和那只屬於他自己的，獨特的寂寞。

他又想到了他的身世，惡狠的繼父——那張殘酷的面孔，永遠在他的記憶裏，泯滅不掉，就是這一張醜惡的臉，使他憎惡世界上所有的人！

還有他的母親——那個可憐的女人，生活在恐懼悲哀之中，失去了白如雲之後，這些年來，她是如何的生活着？

這些問題，無一不使白如雲痛心疾首，傷心斷腸！

早在三年以前，他就派人去接他的母親，可是他們已經遷移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江風冷冷，陣陣吹向他的胴體，他却墜入了往事中，痲木得失去了知覺。

良久，良久，才聽得他低聲的自語道：「這些事都要我來作結束的！」

× × ×

初冬，漫天飛雪。

廬山被白雪點綴成銀色，聳立着，像是一個永遠不會屈服的英雄。

山麓下有着一排小小的酒店，坐滿了食客，他們有的是居家於此，有的是木材工人，但大多數是藥材商人，等候着雪小時便要入山。

這時，在大雪瀰漫中，遠遠的馳來一匹駿馬。

馬上坐着一個勁裝的青年，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密扣輕衣，頭上紮着一塊黑緞，身上披着一件灰貂細毛的斗蓬。

他目若寒星，腰身挺直的坐在馬背上，如此嚴寒的天氣，他却絲毫沒有冷怯的感覺。

他身上落滿了浮雪，可是他却不理會

，任它們溶化或結冰。

馬蹄踏進尺許的冰雪，霎那來到酒店之前。

馬上的青年猛然收韁，駿馬發出了一聲長嘶，人立而起，揚起了大片的雪塵。

馬上的人翻身落下，店內燈光照着他俊秀的面孔——他是白如雲！

長途的跋涉，反而使他更精神了！可是，當你仔細看時，他臉上除了原有的冷漠和嚴峻之外，又多了一層憂鬱之色。

他牽着馬，往店前移動了一些，沉聲道：「伙計！有餵馬的地方沒有？」

店內跑出個三十餘歲的漢子，頂着大斗笠，大聲叫道：「有！有！你快進來，馬交給我！」

白如雲把馬交給他，說道：「好好餵牠！」

說着他推門而入，全酒店的人，不禁一齊把目光投向這個奇怪的年青人。

白如雲對於他們視若無睹，他看了看自己身上，不禁吃了一驚，忖道：「啊！我身上都結了冰，我還不知道呢！」

他解下了斗蓬，抖去了身上的冰雪。

這時有個小伙計送上一大塊布巾，白如雲接過，匆匆把身上拭了一陣，尋了個靠窗口的座位坐好。

小伙計滿面含笑道：「少爺！你遠道來吧？這天可眞冷啊！」

白如雲點點頭，說道：「你先送壺酒來！」

小伙計答應而去，少時送來酒菜及一把熱手巾，白如雲把手擦拭一下，飲了一杯溫酒，腹內立時熱和起來。

一個孤獨的人，總會想到飲酒，在以往白如雲是很少飲酒的；可是在他隻身走江湖以來，他沒有一天不飲酒。

他一個人獨飲，眼睛也從不向四周的人望一下，好像根本就沒有感覺到他們的存在一樣。

這時小二送來了熱食，含笑道：「少爺！你是住店還是訪友？」

白如雲抬了一下眼睛，冷冷道：「我用完飯還要上山！」

小二似乎吃了一驚，忙道：「這麼大的雪，天色馬上要晚了，你還要上山？」

白如雲揮手道：「不用你管！」

小二皺了一下眉，又接口道：「少爺！就算你人受得了，恐怕馬也受不了！」

白如雲揚了一下眉毛道：「我的馬是千里良駒，你不要小看牠！」

小二連忙陪笑道：「不是的！馬的脚力雖好，可是冰雪遍地，恐怕傷了蹄子，這匹好馬就算完了！」

小二一句話提醒了白如雲，他「啊！」了一聲，說道：「你們剛才餵馬的時候，可曾看過牠的蹄子？」

小二彎腰道：「已經腫了！要是再跑，恐怕要破！」

白如雲不禁緊皺眉頭，說道：「啊——我倒沒有想到這點……看樣子今天要歇在這裏了！」

小二滿意的笑了笑，說道：「少爺，廬山就算我們的房間最乾淨，連馬房都可以住人，你今天休息一晚，明天早上再趕路好了！」

白如雲點點頭，問道：「明天早上，馬蹄可會好麼？」

小二笑道：「我已經用藥水洗過了，沒問題，明天一定消腫！」

白如雲含笑點頭，說道：「好了！少時你再領我回房吧！」

小二答應了一聲退下，白如雲持酒獨飲。

這一路雖是順江而下，可是，由於他中途管了幾件閒事，所以整整的走了一個月。

這一個月來，他的心始終還在巫山，他每天懷念他的師父，和他一手興建的那片山莊。

他也必然的想到了伍青萍，哈小敏，龍勻甫等，他時常自忖：「青萍現在不知到那裏去了？說不定她已經與龍勻甫成了婚？」

每當白如雲想到這裏時，便有一種莫大的痛苦，他實在想不透，伍青萍爲什麼不該屬於他？

這時，他似乎了解到，悲慘的人生，是由於愛的混亂而造成的。

深愛着你的，你不愛；你所深愛的，又不愛你……悲劇總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

這時他一杯在手，愁思深長，越發的排遣不去。

白如雲正在悵然深思之際，突覺一陣寒風拂體，有人推門而入。

白如雲舉目一看，心中不禁一動。

這進來的，是一個年約四旬的書生，生得眉清目秀，一臉的書卷氣。

他穿着一件黃葛布袍，頭上戴着一頂黃絨風帽，手拿一把油布傘，意態瀟洒，卓然不羣。

他進來之後，只見滿酒店的人，一齊都站了起來，含笑向他問好。

這秀才模樣的人，也含笑回了禮。

白如雲心中好不詫異，忖道：「這人到底是幹什麼的？怎麼衆人都對他這麼恭敬？」

白如雲正在思忖之時，已見店主含笑迎了過去，用一塊雪白的布巾，掃着他身上的落雪，笑着道：「裴先生，你這麼晚了，怎麼還下山？」

裴先生一面謙讓着，一面笑道：「胡家大嬸病沉了，我看完了病，躭誤一下，就回不去了！」

店主接着笑道：「有你的方子，再重的病也沒關係的！」

裴先生笑道：「她吃過藥以後，已經好多了！」

白如雲心中忖道：「原來他是一個名醫！」

這時酒店之內，已然坐滿了人，店主走到白如雲面前，含笑說道：「少爺！在你這兒搭個座怎麼樣？」

白如雲皺了一下眉頭，點了點頭。

裴先生向白如雲含笑點了點頭，道了一聲「打擾！」這才坐了下來。

白如雲也略微的點了點頭，忖道：「討厭！這人的禮眞多！」

裴先生坐下之後，對店主笑道：「我先喝點酒，今天在這過一夜，等明天再上山！」

店主笑道：「你的大駕最難留，這一次可是人不留，天留了！」

他說着含笑而去，這時隣桌的酒客，也紛紛的向裴先生寒暄問好，裴先生忙着應付。

白如雲雖然有些煩，可是心中亦頗奇怪，打量了他一眼，忖道：「看樣子他的人緣還不錯呢！」

白如雲突然又想到他住在山上，不禁又望了他一眼，忖道：「他分明毫無武功，怎麼也住在山上？莫非是隱士之流？」

白如雲想着，不禁又望了他一眼。

正好這時裴先生一雙含笑的眼睛，也向白如雲投來，當他接觸到白如雲那雙明亮的眼睛時，似乎吃了一驚。

他對白如雲笑了一下，說道：「小哥！可是路過這裏？」

白如雲用手向上指了一下，搖了搖頭道：「上山！」

那裴先生似乎對白如雲的冷漠感到驚奇，怔了一下，說道：「這兩天大雪，山上的路可不好走！」

白如雲這時酒飯已然用畢，推桌而起，說道：「我知道！」

他說完之後，立時轉身喚小二道：「伙計！帶我回房！」

白如雲無禮的動作，立時引起了衆人的不滿，紛紛議論着。

可是那裴先生，仍然含笑自如，慢慢的飲着酒，毫不介意。

白如雲在小二的引導下，進入了一間頗爲簡陋的房間。

連日的奔波，這時感到疲憊異常，他匆匆的脫去了衣服，躺在牀板上，思索着入山之事。

窗外急風驚雷，凄凄冷冷，白如雲心亂如麻，他不停的想道：「我到了山上以後，決心要把『兩相神功』練成，否則我就不下山了！」

這個怪僻的年青人，由於童年時所受的欺凌和打擊，養成他「一切超人」的天性。

× × ×

昨夜他幾乎失眠，一直到四更左右，他才昏昏睡去。

所以當他醒來的時候，已經接近中午了。

滿天的飛雪已停，風也減小，可是寒冷依然，但總是一個上山的好天氣。

白如雲匆匆洗漱已畢，購買了十日的乾糧，備馬離了酒店。

他的生性實在太不合羣，他甚至連問路都不肯，只是漫無目的上山而去。

地上的浮雪，都被凍成了一塊塊的堅冰，馬蹄踏在上面，發出了「得！得！」的輕脆聲響，傳得很遠。

由於附近打獵採藥之人頗多，所以開了一條山徑，直往山上通去。

白如雲策馬快奔，沿途有不少的人，大半是趁着雪停下來採藥的。

白如雲順着這條兩尺左右的雪徑，飛快的向上奔去，他心中想道：「幸虧昨夜雪停了，這些浮雪都結成了冰，不然馬蹄又要受傷！」

馬行得很速，越上越高，沿途已無人跡。

白如雲打量四下，只見千樹披雪，萬物皆白，冰石霜林，一片瓊瑤。

當此美景，白如雲不禁心曠神怡，胸襟大開。

他立時把馬的速度放慢，這裏已無開好的路，可見再往上就無人走了。

白如雲策馬在亂石叢樹之間，尋路而上。

他仰頭望了望，頂頭一片灰白，山頂在何處，不可得見，一層層的冷氣冰屑，隨風移動。

白如雲心中忖道：「料不到廬山居然也有此氣派，難怪要聞名天下了！」

白如雲正在欣賞山間冬景之際，突聽不遠處有人喘息之聲，不禁吃了一驚，忖道：「這裏已是山高萬丈，怎麼還會有人呢？」

他想着立時帶馬而過，越過了一排冰石，只見十餘丈外，有一個黃衣人，手中拿着一枝竹節，正在慢吞吞的向上攀爬。

那人正是白如雲昨夜在酒店內所遇的裴先生。

白如雲不禁心中一動，忖道：「莫非我看走了眼？他是一個身負奇技的人！」

那裴先生步履艱難的爬了一陣，坐在了一塊大石上休息着。

這時白如雲的馬，已然走到近前。

裴先生抬起了頭，望了白如雲一眼，笑道：「啊！你已經趕到這了？還是你們年青人快！」

白如雲點點頭，問道：「你也住在山上？」

裴先生含笑點頭，用手指着遠方，說道：「還遠得很呢！」

白如雲見他雙頰涔汗，喘息不已，斷定他是不會武功之人，心中雖然奇怪，但他却不發問。

裴先生又抬頭問道：「小兄弟！你上山來則甚？」

白如雲略一沉吟，說道：「我來找藥，不久就走！」

裴先生點了點頭，啊了一聲道：「啊！原來這樣！」

白如雲這時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彷彿覺得，這個唸書人的風度，談吐，都有一股莫大的吸引力，使人樂於去接近他。

在以往，白如雲所接觸到的，除了秦狸一類的怪人外，其他的人，在他面前都是戰戰兢兢。

他從沒有感覺過這麼親切和自然的談吐，以及那和善平靜的笑容。

白如雲思索了一下，突然說道：「我看你行走不便，我帶你一程如何？」

裴先生似乎有些意外，他望白如雲幾眼，含笑說道：「這麼說我便打擾了！」

白如雲由馬上翻下，扶着裴先生上了馬，然後自己也躍了上去。

裴先生用手指着左方說道：「由左邊走！」

白如雲立時帶轉馬頭，疾馳而去。

那文士似乎很少騎馬，雙手緊緊的扶着鞍橋，身子尚且不住的搖幌。

他半側了頭，問道：「小哥！你叫什

麼名字呀？」

白如雲沉吟了一下道：「我姓白！」

裴先生點點頭，不再說話，白如雲反問道：「你呢？」

裴先生一笑，說道：「我姓裴，叫大希！」

白如雲點點頭，又問道：「裴先生在山上住了多久了？」

裴大希感觸頗多的點着頭，說道：「二十年了！」

白如雲不禁一驚，說道：「啊！二十年……你住在山上二十年作甚？」

裴大希含笑道：「不爲什麼，我只是念書！」

白如雲聽了越發奇怪，忖道：「他念書爲何住在高山頂上？爲什麼不去求取功名呢？」

白如雲雖然詫異，但這些話也不好問出。

二人沉默下來，裴大希不時的指點路徑，於是馬兒忽東忽西，越上越高了。

白如雲問道：「快到了吧？」

裴大希笑道：「還早呢！現在還不到一半！」

白如雲驚異不已，問道：「你住這麼高，上下不是太不方便了麼？」

裴大希一笑道：「我難得下山，每三個月方下山一次！」

白如雲啊了一聲，又問道：「這山上還有別人住沒有？」

裴大希搖頭道：「有沒有，我不知道，不過二十年來，我從未遇過其他人！」

白如雲暗暗點頭，忖道：「他一定遭了很大的變故，灰心之下才住在這裏，就像我住在巫山一樣。」

白如雲想到這裏，不禁對他有一種莫名的同情。

他正在遐思之際，突聽裴大希道：「啊！大雪要來了，我們快找個避雪的地方吧！」

白如雲說道：「沒關係！我們冒雪而行。」

裴大希笑道：「老弟！山頂可不比平地，非避不可。」

白如雲聞言忖道：「對了，他是個不會武功的人，怎麼能比我？還是避一下好了。」

白如雲想着問道：「這附近有什麼地方可以避雪？」

裴大希略爲打量了一下地勢，說道：「左邊三十幾丈，大概有個石洞！」

白如雲聞言，立時帶馬而過。

這時天上已然飄下了飛雪，絮絮繁星，滿空飛舞，甚是凌厲。

二人都感到口鼻難開。轉過馬頭之後，白如雲一眼望見，果然有一座山洞，甚是寬大，當下連忙策馬入內。

裴大希在白如雲扶持下，下了馬，笑道：「幸虧遇見了你，不然我受的罪可就大了！」

他說着不停的搓着雙手，坐在了一塊石頭上。

白如雲由革囊中取出一塊乾布，拭着馬身，回頭問道：「這場雪要下多久？」

裴大希搖着頭道：「那可說不定，最少是一天，明天早上可能會停一會，不過也不敢確定！」

白如雲皺眉道：「那我們要在這過夜了！」

裴大希點頭道：「那可不是！……我帶得有乾糧！」

白如雲接道：「我也有！」

洞外一陣急風，吹進了不少雪花，二人連忙向內移去。

裴大希長噓了一口氣道：「唔——好冷呀！」

白如雲望了他一眼，說道：「你只穿這點衣裳，當然要冷！……我的斗蓬借給你好了！」

裴大希感激的望了他一眼，問道：「那麼你呢？」

白如雲解下了斗蓬，遞了過去，說道：「沒關係！我年紀青。」

裴大希含笑接了過來，披在身上，笑道：「你這個孩子倒是不錯。」

他話未講完，白如雲雙目如炬，凌厲的注視着他，冷冷道：「你不要說這些話，我不愛聽！」

自從白如雲離家之後，他對這一類的話憎惡透了！

以往，當他在繼父膝前寄生之時，他用盡各種的方法，去企求他繼父的歡心，希望能換得一兩句親切的話。

可是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連串的：「滾開！小畜生！」

「小雜種！拖油瓶！滾你媽的！」

這一類殘酷刻毒的話，他不知聽了多少，使他純白幼小的心靈，染上了一塊塊永遠無法褪去的侮辱。

所以每當他聽到這一類誇獎他的話時，便使他痛苦莫名！

白如雲狠毒的態度，使得裴大希一怔，他覺得這個年青人太不友善了，可是，他却有着一種浩然的正氣，和一顆善良的心。

白如雲說過這句話之後，他把身子坐得遠遠的，痴望着滿天的飛雪，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

裴大希望着他的側影，心頭突然湧起一個念頭，他忖道：「看他樣子，分明是一代奇俠，怎生成這種孤僻的個性，我如果能夠把他感化過來……。」

裴大希想到這裏，他微微含笑，把白如雲的斗蓬丟在一旁，獨坐不語。

他的舉動果然使白如雲感到奇怪，他回過了身，冷冷的問道：「你爲什麼不披了？」

裴大希雙手抱着膝，悠然說道：「讀書人氣節最高，我不吃嗟來之食，你拿回去吧！」

他說着把斗蓬丟了過去，然後轉過了臉，一眼也不看白如雲。

白如雲把斗蓬接在手中，心中暗暗好笑，上下望了裴大希幾眼，忖道：「想不到這窮儒，居然有這副硬骨頭，讀書人氣節最高……」

白如雲想到這裏，心中突然一凜，「讀書人」這三個字，像是一陣急風，吹入了他心中。

他記起了下山的前夕，秦狸在酒宴之前，所說的話：「……人不讀書不能明理，我最慚愧的是，我學問太差，所以你也頗得這麼怪，以後有機會，你還是要多讀書……」

秦狸的聲音猶在耳側，白如雲已然遇見一個出奇的讀書人了。

白如雲回過了頭，緩緩問道：「讀書人氣節最高，難道你是讀書人？」

裴大希慢吞吞的轉過了頭，說道：「我自幼讀書，數十年不綴，比起你練武的年頭，可多了好幾倍！」

白如雲不禁增加了興趣，他雖然武功出奇，可是一向對於讀書極有興趣。

在他所居的「碧月樓」中，他也曾讀書習字，可是理論深奧的各種典籍，却不是他所能了解的。

白如雲望了裴大希一陣，心中不禁想道：「你既是讀書人，我何不問他幾個問題？」

白如雲想着便開口問道：「你既是讀書人，我要問你一問，讀書到底有什麼好處？」

裴大希微微一笑，用手摸了摸唇上的短鬚，又抖了一下袖子，向他拱了一下手，那姿態顯得無比的優美和悅人。

白如雲被他的風采所吸引，那是一種獨特的氣質，不同於昂然的英雄氣概，而是一種柔和的，眞情的表露。

他慢吞吞的咳嗽一聲，說道：「讀書的好處無窮，第一個長處，就是使人能明理！」

白如雲聽到這裏，心中不禁一動，忖道：「他怎麼和師父說的一樣？」

裴大希又接着說道：「天地之明，萬物皆有理在；人不明理，就不能處世，不能爲人，而鑄成大錯！」

白如雲有些不懂，問道：「我雖沒讀書，可是不見得不明理，我們學武之人，是鋤強扶弱，扶持天地間的正義！」

裴大希連連的點着頭，說道：「一個人不明理，所作的事情便不合理；但作事合理的人，却不見得明理。

「我現在請問你，你所除下的惡人，難道都是些罪有應得？沒有一個是寃枉的麼？」

白如雲思索了一下，說道：「沒有！我都審查得詳詳細細！」

裴大希點頭道：「好！你可曾去研究：他們爲什麼會作下惡事？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裴大希這一句話，使得白如雲爲之語塞，沉吟不語。

裴大希一笑，接着道：「如果你去研究他們爲惡的原因，這裏面就大有道理了，他們有的是環境所迫，有的是性情不好，有的是陷於困境，身不由己，有的是一時胡塗……等等。

「所以他們都有可原諒之處，如果要我相信天下有眞正不可赦的惡人，那是辦不到的！」

裴大希的話，引起了白如雲莫大的興趣，他從來沒有研究過這些問題，當那些「惡人」犯到了他的手中，他只是由他們表面所犯的罪，去審判他們，却從沒有去研究過他們的內心，和犯罪時的情況。

裴大希見到白如雲漸漸發生了興趣，知道時機已到，他又乾咳了兩聲，停了下來。

白如雲等了一陣，見他沒接下去，不禁有些焦急，問道：「你怎麼不說了？」

裴大希笑笑，接道：「我要說……有些人，生性非常正直；可是過於偏激，他們本身或許有過很悲慘的遭遇，或許受過很大的打擊，於是他們的感情就起了很大的變化了！

「他們恨所有的人，永遠孤獨的活下去！」

這幾句話，猶如當頭棒喝，這個身負奇技，自認百事百對的年青俠士，在這一霎那，竟然產生了一種莫大的恐懼。

他如同一個懷有極大秘密的人，一旦被人揭開，驚恐的程度可以想知。

裴大希一直留心的觀察着白如雲的神色，他嘴角帶來一絲微笑，準備以他一顆虔誠的善心，把這個少年奇俠感化過來。

白如雲內心經過一陣短暫的掙扎之後，說道：「那又有什麼錯？天下的人，有什麼值得可愛的地方？」

裴大希好似驚奇的拍了一下手，說道：「啊！所以說你就該讀書，我還記得『墨辯』『小取』中有一段話，你可以多想想！

「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也，非殺人！

「這是墨家最有名『殺盜非殺人』論，你把這種思想推廣，理論貫通一下，必然可得不少啓示！」

白如雲靜靜的聽着，仔細的思索，總是不能把這理論澈底了解，覺得似是而非，難以參悟。

裴大希含笑把這一段理論，詳細的，解釋給白如雲聽。

白如雲全神貫注，聽得津津有味，彷彿比他往日學武還有興趣。

洞外狂風大雪，整個的天，是一片可悸的灰色，恐怖已極。

洞內一片平靜，裴大希溫和自然的語調，充塞着整個的空間。

他的語氣、神態、理論，都有着一股極大的魔力，把白如雲深深的吸引着。

直到近午時分，裴大希才停了下來，他們居然談了一個上午。

白如雲心中很高興，他萬料不到，會在這種絕無人跡之處，遇見這神奇的隱士，與他談論天地間的道理。

每一個人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慾，何況白如雲這樣要强好勝的人？

裴大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笑道：「只顧得說話，把吃飯的時間都忘了！」

白如雲由革囊內取出了乾糧，說道：「我們邊吃邊談吧！」

裴大希深知「欲速不達」之理，含笑道：「我這麼些年，都沒談過這麼多話，太累了！吃完飯我要休息！」

但說到這裏，向外邊望了一眼，驚道：「啊！雪堆這麼高了！要是把洞封上，那可不是玩的！」

白如雲聞言向後望了一眼，只見洞口的浮雪，已積了兩尺多深。

白如雲倒不把這個放在心上，微笑道：「不要緊，我有辦法！」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相率王翔、王當、桃花童子離開五毒門，取道返回辰州，沿途小心戒備，以防五毒門人暗中施毒。途中遇着五個全身帶毒的毒人攔住去路，王當自告奮勇，獨往與五毒人一拚，手持捲雲刀，豪氣萬丈，大有口吞五毒人之概，而五毒人亦蓄勢以待。桃花童子正趨前欲助王當一臂，但五毒人已爲王當的氣勢所懾，竟不戰而逃。於是四人回到辰州客棧取回行李、馬匹，即又離開辰州他往，桃花童子向俞秀凡表示，不願再追隨冒險……

璇璣宮探秘　勇闖五關卡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小桃童，你看我是那樣的人麼？」

桃花童子道：「公子不是。事情只怕有成見，萬一公子對小的有了誤會，實在叫人百口莫辯。」

王當道：「小桃童，咱們聯手涉險，生死同命，公子仁厚，怎會對你有成見？」

桃花童子淡淡一笑，道：「王兄，那是因爲小弟我太能幹了。」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小桃童，我相信，很多事情變化，都有脈絡可尋。在下麼，還不致無的放矢，這一點，希望你小桃童可以放心。」

桃花童子道：「論江湖經驗，察言觀色之能，我也覺得比諸位稍高明些。但我決不是江湖上第一等才智人物，也不是第一等豪勇的英雄。」

笑一笑，俞秀凡接道：「你就是差這一點氣勢，否則——」

否則怎麼樣沒有再接下去，却突然改變了話題道：「小桃童，聽你說話的口氣，似乎是江湖之上，還有一些好去處，只是你不願再帶我們去了。」

桃花童子道：「不是不願，而是不敢。我怕惹火上身，悔之不及。」

俞秀凡道：「只要你，不逾越，恪守分寸，不論你心裏想的什麼，咱們都是好朋友。」

話說的很明白，但却聽的桃花童子心裏直嘀咕，暗道：他好像已經知道了我很多事。

但他人小膽大，立刻神色自若的笑一笑，道：「不論遇上了什麼事，我都會盡力，但公子也要明察，需知你出劍太快，一劍奪命。事後，你縱然有些悔恨懊惱，只怕也難使死人復生。」

俞秀凡道：「我明白，你是要我什麼事，都能事先說清楚。」

桃花童子道：「不錯。還有一點，是咱們相處，要以憑證爲主，不能以心中忖度，自作決定，以免成見誤人。」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小桃童，什麼事都要退一步想，嚴於責人，寬於責己，不是做人的道理。」

桃花童子道：「所以，我要憑據。」放低聲音，接道：「如是你們眞的找到了我小桃童有什麼不利諸位的證據，在下是死而無憾。」

俞秀凡心中暗道：他已明知我們已對他有

了懷疑，不知爲什麼還要跟我們走在一處。心中念轉，口裏却淡淡一笑，道：「小桃童，你是不是有很多隱密？」

桃花童子道：「我如是不承認心有隱密，只怕你也不肯相信。」語聲微微一頓，又接道：「不過，我不想說出來，但不知公子能否鑒諒。」

俞秀凡道：「自然可以。你既然不願說，我們也不便多問了。」

桃花童子仰望天際，自言自語的說道：「也許有一天，我會把心中的隱密，奉告你們，不過，那不是現在。」

俞秀凡道：「不要緊，你什麼時候想說，再告訴我們不遲。至少，我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

桃花童子臉上的愁苦之容，一掃而光，歡愉的說道：「好！公子能答應在下的請求，咱們還可以相處一些時日。」

俞秀凡道：「那是說，如若我不答應你的條件，你就準備離去了。」

桃花童子道：「是的。如是公子不能答允，我小桃童實在不願死於你的快劍之下，尤其是死的糊糊塗塗，那只好告別了。」

俞秀凡道：「小桃童，人不虧心，夜不怕鬼，只要心胸坦蕩，怎會有此一慮。」

桃花童子淡淡一笑，道：「久年坐船反畏水，看過了你的快劍，那就越想越怕。」

王當哈哈一笑，道：「小桃童，看來你很怕死。」

桃花童子道：「九死一生，那還望有一分生機，全無生機的冒險，難道你王當不怕。」

王當道：「也許我也害怕，不過，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

桃花童子道：「王兄，你應該多想想的，須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天在一塊兒，誰能保證不起誤會。」

王當道：「小桃童你擔心咱們大哥的快劍，不知道是否也怕我的快刀？」

桃花童子道：「捲雲十八刀，是天下至猛的刀法，不過，它有缺點。」

王當怔一怔，接道：「什麼缺點？」

桃花童子正容道：「猛則猛矣！但它還不够快。」

王當淡淡一笑，道：「小桃童，你是說，我的捲雲刀法傷不了你？」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王兄，我一直不擔心你能殺我，自然是不太怕它了。」

王當抓抓頭皮，道：「你知道我不會，是麼？」

桃花童子搖搖頭，道：「不是。主要的是它不能殺我。」

王當道：「唉！小桃童，我很想試試，但這是玩命的事，我怕收刀不及，傷了你。」

桃花童子道：「假如你不試試，只怕是心有不甘，是麼？」

王當道：「別逼我，小桃童。」

桃花童子忽然一躍下馬，笑道：「公子請作個證明人，我試試王兄的刀法。」

王當搖搖頭，道：「算你行，小桃童，咱們不用試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王當，捲雲十八刀也許是天下最好的刀法，但它未必能傷得小桃童。」

王當呆了一呆，道：「公子，你也有這樣的看法？」

俞秀凡道：「小桃童是一個很謹愼的人，如是他沒有幾分把握，決不會以身試你的快刀的。」

王當道：「我不——」

俞秀凡接道：「你不相信？」

王當道：「是的，大哥，我覺着捲雲刀法，是天下最完美的刀法。」

俞秀凡突然間神情變的很嚴肅，緩緩說道：「那你試試看，我想，這對你有些益處。」

王當躍下馬背，緩緩抽出了長刀，目注桃花童子，道：「小桃童，你眞的要試試？」

桃花童子輕鬆的笑道：「你儘管出手，我相信捲雲刀法殺不了我，如是眞的能殺了我，那也是我看法錯誤，死而無憾。」

王當緩緩舉起了長刀，道：「小桃童，捲雲刀法共有十八招，你要小心了！」

桃花童子道：「我知道，請儘管出手。」

王當回顧了俞秀凡一眼，只見俞秀凡微微頷首。

桃花童子輕輕咳了一聲，道：「王兄，不用顧慮，我接你三刀。」

王當刀已出鞘，算被逼着騎上虎背，再想還刀入鞘，已無轉圜之地，只好高聲喝道：「你小心了。」

呼的一聲劈了過來。刀勢如排空巨浪，帶着一片强大的刀氣。

但見桃花童子身子一轉，竟然從閃起的刀光中滑了出去。

王當自學會捲雲刀法之後，這是第一次出刀落空。

桃花童子人已閃到左面一丈開外，淡淡一笑，道：「王兄，請再攻兩刀試試。」

王當點點頭，又一刀迎面劈出。

這一次，他用九成功力，刀如閃電，劃起了一陣呼嘯刀風。

但見桃花童子身子一閃，疾快的穿過了淩厲的刀光，流星般閃出去一丈多遠。

搖搖手，桃花童子叫道：「王兄，够了，再打下去非要傷在你的刀下不可了。」

王當還刀入鞘，道：「小桃童，你是眞人不露相啊！」

桃花童子正容說道：「王兄，捲雲十八刀，比我想的還要高明一些，而且，王兄已得捲雲刀法的神髓。」

王當微微一笑，道：「小桃童，你不用給我面子。我心中明白，就算我再攻三刀，一樣傷不了你。」

俞秀凡道：「王當的刀法，確具有很大的威勢，但小桃童身法的快速，也是武林中極少見的，刀出如風雷迸發，人動如電閃流星，兩位各有所能，事情已過，不用再提了。」

目光轉到桃花童子的身上，道：「小桃童，江湖上還有什麼神秘的去處？」

桃花童子道：「公子對機關消息之學，是否有興趣？」

俞秀凡道：「昔年諸葛武侯製造木牛流馬，供應大軍粮草，每念至此，神馳古人，難道當今之世，也有這樣的才人麼？」

桃花童子道：「九華山中有一座旋璣宮，方圓五百里內列爲禁地，擅入者必死於他佈置的機關之下。三十年來江湖上的紛爭，武林中八大門派，都難免捲入漩渦之中，但璇璣宮却變成了一片世外桃源，一直都沒有捲入紛爭之中。」

俞秀凡道：「璇璣宮主，遺世獨居，他雖然不能挺身爲武林正義効力，但他也沒有爲害武林，他既不願和人來往，咱們倒也不便去打擾他。」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那璇璣宮主所建的機關消息，比起諸葛武侯的木牛流馬，那又不知高明多少倍了。」

俞秀凡道：「小桃童，璇璣宮主，不許人侵犯禁地，但咱們如若光明正大的投柬求見，是否可以見到他呢？」

桃花童子道：「這要碰運氣了。不過，就

小的所知，十人求見，九人被拒，就是答應了，也要遵守他們嚴厲的規戒。」

俞秀凡道：「什麼規戒？」

桃花童子道：「聽說是不准携帶寸鐵入宮，而且，還得被點了雙臂穴道。」

俞秀凡接道：「果然是很嚴厲的規戒。」

桃花童子道：「聽說璇璣宮有一處專門接見客人的地方，客人雖然身受重重限制，但仍然不能隨便在宮中走動。」

俞秀凡心中一動，暗道：「三十年未牽入武林的紛爭是非，對江湖上的人事論評，那該是最公正了。應該去聽聽璇璣宮主對武林中的看法、評論。」

心念一轉，微微一笑，說道：「既是如此，咱們應該去瞧瞧了。」

桃花童子沉吟一陣，道：「公子，也許會受到璇璣宮主破格優待。」

俞秀凡奇道：「為什麼？」

桃花童子答道：「因為公子出道江湖不久，尚未涉及江湖恩怨，這是他們比較歡迎的客人。」

俞秀凡道：「好！咱們就到璇璣宮去碰碰運氣吧！」

桃花童子道：「如是咱們的運氣不好，被拒於宮外，公子準備如何呢？」

俞秀凡道：「到時間再說吧。」

× × ×

四人四騎，直奔九華山。

沿途之上，俞秀凡一直暗中留心着小桃童的舉動，但一路行去，桃花童子一直很守份，俞秀凡未再發現有什麼可疑之處。

這一來，俞秀凡更有了很深的戒心，只覺他小小年紀，城府深沉的可怕，在已露馬脚，明知自己已然動疑，竟仍然能控制自如。

這日進了九華山。

桃花童子不但能處置事情，而且，對地理也似是極為熟悉，進入了九華山後，很快找到了璇璣宮。

那是淺山環繞的一片小盆地，環繞在四週的淺山，就像是一座天然城牆一般。

望着那一片蒼翠覆蓋的盆地，桃花童子道：「那一片山谷，就是璇璣宮的地盤了。」

俞秀凡凝目望去，只見那片盆地中，花樹交錯，青翠籠罩，樹梢花叢中，升起了縷縷炊烟，點點頭，道：「好一片世外桃源，似是住有不少人。」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公子，璇璣宮轄區豈容外人染指，住的都是宮中的弟子家屬。」

俞秀凡望望天色，大約是正午時分，低聲道：「咱們如何才能和璇璣宮中的人見面？」

桃花童子道：「下了這座淺山，就是璇璣宮的禁區，到處有提示的警牌，到了他們規定的地區時，自然會有人出面和咱們洽談。」

俞秀凡道：「規定之區？」

桃花童子道：「是的，璇璣宮禁區四週，都設有消息機關。」

俞秀凡接道：「那些機關，是不是都有人控制？」

桃花童子道：「是不是有人控制，小的不知，不過，那機關埋伏很惡毒，擅闖入禁區的人，還未聽到過有人生還。」

俞秀凡道：「不教而殺為之虐。」

桃花童子道：「那禁區四週，都有着很多的告示，說的十分明白，擅入者死，倒也不能算不教而殺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未再多言，舉步向下行去。

果然，下得淺山，立時看到豎立的石碑，上面寫着：「擅入者死」。另外一面石碑上，註明了行入宮門的路徑。

沿着一條小徑，四人行到入宮的大門口處。那是一座紅磚、綠瓦的大門樓，門樓下，有兩間瓦舍。

一個穿着青綢子長衫的中年人，緩步迎了上來，道：「四位是——。」

俞秀凡抱拳，接道：「在下俞秀凡，久聞璇璣宮的大名，千里趕來，希望能得見宮主一面。」

青衫人道：「閣下有什麼事情？」

俞秀凡道：「事情倒是沒有什麼。」

青衫人道：「本宮主已經數年不見外客了，閣下如無什麼要事，只怕要失望了。」

王當冷哼一聲，道：「咱們如是能輕易回去，又何苦千里跑來！」

青衫人道：「這就很難了。」

王當道：「有什麼為難之處？」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數十年來，本宮一直未和江湖中人來往。」

俞秀凡道：「那是說數十年來，一直沒有人到過貴宮？」

青衫人道：「那倒不是。凡是到本宮之人，首先須得本宮同意，才可入內。」

笑一笑，俞秀凡抱拳說道：「希望你朋友能同意咱們造訪貴宮。」

青衫人搖頭說道：「這個，我作不了主，而且，諸位也來的不巧得很。」

俞秀凡道：「可是貴宮有事？」

青衫人道：「不錯。敝宮有點小事，不便接迎貴客，四位明年再來吧！」

俞秀凡歎一口氣，道：「咱們不遠千里而來，如是不能進入貴宮，那眞是一樁很大的憾事。」

青衫人道：「看來，也只有使諸位抱憾了，在下是愛莫能助。」

王當心頭火起，冷冷說道：「如是咱們非去不可，那又如何？」

青衫人道：「璇璣宮沒有高牆深壘，也沒有森嚴的守衛，但數十年來，從沒有一個人能在未得本宮允准下進入過禁地。」

王當道：「數十年都過去了，不能說永遠沒有人能夠進去。」

青衫人道：「這位朋友的火氣很大，如是你能進去，那就不妨試試，諸位請便吧，在下失陪了。」

俞秀凡道：「慢着，在下還有一件事情請教。」

青衫人頗有不耐之情，冷冷說道：「快些請說吧！」

俞秀凡道：「你閣下既然作不了主，為何不替我們通報一聲？」

青衫人道：「因為從我這裏開始，我就不同意入宮，怎能替你們通報？」

俞秀凡心中暗道：看來，善言難以入宮了，但既然趕了來，怎能就此折回。心中念轉，口氣一變，道：「你朋友既不能通報，看來，咱們也只好換個人了。」

青衫人一時間未會過意，奇道：「換什麼人？」

俞秀凡道：「換了閣下，找一個代我通報的人。」

青衫人大怒，斥道：「小小年紀，很大的口氣。」

俞秀凡道：「沒有法子，咱們對貴宮嚮往已久，非得去瞧瞧不可！」

青衫人道：「你朋友準備硬闖？」

俞秀凡道：「咱們把你朋友留下，帶點米粮，守在貴宮外面，咱們不能進去，貴宮中人總可以出來吧？出來一個人，咱們捉一個。」

青衫人哈哈一笑，道：「你不怕山風閃了

舌頭麼？」

俞秀凡道：「你小心，我要捉你了。」右手一伸，抓了過去。

動作快如閃電，勢道奇幻莫測，青衫人明明看到五指抓來，就是讓避不開，右腕一麻，被人扣住脈穴。

俞秀凡放開手，接道：「你沒有準備麼，咱們再來一次。」

青衫人怔了一怔，道：「你——」

青衫人冷哼一聲，右手一揮，劈了過來。

俞秀凡右手疾出，迎着對方的掌勢抓去。手法太快，青衫人掌勢距離俞秀凡還有半尺，腕脈又被俞秀凡五指扣住。內勁一收，青衫人立時感覺到半身麻木，勁道全失。

俞秀凡隨手一指，點了青衫人兩處穴道，笑道：「朋友，信不信我說的話？」

青衫人歎口氣道：「璇璣宮和江湖素無恩怨，你這做法用心何在？」

俞秀凡道：「咱們只是想進去瞧瞧，並無別意。但你執意不予通報，在下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青衫人道：「你認為很得計麼，我不過是璇璣宮中一個守門人，武功算不得什麼，但你將和璇璣宮結下仇恨。」

桃花童子突然接口說道：「據我所聞，守護貴宮大門的人，都是宮中武功高强之士，咱們瞧到了閣下的出掌手法，不是庸俗身手。」

青衫人心中大大的震動，暗道：「這四個人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見多識廣，一似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物，但璇璣宮中的英雄榜，却不見這四個人物。」

其實，俞秀凡對桃花童子的博聞廣見，也有着很大的懷疑。以桃花童子這點年齡，竟有一身精博奇幻的武功，練武功應該化去他很多的時間，就算他在風塵混，廣聽博聞，也不能對武林事物知道的如此衆多。這件事一直困擾着俞秀凡，橫想豎想就是想不明白原因何在。

但他滿腹學問，洞澈事物，雖然想不出原因，但却明白定有原因，桃花童子這個人，也不能與生俱來就瞭解天下的事物，只是自己還未找出那原因何在罷了。所以，他一直在小心的觀察。

其實，打從桃花童子跟着俞秀凡等那一天起，兩人都在不停的鬥智。

只聽那青衫人冷冷說道：「你們可以殺了我，但如想進入璇璣宮，只怕不大可能。」

俞秀凡笑一笑，道：「如是你的身份重要，我相信他們會有人找上來和我們談判。」

青衫人道：「只怕幾位會失望。」

桃花童子一皺眉頭，道：「為什麼？」

青衫人道：「因為，我們璇璣宮有一種特殊的暗記，我如不通知他們，他們決不會出來查問。」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朋友，別太倔强。如是大家鬧僵了，吃虧的還是你朋友。」

青衫人冷笑道：「三十年來，不知有多少武林高人，希望進入璇璣宮，但他們不是中伏被擒，就是受傷而逃，沒有一個人深入璇璣宮的禁區三十丈，四位如是不信，那就不妨試一試。」

桃花童子接道：「用不着試。咱們知道你老兄說的是百分之百的眞實，不過，咱們不會自投羅網，文章只好作在你身上了。」

青衫人道：「在下的題材太差，作不出什麼好文章，大不了一條命，殺剮任憑處置，想叫我合作麼？你們是白日做夢。」

桃花童子道：「你朋友很有骨氣。不過，咱們不會殺你，我們公子很仁慈，一向就不願殘害人命。不過，為了想進入貴宮開開眼界，咱們也只好用一點特殊手段了。」

俞秀凡未再接口，一直冷眼旁觀着兩人口上鬥智，他要看桃花童子如何恫嚇使這人屈服在威迫之下。

青衫人道：「千古艱難唯一死，我既然連死都不怕，我不相信你們還有什麼能力逼我就範？」

桃花童子道：「人要臉，樹要皮。你可以不要性命，但不能不要面子吧？」

青衫人道：「哼，我命都不要了，還要什麼面子？」

桃花童子道：「你不要面子可以，但璇璣宮總不能不要面子吧！」

青衫人呆了一呆，道：「你們準備如何對付我？」

桃花童子道：「咱們千方百計尋求你老兄的合作，但如你執意不肯，咱們就只好把你吊起來，讓你面對着璇璣宮。」

青衫人聽了一楞，說道：「好惡毒的手段啊！」

桃花童子道：「所以，你老兄不能太固執，我們不能也不會進入璇璣宮的禁地，但我們可以在禁地外面對付你們璇璣宮中的人，把你老兄吊上個兩三天，定然會激使另外的人出來相救。咱們就再生擒一個，如法泡製，再把他吊起來。能吊好多人，那就要看你們璇璣宮中的耐心了。不過，我們有的是時間，三個月不夠，咱們就泡上半年。」

青衫人怒道：「你們——」

桃花童子接道：「我說的很眞實，你知道，憑我們公子剛才擒你的手法，你心中早該明白我們不是吹牛。璇璣宮中如是眞的到了目睹兄弟、故舊被人吊死在宮門口仍不出來，那我們只好認輸了。」

青衫人接道：「數十年來，江湖上黑白兩道，從無人對璇璣宮如此無禮。」

桃花童子道：「事情總會有第一次，不幸的是第一次就被你遇上了。」

青衫人冷笑一聲，道：「好吧！你們可以試試，璇璣宮如是只憑仗一點機關、消息，怎能維護數十年的平靜。」

桃花童子道：「那是說，你們還有江湖上無人知曉的隱密了。」

青衫人道：「我不會說。就算你們把我吊起來，甚至殺了我，都沒有什麼用。」

桃花童子淡淡一笑，道：「公子，他們似是別有仗恃。」

俞秀凡道：「你看會是什麼仗恃呢？」

桃花童子道：「我看璇璣宮很可能有一種不為人知的武功。」

青衫人閉上雙目不再理會幾人。

桃花童子說幹就幹，解下腰間一條白色的絲帶，眞把那青衫人綑了起來。

俞秀凡看的直皺眉頭，但他並沒有出言喝止。

望望宮門外一株高大的古松，桃花童子冷淡一笑，道：「你老兄要不要選個好風水？」

青衫人道：「你們會後悔。」

俞秀凡道：「閣下再想想，如是我眞把你吊了上去，也許我們會眞的很後悔，但你閣下這一生，也無法再洗去這個羞辱了。」

江湖人愛面子，俞秀凡這幾句話，正擊中他的要害。

長長吁一口氣，青衫人緩緩說道：「你們不用吊我了，好，我要他們通報，要他們傳話進去。」

俞秀凡接道：「這就成了麼？」

青衫人道：「那要看你們運氣了，如是你們運氣好，也許可以立刻進宮；如果你們運氣不好，就算殺了我，也是無法。」

愈秀凡道：「希望你老兄的運氣也不錯，在下派個人去試試。」

抬手一揮，桃花童子急步行了過去。這一次，他有恃無恐，竟然直起身到那大門口處。片刻之後，桃花童子又行了回來。

愈秀凡低聲道：「他們答應沒有？」

桃花童子道：「已向裏面傳報進去，等一會再說吧！」

大約過了有一頓飯工夫之後，一個六旬左右的老者，急步行了過來。人在六步外停了下來，一抱拳，道：「老夫郭華堂，那一位是愈少俠？」

愈秀凡回禮道：「區區便是，老丈有何吩咐？」

郭華堂又道：「四位想進入敝宮看看，是麼？」

愈秀凡道：「正是如此。」

郭華堂道：「好吧！諸位可以隨老夫進宮了，不過宮中有很多規矩，四位還得遵守。」

愈秀凡點頭道：「那是自然，勞請老丈帶路。」

青衫人早已被解去了身上的繩子，但雙臂的穴道未解。

郭華堂冷冷的望了那青衫人一眼，道：「你還能走路麼？」

青衫人道：「可以。小姪沒有洩漏宮中隱密。」

郭華堂未再多言，轉身向前行去。愈秀凡等四人，魚貫相隨。行到宮門口處，愈秀凡揮手拍活了那青衫人的穴道。

青衫人似是很慚愧，一直低着頭，愈秀凡解開他穴道，立時溜入宮門左面的一排磚舍中去。

郭華堂輕輕咳了一聲，道：「愈少俠，從此行走，諸位應該小心一些，別存好奇之心，因爲，敝宮中的機關佈置很凶險，一不小心，就可能送了性命。」

愈秀凡道：「多謝老丈指點。」

郭華堂嗯了一聲，道：「諸位請看明白我走的路徑，不可錯行一步。」舉步向前行去。

愈秀凡低頭看去，只見六條小徑，並排而列。每一條大約有兩尺左右，上面都鋪着白色的碎石。驟然間看上去，那六條小徑，一般模樣，很難分辨。但如仔細看去，可看出每條小徑上，都有人工砌成的不同圖案。

郭華堂抬頭看看天色，由右面第二條小徑上行去。

這是一片羣山環抱的淺谷平地，天然的景色，再加上巨大的人工，把整個山谷變成了一座花園。數十條流水蛛蜘網般，盤轉於花畦草叢之中。

花種也似是經過了一番設計培植，紅、白、黃、紫混組成一幅美麗的圖案，遠覽近看，無不悅目動人。

愈秀凡忍不住讚道：「流水成圖，繁花如畫，好一片秀緻景物，眞是世外桃源。」

郭華堂聽他一番稱讚，陰森的臉色突然泛起一片笑意，道：「可惜的是只能遠看，不能近賞。」

突然間，小徑彎轉，景物一變，只見一座紅漆亭台，攔住了去路。

愈秀凡指着那紅漆亭台，道：「那地方是作什麼用的？」

郭華堂道：「本宮中人遊息之處。」

愈秀凡道：「我們能不能去？」

郭華堂淡淡一笑，道：「那要看我們讓不讓你去了。」

愈秀凡道：「郭兄，我們能不能見見貴宮的宮主？」

郭華堂道：「很難說。這要看四位運氣的了。」又舉步向前行去。

又轉過一個彎，眼前是一座藍色的木台，橫掛在木台上三個大字，寫着「解劍台」三個大字。

郭華堂道：「四位，通過這解劍台時，要留下所有的兵刃暗器。」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郭兄，如是咱們不把暗器留下，貴宮中是否還有人搜查？」

郭華堂道：「沒有人搜查諸位，不過，咱們璇璣宮決不會容人欺騙。」

桃花童子笑道：「在下想試試，你們搜身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能夠把藏在身上的兵刃找出來。」

郭華堂道：「璇璣宮中，從沒有人能帶入寸鐵暗器，閣下如不信，立時可以證明。」

桃花童子笑一笑，未再答話，探手取出一把鋒利的七首，放在木台中的鐵架上。

原來這解劍台中，並無看守之人，台內鐵架上，有着不少積塵，顯然是近日中很少有人來過。

愈秀凡明知桃花童子身上有兩把七首，見他只取一把出來，還有一把留在身上，當時也未點破。

王翔、王當，却是很守規矩，把身上的兵刃暗器，全都取了出來。

郭華堂似是很放心，瞧也不瞧四人一眼，站在對面等候。

待四人行出解劍台，愈秀凡忽然發覺那郭華堂又換上另一條小徑，不禁心中一動，暗道：如是這六條並行小徑，按時辰按段落交替而行，這就很難計算了，單是這一項設計之精，已是高人一着了。

又行了數十丈，到了一石室之前，六條小徑，在門外合於一處。

這是間很奇怪的房子，實際點說，只能算一座走廊。六七尺寬，二丈多長，中間是空洞無物。

郭華堂目注桃花童子微微一笑，舉步向前行去。

桃花童子心中一動，暗中運氣戒備。但行約五尺，突然肋間有物一跳，一把七首飛了出來。

長長吁一口氣，桃花童子說道：「好强的吸鐵磁力。」

原來，這一段行人走廊的空室中，裝着强大吸力的磁石，只要身上帶有鐵器，在通過這一片走廊時，都會被那强力的磁石吸出來。

桃花童子望望那被磁石吸貼在壁間的七首，笑一笑，道：「郭兄，如是在下飛越過這兩丈多些的距離，不行過這一段磁石走廊呢？」

郭華堂冷冷說道：「閣下別忘了這是什麼地方，走錯了一步路，就可能被機關所傷，難道還能夠容人隨便的飛躍麼？」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未再答話。

郭華堂冷笑一聲，道：「朋友，看來你心中有些不信，在下倒希望你能夠試試。」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如是飛躍提縱的功夫，能在璇璣宮中生出什麼作用，這璇璣宮也沒有今日這一份安靜，江湖上不少人輕功造詣特佳，但他們無法在璇璣宮中行動。」

桃花童子微微頷首，道：「多謝郭兄的指教。」

郭華堂一笑道：「其實，這算不得什麼隱密，只要一個人稍爲用點心去想想，就不難瞭然。」

桃花童子未再答話，一行人穿過了磁石走廊。

愈秀凡低頭一看，只見郭華堂已改走在最左側一條小道上面。

暗暗歎一口氣，忖道：咱們未瞧清楚行途中如何交換這六條小徑，出來時亦必要由他們派人相送才行。

郭華堂未再和四人交談，加快了脚步，向前趕路。

這是一段不太近的行途，心中暗作算計，從進入宮門開始，足足已走有六、七里路之遠了。

桃花童子輕輕咳了一聲，道：「郭兄，咱們還得走多少路才到貴宮？」

郭華堂道：「璇璣宮就建在此谷中，此谷的長度，不下三十里。」

桃花童子道：「總不致要咱們跑完這三十里吧！」

郭華堂冷笑一聲，道：「這就到了。」

突見一排濃密的花樹攔路，那六條小徑，也到花樹林前而止。

停下了脚步，郭華堂回頭說道：「可以奉告四位，這片花樹林是按照五行生尅佈成，不過中間又多了一些機關佈置，接待諸位的賓館，就在這花樹林中。」

話已說的很明顯，就是要把四人困在這花樹林內的賓館中。

愈秀凡微微一笑，道：「郭兄，咱們既然來了，就是刀山油鍋，也要經歷一番，郭兄帶路入林吧！」

郭華堂點點頭，道：「年輕人的可愛，就是氣概豪壯一些。」

愈秀凡笑一笑，道：「郭兄誇獎了。」

郭華堂雙目盯注在愈秀凡的臉上，瞧了一陣，道：「閣下可否見告師門？」

愈秀凡道：「如若在下說沒有師承，郭兄只怕不會相信，在下的師承很複雜，很難說的清楚。」

郭華堂不再多言，微微一笑，舉步向前行去。

愈秀凡等魚貫追隨在郭華堂的身後，行入了花樹林中。一座紅磚砌成小樓矗立在花樹林中。

郭華堂帶幾人行到門口，叩動門上銅環。木門呀然而開，一個穿着青衣的小童，當門而立。

郭華堂輕輕咳了一聲，道：「這四位都是咱們璇璣宮的貴賓，你好好的照顧他們。」

青衣童子微微一欠身，應道：「總管請放心。」

郭華堂一抱拳，道：「這座小樓，是咱們接待本宮中第一貴賓的地方，四位要什麼只管吩咐一聲就是。」

愈秀凡道：「花林雅樓，精緻無比，又有人照顧吃喝，是一處很好玩的地方。」

郭華堂道：「四位如果想出來走走，最好先打個招呼，這地方，雖然是鳥語花香，但却處處充滿着凶險。」

愈秀凡道：「貴宮中戒律森嚴，咱們自當入境隨俗，有求於郭兄者，只有一事。」

郭華堂道：「什麼事？」

愈秀凡道：「但望閣下能夠早日禀告宮主，撥冗接見咱們一次。」

郭華堂道：「四位的事，在下一定轉達，但敝宮主什麼時候能接見四位，在下就很難說了。」

愈秀凡道：「咱們會很耐心的等候。」

郭華堂道：「四位遠來只怕很累了，恕在下不奉陪了，四位也可以休息一下。」

愈秀凡道：「郭兄請便。」

郭華堂微微一笑，轉身而去。

青衣童子一欠身，道：「四位，請入內室坐吧！」

桃花童子輕輕咳了一聲，道：「小兄弟，咱們兩人的年齡差不多吧？」

青衣童子瞧了桃花童子兩眼，笑道：「年齡是差不多，咱們的身份，却是大有區別，你們是貴賓，在下是侍候諸位的下人。」

桃花童子道：「兄弟，咱們的年齡差不多，身份也一樣。不過，你是璇璣宮中的聽差，在下却是我們公子身旁的書僮。」

青衣童子道：「這麼說來，咱們還是同行了。」

桃花童子道：「是啊！所以，咱們哥兩個以後得多親近親近！」

青衣童子把四人讓入廳中，獻上香茗，欠身向愈秀凡一禮，道：「小的叫福兒，是這座迎賓小築的領班，諸位要什麼，但請吩咐一聲就是。」

愈秀凡道：「福兒！在下心中有些好奇，希望請教幾件事，不知是否可以？」

青衣童子道：「公子心中想問什麼，只管請問，不過，我不一定都能回答。」

愈秀凡道：「好！你能夠回答的儘量回答咱們，不能回答的，在下也不能免强。」

青衣童子點點頭，道：「公子，我只是迎賓小築一個聽差童子，知道的事情有限的很，公子最好不要問使我太爲難的事情。」

愈秀凡笑一笑，道：「咱們會不會很快見到貴宮主？」

青衣童子道：「郭總管已經奉告過了，那要看諸位的運氣了。」

愈秀凡道：「如是貴宮主不肯接見咱們，那將是一個如何的局面？」

青衣童子沉吟了一陣，道：「多則半月，少則七日，會派人送幾位離開此地。」

愈秀凡道：「就這樣簡單麼？」

青衣童子道：「不錯。璇璣宮從沒加害過迎入宮中的客人，這一點，四位可以放心。」

桃花童子道：「福兒兄弟，貴宮主的姓名，可否見告。」

青衣童子搖搖頭，道：「一年前，我也許可以告訴你，但現在不行了。」

桃花童子問道：「爲什麼？」

青衣童子道：「自然是有原因，但這原因也不能告訴你。」

桃花童子沉吟了一陣，道：「小兄弟，你既不願意說，我也不多問了，不過，我想請你帮個忙。」

福兒道：「那要看什麼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

桃花童子道：「我們不想在貴宮中住的太久，希望能早些見見貴宮主。」

福兒道：「我可以帮你提醒郭總管，但宮主會不會見你們，什麼時間見你們，我就無法決定了。」

桃花童子道：「我們只想等七天，如是七天內見不到貴宮主——」

福兒淡淡一笑，接道：「怎麼樣？」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我也無法說出來會發生些什麼事。」

福兒道：「聽你一口一聲兄弟的份上，我想勸你幾句話，你知道，璇璣宮從來未受過什麼人威脅。而且，你們現在正身處窘境，除了這座房子之外，想在外面走動一番，也得我們同意才成。想想看，那是個什麼樣的處境？人貴自知，滿招損，謙受益，這一點，諸位也要仔細的想想才好。」

桃花童子道：「說的是啊！兄弟，不過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不是猛龍不過江，咱們既然敢來，自然早都想過這些事。」

福兒微微一笑，道：「諸位豪氣干雲，很叫我佩服。」

語聲一頓，道：「諸位想吃點什麼，還是想休息一下？」

俞秀凡道：「咱們腹中還不飢餓。」

福兒一欠身，道：「小的告退了，諸位有什麼需要，招呼一聲就是。」轉身行了出去。

桃花童子送福兒到房門口，才回頭掩上房門，道：「公子，這形勢是迎賓，實則有如被人囚禁一般。」

俞秀凡道：「你經驗、閱歷，强過我們甚多，覺着應該如何？」

桃花童子道：「小的之意，咱們已經輸了形勢，不能再輸了氣勢。」

王當道：「要是他們就這樣地把咱們丢在這裏不再理會，那將如何？」

桃花童子道：「所以要想法子讓他們感覺到咱們留在此地，對他們有害無益。」

王當道：「小桃童，你乾脆說明一個辦法，咱們就照着辦法行事。」

桃花童子道：「辦法倒是沒有，不過，小的倒是瞧出來一點別的苗頭。」

俞秀凡道：「你瞧出了什麼事？」

桃花童子說道：「我看璇璣宮中發生了事故。」

俞秀凡道：「什麼事故？」

桃花童子道：「照情形看，似乎和外來的情形無關，他們門戶本身之內發生了事故。」

俞秀凡道：「不錯，璇璣宮在江湖上已有數十年的聲譽，他們對來訪之人，有一套應對的辦法。但現在看起來，他們對咱們似乎有一點手忙脚亂。」

桃花童子道：「公子高見，還有一點可疑是，璇璣宮主金成山，江湖上大都知曉，那福兒却不肯報出宮主的姓名。所以，小的覺着璇璣宮內部，可能有了什麼變化。」

俞秀凡點點頭，道：「很有道理。」

桃花童子苦笑一下，道：「要是咱們猜對了，問題就有些麻煩了。」

俞秀凡道：「有什麼麻煩？」

桃花童子道：「他們門中有事，無暇處理外務，很可能就把咱們困在這裏了。」

俞秀凡道：「小桃童，這裏面的機關，當眞是能制人於死麼？」

桃花童子道：「公子，不能試。璇璣宮的機關太厲害了，小的曾聽過一個傳說，那就是，有四位少林高僧，自恃管理羅漢堂中的機關，對此道有些了解，强入了璇璣宮，結果四人不過破了一道關，全都身受重傷。」

俞秀凡笑一笑，道：「小桃童，他們除了機關，把咱們困住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對付咱們麼？」

桃花童子道：「沒有。如若他們想以武功制服咱們，不用你公子出手，憑我們三個人，就可以對付了。」

俞秀凡神情肅然，緩緩說道：「希望他們不要存下了把咱們困在此地的用心。」

桃花童子道：「公子，好像已經想出了對付之法。」

俞秀凡道：「咱們如是在外面，自然是無法對付，但咱們現在璇璣宮的腹地，如若放起一把火，也夠他們麻煩了。」

王當道：「如若咱們不能出去，就算能放一把火，燒他們一陣手忙脚亂，但他們仍然把咱們困於此地。」

俞秀凡道：「別想的太壞，也許人家並無此用心，咱們好好休息一陣，養足精神，明日再作計較。」

桃花童子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明天起，咱們得想法子存一點吃喝的東西，一旦鬧翻了，咱們多一些食物，就可以多活上幾日。他們不敢來迎賓小築拏人，最狠的一招，就是不給咱們送東西吃。」

迎賓小築中，佈置的很精緻，有八間客室，四人各居了一室。

這迎賓小築中，除了福兒之外，另外有兩個童子，還有一位十五、六歲的女婢，想是爲接待女賓之需。福兒是這迎賓小築中的領班，任何事物，都由福兒和四人接談。

除了福兒之外，另外兩個童子和女婢，一直是閉口不言，不論四個人問什麼，三人都推到福兒的身上。福兒呢，倒是口若懸河。問他一句話，他最少回答你十句話，但却完全是一點也沒有作用的閑話。

俞秀凡等很細心，每一次進食時，都仔細的檢查過食用之物。也很有耐心，一直等到了第三天，俞秀凡才把福兒找到面前，神情嚴肅的說道：「福兒，這幾天來，你說了很多話，但一直沒有答覆過我們的問題，希望你今天能有一個眞實的答覆。」

俞秀凡擧止瀟洒，氣質飄逸，但一旦板起面孔，却別有一種威武的氣度。

本來是帶着三份頑皮笑臉的福兒，突然有着一種笑不出來的感覺。

呆了一呆，福兒欠身一禮，道：「公子明鑒。我不過是一個伺候貴賓的下人，能夠知道好多事？又能夠决定些什麼？」

俞秀凡道：「不錯，你是沒有能力作什麼事，但我們只要你把我說的話，轉告上去，據實的轉告。」

福兒道：「公子，要我轉告什麼？」

俞秀凡道：「告訴貴宮主，我們不願和貴宮結仇，但也不願作貴宮的囚犯。」

福兒接道：「公子，你們都是本宮的貴賓，怎麼會是囚犯呢？」

俞秀凡道：「行動局限於這一座迎賓小築之中，除了供應吃喝之外，我們不能離開這裏，這和囚禁有什麼不同？」

福兒道：「公子的意思呢？」

俞秀凡道：「我們一直遵守貴宮中戒律，交出了兵刃暗器，而且我們也確無和貴宮爲敵之意，如是貴宮硬要把我們當作囚犯看待，那是我們的不幸，也是貴宮的麻煩。」

福兒沉吟了一陣，道：「公子，可否再說明白一些？」

俞秀凡道：「福兒，有一句俗語說，相打無好手，一旦鬧成了不歡之局，那就很難說我們作出些什麼事了。」

福兒點點頭，道：「小的明白了。」

俞秀凡道：「福兒，你幾時才能給我回信呢？」

福兒道：「這個，小的就不敢自作主見了，但我一定把公子的話，禀告郭總管。」

俞秀凡臉上泛起來一抹笑容，道：「好！你只要告訴我幾時能把話傳到。」

福兒道：「郭總管近日很忙，小的今天能否見到他，還難預料，明天，在下定可把話傳到。」

俞秀凡道：「我們再等三天，如是貴宮在三日之內還沒有消息，咱們就不再等待了。」

福兒一欠身退了出去。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還是公子行，福兒的口氣奇緊，在下和他磨菇了兩三天，一直沒有問出個所以然來。公子兩三句話，就把事情給辦出了眉目。」

王當道：「公子，如是三天之後，他們不給咱們的回信，咱們是否眞的要放火燒了這迎賓小築呢？」

俞秀凡道：「以後應該如何，目下我也無法決定，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三天時光，匆匆而過，在這三天之內，俞秀凡沒有再問過福兒一句話，而且也約束了桃花童子，不許多問一句話。

福兒仍然是照常來，俞秀凡不問，他也不提。

桃花童子看福兒十分鎭靜，好像是早已經胸有成竹，心中暗暗奇怪。

第三天，太陽下山時分，迎賓小築，已燃起了燈火，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福兒，咱們的事，你辦了沒有？」

福兒笑一笑，道：「公子交代的事，小的怎敢不辦。」

俞秀凡道：「你沒有回覆給我。」

望望室外的天色，福兒笑道：「算足三十六個時辰，應該到子夜爲止，現在還早，公子沒有問，小的也沒有講。」

俞秀凡道：「哦！郭總管可是子夜才有空麼？」

福兒道：「公子是要見宮主呢，還是要見郭總管？」

俞秀凡道：「自然是要見貴宮的宮主。」

福兒道：「這就是了，郭總管有事他去，恐還得幾天才能回來。」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福兒兄弟，你好緊的口風啊！」

福兒微微一笑，道：「作下人嘛！什麼事既無法作主，那就最好少說話。」

桃花童子道：「咱們到貴宮之後，你兄弟說話不能算少吧？」

福兒接道：「那都是沒有用的話，多說些也不要緊。」

桃花童子心中一動，却未再多言。

俞秀凡道：「福兒，在下幾時可以見到貴宮的宮主？」

福兒道：「今夜子時之前。」

俞秀凡道：「在什麼地方？」

福兒道：「本宮會英殿。不過，在和敝宮主見面之前，公子要先通過五道關卡。」

俞秀凡道：「貴宮佈下的機關埋伏？」

福兒微微一笑，道：「不是，咱們璇璣宮雖然以機關消息之學，聞名天下，但從未以此術欺人。諸位既然不通此中機巧，那五道關卡都和消息埋伏無關，完全是憑仗武功，機變應付。」

俞秀凡道：「貴宮能如此的公平對待武林同道，確然不負貴宮在江湖上的盛名。」

福兒笑一笑，道：「公子，名無倖至。本宮能爲江湖上朋友們看得起，自然也有着嚴格、公正的門規約束。」

俞秀凡一揮手，道：「請上覆貴宮主，在下等準時應約。」

桃花童子突然插口說道：「福兒兄弟，在下希望知道一件事。」

福兒道：「什麼事？」

桃花童子道：「在下有一點想不明白，爲什麼貴宮主一定要在晚上才接見客人？」

福兒沉吟了一陣，道：「大概是敝宮主太忙了，所以，無暇在白天接見客人。」

俞秀凡道：「入境隨俗，既然貴宮主決定在晚上接見咱們，咱們也只好應命了。」

福兒一欠身，道：「屆時，在下再來奉請，小的先行告退。」

目視福兒離去之後，桃花童子皺皺眉頭，道：「公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咱們也該準備一下。」

俞秀凡道：「你看咱們應該如何準備？」

桃花童子苦笑一下道：「此情此景，唯一的辦法，就是保持着適當的距離、戒心，萬一對方有什麼陰謀、鬼計，也好儘量的減少咱們的傷亡，且留點反擊之力。」

俞秀凡道：「也似乎只有這個辦法了。」

二更時分。

福兒果然如約而來，而且，手中還拏着一盞紗燈。

俞秀凡早已在廳中等候，福兒一叩門，立時魚貫而出。

福兒一擧手中紗燈，道：「夜暗燈明，小的給諸位帶路。不過本宮中的機關佈置，不但極爲靈敏，而且還有很多由人操縱，再高明的輕功，也不能避免傷害。」

桃花童子接道：「福兒兄弟，這是警告呢，還是威脅？」

福兒道：「是勸告。」

俞秀凡道：「咱們對貴宮的機關佈置的厲害，早有警惕，否則，也不會在這迎賓小築中，一住數日了。」

福兒道：「公子說的是。小的不過是再提醒諸位一聲罷了。」

在燈光照明之下，俞秀凡等一行人，很小心的隨在福兒的身後。幽暗的夜色，重重花影，使人的目力無法看清一丈外的景物。

俞秀凡忽然想到，璇璣宮主，爲什麼要在深夜之中接見他們。這樣的夜色，籠罩花叢樹影，不論什麼人，也無法記下這一路的景象。

璇璣宮在江湖超然屹立數十年，未受武林中的紛爭困擾，不但全是因爲有着精巧的機關埋伏，主事人謹愼精密，也是璇璣宮超然於江湖紛爭的原因之一。

小徑曲折，交錯於花叢中，轉了有頓飯工夫之久，才繞出花叢樹影。

抬頭看去，景物一變，只見一座高大的樓舍，巍立在眼前。

四枝巨大的松油火燭，在夜風中，放射出强烈光亮，照出樓舍前「會英殿」三個金字匾額，也照亮了樓舍前一片十丈見方的青石地板。十二級白玉石階，通到會英殿的大門前面。

福兒停下了脚步，道：「公子，由現在起，諸位可隨便走動了，會英殿前的青石地下，沒有機關。不過，諸位登上石級，進入會英殿，有五道攔阻，通過了，本宮主自會接見。如是通不過，也不要緊，只要四位不太逞强，及時認輸，小的會再來接幾位回迎賓小築。明天，送各位離開璇璣宮。」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很寬厚的待客之道。」

福兒一欠身道：「小的告退了。」

就這談兩句話的工夫，會英殿前十二級白石階前，突然出現了四位全身黑衣的人。十二級石階上，會英殿大門前面，也站着四個穿着黑衣的人。

俞秀凡低聲道：「看到的有兩道關卡。」

桃花童子道：「希望璇璣宮的人，和他外表一樣公平，我們四個人，這兩道關卡上，也是四個人，他們似乎是安排了幾場很公平的搏鬥。」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希望咱們不要四個人同時出手。」

桃花童子道：「公子，我打頭陣。」

俞秀凡略一沉吟，道：「不許傷人！」

桃花童子臉上閃掠過一抹奇異的神色，但只一瞬間，又恢復了正常。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小桃童，你如若沒有信心在不讓對方傷亡下，制服四人，那就不用出手了。」

桃花童子道：「小的試試吧！我如不行，三位再替我下來。」

一長身，衝向四人，問道：「這是第一關麼？」

四個黑衣人也不答話，突然一齊出手，四掌並出，分由四個方位，合擊向桃花童子。

這是十分凌厲、嚴密的一擊，封鎖受襲人四面的退路。

桃花童子，雙掌拍出，分拒兩人，人却滑的像泥鰍一樣，身子一閃，由另兩人掌勢的封

鎖中滑了過去。

王當霍然警覺，低聲說道：「公子，那日在辰州和人動手，他被人一招逼了回來，好像是故意裝作的一般。」

兪秀凡笑道：「他一直深藏不露。這一次，大概要露一點眞本領了。」

就在這說上兩句話的工夫，那桃花童子掌拒人閃，已然衝過了四個人，登上了第三層石級。四個黑衣人已然環圍着兜了上去。

桃花童子急急揮手，道：「慢着，慢着！在下有幾句話說。」

四個人停了下來，但却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桃花童子輕輕咳了一聲，道：「四位，咱們公子有令，不許在下傷人。在下覺着，衝過四位的防守，就算我們過了一關。」

四人中一個年齡較長的，終於接口說道：「必須勝過我們才行。」

桃花童子道：「怎麼才算勝了呢？」

黑衣人道：「制服了我們，或者使我們沒有追擊之能。」

桃花童子道：「朋友，動手相搏，那裏能捏拏到那麼巧妙的境界，萬一在下失手傷了諸位，那將如何呢？」

他明的是對四個黑衣人說，其實無疑是在問兪秀凡。

黑衣人冷冷說道：「你只管施下毒手，咱們死傷無怨。」

桃花童子目光轉注兪秀凡的身上說道：「兪公子，咱們該當如何？」

兪秀凡道：「不許傷人性命。」

桃花童子雙手一攤，道：「諸位，請出手吧！」

四個黑衣人被他一擊衝了過去，心中大有警惕，再次出手，攻勢更加凌厲。

桃花童子似是誠心要露上一手，不再遊鬥，雙手揮動，連連硬接四人的掌勢。

他年紀輕，個子小，但却和四個比他高出一個頭的人，硬拚掌勢，看上去，氣勢萬丈，豪情凌雲。

但聞掌聲砰然，不絕於耳，片刻間，桃花童子和四人各對八掌，硬拚四八三十二掌了。

但聞桃花童子大喝一聲：「得罪了！」掌法忽然一變，掌影中套着點點指影。

忽然間，一個黑衣大漢中指倒地。

四人合擊之勢，也更見破綻百出，片刻後三人連續中指而倒。

桃花童子拍拍雙手，道：「四位朋友，對不住啦，題目是你們出的，在下麼，也只好照着做文章了。」

兪秀凡道：「小桃童，傷了人命沒有？」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沒有，我只是點了他們的穴道。」

兪秀凡舉步踏上石級，氣度悠閑的說道：「那很好，他們知道咱們身無寸鐵，但他們也未帶兵刃，至少他們的用心很光明、正大。」

桃花童子古怪一笑，道：「是的，公子。但小的看法，這只是一個開始，還有四道關口，愈往後，關口愈難闖過。」

兪秀凡輕輕歎口氣，道：「想當然耳，但咱們沒有遭逢到性命的威脅時，最好能恪守着不傷人命的信念。」

桃花童子未再答話，但也未再搶先帶路。

四人很快的登上了第十二層石級。

四個守在門外的黑衣大漢，一排橫列的擋住了兪秀凡的去路。

淡淡一笑，兪秀凡緩緩說道：「四位，在下兪秀凡，借光讓讓去路。」

四個黑衣人，同時彈琴般，跳出來三個字：「闖過去！」

王翔、王當低聲道：「公子，讓我們出手，好麼？」

兪秀凡搖搖頭，道：「我來。」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恭敬不如從命。」

雙手並出，抓住了中間兩個黑衣人的腕穴。輕輕一帶，兩個黑衣人身不由已的向前衝出了一尺，正好擋住了另兩個黑衣人的攻勢。

腕脈要穴受制，兩個黑衣人，完全失去了抗拒的能力。兪秀凡內力微加，向前一帶，自己却由兩人之間，呼的一聲衝了過去。

分守在兩側的黑衣人，第一次攻勢，受同伴身軀阻攔，硬把掌勢收回。眼看兪秀凡人已衝向殿門，心中大急，呼的旋過身軀，左右合擊，雙掌並至。兪秀凡微微一笑，抬腕舒掌，放開握住手中的兩人脈穴，輕輕易易的扣住了兩人攻來的右掌腕脈。

是那麼奇妙、恰當，就像是兩個黑衣人覷準了兪秀凡的五指方位，硬把右腕準確的送入兪秀凡的手中一般。內力微送，五指忽放，兩個黑衣人身不由主的退下了三層石級。

兪秀凡一拱手，道：「朋友，如若不用拚命，我們已過了這一關。」

四個黑衣人臉上是一片迷惘，望着兪秀凡，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

兪秀凡抖抖藍衫，瀟洒轉過身子，舉步向殿中行去，一面高聲說道：「不才兪秀凡拜見璇璣宮主。」

原來一片黑暗的大殿，突然間亮起了一隻兒臂粗細的巨燭。

這會英殿十分寬敞，一隻火燭，在整個大殿的面積中，只照亮一個角落。

是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高舉着火燭，燭光下站着一個身着灰色長衫的老者。

稀疏的頭髮，留着花白的山羊鬍子，淡眉小眼，矮個兒，但却生着兩隻特長的手臂，直垂到膝下四五寸，差一點，就垂到脚背上面。

桃花童子突然止步，低聲說道：「公子，識得這個人麼？」

兪秀凡搖搖頭：「不認識。」

桃花童子道：「神災丁横，黑道上一代巨擘。十年前，突然失蹤，想不到竟然投効到璇璣宮來。」

兪秀凡心中暗道：十年前你還是個六、七歲的兒童，怎的知曉失蹤十年的人物。

心中雖然又增一些疑慮，但表面上却頷首微笑，道：「那是前輩高人了。」

桃花童子道：「丁前輩三十六招追魂掌，不知毀了多少成名江湖的高人，公子要小心一些。」

眨動兩下小眼睛，乾笑兩聲，丁横緩緩說：「兩位這點年紀竟知老夫之名，實是難爲你們了。」

兪秀凡一抱拳，道：「區區兪秀凡，請丁老前輩賜教！」

丁横輕輕一捋花白的山羊鬍子，淡淡一笑，道：「你要和老夫動手麼？」

兪秀凡道：「咱們求見貴宮主，貴宮擺下這五道關卡，不和老前輩動手一搏，只怕是無法通過了。」

丁横道：「說的是啊！年輕人，通不過關卡，那也不過是見不到敝宮主而已；如是放手一搏，那就可能有很多的不幸了。」

兪秀凡道：「什麼不幸？」

丁横道：「動手的事，控制不易，老夫怕失了手，那可能使一個人死亡，或是終身殘廢了。」

兪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老前輩金玉良言，晚輩本當遵從。只是，我們已千辛萬苦的進了璇璣宮，如若不能一見璇璣宮主，豈不是有負此行了麼？」

——未完——



太子牌

"柔美"型電子打火機

太子牌創新設計，"柔美"型電子打火機，
配最新微型電池，輕輕一按，
即自動循環打火，寂靜無聲，火焰穩定。
外型線條輕盈優美，剛柔兼備，無與倫比。
持"柔美"型打火機，
輕輕點火，柔情萬丈。

"柔美"型

總代理：
太子牌火機(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